

雙城記

迭更司 著
許天虹 譯

4.2
HX18
C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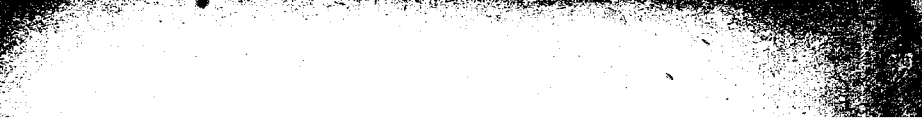
平津書店

迭更斯著
許天虹譯

一
世界文學名著
雙

城

上海平津書店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却爾士·迭更司序於倫敦泰維斯船克盧 (Tausstock House)。

註● Wilkie (William) Collins, 1824—1889——英國小說家。

註● The Frozen Deep——

註● 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國歷史家、散文作家；以下所說的「了不得的著作」乃指其法蘭西大革命史而言。

目錄

初版原序

第一卷 復活

第一章 時代……………

第二章 郵車……………

第三章 夜影憧憧……………

第四章 準備……………

第五章 酒店……………

第六章 鞋匠……………

第二卷 黃金的線索



第十五章	編結	二六三
第十六章	仍在編結	二八一
第十七章	一夜	二九九
第十八章	九天	三〇七
第十九章	一種意見	三一八
第二十章	一個請求	三三〇
第二十一章	迴響的足音	三三七
第二十二章	波濤仍在洶湧	三五六
第二十三章	烽火遍地	三六五
第二十四章	被吸往破礁上	三七六
第三卷 暴風雨的進程		
第一章	幽禁	三九七
第二章	磨刀石	四一六

第三章	影子……………	四二七
第四章	暴風雨中的平靜……………	四三六
第五章	木匠……………	四四四
第六章	勝利……………	四五四
第七章	叩門的聲音……………	四六五
第八章	門牌的能手……………	四七四
第九章	定局……………	四九六
第十章	影子的實質……………	五一八
第十一章	黃昏……………	五四三
第十二章	黑暗……………	五五一
第十三章	五十二……………	五六六
第十四章	編結完竣……………	五八七
第十五章	足音絕響……………	六〇七

後記

第一卷 復活



第一章 時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天；我們的前途有着一切，我們一直走向地獄——總之，那個論說它好或說它壞，都一定要

那時，在英國的寶座上，坐座上，坐着一位寬下巴的國王，一點是比水晶還要明澈，就是

那是『我主』降生後第

● 此指英王喬治三世

已得到了許多精神上的啓示。騷士高忒夫人剛剛度過她的第二十五個誕辰——關於那崇高的現身曾有『禁衛軍』中的一個小兵預言過，據稱正在安排來吞沒倫敦和威爾明斯忒。就是那『考克術之鬼』在宣示了其『天機』以後，被祓除也還不過十二年——剛剛過去的一年也有『鬼靈』宣示其天機，雖然是超自然地缺乏獨創性的。最近又有塵世間的微細的消息，由僑居美洲的英國子民所組織的議會傳到英國的國王和人民這邊來，說也奇怪，這些消息後來竟表明對於人類是比考克術的任何一窠小雞所傳達的任何『天機』還要重要。

法國雖在精神上的事物方面，就全體而言不及其雄飛海上的姊妹國那樣幸福；她却製造紙幣來浪用着，下坡路走得十分順利。在其基督教的牧師們指導之下，她又爲自己發明了這樣仁慈的娛樂：如砍去一個青年的兩手，用鐵鉗拔出他的舌頭來，並把他的身體活活地燒死——爲了他沒有在雨中跪下來向他可以遙遙望見在五六十碼以外經過的一隊污穢的僧侶致敬。很可能，當這個受難者被處死時，正在法國和挪威的森林中生長起來的有些樹木已被那名叫『命運』的伐木人標明了，將來要砍下來鋸成木板，以製造一架

在歷史上可怖的，有一袋子和一利刃的高臺。很可能在耕種巴黎附近的瘠地的某些農民的簡陋小屋中，藏放着若干佈滿泥漿、爲豬羣所圍嗅、爲家禽所棲息的簡陋貨車，在這天已被那名叫「死亡」的農夫指定爲大革命時的囚車。這伐木人和這農夫，雖然孜孜不息地活動着，但却毫無聲音，所以當他們悄悄地走來走去時，沒有一個人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尤其因爲，如有人疑心到他們已經覺醒，就將被認爲不信神明和意圖造反。

在英國，當時很少秩序和保障，足供國人自誇。明火執仗的盜竊和大路上的劫掠，竟每夜發生於京城裏；住戶都公然得到警告，在把他們的傢具運到傢具商的棧房裏去寄存以前，切勿離城遠行；在暗中攔路搶劫的人在白天原是城裏的商人，當他扮作「頭腦」攔住一個同城的商人而被後者盤問姓名時，就英勇地開槍打死他而騎馬逃走了；郵車被七個強盜狙擊，其中三個被護兵開槍打死了，但其餘四個却打死了他，「由於他的彈藥出了毛病。」接着這輛郵車就和平地受其洗劫，那個有權有勢的大官，倫敦市長，被一個強盜逼令站在探倫海公地上，當着他的全體扈從面前，交出他的財物來；倫敦各監獄的囚犯常跟管獄的人發生衝突，尊嚴的司法就向他們中間施放實彈的長槍短銃；偷兒們在宮廷的會客室裏剪竊王公貴族們頸項上的金鋼鑽十字架；火槍兵到聖蓋爾斯去搜查違禁品，那些暴

徒就對火槍兵開槍，火槍兵也對暴徒還擊——而這種種現象沒有一樁被人認為十分違出常軌。在這一切中間，絞刑吏老是在徒勞無益地忙着；不住地被徵用着；有時縊死一長串雜色的罪犯；有時在星期六絞死一個在星期二被捕的侵入家宅者；有時在新城門獄中燒灼無數人的手，有時則在威斯明斯忒宮門口燒灼宣傳小冊，今天殺死一個殘暴的殺人犯，明天則殺死一個會偷盜一個兒童的六辨士銀幣的可憐小賊。

這種種，以及成千類似的事情，都發生於那可愛的、古老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及其前後。那兩個寬下巴的（國王）和那兩個容貌平庸或美麗的（王后）被這些事情圍繞着，一點也沒注意到那個伐木人和那個農夫的活動，只是以相當不安的步履和高壓的手段行使着他們的『神權』。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這樣領着其『大人物』和億兆的小民——本書所述的小民也在其內——走向他們的前途。

第二章 郵車

在十一月下旬某星期五晚上，展開在本書所要說到的第一個人前面的，乃是倫敦通往多維爾的大道。這大道展開在他所趁的『多維爾郵車』之前，這時郵車正在吃力地攀登射手座山。他跟其餘的旅客都在泥濘中傍着郵車走上山去；並不是因為他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稍有步行的興味，而是因為那座山，那副馬具，那些爛泥，和那郵車，都如此笨重，以致那些馬已停止過三次，另有一次且把車子在路上橫拖轉來，顯然要違抗命令，把它拖回黑荒原去。可是，繮繩、馬鞭、車夫、和護兵，已合力宣讀過那力斥某幾種禽獸也有『理性』的論文，而那羣馬已經屈服，重新擔任了它們的職務。

垂着頭，抖動着尾巴，它們在濃重的爛泥中躑躅前行，時而驚跳，時而顛躓，彷彿它們的四肢將要脫落似的。每逢車夫小心翼翼地吆喝着，把它們勒住的時候，那靠近的領隊馬必然猛烈地搖着頭和頭上的一切東西——好像一匹非常倔強的馬，否認車子有拖上山去的可能。每當領隊馬這樣作聲的時候，那神經質的旅客就嚇了一跳，心中很不安。

山谷中到處都有霧氣蒸騰上來，好像一個尋覓安息之所而不得的幽靈似的，孤寂地飄蕩到山巔。這是一種黏性的冷霧，慢慢地透過空氣，成爲可以目覩的漣波，彼此追逐重疊着，好像混濁的海洋中的波浪。它是這麼濃密，以致把車燈的光幾乎完全遮住了，只剩它自己的這些活動以及車前的不多幾碼路才可看到；那些吃力的馬噴出來的水氣混入其中，好像那些霧全是它們釀成似的。

其他兩個旅客，也在郵車旁邊，艱難地走上山去。三個人裏的外套都高到顴骨邊和耳朵上，腳上都穿着長統靴子。三人中沒有一人能根據他所看到的事物而說出其他兩人中任何一個的模樣來；每一個人都重重包裹着，其兩個同伴的肉眼和心眼幾乎都一點也看不到他的什麼。在當時，旅客們不能一見即互相信任，因爲路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強盜或強盜的同黨。說到後者，當時的每一個驛站或酒店中都有人受着『頭腦』的津貼：自店主起直到馬廄中的無名小卒，都極有可能做着這個。所以，在一七七五年十一月裏這個星期五的夜裏，那正在吃力地攀登射手山的多維爾郵車上的護兵，心中也在這樣作想，同時他高踞在郵車後面的自己的特別崗位上，頓着足，注視着且用一手按着他面前的武器櫃子；其中最上面放着一支實彈的大口徑短槍，下面墊着六支或八支實彈的馬槍，而底層則是

幾把彎鋒的長刀。

這多維爾郵車正在其照例的和藹狀態中；護兵猜疑着旅客，旅客們猜疑着護兵並且彼此互相猜疑着，他們大家猜疑着自己以外的一切人，而車夫只有對於那些馬是確定無疑的；他可以沒有內疚地按着新舊約全書宣誓說，它們不適用於這趟旅行。

「唔——呵！」車夫喊道。「那末，走吧！再用力一拉，你就到山頂了；可惡的東西，爲要把你弄上去，我已煩麻夠了——仇！」

「哈囉！」護兵接應道。

「你看看幾點鐘了，仇？」

「十一點，零十分。」

「我的乖乖！」那煩惱的車夫絕叫道，「連山頂都還沒有到哩呀！走你的！」

那個強的領隊馬正在作極其堅決的否定之際，突然吃著了一鞭，就堅決地攀登上去，其他的三四馬也跟着前進。那多維爾郵車又努力攀登了，三個旅客的長統靴子也在車旁濺着泥漿前進。剛才車子停住時，他們也停了步，總之他們緊跟着車子，寸步不離。如果三人中任何一人有胆量請另一人走快一步，走到那濃霧和黑暗中去，他就會被別人當作強盜，

立刻死於槍下。

最後的一衝把郵車拖到了山頭上。那些馬站住了喘息着，護兵爬下車來，裝『制輪套』，以便下山，又打開了車門，讓那些旅客走進車廂去。

「喂！仇！車夫從其座位上望着下面，以警告的聲調喊道。

「你說什麼，湯姆？」

兩人都傾聽着。

「我說有一匹馬正在慢慢地走上來，仇。」

「我說一匹馬正在奔上來，湯姆，」護兵回答着，放鬆了握住車門的手，就敏捷地爬到他的崗位上去。「諸位先生！以國王的名義，請大家準備！」

作此忽促的懇求後，他就扳上了槍機，預備攻擊了。

本書所要記述的旅客正站在車子的踏脚板上，正要跨進車廂去；其他的兩個旅客緊跟在他後面，正要跟着跨上來。他停留在踏脚板上，半身車內，半身車外；他們則停留在他下面的路上。他們都由車夫望到護兵，又由護兵望到車夫，並且傾聽着。車夫回望着他們，護兵也回望着他們，甚至於那匹倔強的領隊馬也豎起了耳朵，毫不抗辯地回望着。

車子吃力地行動的隆隆聲突然停止後，夜間的空氣就加倍越着顫動，彷彿它（車子）也很激動似的。旅客們的心跳得或許可以寂的停頓清晰地表示着人們正在喘不過氣來，屏着呼吸，脈搏因加速了。

一匹馬疾馳的聲音正在迅速地臨近，兇猛地奔上山來。

「咄！」護兵儘量提高聲音喝道。「來人聽着！站住！我要開槍了。步調突然放慢了；在一片濺水聲和驚跳聲中，有一個漢子的頭是多維爾郵車嗎？」

「不要你管它是什麼！」護兵反斥道。「你是什麼東西？」

「那是多維爾郵車嗎？」

「你爲什麼要知道這個？」

「如果是的，我要找一位旅客。」

「什麼旅客？」

「謝維斯·勞雷先生。」

我們要說到的那個旅客立刻信任地睨視着他。

「站住在你那兒，」護兵對霧這一生中永遠無法糾正了。名叫

「有什麼事？」於是這旅客以

「我不喜歡錢雷的聲音，如太粗嘎，我聽起來不順耳，這錢雷。」

「是的，勞雷先生。」

「有什麼事？」

「那邊有一封信要送給你。」

「我認識這個送信人的，護兵，客在後面迅速地把他扶了下來，立來；並沒有什麼毛病。」

「我希望沒有，但是我不能十一

「唔喂，你！錢雷比以前更粗嘎地說。」

「緩步走過來！你聽到我的話嗎？如果你那馬鞍上有什麼手槍皮袋，你不要讓我看到你的手伸過去。因為我是一個很易弄錯的魔鬼，如果我弄錯時，那就是一顆鉛丸。現在，讓我們看着你吧。」

一匹馬和一個騎在馬上的人的形象慢慢地從那起渦漩的霧中走出來，走到郵車旁邊那旅客所站的地方。騎在馬上的人彎下身子，眼睛注視着護兵，把一小方摺疊着的紙遞給了旅客。那匹馬在喘息着，連人帶馬——從馬蹄起直到騎在馬上的人的帽子，都濺滿着泥漿。

「護兵！」這旅客用一種安靜的一本正經的密談聲調說道。

那警戒着的護兵，右手正托着他舉起的槍柄，左手按在槍筒上，眼睛望着那馬上的人，簡潔地答道，「先生。」

「沒有什麼可怕的。我是德兒勝銀行裏的人。你一定知道倫敦的德兒勝銀行。我正要到巴黎去公幹。送你一個克朗，喝老酒。我可以讀這信吧？」

「可以，如果你能很快念完的話，先生。」

他在這邊的車燈的亮光中打開信來，先默讀了一遍，於是又高聲朗誦道：「在多維爾等候小姐。」——接着又說：「這並不長，你看，護兵。錢雷，你回去說我的答復是復活了。」

錢雷在馬上嚇了一跳。「這答復也實在古怪哩。」他十分粗嘎地說。

「把這口信帶回去，他們就會知道我已收到了這個，正如我寫了回信一樣。你趕快回去吧。晚安。」

說了這些話，這旅客就打開車門，爬進車去；這次他的旅伴們一點也沒有幫他的忙，他們早已急速地把他們的金錶和錢袋祕藏在靴子裏，此刻都在假裝睡着了。他們的明確目標，不過是要避免引起任何行動的危險而已。

車子又慢慢地前進，開始下山了，這時它就被更濃的一圈圈霧氣圍繞着。護兵立刻把他的短槍放回其武器櫃，望了一望櫃裏其餘的東西，又望了一望他插在腰帶裏的後備手槍，和他腳邊的一只小箱子，其中放着幾件鍛工用的器具，一對火炬，和一只火絨匣。如果車燈給大風吹滅了，（這是常有的事，）他備有全套工具，只要把自己關在車內，謹防火刀火石迸發出來的火星觸着那些麥稈，他就可以在五分鐘內相當安全地，輕易地點着一盞燈。

——如果他運道好的話。

「湯姆」他在車廂頂上輕輕地叫道。

「喂，仇。」

「你聽見那個口信嗎？」

「聽見的，仇。」

「你想是什麼意思，湯姆？」

「莫明其妙，仇。」

「這也湊巧哩，」護兵沉思道，「因為我也莫明其妙。」

且說獨自一人被遺留在濃霧和黑暗中的錢雷，這時也下了馬，讓那疲乏的馬休息一會兒，同時拭去自己臉上的爛泥，並且抖掉他帽邊裏的水，那裏儘可容水半加侖左右。他把繮繩放在濺滿泥漿的胳膊上，在那裏站了好久，直到郵車的輪聲不再聽得見，夜又十分靜寂的時候，他才轉身走下山來。

「從聖堂坊」來，這樣奔跑了一趟，老東西啊，在把你牽到平地上以前，我不願信任你的前腿了，」這粗嘎的信差睨視着他的牝馬說，「復活了！這答復實在古怪。這很不利於你

呢，錢雷！我說的是，錢雷啊！倘使復活的事流行起來，你將十分倒運呢，錢雷！

● Temple Bar —— 倫敦弗利忒街 (Fleet Street) 和史厘蘭特 (The Strand) 二街間的牌坊，本為

倫敦城的界限，在本書所說到的時候仍為兇犯正法後懸首示衆的地方。

第三章 夜影憧憧

想起來也真古怪：無論哪一個人對於每一個別人都被注定是一種深不可測的祕密和神祕。當我在夜裏走進一個大都市時，我嚴肅地想到，那些黑黢黢地密集在一塊兒的房屋，每一所都包藏着它自己的祕密；每一所屋裏的每一個房間，包藏着它自己的祕密；在其中的幾十萬胸膛中跳動着的每一顆心，其有些心思對於最接近它的心也是一種祕密！這實在有點可怕，甚至可與『死亡』相提並論。我不再能翻閱我所愛的這本親愛的書，空想終於讀完它。我不再能注視這深不可測的水的深處：在其中，當偶然有光線透入時，我曾瞥見過埋沒着的財寶和淹沒着的其他事物。我只閱讀了一頁，這本書就立即闔攏了，永遠不再打開來。當光線尚在水面上跳躍而我一無所知地站在岸邊時，這些水就被封鎖在永恆的堅冰之下了。我的朋友死了，我的鄰人死了，我的愛人，我心靈中的寶貝死了；在每一個人心中所含的祕密，將堅不可解地永遠存在着，並在我的心中留存到我畢命之時。在我所經過的這個都市的任何一個墓地中，有沒有一個安睡者比其忙忙碌碌的居民在內心中更

難爲我所測度，或更難測度我？

說到這種天然的不能讓渡的遺產，那騎在馬上的信差也同樣擁有着，正如國王、首相、或倫敦最富的商人一般。那偏處在慢慢地前進的陳舊郵車的狹窄車廂裏的三個旅客也如此：他們對於彼此都神祕莫測，猶如各自坐在自己的六馬馬車或六十馬馬車裏，彼此相距一州之遙似的。

信差騎着馬安閒地走回去，沿路逢着酒店往往停下來喝酒，但似乎不願洩露他的祕密，所以他的帽子老是遏在眉際。他的眼睛跟這樣的打扮非常相稱，原來它們的表面是黑的，其顏色和形狀都毫不深湛，而且彼此又擠得太緊——彷彿害怕彼此離開得遠了，孤另另就要被人們發見什麼祕密似的。它們隱在一頂三角形痰盂似的舊帽子底下，而下巴和喉頭裹着一條大圍巾，幾乎下垂到膝部：這神氣有點凶惡。當他停下來喝酒時，他用左手撩開圍巾，就用右手倒下酒去；酒一倒好，他又立刻裹上了圍巾。

『不，錢雷，不！』這信差騎在馬上老是反復地說着這一套話。『這對於你是不行的，錢雷。規矩的生意人錢雷啊，這對於你的這行生意是不利的！復活！我不信他沒有喝醉！』

他帶着的口信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以致他有好幾次不得不除去了帽子，搔着頭皮。他

那凹凸不平的頭頂上已經光禿禿了，其餘的地方都長着僵硬的黑髮，參差不齊地矗立在頭上，又蔓延下來，幾乎直達他那粗鈍的鼻子上。它很像是一堵插滿鐵蒺藜的牆頭，甚於像一個人頭，恐怕最會作『跳背戲』的人也將認他爲世上最危險的在其上躍過去的一人。

他將要把那個口信帶去交給聖堂坊附近德兒勝銀行門房裏的守夜人，而後者將把它交給裏面的高級職員；這時他正在慢慢地走回去，黑夜的幢影由這口信中向他浮現出來，成爲種種形狀，就是對那匹牝馬也由她私自的不安寧的問題而幻化爲種種形狀。這些形狀似乎很多，因爲她一遇見路上的影子就要驚跳。

這時候，郵車正顛簸着、磕碰着、轆轤地、慢慢地走着其厭煩的路。車裏的三個旅客，彼此都莫明究竟；對於他們，黑夜的幢影也照着他們的惺忪睡眠和恍惚的神思而幻化爲種種形象。

德兒勝銀行往復於郵車裏一個人的腦海中。那個銀行旅客，一臂套在皮圈裏，以防車子顛簸得特別厲害時自己跟旁邊的旅客相撞而把他擠到角落裏去；當他半閉着眼睛，在其座位裏點頭的時候，那些小小的車窗，朦朧地照射進來的車燈的光，和一大捆東西似的對面的旅客，變成了自己的銀行，做了一大批生意。馬具發出來的聲響變成了金錢的叮璫。

聲，在五分鐘內所兌付的匯票比在國內外交易廣闊的德兒勝銀行有史以來的最高記錄還要多三倍。於是，德兒勝銀行裏的地下保險庫，連着這旅客所知道的一切寶藏和祕密——他所知道的爲數頗不少——在他面前打了開來：他帶着那些大鑰匙和微弱地燃着的蠟燭走進去，看到其中的東西正像他上次看到它們時一樣的安全無恙，鞏固如故，一動不動。

雖然銀行幾乎一刻都沒有離開他，而車子也混雜不清地一刻都沒有離開他（好像服了麻醉劑的人仍舊隱約地感到痛苦的存在似的）——可是另有一股思潮整夜都一刻不停地在奔流着。他正要去把一個人從坟墓中發掘出來。

究竟在他面前浮現出來的無數臉孔，哪一張是那被埋葬的人的真正臉相，那些黑夜的憧憬並沒有指明；可是它們都是一個四十五歲的人的臉孔，其主要的異點是在它們所表現的感情上，以及它們的憔悴消瘦情形的可怖程度上。高傲、鄙夷、輕蔑、倔強、柔順、哀悼，這些表情先後相繼而來；種種下陷的面頰、死灰的臉色、消瘦的手和形體，也循環出現。可是所有的臉在大體上還是同一張臉孔，所有的頭都已未老先白。不下百次，那正在瞌睡的旅客詢問這幽靈道：

「被埋

答案始

「你已

「老早。

「你知

「他們

「我希

「我說

「要不

對於這

一下!假使我

兒去吧。」有

在想像

着——有駐

來。終於掘了出來，臉上和頭髮上都黏着泥土——却又突然崩陷於塵埃中了。於是這旅客驚醒了，就放下車窗，讓現實的霧和雨撲打在他臉上。

可是，即使當他張開眼睛望着雨霧，望着那條移動的車燈光線，以及那些一跳一跳地往後退去的路旁籬笆時，車外的憧憧夜影也會來加入車內的憧憧夜影的隊伍。那裏也有那設在聖堂坊旁邊的實在的銀行，過去這一天所做的實在業務，那些實在的保險庫，那派遣來追他的實在的專差，以及那帶回去的實在的口信。在这一切中間，那可怖的臉孔又浮現了出來，他就又開口問它道：

『被埋葬了多久？』

『差不多十八年。』

『我希望你樂於生活下去吧？』

『我說不來。』

掘着——掘着——掘着——直到那兩個旅客之一作了一種不耐煩的舉動時，他才如獲警告地拉上車窗，把他的一臂安穩地套在皮圈內，默默地看着那兩個昏睡着的人形，但不久他的心思又放鬆了它們，它們重新溜入了銀行裏和坟墓中。

「被埋葬了多久？」

「差不多十八年。」

「你已經完全拋棄了被發掘出來的希望吧？」

「老早。」

這些話還在他的耳朵裏，似乎剛剛說過的一樣——清楚得跟他生平所聽到的任何說話一般——這時那疲倦的旅客突然覺悟到白日已經來臨，那些憧憧夜影已不知去向

了。

他放下車窗，望着那正在昇上來的太陽。車外有一帶墾熟的田地，地上還放着一把犁，當是昨夜從馬上解下來遺留在那裏的，在遠處，是一片安靜的矮樹林，其中還有不少火紅的和金黃的樹葉留在樹上。雖然地上是冷而濕的，天空却很清朗，初昇的旭日又光明，又恬靜，又美麗。

「十八年啦！」這旅客望着太陽說。「仁慈的白日創造者啊！被活埋了十八年呢！」

第四章 準備

當郵車於午前安抵多維爾時，皇家喬治旅館的侍役頭兒照例出來開啓車門。他做這事時帶着相當的儀式，因為一個有冒險性的旅行者在冬季由倫敦坐郵車抵此是值得祝賀的事。

這時候，受其祝賀的有冒險性的旅行者只剩下一個了：因為其他的兩個已在他們各自的目的地先下了車。車內的霉氣，其潮濕齷齪的麥稈，其難聞的氣味，及其陰暗，使那車廂頗像一個大的狗窠。我們的旅客勞雷先生，從一串串的麥稈中搖身出來，身上裹滿着毛茸茸的東西，帽檐低垂，一雙泥腿——樣子頗像一只龐大的狗。

『明天有郵船開往加雷吧，茶房？』

『有的，先生，如果天氣好而且相當順風的話。潮水在下午兩點鐘左右最適於開船，先生。要鋪位吧，先生？』

「我在天黑以前不想睡，可是我要一間寢室，還要一個理髮匠。」

「那末要用早餐吧，先生？先生，請這邊走，先生，領到康考特去！把先生的行囊和熱水拿到康考特來，把先生的靴子脫在康考特。（你將看到一張很好的暖坑，先生。）把理髮匠帶到康考特來，喂，在康考特張羅張羅！」

康考特寢室一向是借給趁郵車來的旅客住宿的，而趁郵車來的客人老是從頭到腳重重包裹着，所以這房間對於皇家喬治旅館有一種奇特的興味。雖然看到走進去的人都一模一樣，從其中走出來的却有各色各樣的人。因此，另一個侍役、兩個腳夫、幾個女傭和店主婦，都偶然在康考特到食堂去的沿路各處徘徊着。當一位六十歲的紳士端正地穿着一套棕色的服裝走過去進早餐的時候——他的衣服雖已相當陳舊，但保存得很好，其袖口是大而方的，衣袋上掩蓋着大片的布。

這天午前，食堂裏除了那穿棕色衣服的紳士以外，沒有其他的客人。他的餐桌拖在火爐前面，他就靜坐在火光中等候早餐送來。他端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彷彿在候人替他畫肖像似的。

他的樣子很整齊而有規律，兩手分別放在兩膝上，他的背心底下有一只高聲滴答着的錶在響朗地說教，彷彿在以其莊重和久遠來跟活潑的爐火的輕浮和無常爭勝似的。他的腿很漂亮，而且略有自得之狀，因為他那些棕色的襪子很光滑貼伏，而且質地很好；他的鞋子和鈕扣，雖然平淡無奇，但也很整潔。他戴着一套異樣的、小小的、光滑的、有波紋的亞麻色假髮，緊緊地貼在頭上；這假髮當是頭髮製成的，但樣子更像是細絲或玻璃絲織成的。他的襯衫，雖然質地不及其襪子精美，但白得有如碰碎在附近海灘上的浪花，或在遠處的海上陽光中發閃的點點白帆。他的臉孔雖已習慣於不動聲色，但在那頭古怪的假髮底下仍有一對發亮的潤濕的眼睛，表明其所有主在早年必曾經歷過相當的艱難，才得養成德兒勝銀行的這種鎮定沉靜的神情。他的頰上有着康健的色澤，臉上雖有縐紋，但很少憂愁的痕跡。這也許是因為德兒勝銀行裏的獨身的機要職員，主要的心思都用在別人的憂患上；也許是因為別人的憂患，正如買得的舊衣服，上身容易，脫身也容易吧。

正像一個端坐着讓別人寫照的人一般，勞雷先生竟昏昏地睡去了。早餐送到時，他才驚醒過來；他一邊把他的坐椅移過去，一邊對那侍役說道：

「我希望為一位小姐預備好一個房間，她今天隨時會到來的。她或許要找謝維思。」

勞雷先生或許只問起由德兒勝銀行來的一位先生請通知我。」

「是，先生。倫敦的德兒勝銀行嗎，先生？」

「是的。」

「是，先生。我們時常有幸招待你們往來於倫敦、巴黎間的諸位先生。德兒勝銀行裏來來往往的人真多，先生。」

「是的。我們不但是一家英國的銀行，同時也是法國的銀行呢。」

「是，先生。我想您自己不常作這樣的旅行吧，先生？」

「近年來不了。我們——我——最後一次從法國來此，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真的，先生？那時我還沒有在此地，先生。我們這班人還沒有在此地，先生。那時的喬治旅館由別人經營着，先生。」

「我也相信如此。」

「可是我敢大胆打賭，先生，像德兒勝公司這樣的一家銀行，不要說十五年前，就是五十年前，生意也很興隆了？」

「你儘可以三倍此數，說一百五十年之前，離事實也不會很遠。」

『真的，先生！』

睜圓着他的嘴巴和兩只眼睛，這侍役從桌旁倒退回去，把他的桌布由右臂上移到左臂，取了一種安閒的態度，站在那邊觀察那客人吃喝——好像在一個天文台上或瞭望台上觀察什麼似的。照着古今的一切侍役的慣例。

勞雷先生用過早餐，就到海濱去散步。狹小而彎曲的多維爾市鎮隱身在離海濱相當遠的地方，它的頭部却伸入那些白堊質的懸岩中間，好像一只海上的駝鳥。海灘上一片荒涼，凌亂地散佈着一堆堆的海水和石頭；海洋做着它所喜歡的事，它所喜歡的事就是破壞。它對市鎮狂吼着，對那些懸岩狂吼着，把海岸瘋狂地衝陷下去。屋裏的空氣帶着強烈的魚腥氣，人家或許會以為有病魚跑到上面的空氣中來洩浴呢，好像病人跑到海裏去洩浴那樣。在這港內捕魚的人並不多，多的是晚上來閒逛和望海的人，尤其是在漲潮時，海水快要泛濫上來的時候。那裏有許多小商人，什麼生意也不做，有時却會不可思議地發大財；可以注意的是，這一帶地方沒有一個人受得住點燈的人。

一到午後，那本來有時清澈得可以望見法國的海岸的空氣，又充滿了霧和水汽，這時勞雷先生的心思似乎也模糊起來了。天黑後，他坐在食堂裏的火爐前面，正如剛才等候他。

的早餐那樣地等候進晚膳，他的心

飯後的一瓶上好紅酒對於掘

先生呆坐了好久，剛剛帶着一位臉
滿意神氣，倒出了最後的一杯酒來，
地滾入了旅館的院子裏。

他放下了斟滿的酒杯。『小姐
不出幾分鐘，侍役進來通報說，
生。

『這麼快？』

曼奈德小姐已在路上進過一此
兒勝銀行來的先生——如果他願意

由德兒勝銀行來的先生現在沒
了他那杯酒，把他那異樣的、小小的、亞
小姐的房間裏去。那是一間幽暗的太

着笨重的黑色的桌子。這些桌子已油漆過許多次，放在房間中央的桌上的兩支高高蠟燭，暗澹地在每一張桌面上反射出來，彷彿它們深深地被埋葬在烏黑的桃花心木的坟墓裏，在被發掘出來以前是不會放出什麼光明來似的。

房裏是昏暗得如此難以辨認，以致在那些陳舊的土耳其地毯上一步步走過去的勞雷先生，一時竟以為曼奈德小姐有在隔壁的那一個房間裏，直到他走過了那兩支高高的蠟燭，才看到他前面的桌旁站着一位少女在迎接他；她的年紀不過十七歲左右，身上穿着騎馬的外套，手裏還拿着她的旅行草帽的絲帶。她有一個短小美麗的身材，一頭金黃的頭髮，一雙蔚藍的眼睛正在訊問地凝視着勞雷先生的眼睛，還有一個會揚起來並且縳着作一種奇特表情的前額——記着它是如何稚嫩光滑的——這種表情既非全是惶惑，又非全是詫異，亦非全是驚駭，也不是單純的明顯的全神貫注，雖然這四種表情都含在其中：勞雷先生看到這種種事物時，他面前就突然有一個活龍活現的孩子的形象掠過，這孩子是在一個滿天降雹，潮水很大的冬天由他抱過這同一的海峽來的。孩子的形象立刻就消失了，有如吐在她後面的著衣鏡上一口氣息——這鏡框上有一隊黑膚的小天使，全體都是殘廢的，有幾個連頭都沒有了，正在奉獻幾籃黑色的死海果子給幾位黑色的女神——

他恭恭敬敬對曼奈德小姐鞠了一躬。

「請坐，先生。」聲調非常清澈、悅耳、稚嫩；微微帶一點外國口音，但實在是極微的。

「我吻你的手，小姐。」勞雷先生照着早年的禮儀說，同時又鞠了一躬，才就座。

「昨天我接到銀行裏的一封信，先生，報告我一些消息——或發見——」

「字眼無關緊要，小姐；兩個字眼都可以用。」

「——關於我那可憐的父親的小小財產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父親，他老早死了——」

勞雷先生在他的坐椅上移動着身子，不安地向那一隊黑膚的小天使看了一眼。倒像他們那些荒唐的籃子裏有什麼助力可給與什麼人似的！

「——這使我必須到巴黎去，跟銀行裏的一位先生接洽，他是特此奉派到巴黎去的。」

「就是我。」

「這是我預備聽到的話，先生。」

她對他行了一個屈膝禮，（年青的女子在當時都行屈膝禮，）很想他明白，她是感覺得他比自己年長多少，聰明多少。他又對她鞠了一躬。

「我回復銀行裏說，先生，既然知道內幕並且肯給我忠告的人們認爲我必須到巴黎去，而我是一個孤兒，又沒有什麼朋友可以陪我去，所以我如果在這趟旅程中，得以將自己置於這位高貴的先生的保護之下，我將不勝感激。這位先生本已離開倫敦，但是我想已派了一個專差去請求他在這兒等候我一下。」

「我很樂於受此委托，」勞雷先生說。「我將更樂於執行此委托。」

「先生，我實在感激你。我由衷地非常感激你。據銀行裏告訴我，這位先生會把這樁事情的底細解釋給我聽，而且我必須先行準備聽到一些驚人的消息。現在我已經盡力準備好了，我自然很熱烈、很急切地，要想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自然囉，」勞雷先生說。「是的——我——」

停頓了一下，又把耳朵上的有波紋的、亞麻色的假髮整頓了一下，才接着說：

「這很難開頭呢。」

他並沒有開頭，正在猶豫不決之際，却遇見了她的目光。那稚嫩的前額揚起來，露着那種奇特的表情——它不但特別，而且也很美麗、獨特——她又舉起手來，彷彿不由自主地抓住了或攔住了什麼掠過的人影似的。

「你跟我是完全陌生的嗎，先生？」

「不是嗎？」勞雷先生攤開了兩手，帶着一種辯駁似的微笑伸將出去。

她一直站立着，此刻才若有所思地坐到椅子上去，這時那流露在她的眉睫和十分優雅精美的鼻子之間的表情，又加深了。他看她沉思着，等到她重新抬起眼睛來時，才繼續說道：

「在你這第二祖國內，我想我只能把你當作一位英國少女這樣稱呼着，蜜斯曼奈德？」

「一聽尊便，先生。」

「蜜斯曼奈德，我是一個生意場中的人。現在我有一樁生意上的職務要加以料理。在你聽取這個時，你只要把我當作一具傳話的機器就得了——實在，我比這個多不了多少。如果你許可，我當把我們的一個顧客的故事講給你聽，蜜斯。」

「故事嗎？」

他好像故意聽錯了，她複述的字眼似的，急急地說道：「是的，顧客，在銀行業中，我們通常跟我們有往來的人為顧客。他是一個法國人；一位科學家；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一位醫生。」

「不是波梵人吧？」

「唔，是的，是波梵人。正像你的父親曼奈德先生一樣，這位先生是波梵人。正像你的父親曼奈德先生一樣，這位先生在巴黎很有名聲。我有幸在那邊跟他認識了。我們的關係是生意上的關係，但是很密切的。當時我在我們的法國總行裏，而且已在那邊住了——二十年哩！」

「當時——敢問是什麼時候，先生？」

「我說的是二十年前，蜜斯。他結了婚——跟一位英國的女子——我做了被信任人之一。他的事務，正像其他許多法國人和法國家庭的事務一樣，完全委托德兒勝銀行經理。同樣，我做着或曾經做過我們的好幾十顧客的這種或那種被信任人。這些純然是生意上的關係，蜜斯；其中沒有什麼友誼，沒有特殊的關切，毫無情感之類的東西。我在這做生意的一生中，常從一種信託關係轉到另一種信託關係，正如在我做生意的一天中，從一個顧客轉到另一個顧客一般；總之，我沒有什麼感情；我只是一架機器吧了。言歸正傳——」

「但這是我父親的故事呢，先生；而且我逐漸想到——那異樣地縝着的前額非常

專一地注視着他——「當時我的母親僅僅比我父親多活了兩年，也棄我而去的時候，是你把我這孤兒帶到英國來的。我幾乎可以確定是你。」

勞雷先生握住了那信賴地伸過來的遲疑不前的小手，稍帶儀式地把它放到自己的唇邊去。於是他立即領這少女回到她的坐椅那裏，用他的左手抓住椅子靠背，而用其右手來撫摩自己的下巴，或整頓耳邊的假髮，或指點他所說的事物——他就這樣站在那裏俯視着坐在椅上仰望着他的她的臉。

「蜜斯曼奈德，那確是我。如果你想到自那時以來我一次也沒有來看過你，你就會明白剛才我說的關於自己的話是多麼確實，就是我毫無感情，我跟一切人的關係都不過是生意上的關係。不自那時起，你一直受着德兒勝銀行的監護，而我一直忙着德兒勝銀行的其他生意。感情嗎！我沒有發生感情的時間，沒有發生感情的機會。我的一生都化在運轉一架龐大的金錢機上。」

這樣古怪地敘述過他職業上的例行公事後，勞雷先生用兩手熨貼了一下他頭上的亞麻色假髮，（這其實完全是不必要的，因為那些發亮的假髮本來就十分平服，）於是恢復了先前的態度。

「到此爲止，正如你所說，蜜斯，這是你那被追悼的父親的故事，但以後却有所不同了。假使你的父親在他死的時候並沒有死——不要害怕！你怎麼嚇了一跳！」

她真的嚇了一跳。接着她用兩手抓住了他的腕。

「請你，」勞雷先生用安慰的聲調說，同時把他的左手由椅背上移到那些如此猛烈地顫抖着而緊抓着他求助的手指上：「請控制着你的激動——只是一樁生意吧了。如我剛才所說——」

他的神情使他惑亂得說不下去，他停頓了一會兒，才重新開始說：

「如我剛才所說，假使曼奈德先生並沒有死，假使他突然毫無聲息地失了踪，假使他被誘拐去了，假使被拐往什麼可怖的地方不難猜到，雖然沒法追尋他，假使他有一個同國的敵人，這人所能行使的特權據我少年時所知，對岸的即使最大胆的人在輕輕地說到時也要害怕的；例如填寫空白逮捕狀●的特權，可以任意把別人無限期地禁錮於暗無天日的監獄中；假使他的夫人曾經請求國王、王后、朝廷、教士，給她一些關於他的消息，結果却一

● Blank forms —— 法文原作 *Letters de Cachet*，爲法國國王賜給寵幸之臣使得隨意逮捕私

無所得——那末你父親的歷史就是這位不幸的先生波梵的醫生的歷史了。」

「我懇請你再告訴我一些，先生。」

「我很願意。我就要告訴你了。你受得住吧？」

「我什麼都受得住，除了你此刻把我留在其中的莫明究竟狀態。」

「你說話很鎮定，你確實——鎮定了吧。那才好！」（雖然他的態度沒有像他的說話這樣滿意。）「一樁生意。把它當作一樁生意看待——一樁非做不可的生意。且說這位醫生的夫人，雖是一位有極大的勇氣和胆量的太太，假使在她的小孩誕生之前會因此而非常難過——」

「這小孩是一個女兒吧，先生。」

「是一個女兒。——一樁生意——不要悲痛！蜜斯，假使這位可憐的太太在她的小孩誕生之前非常難過，以致她立下決心要免除這可憐的孩子承受她自己已嘗過其苦味的全部悲痛，方法是撫養她成長時要她深信她的父親已經死了——不要下跪！天哪，你爲什麼要向我下跪呢！」

「爲了真相。親愛的，良善的，仁慈的先生啊，爲了真相！」

「一——一樁生意。你使我心思亂了；心思亂了叫我怎能做生意呢？讓我們保持着冷靜的頭腦。如果你現在能說出來，比如九乘九辨士得多少，或是二十個幾尼●中有多少先令，那末我就可以增添不少的勇氣。我對於你的心理狀態，就可以更其安心了。」

她沒有直接答復這一請求；但經他輕輕地扶起來後，她坐得十分安靜，而且那些始終緊抓着他的手腕的手也比以前鎮定了許多，所以謝維思·勞雷先生獲得了一些保證。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放出勇氣來！生意呢！你當前有生意要做；很有益的生意。蜜斯曼奈德，你的母親對於你就採用了這一方針。她生前始終沒有放鬆尋覓你父親的努力，雖然一無效果；當她逝世時——我相信她是心碎了——你還只有兩歲，她希望你長大起來有如一朵鮮花，美麗而快樂，沒有這遊移不定的烏黑的疑雲籠罩在你的生活上；就是你的父親究竟不久就鬱死在獄中呢，還是又在那裏虛度了許多百無聊賴的歲月。」

這麼說着，他帶着一種愛慕的憐憫之情俯視着那一頭飄垂的金髮；彷彿他在心中描摹着，這些頭髮本來恐怕早已染上灰色似的。

「你知道，你的父母並沒有多大財產，他們所有的一點已歸你母親和你所有。新近並

① Guinea——英國金幣名，值二十一先令，每先令合十二辨士。

沒有發見什麼錢款或其他任何財產，不過——」

他覺得他的腕被握得更緊了，就住了口。她額上的奇特表情，早已引致他的注意，此刻却固定為一種痛苦恐怖的表情了。

「不過他却被——被發見了。他還活着。當然大大地改變了；或許差不多已成爲殘廢；雖然我們總望最好處着想，仍舊活着。你的父親已被送到巴黎一個從前的僕人家裏，我們就要到那邊去；我要去辨認他，如果可能的話；你要去恢復他的生命、愛情、責任、安息、舒服。」

她全身打了一個寒噤，又從她身上傳到他身上。她用一種低而清晰的、嚇壞的聲音說，彷彿在說夢話似的：

「我要去看他的魂靈！那是他的魂靈——不是他！」

勞雷先生安靜地撫摩着握住他的胳膊的那雙手。「喂，喂，你看，你看！現在最好的事和最惡劣的事都給你知道了。你正在前去看那位可憐的被人待虧的先生，順風順水在海上和陸上各走一程，你就到他那親近的身邊了。」

她以同一的聲調反復說着，不過聲音放得更低了：「我一向自由着，我一向快樂着，可是他的魂靈從來沒有對我顯現過！」

「只有一件事還要說，」勞雷先生加重語氣說，以為這是強迫她注意的正當辦法：「他被發見時，頂着另一個姓名；他自己的，早已被忘却了，或是隱匿着。現在如果去追究真相，那不僅徒勞無益而已；如果想去探明他究竟是被人們遺忘了多年，還是一直故意被監禁着，那不但無益，而且還有害啦。現在如果去探聽什麼，是無益而有有害的事，因為這將惹禍。最好無論在什麼地方，絕對不要提起這個問題，只是設法把他移到法國境外——至少是暫時。就是我，雖是有保障的英國人，就是德兒勝銀行，雖在法國的信用事業上佔着重要地位，也絕口不提此事。我沒有帶着公然提到這事的片紙隻字。這完全是一種秘密工作。我的憑信、記賬、和備忘錄，都包含在這一句中——「復活了，」這是可以任意加以解釋的。但是怎麼啦！她一個字也沒有聽！蜜斯曼奈德！」

一動不動，一聲不響，甚至於並沒有靠在她的椅背上，她端坐在他手下，完全失去了知覺；她的眼睛仍舊睜開着，注視着他，帶着最後的那種表情，彷彿那是刻在或烙在她的額上似的。她仍舊緊緊地抓着他的胳膊，以致他恐怕傷害她而不敢抽身離開她；所以他只好一動不動地大聲呼救。

一個樣子粗野的女人，勞雷先生雖在激動之際也注意到她是完全紅色的，頭髮也是

紅的身上穿着一套箍得非常緊的服裝，頭上戴着一頂極古怪的帽子，好像英國近衛步兵所戴的熊皮大帽，或斯提爾頓的大酪餅——這女人在旅館僕役的前面跑進房裏來，立刻解決了他如何抽身離開那可憐的少女的問題；她把一只壯健有力的手掌放在他胸前一推，就使他飛也似地跌到最近的牆邊去了。

（「我真正以為這定是一個男子漢呢！」勞雷先生在跌到牆邊去時，上氣不接下氣地想。）

「呀，看你們這班人！」這女人對那些旅館僕役咆哮道。「你們幹嗎不去拿東西，只是站在那邊呆看我？我有什麼好看的？你們幹嗎不去拿東西呢？倘使你們不趕快去拿嗅鹽、冷水和醋來，我將要給你們看點顏色，我要！」

人們立刻就四散去拿這些興奮劑；她輕輕地把那病人安放在一張沙發上，非常熟練溫柔地照料着她，口中喊着「我的寶貝啊！」「我的鳥兒啊！」同時非常得意地、非常小心地把她的金髮拆開來，披在她的肩上。

「你這穿棕色衣服的！」她憤恨地回頭對勞雷先生說；「你有什麼話必須告訴她，難道不能好好地告訴她，何必把她嚇死呢？你看她這美麗慘白的臉和一雙冰冷的手。難道這

是所謂銀行家嗎？」

勞雷先生覺得這問題非常難以回答，心裏十分惑亂，只好帶着薄弱得多的同情和謙卑遙遙地觀望着：這時那壯健的女人已用『將要給你們看點顏色』的神祕威脅來趕走了那些繼續站在那裏呆看的旅館僕役，以一連串的手續使她所管理的寶貝清醒了過來，於是勸誘她把低垂着的頭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希望她現在就會好起來吧，』勞雷先生說。

『她會好起來，也不感謝你這穿棕色衣服的。我的寶貝美人兒呀！』

『我希望，』勞雷先生在同情地、謙卑地靜默了一會兒以後，又說，『你能陪伴蜜斯曼奈德到法國去吧？』

『好得很！』那壯健的女人答道。『如果天意要我今生渡海他往，你想我會被丟在一個島上嗎？』

這又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所以謝維思·勞雷先生只好退出去細想它了。

第五章 酒店

一大桶酒跌在街道上，酒桶跌破了。這意外之事發生於正要將它從車子上扛下來之時，酒桶突然滾下來，桶箍爆斷了，那酒桶就破碎得像一個胡桃壳一樣，凌亂地散佈在酒店門外的石頭上。

附近所有的人都暫停了他們的工作或閒蕩，跑到這地方來喝酒。街上的那些粗糙的、不整齊的石頭，向四面八方突起着，好像故意要走近它們的一切生人都變成跛子似的，它們已將酒圍住在許多小潭裏；每一個酒潭四周，擁擠着一小羣或一大堆人——人數的多少乃視潭的大小而定。有些男子跪在地上，把兩手合成杓的模樣，舀起酒來啜飲；或是趁酒尚未由其指縫間流盡時，嘗試幫助那些伏在他們肩上的婦女們啜飲。另有些男女用殘缺不全的小瓦杯在那些混濁的酒潭裏舀取，或竟用婦女頭上的手帕來搾擠到小孩們的嘴裏去；另有些人用爛泥築成小小的隄壩，以攔住流開去的酒；另有些人由高處窗戶上的旁觀者指揮着，在跳來跳去截斷那些向新的方向流去的涓涓酒流；另有些人獻身於那些

浸透酒的染着酒渣的桶片，津津有味地舔着，甚至咀嚼着那些滋潤的被酒浸爛的碎片。這裏並沒有排水的設備把酒帶走，可是它不但完全被吸盡，而且有不少爛泥也同時被吸盡了，以致好像有一個清道夫到過這街道上一樣，如果任何熟悉這一帶地方的人會相信有這樣的奇蹟出現的話。

當這場酒戲進行之際，街上響澈着刺耳的笑聲和歡樂的聲音——男子的、女人的、兒童的聲音雜然並作。這場遊戲中很少粗暴之事，多的是開玩笑的心情。其中有一種特別的同伴感覺，大家顯然有跟別人攜手的心願，結果，尤其是在那些比較幸運或輕快的人們中間，引起了歡樂的擁抱、舉杯祝壽、握手，以至十餘人手攙手跳舞的事。可是酒一吸盡，那些本來酒最多的地方已被無數手指挖成了鐵耙的模樣——這些表演就突然終止了，正如它們發作時一樣的突然。那將其鋸子遺留在他本來正在鋸解的木柴縫裏的人，又把它運用起來了；那將一小罐熱灰遺棄在門口階沿上的女人，又回去熨她自己的或其孩子的那些凍壞餓瘦的手指和脚趾去了；裸着胳膊、頭髮纏結、形容枯槁的男子，又從那冬天的空氣中回到他們的地窖裏去了——一片陰暗又籠罩在那塊地方，這對它似乎比陽光更其適合。

那些酒是紅葡萄酒，它濺在巴黎近郊的聖安東尼區的一條狹隘的街道上，染紅了

那塊地方。它又染紅了許多的手，許多的臉，許多赤裸的腳，和許多木屐。那鋸木柴的人的兩手，將許多紅的指印留在那些柴片上；那喂其嬰兒吃奶的女人的額上，也染着她重新裹在頭上的破布上的污漬。那些貪婪地舔食過酒桶的破片的人，在嘴邊塗着一種老虎似的血迹；有一個這樣沾污的身材高大的漢子，其頭上頂着一只齷齪的布袋似的睡帽，用其蘸着污濁的酒渣的手指在牆上寫了一個「血」字。

時候將要來到：到了那時，這種酒也將濺在街上的石頭上，而那邊的不少人將爲它所染紅。

此刻濃密的烏雲又籠罩在剛才稍露喜色的聖安東尼的頭上了——這位聖者的侍從爲寒冷、污穢、疾病、愚昧、和窮困：都是極有權勢的貴人，而以最後一個爲尤甚。曾在磨子裏經歷過可怖的反復磨鍊的各式各樣的人——這磨子當然不是會把老年人磨鍊爲年青的神話中的磨子——在各個街角上發抖，在各個門口進進出出，從每一扇窗裏望出來，在風吹動的略帶衣服形跡的一切破布中打顫。那壓倒他們的磨子，會把年青人磨鍊爲衰老；

● The Suburb of Saint Antoine——巴黎的貧民區，巴斯底監獄即在其附近，後來大革命就發難於此。

那些兒童都臉色蒼老，聲音莊重，在他們的臉上和成年人的臉上，都深深地、鮮明地刻着「飢餓」的痕跡。它在到處都可看到。「飢餓」從那些高房子中被推出來，鑽在掛在竹竿上和繩子上的破爛衣服中；「飢餓」被縫在其中，跟麥稈、破布、木頭、紙張一道；「飢餓」再現在那個人鋸開來的每一小片木柴上；「飢餓」從那些沒有炊烟的烟窗裏俯視着，從那些垃圾堆裏沒有一點食物殘屑的污穢的街道上仰望着。「飢餓」刻在麵包舖子裏的架子上，標明在爲數不多的每一塊小小的惡劣的麵包上；標明在臘腸店中，在其出售的每一段死狗製品上。「飢餓」在炒栗子的圓筒中滾動其枯乾的骨頭；「飢餓」在用很吝嗇的幾滴油炒成的每碗買一銅板的、難以下嚥的番薯粥中被碾成了細塊。

它居留於跟它適合的一切地方。一條狹隘的彎彎曲曲的街道，充滿着難聞的臭氣，另外又有許多條狹隘彎曲的街道分叉出去；統統住着衣衫襤褸的戴睡帽的人，統統發出襤褸的衣衫和睡帽的氣味來，一切可以目觀的事物都帶着一種不快的神情默默地注視着它們。就是在這人們被追逐着的空氣中，也存在着一些困獸猶鬥的心思。他們雖然憂鬱而羸瘦，其中却不乏含着憤火的眼睛；也不乏遏制得發白的緊閉着的嘴唇，或繃成他們默想將要遭受或使別人遭受的絞刑索模樣的前額。各種招牌——其數目幾與店舖數目一樣

多——都冷酷地說明着『窮困』的情形。賣牛肉和豬肉的，都繪着最瘦的劣肉；麵包舖則繪着最粗糙寡薄的麵包。在酒店裏喝酒的人，簡陋地被繪成在對着他們那盛着稀薄的葡萄酒和啤酒的渺小容器發怨言，並且在顰眉蹙額地密談。沒有什麼東西是畫成很興隆的模樣的，除了各種工具和武器；可是，那利器商的刀和斧却很銳利明亮，鐵匠的錘子很重實，製槍者的槍柄是殺氣騰騰的。街上舖的令人別斷腳的石頭，已造成了不少泥潭和水塘，兩邊並無人行道，街道就這樣直達門前。加以溝渠在街道中央，每逢大雨之後，它就古怪地流起來，直衝入兩旁的屋內。街道上每隔一段寬闊的距離，有一盞臃腫的燈挂在一支繩索和滑輪上；到了晚上，點燈人把它們放下來，點着了，再把它們吊上去，這時就有一叢疎朗的幽暗的燈芯在頭上病態地動盪着，彷彿它們有在海洋中似的。它們真的有在海洋中，那只船及其全體船員都將遭遇驚濤駭浪。

因為到了一個時候，這一帶地方的羸瘦的稻草人無聊地、飢餓地看那點燈人看得久了，竟會想到將其辦法稍加改良，用這些繩索和滑輪吊上人去，以照耀他們的處境之黑暗。可是現在，這時候還沒有來到；吹過法國的一切風，徒然吹動着這些稻草人的破衣，那些羽毛豐美、歌喉婉轉的鳥兒一點也不知警戒。

那月酒店開在街角上，樣子和地位都比多數的店舖好；店主穿着一件黃背心和一條綠色的短褲，一直站在店門外看人們爭喝那些失了的酒。「這不干我事，」最後他聳一聳肩膀說。「這是市上來的人闖的禍。我要他們再送一桶來。」

這時，他的眼睛恰巧看到了那個身材高大的漢子正在寫其戲言，就隔着街道喊他道：「喂，嘉斯柏，你在那裏幹嗎？」

那漢子照着他這一類人的常態，意味深長地指着他的戲言。它沒有中的，完全失敗了；這也是他這一類人的通病。

「這算什麼呢？你要進瘋人院去嗎？」酒店主人說着，就穿過街道，拾起一把爛泥來塗抹在那戲言上。「你爲什麼要在大街上寫字呢？難道——你告訴我——難道沒有別的地方可寫這樣的字嗎？」

這樣勸諫着，他將一只比較乾淨的手放在那開玩笑者的胸上。後者用自己的手二拍它，就敏捷地向上一躍，以狂妄的跳舞姿勢落下來，同時其一只沾污鞋子從他腳上摔到了他的手中，就這樣拿着。在這樣的情景中，他很像一個極端的惡作劇者——姑且不說兇惡。「穿上吧，穿上吧，」對方說。「叫酒吧，酒到那邊去喝。」這樣忠告着，他就故意把他那

只沾污的手揩在開玩笑者的衣服上——因為這手是爲他而弄髒的——於是重新穿過街道，走進酒店去。

這酒店主人頸粗如牛，神情勇武，年約三十歲；他的氣質一定很熱烈，因為這天雖然極冷，他却不穿掛子，只在肩膀上甩着一件。他的襯衫袖子也捲起着，他那些棕色的胳膊一直裸到肘部。頭上除了他自己的一頭短而烏黑的蓬鬆髮以外，也什麼都沒戴。他完全是一個黝黑的人，生着一雙很好的眼睛，彼此距離相當寬闊。就全體而言，樣子是良善的，但又似乎極難妥協；顯然是一個有堅強的決心和堅定的宗旨的人；這樣的人如在兩邊都是深淵的狹路上奔過來時，人家是不希望跟他遇見的，因為無論什麼都不會使他回頭。

當他走進酒店時，他的妻子德法奇夫人正坐在店內的櫃台後面。德法奇夫人是一個粗壯的女人，年紀跟他差不多，生着一雙留神的眼睛，但似乎難得注視着什麼的；粗大的手上滿戴着指環，臉色鎮定而堅毅，態度非常沉著。根據德法奇夫人的性格，你可以斷言她所主持的銀錢出入是很少會錯給人家的。德法奇夫人對於冷是敏感的，所以身上裹着皮貨，頭上纏着一大條顏色鮮明的圍巾，雖然並沒有遮住她那對大的耳環。她編結的東西放在她面前，因為她正用一支牙籤來剔牙齒。當她的夫君進來時，德法奇夫人正以左手托着右

肘，在專心剔牙齒；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輕輕地咳了一聲。這一聲，加以她那些濃黑的眉毛，在牙籤上面微微一抬，是暗示她的丈夫最好在店裏的顧客們中間看一下，且看他走在門外時有沒有新的顧客走進來。

因此，酒店主人就向四面轉動他的眼睛，直到它們落在一位中年以上的紳士和一位少女身上：他們坐在一個角裏。此外還有幾夥客人：兩個在玩紙牌，兩個在鬥骨牌，三個站在櫃台邊慢慢地喝一點酒。當他走到櫃台後去時，他注意到那個紳士正在用眼光對那少女說，「這就是我們的人。」

「見鬼的你們在那裏幹嗎？」德法奇先生自言自語道；「我不認識你們。」

可是，他裝作沒有注意到這兩個陌生人，就跟在櫃台邊喝酒的三位顧客交談起來了。
「怎麼樣，雅各？」三人中的一個對德法奇先生說。「濺出來的酒都喝下去了嗎？」
「一滴都不剩，雅各，」德法奇先生答道。

當這樣交換着小名的時候，正在剔牙齒的德法奇夫人又輕輕地咳了一聲，並且把她

● Jacques——本是法國農民的綽號，猶如典型的英國人之被稱爲 John Bull，但此地又是一種暗

號——詳見下文。

的眉毛又微微地一抬。

「這些可憐的東西，」三人中的第二人對德法奇先生說，「有不少是難得嘗到酒的滋味，或黑麵包和死亡以外的任何事物的。不是嗎，雅各？」

「正是，雅各，」德法奇先生回答。

當這樣第二次交換小名時，那仍在非常沉着地運用其牙籤的德法奇夫人，又輕輕地咳了一聲，並且把她的眉毛又微微地一抬。

三人中的最後一人也開口了——他放下了那喝乾的酒杯，啞着他的嘴唇。

「啊！愈來愈糟了！這些可憐東西嘴裏老是含着苦味，他們過着艱苦的生活。我說的對嗎，雅各？」

「你說的不錯，雅各，」是德法奇先生的答復。

當這樣第三次交換小名完畢時，德法奇夫人已放下了她的牙籤，挺起着眉毛，並在她的座位裏輕輕地移動了一下。

「住口！真的！」她的丈夫喃喃地說。「諸位先生——我的妻子！」

三個顧客都對德法奇夫人脫下帽子來，揮舞了三下。她低下頭去，很快地看了他們一

眼，算是接受了他們的敬禮。於是，她漠不介意地在酒店裏環視一週，似乎非常鎮靜地，安閒地拿起她編結的東西來，專心從事於此了。

『諸位先生，』她的丈夫說道，他那雙明亮的眼睛一直注視着她，『日安。當我走出去時你們正在問起的，你們所要看的那個房間，可供獨身男子住的，是在五層樓上。其扶梯口開向此地左邊的那個小院子，』他用手指點着，『跟我的寓所的窗戶相近。哦，現在我記起了，你們中間有一位到過那裏的，他可以領路。再見吧，諸位先生！』

他們付了酒錢，就離開那個地方。德法奇先生正在細看其妻子編結絨線的東西，那中年以上的紳士從其角落裏走出來，請求跟他講一句話。

『很好，先生，』德法奇先生說後，就默默地跟他一道走到門口。

他們的會談很短促，但結果却很確定。差不多剛聽到第一句話，德法奇先生就嚇了一跳，接着就全神貫注地聽下去。不到一分鐘以後，他就點點頭，走出去了。於是那位紳士把那少女招呼過去，他們也走了出去。德法奇夫人靈敏地編結着，眉毛一動不動，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

這樣從酒店裏出來的謝維思·勞雷先生和曼奈德小姐，在剛才德法奇先生指點那

三個伴侶走過去的樓梯口會合了他。它由一個發臭的烏黑的小院子通上去，可以通往一大堆房子，是住在其中的許多許多人公用的總入口。在那陰暗的舖着磚瓦的樓梯口上，德法奇先生對其舊日主人的孩子屈着一膝，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嘴邊去。這本是一種文雅的舉動，但他做得一點也不文雅；他已在幾秒鐘內發生了一種十分顯著的變化。他臉上不再有和氣或坦白的神色了，他已變成了一個詭祕的、憤怒的危險人物。

「這扶梯很高，有點難走。最好慢慢地走。」當他們開始走上來的時候，德法奇先生用嚴肅的聲音這樣對勞雷先生說。

「他只有獨自一人嗎？」後者輕輕地問。

「獨自一人！願上帝保佑他，誰能跟他作伴呢！」對方以同樣的低聲說。

「那末，他老是獨自一人嗎？」

「是的。」

「出於他自願嗎？」

「出於他的需要。當他們找到了我，問我是否願意收留他，並且小心將事，否則就有性命之虞——當那時我看到他怎麼樣，現在他仍舊怎麼樣。」

「他大大地改變了嗎？」

「改變了！」

酒店主人站住了，用手敲着牆，低聲地恨恨地咒罵了一聲。沒有什麼直接的答復會一半如此有力。勞雷先生跟他的兩個同伴愈爬愈高，他的心情就愈來愈陰鬱了。

這樣的一架樓梯及其附屬物，在巴黎的比較古老而擁擠的區域中，在今日也要算夠壞了；而在當時，對於尚未習慣、硬化的感覺，那簡直是可憎的。在一所污濁的高房子以內的每一個小住所——這就是說，朝着這總樓梯的每一扇門內的一間或幾間房間——除了將其一部分垃圾拋向窗外，都將所有的垃圾堆積在樓梯旁邊自己的門口。那裏的空氣縱然沒有爲貧困和飢寒的無形的污穢所充滿，也將爲這些垃圾所發生的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的腐爛作用所沾污；兩項不潔的泉源合在一起，竟把空氣弄得幾乎不堪忍受了。他們的進路就在這樣的氛圍氣中通過，取道一條陡峻的、幽暗的、污穢和毒化的豎坑。謝維思·勞雷先生屈伏於他自己的心情不安及其年青伴侶的愈來愈厲害的激動之下，在中途兩次停下來休息。每一次停頓的地方都有一陰鬱的鐵欄，所剩的一點兒尙未腐化的新鮮空氣似乎都由此逃走了，而一切敗壞的、令人惡心的氣息似乎都由此爬進來。透過那些生鏽的

鐵柵，不但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嘗味到這一帶地方的雜亂無章的情形；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除了聖母院的兩座大鐘樓的尖頂以外，沒有什麼更近的或更低的東西帶着一點健康的生氣或健全的熱望。

最後，他們達到了總樓梯的頂上，就又停下來休息一會兒。要走到那頂閣上，還得爬上一道更陡峻的比較短小的扶梯。酒店主人始終走在前面一點，而且始終走在勞雷先生走的這一邊，彷彿怕那少女問他什麼問題似的；走到了這兒，他旋轉身來，在他搭在肩上的掛子袋裏仔細摸索了一會，摸出一個鑰匙來。

「門原來是鎖着的嗎，朋友？」勞雷先生驚異地問。

「呃。是的。」是德法奇先生的冷酷的答復。

「你認為必須把這位不幸的先生藏得這樣隱秘嗎？」

「我認為必須把鑰匙轉動一下。」德法奇先生更接近地對他耳語道，同時緊緊地纏着眉頭。

「爲什麼呢？」

「爲什麼！因爲他已被關鎖着生活了這麼久，如果你讓他的門開着，他就會嚇得發狂

——把自己撕成一片片——尋死——遭遇不知怎樣的傷害。」

『會有這樣的事！』勞雷先生驚呼道。

『會有這樣的事！』德法奇恨恨地複述道。『會有的。我們住在一個這麼美好的世界上；不但會有這樣的事，而且還會有其他許多類似的事，不但會有，而且天天在發生着——發生着，你看吧！——就在這一片天底下，每天都有。魔鬼萬歲！我們走上去吧。』

這番對話是用非常低微的聲音說的，所以沒有一個字傳到那少女的耳朵裏。可是這時候，她因激動得十分厲害而戰抖着，臉上露着十分深刻的不安——以至害怕和恐怖的神情，使勞雷先生覺得非說一兩句鼓勵的話不可。

『放出勇氣來，親愛的小姐！勇敢些！這是生意呢！最難過的事一下子就會過去；一跨進房門，最難過的事就過去了。於是，你帶給他的一切好處，你帶給他的一切安慰和快樂，就開始了。讓我們的這位好朋友，在那一邊扶着你。這樣就好，德法奇朋友。現在來吧。生意呢，生意呢！』

他們慢慢地、輕輕地走上去。這節扶梯很短，他們不久就到了頂上。在這裏，猝然轉一個

● 在英文中，「生意」和「正經事情」都是 Business 一字，在此似乎是雙關的。

勞
書

兒
血

的
血

間
臨

灣
小

有好處的。夠了；你是英國人；情形自然不同。請你在這裏等一下子。」

他作一手勢，警告他們不要走上前去，自己就彎身下去，在牆縫裏向內張望。不久他重新抬起頭來，在門上敲了兩三下——顯然沒有其他目的，只不過要發出一些聲響來吧了。以同一的用意，他把那鑰匙在門上劃了三四次，然後笨拙地將它放進鎖孔裏，儘量用勁地轉動它。

他用手按着的門慢慢地向裏開了，他向房內張望一下，說了句什麼話。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了一句什麼話。兩方面所說的，都不過一兩個音節。

他扭轉頭來，招呼他們進去。勞雷先生用一臂圍在那女兒的腰裏，緊緊地抱住她；因為他覺得她的身子正在沉下去。

「————一樁生意，一樁生意呢！」他敦勸着，可是面頰上却有一條濕漉漉的並非生意經的東西在發亮。「進來，進來！」

「我害怕呢，」她戰慄着說。

「害怕什麼呢？」

「害怕他。我的父親。」

被她這情形和他們那引導者的招呼弄得無可奈何了，他就拉着那在他肩膀上抖動的手臂，把它繞在自己的頸項上，將她的身子稍稍提空一點，就急匆匆地把她曳到房內去。他放在房門以內，仍舊抱她在身邊。

德法奇抽出了鑰匙，關上門，又從裏邊把它鎖住，重新取出鑰匙來，拿在手裏。這一切都做得有條不紊，而且儘量帶着粗大的響聲。最後，他以整齊的步子跨過房間，走到窗戶所在的地方去。他站住在那兒，轉過身來。

這頂閣，本是造來藏放木柴等物的，光線很幽暗；因為那扇凸出在屋面上的窗，其實是開在屋頂上的一扇門，上面有一小小的起重機，可從街上把各種貨物吊上來；這門上沒有裝玻璃，在中央分成兩塊，正像其他一切法國式的門一樣。爲要防止寒氣侵進來，這扇門有半扇緊閉着，其他的半扇也只開一條細縫。這樣放進來的光線真是稀微極了，以致初進去時，什麼東西都難以看到；只有長期的習慣才能使人逐漸取得在這樣幽暗的地方做精細工作的能力。然而，這樣的工作正在這頂閣中做着；原來背着門而面着那酒店主人站在那裏注視他的窗，一個白頭髮的人正坐在一隻矮櫈上，向前彎着身子，在忙着做鞋子。

第六章 鞋 匠

『日安！』德法奇先生俯視着那彎得很低正在做鞋的白頭說。

這白頭抬了一抬，一個極微弱的聲音回答那問候語——彷彿是從遠方傳過來的：

『日安！』

『我看你仍舊在努力工作，是嗎？』

沉默了好久，那個頭又抬了一抬，那微弱的聲音答道，『是的——我在工作。』這次，在那臉孔重新低下去之前，一雙憔悴的眼睛會對問話的人看了一下。

那聲音是微弱得可憐而又可怕的。這微弱並非完全由身體衰弱所致，雖然監禁和粗劣的飲食無疑地跟這也有關係。其可哀的特點是，這種微弱乃孤寂和久不說話所使然。它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所發的聲音的最後的孱弱無力的回聲。它已完全失去了人的聲音的精神和韻調，以致給予人們的感覺猶如一種本來很美麗的顏色已消褪為一片模糊淡薄的污漬。它是如此的深沉抑鬱，竟像是從地下發出來的聲音。它是這麼深刻地表現着一

個絕望的、沒救的心靈：一個餓得精疲力竭的獨自在曠野中徬徨的遊子會以如此的情調記憶着家鄉和朋友，然後躺下來死去。

又沉默地工作了幾分鐘，那雙憔悴的眼睛已重新抬起來看過一次：並非由於什麼興味或好奇心，而是由於一種模糊的機械的感覺，覺得它們先前看到有一個訪問者站在那裏的地方還沒有空着。

『我要，』始終注視着這鞋匠的德法奇說道，『稍稍多放一點光線進來。稍稍多一點，你受得住嗎？』

鞋匠停止了工作：以一種茫然傾聽的神情，望望他一邊的地板，接着又望望他另一邊的地板，於是抬頭望着說話的人。

『你說什麼？』

『稍稍多一點光線，你受得住嗎？』

『如果你放進來，我只好忍受它。』（他將極其淡薄的強調的影子放在『只好』一詞上。）

那開着的半扇門稍稍多推開了一點，暫時就保持着這樣的角度。一大道光線照進頂

閣來，照明那工作者膝上放着一只沒有做成的鞋子，暫停了工作。他的不多幾件普通的工具和幾塊零碎的皮革，都放在他腳邊和他坐的櫈子上。他生着一叢剪得參差不齊，但並不很長的白鬚，一張凹陷的臉，和一對極其明亮的眼睛。這對由其仍舊發黑的眉毛和散亂的白髮籠罩着的眼睛，即使實際上並不大，在其凹陷、瘦削的臉龐相形之下，也將顯得很大；而況它們本來生得很大，所以看起來就異樣地大。他那黃色的襪襖襯衫在喉頭敞開着，露出其枯萎消瘦的身體來。他的身體，跟他那陳舊的帆布外套、他那些鬆弛的襪子，及其全部可憐的破爛衣著，都因長久沒有接觸陽光和空氣，已一律褪成暗澹的舊羊皮紙的黃色，以致很難加以辨別。

他把一只手舉起來，放在眼上遮着光線；那只手連其骨頭好像都是透明的。他就這樣坐着，暫時停止了工作，茫然地注視着。他每次在望他面前的人物以前，必先向自己的這邊俯視一下，又向另一邊俯視一下，彷彿他已喪失了由聲音聯想到地方的習慣似的；他每在講話之前，必先這樣徬徨一會兒，因而忘了講話。

「今天你要完成這雙鞋子嗎？」德法奇問着，一邊招呼勞雷先生走過去。

「你說什麼？」

「你要在今天完成這雙鞋子嗎？」

「我說不來，我是否要完成它。我想是吧。我不知道。」

可是，這問題使他記起了他的工作，他就又低下頭去工作了。

勞雷先生將那女兒留在房門旁邊，獨自悄悄地走過去。他在德法奇的身旁站了一兩分鐘以後，鞋匠又抬起頭來了。他看見多了一個人，也不露出什麼驚異之情來，只是當他望着這人時，他一手的不安定的手指迷惘地伸到嘴邊去（他的嘴唇和指甲都是淡鉛色的），隨即將手放在鞋子上，他又低頭工作起來了。這一望和這舉動，歷時只有一瞬間。

「你看，你有一位客人呢，」德法奇先生說。

「你說什麼？」

「這裏有一位客人。」

鞋匠像先前一樣抬起頭來，但兩手都沒有離開其工作。

「喂！」德法奇說道。「這裏有一位先生，他看到做得好的鞋子是識貨的。把你正在做的鞋給他看一下。拿着它，先生。」

「告訴先生，這是什麼鞋，還有做鞋人的名字。」

停頓了好久後，鞋匠才答道：

「我忘記了你問我點什麼。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你能說明這鞋子的種類，讓先生知道嗎？」

「這是一只女鞋。是年青的小姐穿了走路的鞋子。它是時式的。我從未見過這種鞋子。我拿到過一個鞋樣。」他帶着一點一瞬即逝的得意神情看了那只鞋子一眼。

「還有做鞋人的名字呢？」德法奇說。

因為現在手裏沒有什麼工作可以把握着，他只好把他右手的指節放在左手掌心裏，接着又把左手的指節放在右手掌心裏，接着又用一手撫摩一下他那有鬚鬚的下巴，並且繼續作這類動作，一刻也不停。要把他從講過話之後所墮入的迷惘中喚回來，猶如要把一個極其衰弱的人從昏暈中喚醒，或企圖挽留一個正在迅速地死去的人的精神，以期他吐露什麼祕密似的。

「你問我的名字嗎？」

「我的確問過。」

「北邊高樓一百〇五號。」

『就是這樣嗎？』

『北邊高樓一百〇五號。』

發出了一聲既不是嘆息、又不是呻吟的疲憊聲音來，他又低下頭去工作了，直到沉默重被打破。

『你不是一個專門的鞋匠吧？』勞雷先生定睛看着他說。

他那雙憔悴的眼睛轉過來望着德法奇。彷彿要請他回答這個問題似的；但因為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助力發出來，它們只好望望地上，再回到發問的人身上。

『我不是一個專門的鞋匠？，我不是專門的鞋匠。我——我是在這裏學起來的。我自己學習的。我請求准許——』

他間斷了好幾分鐘：在這期間，他始終用兩手做着上述的那種種動作。他的眼睛終於慢慢地回到他剛才從那裏徬徨開去的臉上；當它們落在這臉上時，他嚇了一跳，然後好像一個醒着的人回憶昨夜的夢景似的，繼續說道：

『我請求准許我自己學習，我經過了許多困難和很久的時間才得到准許，從此以後我就一直在做鞋。』

他伸出手去要拿回從他那裏取去的鞋子來，勞雷先生仍舊注視着他的臉，說道：

「曼奈德先生，你難道一點也不記得我了嗎？」

鞋子跌在地上了，他坐在那裏凝視着發問的人。

「曼奈德先生，」勞雷先生把一手放在德法奇的胳膊上說，「你一點也不記得這個人了嗎？看他一下。看我一下。難道你心中想不起從前的什麼銀行家，從前的什麼生意經，從前的什麼僕人，從前的什麼時候嗎，曼奈德先生？」

當這個被禁錮了多年的囚人坐在那裏定睛看看勞雷先生，又看看德法奇，如此輪流地注視他們之際，有一種湮沒已久的積極地專心的智慧的痕跡逐漸在其額上中央衝破了那籠罩着他的陰霾。這些智慧的痕跡又被籠罩住了，逐漸暗淡下去，消滅了；可是它們會在那裏出現過。同樣的神色也出現於那少女的美好的臉上：她在這時已經沿着牆壁挨到了一個可以看到他的地點，站在那裏望着他，最初舉着手，好像出於害怕的同情；（如果不是要擋住他過來或遮住自己的眼睛使看不到他的話，）可是現在却對他伸着兩手，急切地戰慄着要把那幽靈似的臉按在她那溫暖年青的胸脯上，用愛情使它復活過來，重生希望——同樣的神色也出現於她那美好的年青的臉上（雖然更其強烈一些，）好像是一

支移動的光線從他那裏傳到了她這邊似的。

黑暗又籠罩在他額上了。他望着那兩個人，愈來愈不注意了，他的眼睛黯然失神地又照老樣望着地上和他的兩邊了。最後，深深地長嘆了一聲，他就拿起鞋子來，繼續工作了。

「你認得他嗎，先生？」德法奇低聲問。

「認得，但只有一剎時。最初我以為完全沒有希望；但有一剎那間，我毫無疑義地看到了我從前十分熟悉的臉。噓！讓我們再拉開一點。噓！」

她已從頂閣裏的牆邊，前進到非常接近他所坐的櫂子的地方。她伸出手來就可以摸到正在俯首工作的他，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感覺到這個：這真有點可怕呢。

一句話也不說，一聲也不響。她好像一個幽魂似的站在他身旁，而他則低頭工作着。

這麼過了好些時候，他終於要把手裏的工具換作鞋匠用的刀子了。這把刀放在他身旁不是她站着的一邊。他拿起了刀子來，正要重新低下頭去工作，這時他却瞥見了她的衣裙。他抬起眼睛來，看到了她的臉。那兩個旁觀者吃驚地趕過去，可是她却做了一個手勢阻止他們上前。她並不怕他用那把刀來砍她，可是他們却担心着。

他帶着可怕的神氣注視着她，過了一會兒以後，他的嘴唇動起來了，雖然並沒有發出

什麼聲音來。慢慢地，在他那急促的吃力的呼吸停頓之際，他們聽到他在說：

「這是什麼？」

滿臉流着淚，她把自己的兩手放在嘴邊，對着他吻了它們一下；於是把它們緊按在她胸脯上，彷彿把他那毀壞了的頭放在那兒似的。

「你不是管獄人的女兒吧？」

她嘆息道，「不是。」

「你是誰呢？」

她還不能信任自己的聲調，所以就傍着他坐在櫈上。他往後縮退，她却把一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當她這樣做時，他感到了一種異樣的震顫，並且可以目觀地通過他全身；他輕輕地放下了刀子，坐在那裏注視着她。

她頭上的金黃的鬚髮，已急急地被擦在兩邊，下垂在她頸上了。他一點一點伸過手去，拿起這些鬚髮來，看着它們。看着看着，他又糊塗起來了，就嘆了一口長氣，重新動手去做鞋子。

但做得並不長久。她放鬆了他的胳膊，把她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他懷疑地看了這只

手兩三次，好像要確定它實在有在那兒似的，然後放下他的工作，伸手到頸間去，摸出一條繫着一片摺好的破布的發黑繩子來。他在膝上小心地放開這布片來，原來其中包着很少的一點頭髮；一共不過一兩縷很長的金髮，從前某一個時候他曾把這些繞在他的手指上。他又把她的鬆髮拿在手裏，仔細看着。「是一樣的。這怎麼能呢！那是什麼時候啊！那是怎麼回事呀！」

當那聚精會神的神色重新出現在他額上時，他似乎感覺到這種神色也出現於她的額上。他把她轉過來，使她完全向着光，於是看着她說：

「在我被召出去的那個晚上，她會把她的頭放在我的肩膀上——她有點怕我去，我却不怕——所以當我被送到北邊高樓時，他們在我的袖子上發現了這些。」你們可把它們留給我吧？它們決不能幫助我的肉體逃走，雖然或許能幫助我的靈魂。」這些就是我當時所說的話。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他說這番話，是把嘴唇動了好多次，然後才說出來的。可是當他真正能說出來時，他却說得很連貫，雖然慢一點。

「這是怎麼回事呢？——那難道是你嗎？」

當他可怖地猛然抓住她時，兩個旁觀者又嚇了一跳，她却一動不動地坐着，讓他抓着她，只是低聲說道：『我懇求你們兩位好先生，不要走過來，不要說話，不要動！』

『聽呀！』他驚呼道。『這是誰的聲音？』

他這樣喊着時，兩手放鬆了她，伸到自己的白頭髮上，發瘋地扯着它們。這一陣瘋狂逐漸消滅了，正如製鞋一事以外的一切都在他心中消滅了一般；他將那小布包重新摺疊好，要把它穩藏在懷裏，可是他仍舊望着她，黯然地搖着頭。

『不，不，你不是太年青，太明媚了。這是不可能的。你看這囚犯是怎麼樣的。這些不是她所熟識的手，這不是她所熟識的臉，這不是她聽慣的聲音。不，她是——他也是——許多年代以前的人——在北邊高樓所度的悠久歲月之前。你叫什麼名字，溫柔的安琪兒？』

慶幸他的聲調和態度都變成柔和了，他的女兒就跪倒在他面前，兩手哀求地放在他的胸前。

『先生呀，在將來你自會知道我叫什麼名字，我的母親是誰，我的父親是誰，以及怎樣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艱苦的、艱苦的經歷。但是我不能在這時候告訴你，我不能在這兒告訴你。此時此地，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我要請你撫摩我，爲我祝福。吻我吧，吻我吧！親愛的，』

親愛的呀！

他那冰冷的白頭跟她那些光輝煥發的金髮混在一起了：它們溫暖它，照亮它，好像是照耀着他的『自由』之光。

『如果你在我的聲音中聽到——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是我希望它如此——如果我在我的聲音中聽到有什麼相像那從前在你聽起來有如美妙的音樂的聲音，哀哭吧！哀哭吧！如果你在撫摩我的頭髮時撫摩到什麼使你回想到那在你年青而自由時曾放在你胸脯上的可愛的頭，哀哭吧，哀哭吧！如果我暗示你，我們前面有一個家庭，我將在那裏盡我的天職，忠誠地服侍你——如果這使你記起了那當你的悲痛的心正在憔悴下去之際早已荒涼了的家庭，哀哭吧，哀哭吧！』

他把他的頭頸抱得更緊些，在懷裏搖宕着他，好像搖宕一個孩子一般。

『如果我告訴你，最最親愛的呀，你的苦痛已完結了，我特地來帶你離開它，接你到英國去過和平安靜的生活——如果這使你想到你那被糟塌了的有用的一生，以及那如此虐待你的我們的故國法蘭西，哀哭吧，哀哭吧！如果我把我的名字告訴你，並且對你講到我那依然活着的父親，和我那已經死了的母親，而使你明白了我應得向我那可敬的父親下

跪，求他饒恕我從未爲了他的緣故而終日努力或澈夜哭泣不眠，因爲我那可憐的母親愛我而沒有讓我知道他受着的苦刑——哀哭吧，哀哭吧！爲她哀哭吧，爲我哀哭吧！兩位好先生，感謝上帝吧！我在臉上感到了他的神聖的熱淚，他的啜泣打擊着我的心。看啊！感謝上帝吧，爲了我們；感謝上帝吧！』

他已跌倒在她懷裏，臉壓在她的胸脯上：一想到他以前所受的極大冤屈和苦痛，這情景是這麼動人而又這麼可怖，以致那兩個旁觀者都掩住了臉。

頂閣裏的靜寂好久沒有受到打擾，他那起伏着的胸膛和震動的軀體早已歸於暴風雨後必然來到的平靜——這可作人類的象徵：那所謂『人生』的暴風雨最後必然歸於靜止和沉默——到這時他們才走上前來，從地上扶起那父女倆來。他已逐漸跌落到地板上，精疲力竭地昏睡在那裏。她也已跟着他蹲下來，使他的頭可以枕在她的胳膊上；她的頭髮垂下來遮住了他，使光線照不着他。

『如果不去驚動他，』她舉起一手對那淨了好幾次鼻子，正向他們彎身下來的勞雷先生說，『能把一切都安排好，使我們可以立刻離開巴黎，那末，他就可以從這門裏扛出去——』

「不過，試想，他適於作此旅行嗎？」勞雷先生問。

「我想總比留在這個對他是如此可怕的城市裏好些。」

「這是真的，」正在跪下來看他們、聽他們的德法奇說。「還有一層，曼奈德先生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以離開法國爲最好。喂，要不要我去雇一輛車子和幾匹驛馬來？」

「這是生意經呢，」勞雷先生說，立刻又恢復了他那井井有條的態度。「如有生意非做不可，那還是我去做的好。」

「那末請你們走吧，」曼奈德小姐催促道。「把我們留在這兒。你們看他現在是多麼安靜，你們該不怕將他交給我了吧。你們還怕什麼呢？如果你們把房門鎖起來，免得有人來打擾我們，那末當你們回來時，你們一定可以看到他跟你們離開他時一樣的安靜。無論怎樣，我將照顧他，直到你們回來，那時我們就立刻帶他離開此地。」

勞雷先生和德法奇兩人本來都不願意採取這辦法，贊成他們倆留一人在那裏的。但是，不但要去雇車子和馬，而且還有旅行護照等要辦，而天色將晚，時間已很迫促，所以最後他們就急急地分配好了非辦不可的事務，匆匆地分頭去辦了。

於是，當暮色逐漸籠罩下來時，那女兒就把她的頭放在她父親身旁的堅硬的地上，看

守着他。暮色愈來愈深了，他們倆安靜地躺著，直到有一縷光線從牆縫中透進來。

勞雷先生和德法奇先生已把旅行的事一切都準備好，他們不但帶來了旅行的外套和圍巾等，而且還有麵包和肉，酒和熱咖啡。德法奇先生把這些糧食和他拿著的燈放在鞋匠的棧上，（頂閣裏除了一張藁薦床外沒有其他傢具，）接着他和勞雷先生就喚醒了那多年囚犯，扶着他站起來。

沒有什麼人能從他臉上的驚惶的茫然的表情上參透他心理上的祕密。究竟他不知道已經發生的事，究竟他記不得他們對他說過的話，究竟他不知道他是自由了；這些問題沒有人的智慧能加以解決。他們嘗試跟他講話，可是他是如此惑亂，回答得是如此慢，以致他們吃驚於其昏亂，決意暫時不再去打擾他。他時常粗暴地、迷惘地用雙手捧着頭，這態度是他們以前沒有看到過的；可是，他樂於聽到他女兒的聲音，每逢她說話時，他總要回過頭來。

用着一個長久習慣於強迫的服從者的馴順態度，他吃喝着他們給他吃喝的東西，穿上了他們給他穿戴的外套和圍巾等。他欣然接受他的女兒用其一臂來挽住他的臂膀，並用雙手握着她的手。

們在

他在
一些
到前
下了
個。
在門

那囚人已跨進了馬車，他的女兒也已跟着走進去，這時勞雷先生的脚却停住在踏板上；因爲那可憐人正在向他索取那些做鞋的工具和尙未完成的鞋子。德法奇夫人立刻對她的丈夫喊道，她會去把它們拿來，隨即一路編結着，走到了燈光照不到的地方，穿過院子走去。她很快就拿了它們下來，把它們遞進車去；——之後她又立即去靠在門柱上，編結着，好像什麼都沒有看到。

德法奇爬上車廂，發令道：『到城外去！』車夫嘩啞地揮動他的鞭子，他們就在那些微弱的搖曳的路燈之下，轆轤地馳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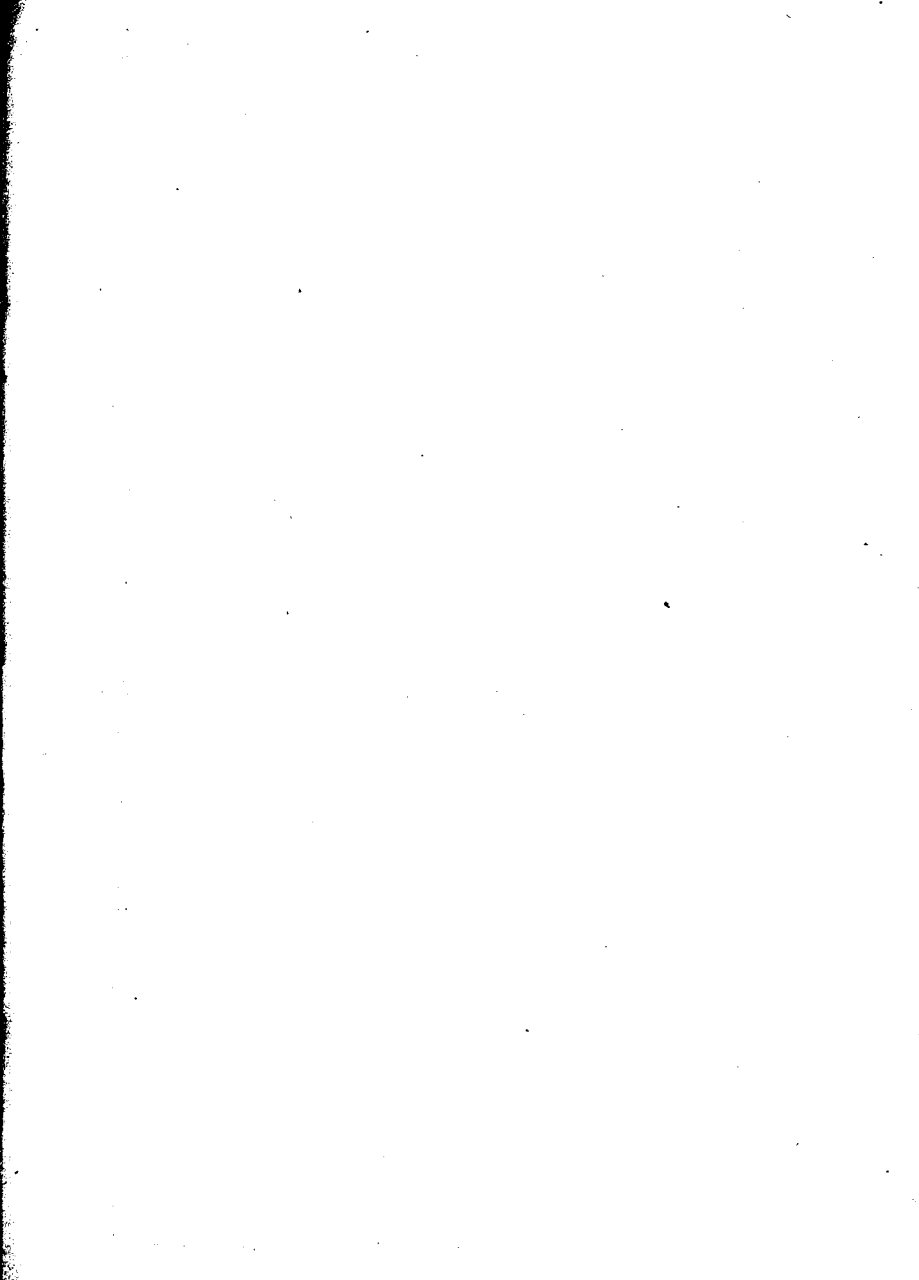
這些搖曳着的路燈在較好的街道上總比較明亮，在惡劣的街道上總比較幽暗——在這些搖曳的路燈之下，經過了輝煌的店舖、快活的人羣、雪亮的咖啡館、和戲院的門，來到一座城門口。在那邊的衛所前面，有兵士提燈守望着。『你們的證件，客人！』『請看這兒，軍官先生，』德法奇說着，就跳下車來，並且莊重地把他領到一邊去，『這些是車裏的那位白頭髮先生的證件。它們是跟他一道交付給我的，在——』說到這兒，他放低了聲音，接着那些軍用燈籠動搖了一會兒，有一盞被一支穿制服的手臂伸到了車內去，同一個人的眼睛以一種異乎尋常的神情望了一望那白頭髮的先生。『好。去吧！』穿制服的人說。『再見！』

德法奇說。這樣，就從一叢短短的愈來愈微弱的搖曳的路燈之下，來到了一大叢星光之下。這些永恆不動的明星，有的離這小小的地球是這麼遠，據有學問的人告訴我們，它們的光線或許還沒有發見。它是有什麼苦難或事端發生於其上的空間的一點——在嵌着這些明星的穹蒼之下，那些夜影是廣大而墨黑的。在整個寒冷而不安靜的長夜中，直到黎明時，它們又在謝維思·勞雷先生的耳朵裏低聲問着從前的問題——這時的勞雷先生正坐在那被發掘出來的人對面，懷疑着哪些微妙的能力在他已永遠失去了，哪些還可以恢復過來——

『我希望你樂於復活吧？』

還是從前的答復：

『我說不來。』



第二卷 黃金的線索



第一章 五年後

就是在一千七百八十年的時候，聖堂坊旁邊的德兒勝銀行也已經要算一個老式的地方了。它非常小，非常暗，非常難看，非常不方便。而且在精神上，它也是一個老式的地方，因為該行的老板們都以其狹小、黑暗、難看、和不方便為得意的事。他們甚至自誇它在這幾方面的特色，公然宣稱其信念：如果它不是如此可以非議，它就不會如此受人尊敬。這並非消極的信念，而是他們用以向比較便利的營業場所揮舞的一種積極的武器。（他們說）德兒勝銀行不需要什麼活動餘地，德兒勝銀行不需要什麼光線，德兒勝銀行不需要什麼裝飾。諾克斯銀行也許需要，斯奴克斯銀行或許需要；可是德兒勝銀行啊——謝謝天！

這些老板的兒子如有哪一個主張重建德兒勝銀行，他一定會失去其繼承權。在這一點上，該行跟這個國家很相像：後者常常因其子弟們提議改進那些久已極可非議却反而更受人尊敬的法律和風俗而剝奪他們的應享權利。

這麼着，德兒勝銀行竟成了得意洋洋的十足不便利的所在。衝開了一層格格地發響

的魯鈍的、執拗的門，你向下墮落兩步跌進了德兒勝銀行；當你清醒過來時，你將發見自己有一間簡陋的小小店堂內，其中有兩張小小的櫃台，櫃台後的老頭兒舞動你的支票，好像風吹樹葉似的，同時他們在最幽暗的窗口審察那上面簽的字——這些窗戶上老是濺着弗利忒街上的泥漿，除了聖堂坊的濃重陰影以外，它們又爲自己的鐵柵弄得加倍幽暗。如果你的事情使你必須親見行長，你就將被置於後面的一間『死罪犯監房』似的屋子裏，在那裏默念着虛度的一生，直到行長兩手插在衣袋裏走過來的時候——在那陰暗的薄明中，你簡直連眼睛都不能對他霎一霎。你的錢取自或放入那些蟲蛀的、陳舊的木抽屜裏，當它們開關時會有碎屑飛入你的鼻子和喉嚨裏。你的鈔票上有一種霉腐的氣味，彷彿它們正在迅速地還原爲破布。你的金銀器皿被藏放在附近的污水潭之間，惡劣的感染在一兩天內就敗壞了它們的光澤。你的契據放進了由廚房和碗碟洗滌處改造成的臨時保險庫，那些羊皮紙內所含的脂肪完全蒸發進了銀行裏的空氣中。你那些較輕的藏家庭文件的匣子放在樓上的一間空房內，那裏有一張從未吃過大菜的大菜枱，而在那裏，就是在一千七百八十年的時候，由你從前的情人或你的小兒女寫給你的信也不過新近才解除了被那些懸在聖堂坊的頭顱由窗戶中窺見的恐怖。

在當時『處死』本是各種行業都很流行的一種方劑——德兒勝銀行這一業自然不居於例外。死亡爲大自然補救一切的靈藥，法律爲什麼不能採用它呢？因此，偽造文件者死；混用偽鈔者死；非法拆信者死；偷竊四十先令六辨士者死；在德兒勝銀行門前盜一馬而遁者死；私鑄一先令者死；全部犯罪中，四分之三都處死。

並不是因爲這在預防上有什麼好處——或許值得提一筆，實際是適得其反——而是因爲這替這個世界掃除了每一案件的麻煩，使跟它有關的其他一切沒有什麼再須加以照顧。所以當時的德兒勝銀行，也像其他規模較大的營業場所一般，取去了這麼多的生命：如果那些因它而落下來的頭顱沒有被人家拿去而排列在聖堂坊前，恐怕將很可觀地遮住其底層所有的一點兒光線了。

被各式各樣的幽暗的碗碟櫥和箱籠圍繞着，德兒勝銀行裏的年紀最大的人們莊重地做着生意。當倫敦的德兒勝總行收進一個年青人去的時候，他們就把他藏在什麼地方，直到他年老的時候，他們把他藏在一個陰暗的地方，好像一塊酪餅似的，直到他完全帶着德兒勝的風味和藍印。一定要到這時，人們才可以看到他，道貌岸然地翻閱着大賬簿，將其混身重量放在該行的全體分量上。

在德兒勝銀行外面——決不在它裏面，除非被召進去——有一個當雜差的人，有時做脚夫和信差，他可算是該行的活的招牌。在營業時間，他從不缺席的，除非出差去了，在這時他就由其兒子代表着；那是一個十二歲的灰色頑童，模樣跟他老子維妙維肖。人們都知道，德兒勝銀行對於當雜差的人是特別寬容的。該行一直寬容着擔任這職務的人，而現在由這個人担任着。他姓克倫青，當他年青時在東部的荒芝迪區教堂中情人排除其黑暗根性時，他又得到了錢雷的名稱。

地點是在白衣僧區、懸劍巷，克倫青先生的私宅中，時間是『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七百八十年三月裏一個颶風的早上，七點半鐘。（克倫青先生自己老是把『我主降生後之一年』唸作『安娜·骨牌』。顯然以為基督教的紀元是從一個女子發明這種流行的娛樂時算起的。）

克倫青先生的寓所並不在清香的區域中，一共只有兩間房——即使把那只有一塊窗玻璃的廁所也算作一間。可是它們弄得很乾淨。在這個颶風的三月裏的清晨，雖然時間

① 原文作 Anno Domini (普蘭寫作 A. D.)

② 原文作 Anna Dominoes.

還很早，他睡在其中的那個房間，却已經完全洗擦過了。在那些準備進早餐用的茶杯茶碟跟那笨重的板枱之間，舖着一塊非常乾淨的白桌布。

克倫青先生安臥在一條補綴成的被蓋之下，好像一個在家的小丑。最初他睡得很熟，可是逐漸在床裏滾動起來了，終於翹了起來，他那些鐵蒺藜似的頭髮好像一定要將那些被單撕成片片似的。這時候，他以極其憤怒的聲音喊道：

「我不信她不是又在幹那個了！」

一個狀貌端正勤懇的婦人，本來跪倒在一個角落裏的，連忙慌張地站了起來，足以表明她就是他所指的人。

「什麼！」克倫青先生說着，伸首向床前尋找他的靴子。「你又在幹那個了，是嗎？」

這樣第二次問了早安以後，他就對那婦人擲過一只靴子去。這靴子上佈滿着污泥，它可以把跟克倫青先生的家庭經濟有關的一種古怪情形介紹給我們：就是他在銀行營業時間後回家時，他的靴子往往是乾淨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起來時，那同一雙靴子往往佈滿着污泥。

「什麼，」克倫青先生沒有中的，就改變其語調說——「你在幹嗎，可恨的東西？」

「我不過在做禱告吧了。」

「做禱告！你真是一個善女人！你撲在地上呪咀我——這算什麼呢？」

「我並不在呪咀你，我在爲你祝福。」

「你並非在爲我祝福。你就是在爲我祝福，我也不許你。喂！小錢雷，你的母親真好，她在呪咀你父親倒楣。你的母親真正賢慧，兒啊。你的母親真正虔信，孩子啊！她撲倒在地，祈求奪掉她那獨生子嘴裏的麵包和奶油。」

穿着一件襯衫的克倫青少君，以爲這是一樁很壞的事，就回頭去竭力求他母親，不要禱告掉他個人的口糧。

「你這傲慢的女人，」克倫青先生不自覺地前後矛盾地說，「你自以爲你的禱告有多少價值？你把你的禱告的價錢說出來看！」

「它們不過是從我心裏發出來的話，錢雷。它們只有這一點價值。」

「只有這一點價值，」克倫青先生複述道。「那末，它們的價值並沒有多少。無論怎樣，我不許你再禱告，我告訴你。我受不住。我不許你暗中說壞話來使我倒楣。如果你一定要撲倒在地，你得贊助你的丈夫和孩子，不能反對他們。假使我沒有一個不近人情的妻子，而

這個可憐的孩子沒有一個不近人情的母親，那末我就不會被咒咀破壞，被用宗教手段陷入了最惡劣的命運中，上禮拜我大概可以弄到一點錢了。我不信！克倫青先生說，一邊始終在穿着衣服，『我這個規矩的生意人上一個禮拜所遇見的最大惡運，不是你那虔誠和噁哩咕囉所造成的小錢雷，穿起衣服來，我兒，當我去洗擦靴子時，你留心望着你的母親，如果你看到又要撲倒去的樣子，你就喊我一聲。因為，我告訴你，』說到這兒，他又轉向他的妻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不願再去了。我蹣跚得有如一輛野鷄馬車，我渴睡得有如鴉片藥酒，我的筋肉緊張到這樣的程度，如果它們不痛，我將不知道那究竟是我還是別人的了，雖然如此，我的袋裏却一點也不見寬裕起來；而從早到晚在阻止我的袋裏由此寬裕起來的，我却疑心是你，我不能忍受這個，可恨的東西啊，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接着又咆哮了幾聲，什麼『啊！不錯！你是很虔誠的。你不會反對你丈夫和孩子的利益，是不是？你不會嗎？』又從其急轉着的憤怒的磨子中迸出了許多其他的譏刺的火星來，克倫青先生才着手去洗擦他的靴子並作其一般的上差準備工作。這時候，他那頭上裝飾着較軟的鐵蒺藜，一雙眼睛也緊擠在一塊兒的兒子，就遵命監視着他的母親。他時時驚擾那可憐的婦人，由他正在盥洗的臥室中跳出去，壓低聲音喊道，『你要撲倒去了，母親。——哈

囉，父親！在這樣報了虛警以後，又帶着一種不孝順的獃笑跳進來。

克倫青先生回來進早餐時，心情一點也沒有改善。他特別厭恨、仇視克倫青夫人的食

前謝恩。

「喂，可恨的東西！你在幹嗎？又來了嗎？」

他的妻子申明不過在「求上帝賜恩」吧了。

「不要做這個！」克倫青先生說着，向四周環顧，彷彿真的怕那塊麵包應了其妻子的請求而消失似的。「我不願被恩賜成爲喪家之犬。我不願我的食物從我桌上恩賜掉。一動不許動！」

眼睛非常紅，臉色非常兇惡，彷彿他整夜沒有睡，在作宴樂以外的什麼聚會似的，錢雷·克倫青的早餐好像不是吃下去，而是像萬牲園裏的四足動物似地怒嗥着吞嚥下去的。將近九點鐘，他放平了他的怒容，儘量隱藏着他的本色，擺出一付可敬的、一本正經的外相來，就出發去做當天的工作了。

他雖然愛把自己稱作「一個規矩的生意人」，其實那是很難稱爲一種生意的。他的

● 基督教徒在進食前，必做一短短禱告，以謝上帝賜食之恩。

貨色只有一只木櫈，是用一把折背截腳的椅子改造成的，這櫈子每天早上由走在其父親旁邊的小錢雷拿到最接近聖堂坊的銀行窗下；在那裏，另加一些從任何路過的車輛上收集得來以防那當雜差者的腳受冷受潮的麥稈，就造成了當天的駐紮之所。在這崗位上的克倫青先生，弗利忒街和聖堂坊一帶的人是熟悉得跟那『坊』本身一樣的——而且樣子也幾乎一樣的不吉利。

在九點差一刻的時候駐紮在這裏，剛剛趕得上向那些走進德兒勝銀行去的年紀最大的人舉手行禮；在這個颶風的三月裏的早上，錢雷守在其崗位上，小錢雷則站在他身旁，當他（小錢雷）並不在聖堂坊一帶從事侵略，把嚴重的肉體上和心理上損害加在比他年幼的小孩子身上之時。彼此極端相像的父子倆，默默地看着早上在弗利忒街上經過的行人車輛；他們的頭彼此緊挨在一起，有如他們各自的兩只眼睛，神情頗像一對猴子。有時，成年的錢雷在咀嚼着，唾吐着麥稈，而年幼的錢雷則不安靜地震着眼睛注視他和弗利忒街上的其他一切——這時那種相像的程度也並沒有為之減少。

德兒勝銀行的一個室內當差從門裏探出頭來，喊道：

『來，信差！』

「哈囉，父親！一早就有差事要辦了！」

這樣送別了他的老子以後，小錢雷就坐在那只橈子上，開始研究其父親咀嚼過的麥稈，默想道：

「老——是有鐵鏽的，他的手指上老——是有鐵鏽的！」小錢雷喃喃地說。「這許多鐵鏽，我父親是從哪裏得來的？此地並沒有鐵鏽呀！」



克倫青先生的兩只眼睛似乎彼此更接近了一點，互相詢問道：『你想這是什麼意思？』
這樣商議了一番以後，他問道：『我要在法院裏等着吧，先生？』

『讓我來告訴你。管門人將把這字條拿去交給勞雷先生，你當儘量裝腔作勢以引起勞雷先生的注意，並且告訴他，你站在什麼地方。此後你所當做的，就是繼續留在那裏，候他招呼你。』

『就是這樣嗎，先生？』

『就是這樣。他要有一個送信人在身邊。這字條將告訴他，你有在那邊。』

當那年老的職員從容不迫地將這字條摺起來並在上面標明收件人姓名的時候，克倫青先生一聲不響地看着他，直到他使用吸墨紙的時候，才說道：

『我猜想他們今天將要審問的是偽造文件罪吧？』

『叛逆罪！』

『這要肢解屍體的呢，』錢雷說。『野蠻！』

『法律規定如此，』年老的職員說着，將其吃驚的眼鏡轉向他。『法律規定如此。』

『法律要釘死人，我想是太兇了。殺死他已夠兇了，釘死他真是太兇了，先生。』

「一點也不。」年老的職員答道。「不要說法律的壞話。顧管着你的喉嚨和聲音吧，好朋友，讓法律去顧管它自己。我給你這個忠告。」

「使我的喉嚨和聲音異樣的，是濕氣，先生，」錢雷說。「請您判斷吧，我的謀生方法是多麼潮濕。」

「唔，唔。」那老職員說；「我們謀生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些是潮濕的，有些是乾燥的。這就是那封信去吧。」

錢雷接了信，心中比其外貌稍不恭敬地對自己說着，「你也是一個羸瘦的老頭兒。」——鞠了一躬，在路過時又將其目的地告訴了他的兒子，就走了。

在當時，執行絞刑的場所是在泰勃倫，[●]所以新城門外的街道還沒有得到那後來依附着它的惡劣的名聲。但那邊的監獄也是一個邪惡的地方，其中實行着種種放蕩醜惡的事，且有可怖的疾病孳生出來，由那些囚犯傳到法院裏，有時竟由罪犯站立的地方直衝到我們的審判長大人身上，使他脫離其席位。已不止一次，那戴着黑帽子的法官宣告了他自己的死刑，正如那罪犯的一樣確定，或竟死得更早。除此以外，老培雷又是一個著名的致命

● Tyburn——一七八三年以前的倫敦刑場，此後移至新城門 (Newgate) 外。

逆旅似的場所：從那裏不斷地有臉色蒼白的旅客坐着大車小車出發作暴烈的行程而進入另一世界——途中須經過約莫二哩半的大街和通衢，因而覺得可恥的良善公民却極少。習慣的力量是這麼大，而最初又是如此渴望它發生有益的作用。老培雷又有一著名的示衆枷，這是一種賢明的舊制度，其所施的刑罰究有多麼深刻是無法估量的；還有一著名的鞭刑柱，也是一種可愛的舊制度，看它運用時是使人非常動情心軟的；還有著名的大規模的『血錢』●交易，這是一項殘留的古老的智慧，有系統地造成天底下所能犯的最可怖的唯利是圖的罪惡。總之，老培雷在當時乃是『現有的事物皆屬正當』這一箴言的精選實例；假如它不是包含着這討厭的推論『沒有一樁過去有過的事物是不對的』——那末，這格言的無可非議將如其惰性一樣了。

信差錢雷以慣於靜悄悄地走路的人的技巧，穿過了圍聚於這可憎場所的齷齪的人羣，找到了他所找的門，從一個小洞裏把他的信遞了進去。在當時，要看老培雷所表演的戲劇的人是須付錢的，正如要看培特蘭●所表演的戲劇的人一樣——不過前一種娛樂的

● Blood-money —— 在法庭上作假見證以誣陷良民而得的報酬。

● Bedlam —— 倫敦著名瘋人院。

代價貴得多吧了。所以，老培雷所有的門都謹慎地防守着——除了罪犯們進出的那些好客的門，這些是始終大開着的。

稍稍耽擱遲疑了一會兒以後，這扇門勉強開啓了一點兒，讓錢雷·克倫青先生擠到了法院裏去。

「在上演什麼？」他低聲問在他身旁的人。

「還沒有上演。」

「將要上演什麼？」

「叛逆案。」

「是要肢解屍體的吧？」

「啊！」那個人曬着嘴唇說，「他將被吊在囚車上絞得半死，然後放下來當着他自己的面加以剖割，然後剝出他的內臟來讓他看着它們被燒燬，然後砍掉他的頭，又將他斬成四塊。這是將要判處的刑罰。」

「如果他被證明有罪的話——你的意思是說？」錢雷好像替他加了一條「但書。」
「哦，他們會證明他有罪的。」對方說。「這個你不用擔心。」

談到這兒，克倫青先生的注意轉到那管門人身上去了；他正拿着那個字條向勞雷先生走去。勞雷先生坐在一張桌旁，幾位戴假髮的先生之間；離他不遠處的一位戴假髮的先生，是囚犯的辯護人，面前放着一大捆文件；幾乎正對面坐着另一位戴假髮的先生，雙手插在袋裏，其注意力據克倫青先生在這時和以後屢次望他時看到，似乎都集中在法院裏的天花板上。錢雷粗魯地咳了幾聲，摸摸下巴，又做了好些手勢，才引致那站起來尋找他的勞雷先生的注意，於是勞雷先生默默地點點頭，又坐下了。

「他跟這案子有什麼關係？」跟他攀談過的那個人問。

「我倘使知道才好哩，」錢雷答道。

「那末，你跟這案子有什麼關係呢，敢問？」

「這個我也倘使知道才好哩，」錢雷說。

他們的對話被法官的進來和法院裏隨之發生的一大番騷動所打斷了。正在安定下去時，大家的興緻都集中在罪犯站立的地方了。本來站在那裏的兩個獄卒走出去，帶進了囚犯來，把他放在被告席上。

在場的人，除了那一位望着天花板的戴假髮的先生以外，大家都注視着他。整個地方

的人氣都向他捲過來，好像潮水，好像狂風，好像烈火。急切的臉孔從棟柱後面和角落裏伸出來，以一見他爲快事，坐在後排的觀者都站了起來，以期一絲一毫都不會放過他；站在地板上的人們，把手按在他們前面的人的肩膀上，不顧一切地要看他一下——顛着脚尖，爬在欄杆上，差不多凌空站着，要把他的一寸一分都看清楚。錢雷觸目地站在這些人中間，好像一段有生氣的新城門上裝着鐵蒺藜的牆頭；把他剛才在路上喝的一點啤酒的氣息對準那囚犯噴過去，跟其他的啤酒、燒酒、濃茶、咖啡等等的波浪混在一道，向他湧過去，沖打在他後面的大玻璃窗上，成爲模糊不清的雨霧。

且說這一切注視和喧嘩的對象，乃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年青人：長得很好看，兩頰晒成棕色，眼睛是烏黑的。樣子像一位年青的紳士。穿着樸素的黑色或極深的灰色衣服；長而黑的頭髮，用一條緞帶束住在頸後，似乎爲了裝飾的成分較少，大半是爲了免得遮住他的顏面。因爲心中的情緒必然會在身體的表面上顯露出來，所以他那棕色的頰上透露着他的處境所引起的一點蒼白之色，表明心靈實強於陽光。此外他態度十分靜定，對法官鞠了一躬，就安靜地站着。

用以注視這個人並對他噴氣的那種興緻，並不能發揚人性。假如他將要被判處的刑

罰不是這樣可怕——假如那些野蠻的節目或可免除一項——那末他的迷人力量也要隨之減少一分了。他們所要看的就是這將被判決如此可恥地加以毀傷的人體；使他們發生快感的就是這將要如此加以宰割和撕裂的不朽的生物。無論各觀者按照他們各人的自欺欺人的技術和能力如何文飾這種興緻，在根柢上這種興緻總是惡格^①式的。

法院中肅靜無聲了！查禮·達爾南被控爲我們的高尙、偉大、卓越、等等的君主、國王陛下的亂臣賊子，因爲他會有多次，用種種方法，幫助法國的王路易對我們說過的高尙、偉大、卓越、等等的君主、國王陛下作戰；這是說，往來於我們說過的高尙、偉大、卓越……的領域和上面說過的法國的路易的領域之間，惡意地、虛妄地、奸詐地、居心叵測地密告上面說過的法國的路易，我們說過的高尙、偉大、卓越……準備派遣多少兵力到加拿大和北美去——對這公訴，上面說過的查禮·達爾南昨天會申辯無罪。這一點，是那頭上被那些法律用語弄得愈來愈像鐵蒺藜的錢雷所聽出來的，因而覺得非常滿意，同時且轉灣抹角地悟及那剛才反復不已地說到的查禮·達爾南，就站在他面前受審；而那些陪審員正在宣誓入座；而檢察長先生正在準備發言。

被告這時正在在場的人大家心中被絞着、被殺頭、被分屍——他自己也知道這一層的，不過他既不畏縮，也不裝腔作勢。他很安靜而注意；他帶着莊重的關切看着履行了開審的儀式，他站在那裏，兩手放在他面前的木板上，它們十分鎮定，一點也沒有弄亂散布在板上的那些藥草葉。法院裏完全佈滿着藥草，並且洒着醋，以防獄中的瘴氣和疫癘。

囚犯的頭上懸着一面鏡子，把光線反射在他身上。成羣結隊的惡人和可憐人會被映在其中，接着就從它的面上和地面上消失了。如果這鏡子有一天能將這些人像再反映出來，好像海洋有時會將其死者送回來那樣，那末這可憎的地方將成爲一極可怖的充滿鬼影的場所了。它所保藏着某種卑污恥辱的思想，也許落在這囚犯的心上了。不管究竟如何，他的位置稍一移動，他覺得有一道光線射在他的臉上；擡頭一望，他看到了這面鏡子，他就臉紅起來，用其右手推開了那些藥草。

這行動恰巧使他的臉轉向法院裏在他左側的這一邊。他的視線立刻落在跟他的眼睛幾乎相齊，坐在法官席那一角裏的兩個人身上；他這行動是如此的突然，而且他的臉色是改變得這麼厲害，以致本來看着他的一切眼睛都立刻回轉去看他們了。

觀衆看到這兩個人，一個是年約二十稍多一點的少女，另一個紳士模樣的顯然是她的

父親這人相貌非常奇特，第一是頭髮完全白了，第二臉色是無可言喻的緊張——並非活躍地緊張着，而是沉思地、自省地緊張着的。當他帶着這神情時，他似乎已經老了；可是當他被擾動而破顏時——例如正在對他女兒講話的此刻——他就變成了一個尚在壯年時代的美男子。

他的女兒坐在他旁邊，一手挽着他的胳膊，他則緊按着她這只手。她因害怕那種場面並且憐憫那個囚犯而緊挨在他身旁。她的額上顯著地表示着一種專一不二的害怕和同情，它們只看到那被告的危機。這種表情是如此顯著，如此有力而如此自然，以致本來對他沒有一點兒憐憫之情的觀衆爲她所感動了；大家紛紛地低聲詢問道：「他們是什麼人？」

信差錢雷也用他自己的方式，下過他自己的按語；一直在出神地吮吸其手指上的鐵鏽的他，此刻也伸長了頭頸，要想聽到他們是什麼人。他周圍的羣衆已努力將這問題傳遞到最近的公役那裏，答案就由他那裏更慢地傳送回來；終於傳到了錢雷這裏：

「證人。」

「哪一邊的？」

「反對的。」

「反對哪一邊的？」

「囚犯這一邊。」

本來也隨着大衆的視線觀望着的法官，此刻收回了他的眼睛，靠身在座位裏，定睛看着那生死之權握在他手裏的人。這時檢察長先生就站起來紡織繩索，磨着斧頭，並把釘子敲到那絞架上去。

第三章 失望

檢察長先生不得不告訴諸位陪審員，站在他們面前的囚犯，年紀雖輕，對於理應喪命的叛逆勾當却已幹得老了。他跟我們的公敵私通消息，不是今天的事，或昨天的事，甚至也不是去年的事，或前年的事。確實比這還要長久，這囚犯常常反復往來於英法之間，作着他不能加以正當說明的祕密事幹。假如奸詐的行逕可以一路順風，（幸而事實上決不如此），他的事幹的邪惡性和罪孽或許永不會被發覺。可是上天已使一個毫不畏懼、毫無瑕疵的人立下決心去探明這囚犯的計謀的本質，隨後又戰慄着把這些計謀去報告陛下的國務大臣和最可敬的樞密院。這個愛國者將現身於諸位陪審員之前。他的地位和態度，就全體而言，是極崇高的。他本是這囚犯的朋友，可是在一又吉利又凶惡的時辰覺察了其卑污以後，就決意將這不能再加以珍愛的賣國賊犧牲於其祖國的神聖祭壇上。如果像古時的希臘和羅馬那樣，大不列顛也規定為有功於大眾的人建立銅像，那末這位光明磊落的公民一定會享有一座的。可是因為並沒有如此規定，大概他不會享有一座銅像了。要知道「美

德。』如歷代的詩人所說，（檢察長先生深信諸位陪審員是能不假思索地把說到這個的許多章節逐字背出來的，雖然那些陪審員的尷尬臉色表示着一節也不知道，）是能以某種方式感染別人的——尤其是被稱爲『愛國心』的光輝燦爛的美德。國王的這位純潔無垢，無可指摘的證人，已將其崇高的榜樣爲這囚犯的僕人作則，使後者也下了神聖的決心去檢查其主人的寫字檯抽屜和衣袋，並隱藏其文件。他（檢察長先生）準備聽到對於這位可以欽佩的僕人的若干非難，但一般而言，他愛他甚於他自己的（檢察長先生的）弟兄姊妹，他尊敬他甚於他自己的（檢察長先生的）父母。他深信不疑地邀請諸位陪審員也來照他這樣做。這兩位證人的見證，加以將要提出來的他們所發見的文件，可表明這囚犯備有陛下的海陸軍的名單，及其部署和準備的說明書，並且毫無疑義地證明他慣於將這種消息傳達給一個敵國。這些名單等等雖不能證明出自這囚犯手筆，但這一層無關緊要，適可以表明這囚犯是如何善於預防，而更有利於檢舉。這種證據將回溯至五年前，可表明這囚犯在英軍跟美洲的叛徒初次交鋒前幾星期以內，已經担任着這些惡毒的任務了。爲了這種種原由，諸位陪審員既是忠於國家的陪審員（如檢察長先生所深知，）且是負有責任的陪審員（如他們自己所深知，）故絕對必須認定這囚犯爲有罪，而置之

死地，不管他們喜歡與否。如果不砍掉這個囚犯的頭，他們將永不能高枕安臥，永不能讓他們的夫人高枕安臥，永不能讓他們的兒女高枕安臥——總之，無論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家屬，將永不能再高枕安臥一刻鐘。所以說到最後，檢察長先生就向他們要求這個頭顱：用着他所能想到的一切的名義，憑着他所作的嚴肅的誓言，他深信這囚犯已跟死亡了一般無二。

當檢察長說畢時，法院裏起了一陣嗡嗡聲，好像有一大羣大蒼蠅擁在那囚犯周圍，預期着他不久將要變成的東西似的。當重新靜下來時，那無可指摘的愛國者出現在證人席上了。

於是副檢察長先生繼其上官而站起來，詢問這名叫約翰·巴沙特的愛國者——一位紳士。他那純潔的心靈的故事，跟檢察長先生所描述過的確鑿一樣——如有什麼缺陷，那就是過分確鑿一點。解除了他所珍愛的重負以後，他本來要謙遜地引退了，可是坐在勞雷先生不遠處，面前放着一大摞文件的那位戴假髮的先生，請求准許問他幾個問題。坐在對面的那位戴假髮的先生，則仍舊望着法院裏的天花板。

他自己可會做過奸細？不，他憎恨這卑鄙的影射。他賴什麼為生？他的財產。他的財產有



這囚犯服役的——十分忠心而誠樸。他在往來於加雷的郵船上問這囚犯，要不要一個靈敏的僕人，這囚犯就僱用了他。他並沒有請求那囚犯作爲一種慈善事業而僱用他——絕沒有想到這樣的事。不久以後，他就開始疑心那囚犯而加以注意了。在旅行時整理他的服裝之際，他屢次在囚犯的衣袋裏看到跟這些類似的名單等等。這些名單之類，他是從囚犯的寫字檯抽屜裏取得來的。他最初並沒有把它們放在那裏。他曾看見囚犯將這些類似的名單等等拿給法國的幾個紳士看，在加雷和布倫●兩處。他是愛國的，他不能容忍這個，就去告發了。他從未被猜疑偷盜什麼銀茶壺；他曾被認竊取一只芥末罐，可是後來知道它不過是一鍍銀的罐頭。他認識剛才的那位證人已有七八年了；這不過是一種偶合。他並不稱之爲特別巧的偶合；多數的偶合都是很巧的。他的唯一動機也是純正的愛國心——這個他也並不稱之爲巧合。他是一個真正的不列顛人，他希望有許多人跟他一樣。

那些蒼蠅又嗡嗡地響起來了，接着檢察長先生就傳訊謝維思·勞雷先生。

『謝維思·勞雷先生，你是德兒勝銀行裏的職員嗎？』

『正是。』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裏某星期五的晚上，你不是因公搭乘往來於倫敦和多維爾之間的郵車嗎？」

「是的。」

「郵車裏有別的旅客嗎？」

「有兩個。」

「他們曾在夜間下車嗎？」

「是的。」

「勞雷先生，你看一看這個囚犯。他是那兩個旅客中間的一個嗎？」

「我不敢說是的。」

「他像這兩個旅客中間的任何一個嗎？」

「他們倆都裹得這樣好，夜色是這樣黑，而我們大家又是那樣的沉默寡言，所以就是這一層我也不敢說。」

「勞雷先生，你再看一看這囚犯。假定他也像那兩個旅客似的裹好着，他的身材是否有幾分跟兩人之一相像？」

「不。」

「你不願起誓，說他不是那兩人之一吧，勞雷先生？」

「不願。」

「那末，你至少是說，他或許是那兩人之一吧？」

「是的。不過我記得他們倆都跟我一樣，很害怕強盜，而這個囚犯却没有害怕的神情。」

「你可曾見過假裝作害怕的人，勞雷先生？」

「那我當然見過的。」

「勞雷先生，你再看一下這個囚犯。據你確鑿所知，你以前有沒有看到過他？」

「看到過的。」

「什麼時候？」

「不多幾天以後，當我正要从法國回來，在加雷埠頭郵船上的時候，這囚犯也上了船，

跟我同船回國。」

「他幾點鐘上船的？」

「半夜稍後一點。」

「在夜深人靜時。在這不尋常的時候上船的旅客，只有他一個嗎？」

「恰巧只有他一個。」

「請勿管恰巧不恰巧，勞雷先生。他是在夜深人靜時上船的唯一旅客？」

「是的。」

「你當時是獨自一人在旅行呢，還是有同伴的，勞雷先生？」

「有兩個同伴。一位紳士和一位少女。他們有在這兒。」

「他們有在這兒。當時你會跟這囚犯交談嗎？」

「差不多一句也沒有交談。那天是有風暴的，在渡海時很不平靖，我躺在一張沙發上，

幾乎從對岸直到此岸。」

「曼奈德小姐！」

剛才大家都注視過而現在大家又回頭去注視的那個少女，在她本來坐着的地方站了起來。她的父親跟她一道站了起來，一臂挽着她的一只手。

「曼奈德小姐，看一看這個囚犯。」

面對着這樣的憐憫，這樣切實的青春和美，在那被告是比面對着全體的觀衆更其難

受得多。彷彿在自己的坟墓的邊緣上跟她遙遙地對立着，雖有一切好奇的注視的眼光，當時都不能使他鎮定如故。他那匆促地伸出來的右手，分开了他面前的那些藥草，把它們鋪成一個個花壇的模樣；他因為竭力要調節、鎮定自己的呼吸，他那一時失去血色的嘴唇竟顫抖起來了。大蒼蠅的嗡嗡聲又響了起來。

「曼奈德小姐，你以前見過這囚犯嗎？」

「見過的，先生。」

「在什麼地方？」

「在剛才說到的那只郵船上，先生，且在同一時候。」

「你是剛才說到的那位少女吧？」

「哦！不幸之至，正是呢！」

她那悲憫的淒惋的聲調混入了法官的比較不和諧的聲音，他在這時兇猛地說道：「只要回答你的問題，不必加什麼按語。」

「曼奈德小姐，你在那一次橫渡海峽時會跟這個囚犯交談嗎？」

「交談的，先生。」

『記記看，談點什麼。』

在萬籟俱寂中，她幽幽地說起來了：

『當這位先生上船時——』

『你說的是那囚犯嗎？』法官縐着眉頭問。

『是的，大人。』

『那末就說囚犯。』

『當這囚犯上船時，他注意到我的父親，』她親愛地望着站在她旁邊的人，『精神很疲憊，身體極衰弱。我父親當時是如此虛弱，以致我不敢帶他到氣悶的艙裏去。我在艙口附近的甲板上爲他鋪了一張床，自己就坐在他旁邊的甲板上照顧着他。那一夜船上只有我們四個旅客。這囚犯很和善地來告訴我，怎樣可爲我父親遮住風雨，比我原來做得更好。我不知道我們駛出港口後，風向將如何，所以佈置得不好。他替我佈置好了。他對我父親的情形表現了十分的關切和善意，我深信他也感覺到的。我們就是這樣交談起來的。』

『讓我打斷你一下。他是獨自一人來上船的嗎？』

『不。』

「有幾個人跟他同來？」

「兩位法國的紳士。」

「他們互相商談嗎？」

「他們商談到最後的一刻，當那兩位法國紳士不得不坐着他們的小船回到岸上去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互相授受什麼文件，跟這些名單之類相像的？」

「他們互相授受了一些文件，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文件。」

「形狀和大小跟這些相像吧？」

「也許，但是我實在不知道，雖然他們站在我很近的地方低語着；因為他們站在艙口扶梯頂上的燈光中，那盞燈很幽暗，而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所以我並沒有聽到他們所說的話，只看見他們在望着一些文件。」

「現在，請說那囚犯的談話吧，曼奈德小姐。」

「囚犯對我非常開誠佈公——那是起源於我的無告處境的——正如他對我父親非常和善、溫良，而且有益一般。我希望。」說到這兒，她迸出了眼淚來，「今天不致做害他的



情，都會不知不覺地由觀衆仿做着。當她作此陳述且在停下來以便法官加以記錄之際，她留意觀察着它及於雙方的律師身上的效果；這時她的前額是痛苦地焦急而專一的。同樣的表情出現於法院裏各旁觀者的額上；尤其是當法官從其筆記上抬起頭來怒視着那關於喬治·華盛頓的莫大邪說的時候，大多數人的前額竟似乎變成了反映那個證人的明鏡。

這時檢察長先生通知審判長大人爲鄭重手續起見，他認爲必須傳訊少女的父親，曼奈德醫生。於是他就被傳訊了。

「曼奈德醫生，你看一看這個囚犯。你以前可會見過他？」

「見過一次。當他到我倫敦的寓所裏來訪問的時候。大約在三年或三年半之前。」

「你能夠證明他是你在那郵船上的同船旅客，或說一說他跟你女兒的談話嗎？」

「先生，這兩件事我都做不到。」

「這兩事你一件都做不到，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由呢？」

他低聲答道，「有的。」

「你是否曾在你的本國不幸受長期監禁，不但未經審判，且亦未曾被控，曼奈德醫生？」

他用打動一

「在我們剛

「他們對我

「你一點也

「一點也不。

是什麼時候——

一片空白。當慈愛

究竟是怎樣跟我

檢察長先生

於是這案件

的那個星期五晚

個地方下了車，可

繫着的船塢去收

鎖上的一家旅館

却一無所得——除了一點，就是這證人在其他時候從未見過那囚犯。這時那始終在望着法院裏的天花板的那位戴假髮的先生，在一小片紙上寫了一兩個字，把它捏成一團，對他拋了過去。在下次停頓時，那辯護人打開了這紙團來一看，就非常注意地、希奇地望一望那個囚犯。

「你仍說你十分確定那確是這個囚犯？」
證人十分確定。

「你可曾見過跟這囚犯非常相像的人？」
沒有一個是相像得會使他認錯，證人說。

「仔細看一看這位先生，我那博學的同業，」他指點着那拋過紙團來的人，「然後再仔細看一看囚犯。你怎麼說？他們倆不是非常相像嗎？」

除了「我那博學的同業」狀貌有點懶散不整飭——姑且不說放縱——以外，這兩人如此提出來比較時，彼此相像的程度不但足以使那個證人驚異，就是其他在場的人也為之驚異不止。辯護人請求審判長大人吩咐「我那博學的同業」取去其假髮，經大人不甚樂意地囑其照辦後，那相像的程度就更其顯著了。於是大人詢問史屈利佛先生（即囚

犯的辯護人）他們是否當接着審訊卡爾登先生（即我那博學的同業）的叛逆罪？可是史屈利佛先生回答大人道：不過他要請那證人告訴他，發生過一次的事是否可以發生二次；假使他早見過其輕率的這個實例，他是否會如此自信，而現在既已看到這個實例，他是否仍如此自信，或更其自信？這一來，把這個證人好像審貨似的搗成了碎片，使他在本案例中扮演的角色化成了無用的木頭。

一直在傾聽那些見證的話的克倫青先生，這時已把他手指上的鐵銹吃得相當飽了。現在他得看史屈利佛先生如何把那囚犯的反訴好像一襲緊身衣似的套到諸位陪審員的身上去了：史屈利佛先生明告他們，那愛國者巴沙特怎樣是一個被僱傭着的奸細和賣國賊，一個不要臉的血錢交易者，爲那該死的猶大●以後世上的一個最大的惡棍——他的狀貌跟這也頗相像。那有德行的僕人克拉埃，怎樣是他（巴沙特）的朋友和幫手，很相配的；這些偽造文件者和起偽誓者的銳眼怎樣看上了這個囚犯，要將他作爲犧牲，因爲他原籍法國，有些家庭間的糾紛使他不得不時時橫渡海峽——雖然這些糾紛究竟是什麼，爲了他所親近、親愛的人起見，他是寧死不肯洩露的。從那位少女那裏逼迫出來的證據——

● Judas —— 相傳爲出賣耶穌的門徒，得『血錢』三十，旋即自縊身死。

他們已看到她作此見證時是如何痛苦——怎樣等於零；因為其中只有一些純潔無辜的向婦女獻慇懃的舉動，這是任何少男少女如此邂逅在一處時常有的事；至於說到喬治·華盛頓的話，那是只能當作極大的戲言看待的。政府如意圖利用國民的最低級排外心和恐懼心來取悅民衆，如檢察長先生所嘗試的，怎樣將是政府的弱點；因為事實上毫無根據，除了那種常常歪曲此種案件的卑劣的、不名譽的見證，這在本國的『政治犯審判』是屢見不鮮的。可是說到這兒，審判長大人插嘴了，（臉色嚴厲得好像從未有過那樣的事一般，說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傾聽這種諷示。

於是史屈利佛先生召了他的幾個證人來作證，接着克倫青先生又得看檢察長先生把史屈利佛先生套在諸位陪審員身上的那整襲衣裳翻過來，使裏子向外；他說明巴沙特和克拉埃二人怎樣比他所想像的還要好百倍，而那囚犯則還要壞百倍。最後，輪到審判長大人親自出馬了：他把那襲衣裳翻來翻去，有時裏子向外，有時面子向裏，但就全體而言，無非要把它們剪裁成這囚犯的壽衣而已。

現在，諸位陪審員開始考慮案情了，那些大蒼蠅又蜂擁了過來。

始終坐在那裏望着天花板的卡爾登先生，即使在這緊張的時候也沒有改變其位置。

或態度。這時，他那博學的同業史屈利佛先生，一邊在整理他面前的文件，一邊在跟坐在他附近的人們低語，且時時不安地望一望那些陪審員；所有的觀衆都稍稍移動一下，又重新聚集攏來；甚至審判長大人也從其座位上站了起來，在他的壇上慢慢地踱來踱去，使觀衆不禁猜疑到他的心中在鼎沸着——即使在這時候，這個人仍舊仰靠在其坐椅裏；他的袍子半披在身上，他那不整飭的假髮在剛才除下過一次後任意頂在頭上，雙手插在衣袋裏，眼睛如以前一樣地望着天花板。他的情態上含着一種毫無顧忌的色彩，這不僅使他顯得容貌不端正，而且大大地減低了他跟那囚犯相似的程度。（當他們被提出來互相比較時，他那暫時的認真態度會使此種相似處爲之增加，）以致許多注意到他目前這付神氣的旁觀者都互相告語道，他們簡直不覺得這兩人是十分相像的。克倫青先生也對他身旁的人這麼說，又加添一句，『我敢以半個幾尼打賭，他不會有什麼法律生意的。不像那樣的人嘛，是不是？』

然而，這位卡爾登先生實際上對於當前的情形看得比他表面上的樣子還要仔細一點；例如現在，曼奈德小姐的頭垂到她父親的胸膛上去了，首先看到這事而高聲喊出來的就是他：『承發吏！照顧一下那位少女。幫助那位先生扶她出去。你不見她要跌倒來了嗎！』

當她被扶出去時，不少人對她發生了憐憫之情，而對她的父親發生了同情心。在他重提他被監禁的時期，顯然是一種極大的痛苦。當他被訊問的時候，他表現了強烈的內部激動，且自此以後那種使他顯得年老的沉思的或內省的神情就一直籠罩在他臉上。當他走出去時，那些已暫停了片刻的陪審員，由其領袖發言了。

他們的意見沒有歸於一致，要想告退一會兒。審判長大人（也許其心上被喬治·華盛頓籠罩着吧）表示有點驚異，怎麼他們的意見會不一致；可是同時表示他高興他們在監護之下退席一會兒，接着他自己也退了席。這場審判已化了一整天的工夫，法院裏的燈現在都點起來了。謠傳陪審員將離席很久。觀眾就紛紛散去進點心，那囚犯也從他所站的地方退後幾步，坐下了。

勞雷先生在那少女和她的父親出去的時候也走了出去，現在回來了，對錢雷打着招呼；這時法院中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人，錢雷很輕易地走了過去。

「錢雷，如果你要吃點什麼，你可以吃去。可是不要走遠。你一定得留在可以聽到陪審員回來的消息的地方。不要比他們遲到一步，因為我要你把判決主文帶回銀行去。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快的送信人，你會比我早得多趕到聖堂坊。」

錢雷只有一個很小的額角可扣，他就用指節扣了它一下，以道謝這褒獎和一個先令。這時卡爾登先生走了過來，輕輕地一觸勞雷先生的胳膊。

『那位少女怎麼樣？』

『她非常難過；幸她的父親在安慰她，而且她離開了法院就覺得好了一點。』

『我將把這話去告訴被告。像你這樣可敬的一位銀行裏的先生，是不便公然去對他講話的，你知道。』

勞雷先生臉紅了，彷彿他自覺剛才正在自己心中辯論這一問題似的；卡爾登先生就走向被告席的外面去。出法院的路恰巧也同此方向，所以錢雷就睜着眼睛，豎着耳朵和硬頭髮，傾聽他的說話。

『達爾南先生！』

囚犯立刻就走了過來。

『你自然急於要知道證人曼奈德小姐的情形吧。她已好了許多。她最惡劣的激動症候已經過去了。』

『我非常抱歉，因為這事是因我而發生的。你可否為我將這話告訴她，並且代致熱烈

的謝意？」

「可以。我當然可以，只要你願意。」

卡爾登先生的態度是如此隨便，竟近乎傲慢無禮的樣子。他站在那裏，只有半身朝着那囚犯：一肘斜靠在欄杆上。

「我請求你，並且竭誠向你道謝。」

「你，」卡爾登仍舊只用半身朝着他而說，「希望怎樣，達爾南先生？」

「最壞的事。」

「這是可希望的最賢明的事，也是最可能的事。不過我認為他們的退席是有利於你的。」

因為在出法院的路上是不准逗留的，所以錢雷沒有聽到更多的話；他最後看到他們並肩站在那裏，且反映於懸在他們上面的鏡子裏——兩人的容貌是如此相像，而彼此的態度是如此相異。

在下面那些擁擠的骯髒的過道中，雖有羊肉包子和麥酒助興，一個半鐘頭也過得非
常迂緩沉悶。那嘎喉嚨的信差在吃了這種點心以後，不舒適地坐在一只長櫈上，已沉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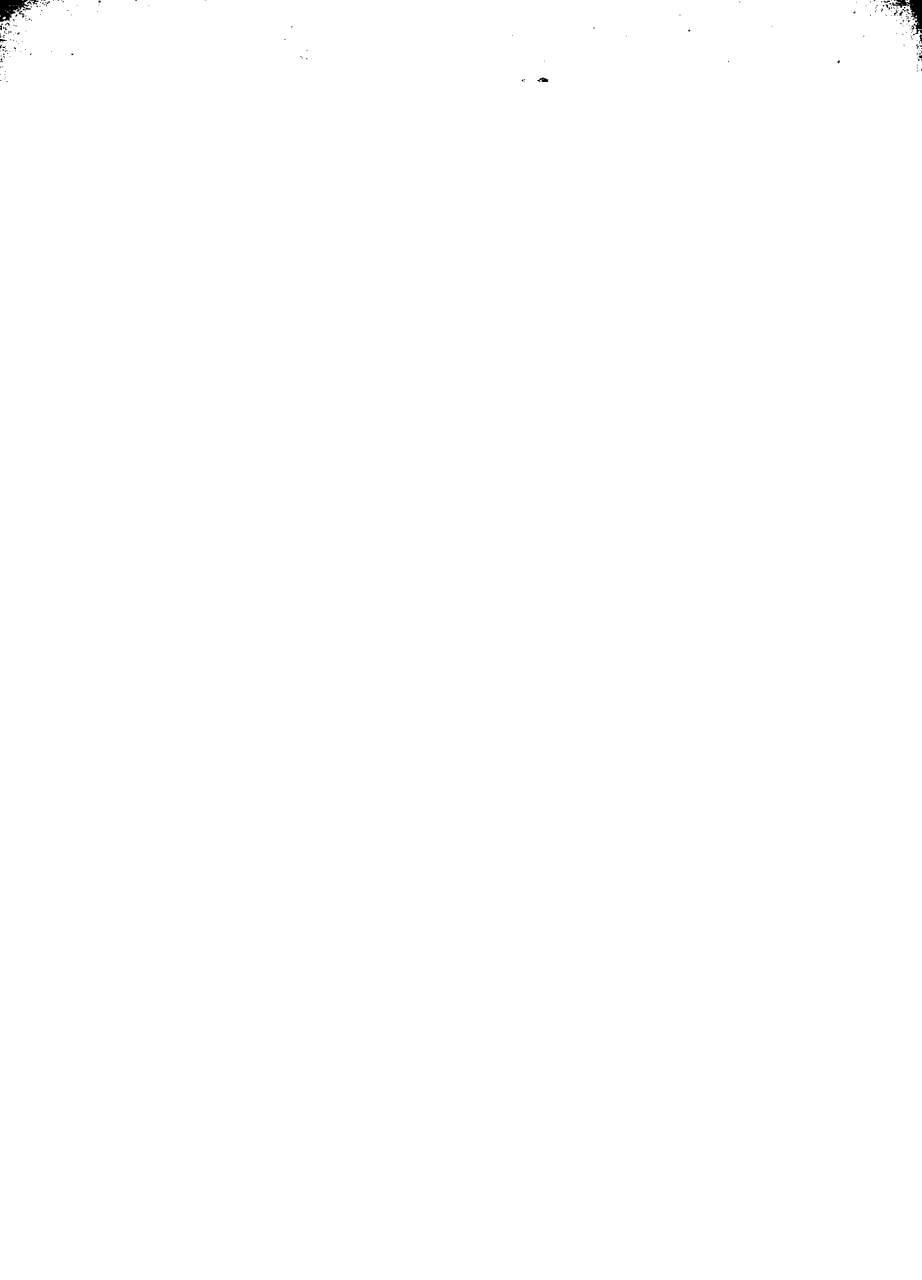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慶賀

從法院裏的那些燈光黯淡的過道中，在那裏擾攘了一整天的大批人羣已快要走光了；這時，曼奈德醫生、其女兒露西·曼奈德、被告的代理人勞雷先生及其辯護律師史屈利佛先生，都聚集在剛剛釋放出來的查禮·達爾南先生的周圍，慶賀他的死裏逃生。

即使在更其明亮得多的光線中，恐怕也難證明這臉色聰明、舉止爽直的曼奈德醫生就是巴黎那個頂闊中的鞋匠。可是，無論哪個人如望了他兩眼，就不能不再去望着他——即使還沒有機會注意到他那悲哀的低而莊重的聲調，和那時時似乎無端地籠罩着他的茫然的神情。有一外界的原因，就是提及他那長期的留連不去的苦痛記憶——例如在剛才被傳訊時那樣——固然老是會從他的心靈深處喚起這種神情，可是它也會自行浮現出來，在他身上籠罩着一個暗影，使不知道他的經歷的人莫明其妙，彷彿那遠在三百哩外的巴斯底監獄真正將其在夏季陽光中的影子投射在他身上似的。

只有他的女兒具有着驅除他的這種陰鬱的愁思的魔力。她是一支黃金的線索，越過



這顯然是要別人說，『好得多啦』——實際上說這話的是勞雷先生，或許一部分也是爲己，因爲他要趁此機會擠回這圈子裏來。

『你以爲如此？』史屈利佛先生說。『唔！你是整天在場的，你該知道得很清楚。你而且是一個生意場中的人呢。』

『就因爲是一個生意人，』勞雷先生說，這時那位博學的律師已將他重新推擠進了圈子裏，正如剛才將他推出去一般——『就以這樣的資格，我請求曼奈德醫生解散這個會議而命我們大家回家。露西小姐臉色不大好，達爾南先生經歷了可怖的一天，我們都疲乏了。』

『爲你自己說吧，勞雷先生，』史屈利佛說道，『我還有一夜的工作要做呢。爲你自己說吧。』

『我是爲我自己說，』勞雷先生答道，『並且爲達爾南先生說，爲露西小姐說，並且——露西小姐，你想我可否代表我們大家說？』他有所指地問她這個問題，同時看了她的父親一眼。

他的臉彷彿凝結了，非常詫異地望着達爾南——那是一種專心不二的注意，逐漸化

成了
想迷

這印
去，那
的興
空氣
沒有
上

雷先生和達爾南先生所站的舖道上去。

「喂，勞雷先生！現在生意場中的人可以對達爾南先生講話了吧？」

沒有一個人會向卡爾登先生道謝他在這天的過程中的功勞，沒有一個人知道其內幕。他沒有正式充當辯護律師，就是模樣也不像。

「達爾南先生，如果你知道那生意人的心如何在良善的衝動和生意人的顏面之間分裂爲二而彼此爭鬥着，你將覺得很有趣。」

勞雷先生漲紅了臉，起勁地說，「這個你已經提起過一次了，先生。我們爲一家商行服役的生意人，是身不由己的。我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商行，甚於我們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卡爾登先生滿不在乎地接腔說，「不要生氣，勞雷先生。你是跟別人一樣好的，我毫無疑義——實在是更好，我敢說。」

「真的，先生，」勞雷先生自顧自地繼續說，「我實在不知道你跟此案有什麼關係。請原諒我一個比你年長得多的人說這話：我實在不知道這是你的生意。」

「生意嗎！謝謝你，我是沒有生意的，」卡爾登先生說。

「那很可惜呢，先生。」

「我也這樣

「假如你有

「願主保佑

「哦，先生！」

尊敬的事物。先生，

量的年青紳士也

死；終身幸福無窮。

或許不但對

拾往德兒勝銀行

頭來對達爾南說

「這可算一

街石上今夜在你

「我簡直似

「我對此一

力。」

「我真的覺得乏力起來了。」

「那末你幹嗎不去進食呢？我已在那些傻子考慮你該屬於哪一個世界的時候吃過了。讓我把最近的那個可以進食的好酒館指示你吧。」

一臂挽住了他的胳膊，他帶着他走下羅特門小山，走到弗利忒街上，走過一條上不見天的路，走進了一家酒館。他倆被導入了一個小房間：在這裏，查禮·達爾南不久就以一客清淡的好飯菜和好酒來重振自己的精神，卡爾登則坐在對面，獨佔一瓶葡萄酒，帶着其傲慢無禮的態度。

「此刻你覺得重返這個塵世了嗎，達爾南先生？」

「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非常混亂；但對於這一點已明白過來了。」

「這一定使你大大地滿意吧！」

這話他是怨恨地說的，隨即又斟滿了他的杯子，那是一只大的酒杯。

「在我，我的最大渴望乃是忘却我是屬於這個塵世。它對我毫無好處——除了這樣的酒——我對它也毫無好處。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大相像。其實，我逐漸覺得你我二人

在無論哪一點上，都不很相像了。」

查禮·達爾南被當天的情緒弄得心思混亂了，而且覺得他跟這個舉止粗魯的「複本」同在一起有如在做夢；他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最後索性一聲也不響。

「現在你的飯既已吃好，」卡爾登不久說道，「你爲什麼不舉觴祝壽呢，達爾南先生？」

「祝什麼壽？祝哪個的壽呢？」

「唔，這有在你的舌尖上。它理應在那兒，它一定在那兒，我敢起誓說它有在那兒。」

「那末，祝曼奈德小姐壽！」

「那末，祝曼奈德小姐壽！」

卡爾登在飲壽時正正地注視着其伴侶的臉，喝畢就將其酒杯拋向肩後，在牆上撞了個粉碎；於是他按鈴，叫侍者再拿一只杯子來。

「在暗中扶送這樣的一位少女上車真好呢，達爾南先生！」他說着，斟滿了新拿來的杯子。

回答是眉頭微微一縐和一個簡潔的「是」字。

「能爲這樣的一位少女所憐憫所哀哭，豔福不淺呢！這有怎樣的一種感覺呀？能做這

種同情和憐憫的對象，豈不值得受有關生死的審判嗎？達爾南先生！

達爾南又一聲不響。

「當我把你的口信傳給她時，她非常高興。她並沒有表示出來，可是我知道她心中很高興。」

這話使達爾南及時記起了，這個不愜意的伴侶會在他當天陷於窘境時自動地幫過他的忙。他就把談話轉到這一點上去，並向他道謝此事。

「我既不要你道謝，也不應受你道謝。」對方滿不在乎地答道。「第一，那是不費吹灰之力的；第二，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那樣做。達爾南先生，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吧。」

「不勝歡迎，且可聊報盛情。」

「你覺得我特別愛你好嗎？」

「真的，卡爾登先生，」對方非常惶惑地回答，「我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你想想看。」

「照你的行動說起來，你似乎是特別愛好我的，但我又覺得你並不。」

「我也覺得我並不，」卡爾登說。「我逐漸覺得你的理解力非常不錯了。」

「雖然如

們倆不懷惡意

卡爾登答

在得到了

在十點鐘來喚

付了眼，查

帶着一種聲勢

「我以為

「以為？你

「既然如

「那末你

何人，世界上也

「深可憐

『或許如此，達爾南先生；或許不然。可是，不要讓你那清醒的臉使你昂然自得；你還不知道它將得如何的結局。晚安！』

當只剩他獨自一人時，這個古怪的人拿起了一支蠟燭來，走到挂在壁上的一面鏡子前面去，仔細審視着鏡中的自己。

『你特別愛好那個人嗎？』他對着自己的影像喃喃地說；『你爲什麼要特別愛好跟你相像的一個人呢？你身上絕沒有什麼可以愛好的，這是你知道的。啊，昏蛋！你使你自己起了怎樣的改變呀！因爲一個人明示了你，你是從怎樣的地位墮落下來，你本來可以做怎樣的人物，而你就愛好他——這理由真不錯哩！試跟他對調一下看，如果你處在他的地位，你也會像他那樣被那些蔚藍的眼睛望着，被那激動的顏面垂憐嗎？喂，喂，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吧！你憎恨那個人。』

他回去向他那一品脫酒尋求安慰，在幾分鐘內就喝盡了它，於是伏在一支胳膊上睡去了；他的頭髮散佈在桌上，一大片燭淚好像屍衣似的滴落在他身上。

改善的聲於其在這
在砍的意
的審
滿園

律師界的人曾經注意到，史屈利佛先生雖是一個口若懸河的人，毫無顧忌，而有急智，且敢作敢為——可是他却缺乏辯護士一業中，成功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極重要的才能，那就是從一大堆敘述中抽出其精髓來。不過，後來他在這方面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得到的生意愈多，他把握其要領和真髓的本領似乎也愈大了；而且，無論他在晚上跟雪尼·卡爾登暢飲到多麼夜深的時候，第二天早上他的應付方針總有在其指尖上。

最最懶散，最無希望的雪尼·卡爾登，乃是史屈利佛的最大聯盟者。自每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兩人對酌所喝的酒足以使一艘兵艦浮起來。史屈利佛無論在哪裏辦案，總有卡爾登坐在旁邊，兩手插在衣袋裏，注視着法院裏的天花板；他們隨着同一的『巡迴法庭』出遊，就是這些時候他們也依舊酣飲到深夜才止；謠傳卡爾登會被人家看到，在青天白日偷偷地，步履不穩地走回其寓處去，好像一只縱慾的貓兒。終於，在關心此事的人們中間流傳了開來：雪尼·卡爾登雖然決不會做獅子，他却是一頭極妙的胡狼，就以

● 英國各高級法院審理案件，每年分爲四期：第一期自一月十一日至一月底，名 Hilary Term，第二期自四月十五至五月十二日，名 Easter Term，第三期自五月廿二至六月十二日，名 Trinity Term，第四期自十一月二日至同月廿五日，名 Michaelmas Term。



『你稍稍遲到了一點，智囊，』史屈利佛說。

『跟平時差不多吧，也許遲了一刻鐘。』

他們走進一黝黑的房間，其中四壁羅列着書籍，地上鋪滿着紙張，爐火正在熊熊地燃燒着。爐架上有一罐子在噴汽；在那些狼籍的紙張中間放着一張雪亮的桌子，桌上放着不少的葡萄酒、白蘭地、甜酒、糖和檸檬。

『我看你今夜已經喝過一瓶酒了，雪尼。』

『好像是兩瓶。我跟今天的當事人一同進了食，或是看他進食——這是二而一的！』

『你提出來的面貌相同的一點真是難得，雪尼。你怎樣想到這一點的？你在什麼時候突然想到這個？』

『我覺得他很漂亮，同時我又覺得假使我的運氣稍好的話，我就會成爲跟他差不多的人。』

史屈利佛先生哈哈大笑起來，笑得他那少年老成的肚皮都顫動了。

『啊，你跟你的運氣，雪尼！動工吧，動工吧。』

那胡狼十分陰沉地解開了自己的衣服，走到隔壁的房裏去，拿回一大壺冷水，一只面盆，和一兩條毛巾來。他把毛巾浸在水裏，絞個半乾，就把它們覆蓋在自己頭上，樣子看起來是有點可憎的，於是在桌旁坐下了，說道：『現在我準備好了！』

『今夜沒有多少急迫的事要做，智囊，』史屈利佛先生翻閱着他那些文件，愉快地說。『多少呢？』

『只有兩批。』

『把最棘手的一批先給我。』

『這就是，雪尼，趕緊做吧！』

於是那獅子安臥在放酒的桌子一邊的沙發上，而那胡狼則坐在另一邊的佈滿文件的辦公桌旁，伸出手去就可拿到那些酒瓶和酒杯。兩人都毫無拘束地時時取酒來喝，不過態度各不相同：獅子大抵是翹起半個身子，一手插在其腰帶裏，眼望着爐火，有時或者玩弄着一些比較輕鬆的文件；胡狼則縐着眉頭，聚精會神地埋頭於其工作中，就是當他伸出手去拿酒杯時，也目不旁瞬，以致他的手常要摸索了一會兒，才能摸到他的杯子。有兩三次，碰到的問題十分棘手，使胡狼不得不站起來，把他的毛巾再放到冷水裏去浸一下。當他到那

水壺和面盆那邊去巡禮回來時，他頭上所戴的潮濕的布兜，是奇形怪狀得沒有言語所能形容的；他那焦急的莊重神氣使這顯得更其可笑。

最後，胡狼已爲獅子湊成了一頓結實的點心，就送過去奉獻給他。獅子小心翼翼地接受了它，從中加以選剔，予以批評，胡狼也在旁邊幫着忙。當這頓點心完全討論好以後，獅子又把手插在腰帶裏，躺下來默想了。於是胡狼喝了一滿杯酒來重振自己的精神，頭上的布兜也重新澀了一個冷水浴，他就從事於收集第二頓膳食了；這一頓也以同樣的方式奉獻給獅子，直到午前三點鐘才竣事。

「現在公事既已完畢，雪尼，斟一滿杯五味酒吧。」史屈利佛先生說。

胡狼拿掉了又在他頭上發出蒸汽來的毛巾，搖動一下身子，打了一個呵欠和寒噤，照着所吩咐的做了。

「雪尼，對於今天的那些刑事證人，你的判斷非常準確。沒有一句話問得沒有着落。」
「我老是很準確的，不是嗎？」

「我並不否認這個。怎麼你暴躁起來了？再進一點五味酒，滋潤滋潤吧。」
反駁地咕噥了一聲，胡狼又照着做了。

「在老薛羅斯培雷學校時的老雪尼·卡爾登，史屈利佛對他點着頭說，同時在檢閱其過去和目前的情形，「還是蹣蹣板雪尼的老脾氣。一會兒上，一會兒下；時而高興，時而沮喪！」

「啊！」對方嘆息着說，「是呢！同樣的雪尼，同樣的運氣！就是那時候，我也老是替別人做習題，自己的却很少做。」

「爲什麼呢？」

「上帝知道。或許是我生性如此，我想。」

他坐在那裏望着爐火；兩手插在衣袋裏，兩腿伸直在面前。

「卡爾登，」他的朋友兩臂橫撐在腰裏正對着他說，而且帶着一種威嚇的神情，似乎那壁爐是一鍛鍊持久的努力的熔爐。他要把那老薛羅斯培雷學校裏的老雪尼·卡爾登推擠進去的模樣——「你的生性是不健全的。你不會集中精力和目標。你看我！」

「哦，討厭！」雪尼比較輕快地笑着回答，「你不要說教吧！」

「我在過去是怎樣幹事的？」史屈利佛說，「我現在是怎樣幹事的？」

「一部分是靠了雇我來幫助你，我想。但是你不值得來對我或對空氣大聲疾呼；你要

做什麼就做什麼。你老是在第一排裏，我老是在後頭。」

「我不得不擠到第一排裏去；我並非生在那裏的，是不是？」

「當時我沒有在場；但據我看來，你是生在那裏的。」卡爾登說到這兒，又笑了起來，於是兩人都笑了。

「在進薛羅斯培雷之前，正在薛羅斯培雷肄業的時候，以及離開薛羅斯培雷以後，直到如今，」卡爾登繼續說，「你一直落在你的一排中，而我一直落在我的一排裏。就是我們在巴黎的學生區做同學，拾取法國話、法國的法律，以及其他對我們並無多少好處的法國睡餘的時候，你也老是在什麼地方，而我則什麼地方都——沒份。」

「這是誰的過失呢？」

「憑良心說，我不能斷言這不是你的過失。你老是在拚命推進，爭先，推擠向前，以致我的機會都被剝奪了，只好生活於沒沒無聞中。但是，當此天將破曉時談到自己的過去，實是陰鬱的事情。在我離開之前，談些別的話頭吧。」

「好！那末爲我向那美麗的證人上壽吧，」史屈利佛擎着酒杯說，「這話題能使你高興吧？」

顯然不，因為他又陰沉起來了。

「美麗的證人，」他俯視着自己的那杯酒，
「鬧得夠了，你那美麗的證人是誰呢？」

「那奇形怪狀的醫生的女兒，曼奈德小姐。」

「她美麗？」

「她不美麗嗎？」

「不美麗。」

「啊，人哪，整個法院裏的人都愛慕她呢！」

「呸，整個法院裏的人都愛慕誰請老培雷

「你可知道，雪尼，史屈利佛先生以銳利

的紅噴噴的臉：『你可知道，當時我覺得你實在

髮的玩偶所遭遇的事呢？』

「會很快看到所遭遇的事！如有一個女郎，

碼處暈倒時，他不用千里鏡也能看到的。我爲你

酒了；我要回去睡覺了。」

當主人拿着一支蠟燭送他走下樓梯時，清晨的寒光已從那些污穢的窗子裏透射進來了。他走到門外的時候，空氣很淒涼，天空黯澹而陰沉，河中也很幽暗，全部景色好像一毫無生氣的沙漠。一陣陣的塵埃在清晨的狂風中不住地迴旋着，彷彿沙漠中的沙已從遠處飛揚起來，其前鋒已降臨這兒，快要淹沒這個城市似的。

身內含着無處發洩的精力，周圍是一片沙漠：這個人走到一條靜悄悄的里巷中間，突然站住了，在他前面的曠野中看到了一片蜃樓，係壯志雄心、克己精神和堅忍不拔所組成。在這漂渺的美景中有愛人和美人在其上俯視他的玲瓏樓閣，有生命之果累累地垂在樹上成熟起來的花園，有對着他璀璨發光的希望之河。但一剎那間，這虛幻的城市就消滅了。他爬上許多房屋之間的一座高樓，和衣投身於一張沒人照管的床上，虛化的眼淚濕透了枕頭。

淒淒涼涼，太陽昇起來了；它所照射到的最淒涼的景象恐無過於這樣的人了——賦有良好的才能和良好的情感，却不能自主地加以運用，不能利用它們來爲自己謀幸福，且自知有這錮疾，聽天由命地讓它逐漸把他吃光！

第六章 上百的人

曼奈德醫生的安靜的寓所，有在離索霍廣場●不遠處一個安靜的街角。逆案的審訊已過去了四月之久，一般人的興緻和記憶都已忘懷了它：在一個星期日午後，謝維思·勞雷由他所住的克勒根章地方●，沿着那些陽光滿眼醫生的家裏去聚餐。原來在好幾次復歸於專心做生意以後，勞雷先生已變成朋友，而那個安靜的街角成爲了他生活上的陽光滿眼之地。

在這個天氣晴明的星期日午後，勞雷先生很早就向索霍走去，是出乎三原由。第一，因爲在天氣晴好的星期日，他常在晚飯之前跟那醫生和露西出去。因爲在天氣不好的星期日，他慣於以世交的資格在他們家裏跟他們一道談窗外——度過那一天。第三，因爲他偶然有他自己的小小的、獨具慧眼的懷疑

● Soho Square——在倫敦北境，牛津路附近，當時英國外僑，多卜居於此。

● Clerkenwell——在倫敦中部。

而且知道醫生家裏的生活方式使這時候成爲最適當的解決其懷疑的時間。

在倫敦恐怕找不到比這醫生所住的地方更古怪的街角。其中並無通路，醫生的寓所裏的前窗朝着一小段愜意的、有隱逸風味的林蔭道。當時在牛津路以北，建築還很少；森林中的大樹和野花在現已消滅的田野中發榮滋長，山楂也在那裏開花。因此，田園風味旺盛地自由地流轉着，那時的索霍尙未化爲一流離失所的貧民似的教區；不遠處還有不少向南的圍牆，牆上有桃樹及時開花結實。

夏日的陽光在早上輝煌地照射在這街角上；但當街上熱起來時，這街角却在陰影中了，雖然在不遠處就可看到耀眼的光明。這地方很蔭涼，又幽靜又愉快，極善於反射足音，爲躲避喧攘的街市的理想場所。

在這樣的避喧場所，應有一安靜的隱廬——實際上也有。那位醫生估據着一所靜寂的大廈裏的兩層樓面：這大廈裏白天據說有好幾種職業在進行着，但無論在哪一天都很少聲音可以聽到，而一到晚上什麼工作都停止了。在一個院子裏有一棵篠懸木，其綠葉常常沙沙作響，這院子後面有一所房子，其中據說有人在製造教堂裏用的大風琴，有人在彫鏤銀花，又有一神祕的巨人在鎚打金箔，他從正廳裏的壁上伸出一只金臂來——彷彿他

已把自己鍊成了貴金
聽到或看到從事這些
一個帳房間的馬車修
裏窺探，或者聽到叮噠
人發出來。但這些只是
每星期日早上直到日

到這兒來請教員
關於他復活的故事。他
相當的請教者；他的心
這些情形都在證
角上的安靜的大廈

曼奈德醫生
在家。

露西小姐在

在家。

「普羅斯小姐在家吧？」

也許在家，可是不一定：因為婢女猜不準普羅斯小姐的意向，究竟應否承認這事實。

「因為我也在家。」勞雷先生說，「我就上樓去吧。」

醫生的女兒雖然對於她的祖國一點也不熟悉，她却似乎生而具有着它的一種最有用、最可喜的特性，即儘量利用微薄的資財的能力。那些傢具雖然都很簡單，但却用許多有風緻而不費錢的小小裝飾品點綴着，所以結果使人很感愉快。各間房裏的一切佈置，自最大的直到最細微的物件；色彩的安排，以及由瑣細的節儉、精細的手指、明澈的眼光、和優美的心性所取得的雅致的變化不一和相反相成——本身既如此使人愉快，又能把它們的創制者表現出來，所以當勞雷先生站在那裏環顧其周圍時，就是那些桌椅似乎都帶着一些他現已十分熟悉的那種奇特的表情，在問他贊成不贊成。

兩層樓面上各有三間房，房門都打開着，以便空氣自由流通；勞雷先生從一間走向另一間，微笑着他在其周圍的一切事物上所看出來的美妙的容貌。第一間房最好，其中

● 英文的「在家」(at home)有時作「親密」、「不客氣」等解。

放着露西

時也用作

生的寢室，

近郊聖安

「我

在身旁！」

「這

發出來的，

野的、完全

「我

「吓！

「你

「我

「汝

「真的？」

「啊！真的！」普羅斯小姐說。「我給我那小鳥兒的事情弄得非常懊惱。」

「真的？」

「千萬請你不要再說「真的」吧，不然你將使我煩躁死了。」普羅斯小姐說——她的性格是很躁急的。

「那末，實在？」勞雷先生修正道。

「實在，也很壞，不過比「真的」稍好。」普羅斯小姐答道。「是的，我非常懊惱。」

「敢問什麼緣故？」

「我不要上十毫無價值的人到這兒來探望我的小鳥兒。」普羅斯小姐說。

「有上十的人抱着這目的而來嗎？」

「上百哩。」普羅斯小姐說。

這位小姐（跟古今的有些人一樣）有一特性：每逢她原來的意見被人質問時，她就

加以誇張。

「天哪！」勞雷先生認爲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安全的按語。

「自從她十歲以來，我一直跟寶寶過活着！錢給我：關於這一層，你可以取我的口供，假如我，我一定決不要她的錢的。這實在非常難受哩。」

沒有十分明白究竟非常難受的是什麼事，件可以套到無論什麼上去的法寶。

「跟這寶貝一點也配不上的各色各樣的開始這事時——」

「是我開端的，普羅斯小姐？」

「還不是你誰使她的父親復活過來的？」

「哦！如果這算是開端——」勞雷先生說。

「總不是結尾吧，我想我說，當你開始這事，生有什麼缺點，除了他不配有這樣的一個女兒，麼人在無論怎樣的情形之下都沒有配做她父親，成羣結隊的人跟着他來奪取小鳥兒對我的愛。」

勞雷先生知道普羅斯小姐很會妬忌，但是現在他也已知道，在其表面上的古怪之下，她實是這樣的一個不自私的女人。這種女人會純然爲了愛情和欽佩的緣故，甘心做她們已經消失的青春的奴隸，做她們從未有過的美的奴隸，做她們從未有福氣得到的種種才學的奴隸，做她們自己的暗澹生活從未受其照耀的光明希望的奴隸。熟識世故的他，知道世界上最可貴的東西無過於由衷的竭誠的効勞；完全沒有被銅臭氣沾污的他，十分崇敬這樣的服務，所以在他私自擬定的報應等級中——我們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要作這種私擬的——他把普羅斯小姐放在比許多在德兒勝銀行裏有存款的天生美人或藝術化的美人高得多的地位，更其接近那些下層的天使的地方。

「無論過去或未來，只有一個人配得上我那小鳥兒，」普羅斯小姐說，「這就是我的弟弟所羅門，假如他生平沒有失足的話。」

這又是一點：勞雷在探詢過普羅斯小姐的經歷後，早已知道她的弟弟所羅門實是一個毫無良心的無賴，他曾偷盜了她所有的一切財物，去作孤注一擲，以後就遺棄她於窮困中，永遠沒有來對她表示悔改之意。可是普羅斯小姐對於所羅門的信心却始終不變，（那次小小的失足只將它打了一個無足輕重的折扣，）這在勞雷先生看來也是一樁很嚴肅



於他那樣受壓迫的原因，或且關於壓迫他的人的姓名，曼奈德醫生具有着什麼他這多年來一直保存着的特別見解嗎？」

「我絕沒有推測到什麼，可是小鳥兒告訴過我。」

「據她說——」

「據她想，他是具有這樣的見解的。」

「請勿因我問這種問題而生氣；因為我不過是一個乏味的正經人，而你是一個正經的女人。」

「乏味嗎？」普羅斯小姐溫和地問。

心中頗想取銷他那謙虛的形容詞，勞雷先生答道，「不，不，不當然不。言歸正傳：我們都深知曼奈德醫生絕未犯什麼罪，完全是無辜的，可是他從來沒有談到這個問題——那不是很可怪嗎？我不願跟他談論這個，雖然他在多年前就跟我有生意上的關係，而現在我們已很親暱了；我要跟那如此虔誠地愛他，且爲他所愛的好女兒談談？請你相信我，普羅斯小姐，我跟你談及這個話題，並非出於好奇心，而是出於熱心的關切。」

「唔！就我所懂得的而言——你會說，我所懂得的是很有限制的。」普羅斯小姐爲那番

說話的

清也是

許永不

想。』

這

可怕的。

內心中，

引起的

『

了。還是

起來，我

候他的

來走去，走來走去，直到他安靜下來的時候。但是他從來沒有把他不安靜的真正原由對她提起過一字，她也覺得以絕口不對他談到這個爲妙。他們一聲不響地一道走來走去，一道走來走去，直到她的愛情和陪伴使他清醒過來的時候。」

普羅斯小姐雖然否認自己有想像力，可是在她反復地說「走來走去」這一句話時，却表明她具有着這樣的東西，因爲她也感覺到那種始終不變地被一可悲的思想困擾的痛苦的。

上面已經說起過，這個街角是極善於反射足音的；現在它開始響朗地迴響着逐漸走近來的脚步聲了，彷彿是由剛才提到的乏味地踱來踱去所引起似的。

「他們來了！」普羅斯小姐說着，站起來解散了那場會議；「不久我們就要有上百的人了！」

這個街角的傳聲性質實在很古怪：當勞雷先生站在那開着的窗口守候他聽到其脚步聲的父女倆之時，他以爲他們永遠不會走過來的。不但那些迴聲逐漸消滅了，似乎那些脚步已經遠去；而且同時可以聽到其他的脚步的迴聲，這些脚步永遠不會走過來，當它們似乎近在目前時却突然消滅了。可是，父女倆終於出現了，普羅斯小姐在大門口迎接他們。

普羅斯小姐雖然粗野、紅色、而兇猛，看起來却很有趣；她在其寶寶走到樓上時替她脫下帽子來，用自己的手帕角兒拂拭着它，吹掉它上面的塵埃，並且把她的外衣摺起來以備收藏，又十分得意地梳理她那些濃密的頭髮，彷彿這是她自己的頭髮，而她又是一極其自傲的美貌女人似的。她的寶寶看起來也很有趣：擁抱着她，向她道謝，並且反對她爲自己如此費心——不過最後一件事，她只敢開玩笑地做着，因爲不然就將大傷普羅斯小姐的感情，要回到她自己的房裏去號哭了。那位醫生看起來也很有趣：他站在一旁看着她們，並且對普羅斯小姐說，她怎樣寵壞了露西，不過他的語調和眼色也跟普羅斯小姐一樣的會寵壞她——如果不是更甚的話。勞雷先生看起來也很有趣：戴着他那小小的假髮，滿面春風地對這一切微笑着，並且感謝他那獨身者的星宿在他的暮年把他引導到一個「家庭」裏來。可是，並沒有「上百」的人來看這些有趣的景象；勞雷先生雖然期望着，却沒有看到普羅斯小姐的預言化爲現實。

吃晚飯的時候到了，可是仍沒有「上百」的人。在這小小的家庭中，普羅斯小姐主持着下層的工作，她老是幹得很妙。她的膳食，本質雖平淡無奇，却燒得那麼好，配置得那麼妙，烹調得那麼入味，混合着英國的和法國的長處，以致好到簡直無以復加。原來普羅斯小姐

的交際完全是實利主義的，她會走遍索霍區和隣近各地去尋求貧窮的法國人；他們會貪圖幾個先令而把烹飪上的祕訣授予她。她由這些墮落的高盧[●]後裔學得了十分奇妙的技術，以致那担任一切僕役職務的婢女竟把她看作一個女巫或灰姑娘的教母一般；因為她派人到園裏去取一只家禽、家兔、一兩種蔬菜來，就會把它們轉變成她所喜歡的任何東西。

在星期日，普羅斯小姐才跟醫生同桌進餐；至於其他的日子，她一定要在沒人知道的時間在下面廚房裏或三層樓上她自己的房裏進食——那是一個青色的房間，只有她的小鳥兒才准許進去。在這一次，普羅斯小姐看到小鳥兒臉色非常高興，而且努力要討她的歡喜，所以她的態度也極其柔和；因而那餐晚飯吃得非常高興。

這天氣很悶，飯後露西提議把酒拿到籬懸木下去喝，他們就坐在院子裏納涼。因為無論什麼都視她而定，繞着她而旋轉的，所以他們就下樓走到那棵籬懸木底下去，由她拿着酒，特別供勞雷先生享用。她在若干時以前，已自任爲勞雷先生的掌酒者；當他們坐在籬

● Gaul——現今的法國、比利時、荷蘭、及瑞士的一部分、意大利的北部，這一帶地方在古時的總名亦指

這一帶地方的居民，尤其是法國的。

懸木下閒談時，她老是斟滿着他的杯子。神祕的屋頂和屋檐在窺視着他們，頭上的籐懸木也以它自己的方式對他們低語着。

可是，「上百」的人仍不見來到。當他們坐在籐懸木下的時候，達爾南先生來了，不過他只有一個人。

曼奈德醫生親切地接待他，露西也如此。可是，普羅斯小姐的頭部和身體却突然覺得抽搐起來了，就回到了屋裏去。她是常常害這毛病的，在跟熟人談起它時，她稱之爲「一陣驚跳。」

醫生的精神這時很好，樣子顯得特別年青。在這樣的時候，他跟露西非常相像；他倆並排坐着，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而他的一臂則放在她的椅子靠背上——這時去探索他倆的相似之處是非常有趣的。

這天他已談了整天的話，談到許多的問題，而且非常起勁。達爾南先生來到時，他們正在談到倫敦的古老建築物，當他們一道坐下後，他順口說道：「請問曼奈德醫生，你有沒有仔細參觀過倫敦塔？」

「露西和我到過那裏，但不過隨便看了一下。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已足以表示它充滿着興味，其他不知還有什麼。」

「我也到過那裏，你記得吧，」達爾南微笑着說，雖然稍稍憤怒地漲紅了臉，「不過性質不同，這種性質使我不能看到其中的多少事物。我在那裏時，他們告訴了我一樁希奇的事。」

「那是什麼呢？」露西問道。

「在改造某些地方時，工人們發見了一個古老的地牢，那是許多年前築成而又被人們遺忘了的。它內部的石壁上被囚犯們刻滿着字眼，如日期、姓名、怨言、禱詞等。有一個似乎已被處死的囚犯，在牆角裏一塊礎石上刻着三個字母，算是他最後的作品。他們是用什麼很笨拙的工具，由一只動搖不定的手匆促地刻成的。最初，它們被認為是 D I C 三個字母；後經仔細審察，才知道最後一個字母是 G。沒有什麼記錄或傳說表明哪一個囚犯的姓名是以這三個字母開頭的，因此對於這縮寫的姓名作了許多徒勞的猜測。最後，有人提出意見說，這三個字母並不是縮寫的姓名，而是一個完整的字——Dig。他們就在這字底下

的地內仔細加以檢查，終於在一塊石頭或一張瓦片或其他的什麼碎片之下，找到了紙灰，跟一只小小的皮袋或皮夾的灰燼混在一塊兒。那不知姓甚名誰的囚犯所寫的將永遠不能被人讀到，但無論如何他是寫了一些什麼，並且把它埋藏着，以免被獄到。」

「父親，」露西驚呼道，「你不舒服嗎？」

原來他已突然跳了起來，用手按着自己的頭。他的態度和神情使大家都十分「不，我愛，不是不舒服。有大的雨點正在落下來，它們使我嚇了一跳。我們還是誰他幾乎立刻就恢復了原狀。大滴的雨點真正在落下來，他還給他們看他那留的手背。可是，關於剛才所說到的發見，他沒有說一句話，而且，當他們走到屋裏去時，生的『生意眼』似乎看到他的臉轉向查禮·達爾南時，又流露着幾月前在法院裏望着他時所流露過的那種特異的神情。

可是，他復元得這麼快，以致勞雷先生竟懷疑自己的生意眼看錯了。當他站住裏的金色巨人的胳膊之下，對他們說明他還受不住微細的意外之事，比如剛才的得他跳起來——這時的他，是鎮定得跟那支金臂不相上下的。

喝茶的時候到了，普羅斯小姐正在沖茶，一陣驚跳又發作了，可是仍沒有『上百』的人。卡爾登先生已漂蕩了進來，不過連他也只有兩個人。

這天晚上非常悶熱，雖然門窗都洞開着，他們坐在那裏還是覺得不勝其熱。茶具撤去後，他們都走到一扇窗口去，望着窗外的濃重夜色。露西坐在她父親旁邊；達爾南坐在她的另一邊；卡爾登則斜倚在一扇窗口。那些長而白色的窗簾被湧進這街角來的一陣陣狂風捲住了，一直飛揚到天花板上，好像妖魔的翅膀似地飄蕩着。

『雨點仍舊在落下來，又大又重，但爲數不多，』曼奈德醫生說。『它慢慢地來了。』
『它必然無誤地來了，』卡爾登說。

他們說得很輕，正如大多數正在守望着期待着什麼的人那樣，正如一切在暗黑的房間裏守望着期待着閃電的人那樣。

街上的人們知道大雷雨將要發作，都在匆忙地奔走趨避；這極善於發迴聲的街角上響澈着來來往往的腳步聲，可是沒有一個人走過那兒。

『成羣結隊的人，却落得一場孤寂！』達爾南在他們傾聽了一會兒以後說。

『這不是很動人嗎，達爾南先生？』露西問道。『有時候，我整晚坐在這兒，直到我覺得

——但是在一切都如此墨黑而莊嚴的今夜
的——」

「讓我們也戰慄一下吧。我們可以知道

「那在你看來恐怕是毫無意味的。這種
能傳達給別人的。我有時候整晚獨坐在這
我們的生活的一切脚步聲。」

「那末，有一天將有一大羣的人走進
爾登插嘴說。

脚步聲繼續不斷地傳過來，而且愈來愈
脚步的聲音：這些脚步有的似在窗下，有的
了，有的竟然站住了——其實完全都在遠

「這一切脚步是命定要向我們大家
小姐？」

「我不知道，達爾南先生，我告訴過你，

發生這種幻想的時候，我只有獨自一人，因而我覺得它們好像是將要走進我的生活中——以及我父親的生活中來的人們的脚步。」

「我迎接它們進入我的生活！」卡爾登說。「我不問什麼問題，不訂什麼盟約。一大羣人正在向着我們奔過來，曼奈德小姐；我看到了他們——憑着那電光。」他說最後幾個字，是在一陣輝煌奪目的電光閃過了之後——在電光中可以看到他仍舊斜倚在窗口。

「我聽到了他們！」在一陣雷聲響過後，他又說。「他們來了：又快，又急，又猛！」

他所描摹的乃是傾盆大雨的宏大雜亂之聲，這使他住了口，因為在這時無論什麼說話都聽不清楚了。伴着這場大雨，雷聲隆隆，電光閃閃，沒有一刻停止，直到半夜裏月亮昇上來以後，這場深可紀念的大雷雨才告結束。

聖保羅教堂的大鐘在澄澈的空氣中報告一點鐘的時候，勞雷先生才由穿着長統靴子，拿着燈籠的錢雷陪着，動身走向克勒根章他的寓處去。在當時的索霍區和克勒根章之間，還有好幾段荒涼的地方，所以恐怕遇見剪徑者的勞雷先生，老是留着錢雷護送他——雖然在平時，他回家的時間足足還要早兩小時。

「這是怎樣的一夜啊，錢雷！」勞雷先生說。「這樣的夜晚簡直會使死者從坟墓中走

出來呢。」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夜晚，先生，

『晚安，卡爾登先生，』這生意人說。『暗

看到這樣的一夜！』

也許。也許有一天，會看到大羣的人聲。

第七章 城裏的貴人

老爺是朝廷上當權的一位大貴族，每兩星期在他巴黎的大府邸中舉行一次招待會。老爺正在他裏邊的房間裏，這是他的『至聖所』，是外邊那一塊屋裏的大羣崇拜者不能進入的神聖地方。老爺將要進他的『巧克力』了。老爺能夠輕易地吞下許多許多東西去，有少數孤僻的人甚至以爲他正在迅速地把法蘭西吞下去；可是他早上喝的巧克力，如沒有廚師以外的四個壯健男子相助，却絕不能進入老爺的喉嚨。

是的。要把那三生有幸的巧克力送到老爺的嘴邊，需要四個人的力量——這四人都打扮得燦爛奪目，其中的領袖仿倣着老爺高尚而純潔的榜樣，非在衣袋裏放着兩只金錶，就不能過活。一個僕役捧着巧克力罐子送到貴人的面前；第二個用他帶着的小小器具調攪着巧克力，使它發生泡沫；第三個送上那受寵的手巾去；第四個，就是帶着兩只金錶的那個，把巧克力倒出來。老爺不能夠把侍候他進巧克力的這些人減少一個而在豔羨他的天下保持着他那崇高的地位。假如只有三個人侍候他進巧克力，他的家聲就將受到深重的

沾污；假如只有兩人，那他一定要死了。

老爺昨夜去赴了一個小小的宴會，多數夜裏都去赴小小的宴會，跟迷人的國是問題和政治祕密上，喜劇界和歌更大得多。這是法蘭西的幸運，正如情形出賣它的快活史圖華●時代。

老爺對於一般的公事有一實在高另有一實在高尚的意見，即一切必須照對於他的娛樂，無論一般的或特殊的，老的娛樂，而造成的。他常常援引的經文地萬有，靡不屬我。●

雖然如此，老爺却逐漸發見凡俗的

● The merry Stuart, 指英王查

● 原文當爲「天地萬有，靡不屬他」

種事務，他已被逼得跟一個「包辦捐稅者」締結了聯盟，因為對於公家的財政，老爺是茫無頭緒的，所以不得不委託內行的人包辦；對於私人的經濟，包辦捐稅者都很富有，而老爺在許多代的奢侈和浪用以後，却逐漸窮起來了。因此，老爺已趁他的妹妹還來得及還俗的時候，把她從修道院裏接了出來，當作一種獎品賞賜給一個非常富有而出身微賤的包辦捐稅者。這位包辦捐稅者，此刻正拿着一枝頂上鑲一金蘋果的手杖，有在外邊屋裏的那一羣人中間，深受人們的膜拜——屬於貴胄的老爺和他自己的妻子當然不在此例，他們是非常輕蔑地鄙視他的。

這包辦捐稅者是很闊綽的。他的馬房裏有三十四匹駿馬，他那些廳堂裏坐着二十四個男性的僕役，他的妻子有六個女僕服侍着。就只知掠奪而不做他事的人而言，這包辦捐稅者——無論其婚姻關係如何可增進社會道德——至少可算是這天光臨老爺的府邸的人們中間最實際的人物。

府邸中的房間，雖用當時的風味和技巧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裝飾着，看起來很漂亮，

● Farmer-General, 法國革命前包辦稅餉的人，他們每年向政府繳款若干，即可在指定的區域勒收捐稅，所不盈餘，皆歸私囊。

其實却不是健全的事幹；如果稍一想到別處的那些衣衫襤褸的戴着睡帽的『稻草人』（這些離此也並不很遠，那跟這兩極端幾乎距離相等的聖母院大鐘樓，可以同時看到這兩方面）——如果有什麼人在老爺的屋裏一想到這個，那是極其不舒服的。這裏有毫無軍事知識的軍官，不知艦艇爲何物的海軍將校，不知如何辦事的文官，俗氣得無以復加的厚顏教士，生着好色的眼睛和放肆的舌頭，過着更其放肆的生活的——全體都完全不適於他們的種種職業，全體都可怖地冒充勝任這些職業，可是全體都跟老爺有遠近不等的血統關係，所以都安插在可以取得一些什麼的公職上：這樣的人是不可勝數，無法縷述的。同時還有許多跟老爺或國家沒有直接的關係的人，可是這些人對於任何實在的事物或正直而真正有意義的生活，也同樣的沒有關係。靠着醫治絕未存在的莫須有毛病的『聖藥』而發了大財的醫生，在老爺的外客廳中對他們的高貴顧客們微笑着。已經發現了妨礙國家的一切小小弊害的補救之方的謀士們——他們只是沒有發見那認真着手剷除一大罪惡的方法——在老爺的招待會中對他們所能抓住的聽者嘵嘵不休地傾吐其惑亂人心的言論。正在用空言來改造世界，企圖用硬紙版築成高臺來測量天高的不信神的哲學家，在老爺所召集的這一妙不可言的集會中跟存心要改變各種金屬的本質不信神

化學家交談着。出身最好的翩翩佳公子，他們在當時及嗣後都以漠不關心一切自然的合乎人性的主題著名於世——這些人在老爺的府邸中陷於極可爲表率之疲憊狀態。這種種名人遺留在巴黎的漂亮社會中的家庭是如此的：那些爲老爺的親信、佔其溫文的客人之大半的奸細，很難在那些『安琪兒』中間發見一個孤另另的妻子，其態度和狀貌自認已做了母親。真的，除了只是把一件討厭的小東西送進這世界以外——那是不能造成怎樣名副其實的『母親』的——時髦社會不知有其他的事。農家的婦女管束着那些不時髦的嬰兒，把他們撫養長大，而六十歲的迷人的祖母們却打扮得跟二十歲時一樣地去赴宴。

『不合實際』的癩病毀壞了奉陪老爺的一切人物的容貌。在最外邊的房間裏，有半打特殊的人，近年來一直隱隱地疑心着，一般的時勢似乎不大對。爲要校正這個，這半打人的一半已皈依了狂妄的『癩癩教派』，就是此刻也在心中考慮，要不要當場口吐白沫，狂跳怒號，變成患癩症者——藉以建立一極可理解的『指路柱』，爲老爺指示前途。除了這些托鉢僧以外，其他三個已投奔了另一教派，胡說八道要以『真理的中心』來挽救時勢。據說，人已經離開了真理的中心——這是無庸仔細說明的事實——可是還沒有離開其

圓周，所以常用禁食和會見鬼神的辦法來防他飛出這圓周去，甚至要把他送回中心去。因此，這些人常常跟鬼神交談——爲益不淺，不過永不會顯露出來吧了。

可以安慰的是，老爺的大府邸裏的全體賓客都穿戴得盡善盡美。假如「末日審判」的時候將舉行一時裝大會，這裏的人永遠不會有一受到非議。頭髮是這麼地捲着，撲着粉，豎起着，臉色是用人工保持得，修飾得這麼稚嫩，那些佩劍看起來是這麼英勇，撲鼻的香氣是如此美妙：這些一定會使一切的事物永遠不已地進行着，不起絲毫改變。那些出身最好的翩翩佳公子佩戴着下垂的小小飾物，當他們沒精打采地行動時會發出玎璫的聲音來；這些黃金的桎梏好像寶貴的鈴子似的鳴響着；半因這種響聲，半因那些綢緞和細葛的綽縴聲，空氣中起了一種波動，把「聖安東尼」及其可怖的飢餓驅逐於千里之外。

服裝爲用以維持一切事物的現狀的唯一萬應法寶和符呪。大家都穿戴得好像去赴一永遠不會閉幕的化裝跳舞會。從王宮裏，通過了老爺和全體廷臣，通過了那些公堂和法庭，以及全體社會人士（除那些「稻草人」之外）——這「化裝跳舞會」一直傳到執行死刑的劊子手那裏：他按照符呪，規定行使職務時必須「捲髮，撲着粉，穿着金鑲邊的掛子，薄底鞋，和白色的長統絲襪。」在絞架和刑輪旁邊——斧頭是難得用的——被外省的

同業們稱爲『巴黎先生』的劊子手在這種華美的服裝上佔着第一把交椅。在我主降生後一千七百八十年這天參加老爺的招待會的人們中間，有誰會想到那建立於捲髮、撲粉、穿金邊衣、薄底鞋、和白絲襪的絞刑吏上的制度，有一天會歸於沒落！

且說老爺解除了他那四個僕人的負荷，喝好了他的『巧克力』以後，就命人打開『至聖所』的門戶，緩步走出來了。這時候，可以看到怎樣的馴順，怎樣的諂媚奉承，怎樣的奴顏屈膝，怎樣卑鄙的貶抑啊！說到低心下首，真是至矣盡矣，沒有什麼再留給『上天』——這或許是老爺的崇拜者永想不到上天的一個原因。

在這兒賜一諾言，在那兒賞一微笑，對一幸福的奴隸作一耳語，對另一奴隸擺一擺手：老爺就這樣溫柔地走過他那些房間，直到最遠的『真理之圓周』上。到了那邊，老爺就回轉身再走回來，不久就退入其巧克力仙子的聖所中，不再可以看到了。

這一幕戲結束之後，空氣中的波動簡直變成了一種小小的風暴，那些寶貴的鈴子叮噠地響着走下樓去了。不久，那一大羣人只有一個還留着：他挾着帽子，拿着鼻煙盒，慢慢地從兩邊嵌着鏡子的過道上走出去。

『我把你供奉魔鬼！』這人在走到最後一道門口時站住了腳，轉身朝着至聖所這邊說。

說畢，他彈去了他手指上的鼻煙，彷彿揮掉他腳上的塵土似的，於是悄悄地走下樓去。這個人年在六十左右，衣著很華麗，態度驕傲，臉孔有如一張精緻的假面具。臉色是透明地蒼白的，容貌清癯，帶着一種固定的表情。鼻子生得很美觀，不過鼻尖上有兩點小小的凹渦。這兩個小小的凹渦，乃是這臉上會起變化的唯一所在。它們有時會改變顏色，而且好像隨着一隱隱的脈搏而伸縮着；這時候，整付容貌就流露着一種奸詐和殘忍的神情。仔細加以審察，會發見這種神情的根源乃在其嘴巴的形狀和眼眶的形狀上——它們是太平、太狹長了；不過就全體而言，這臉孔是漂亮的、觸目的。

這臉孔的所有主走下扶梯，來到院子裏，爬進了他的馬車，就驅車走了。在老爺的府邸中時，沒有多少人會跟這人交談，老爺對他的態度似乎也不大親熱。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似乎很高興看到那些老百姓在他的馬車之前紛紛逃避，時常幾乎被那些馬撞倒。他的車夫好像向敵人衝鋒地驅車前進，這種狂暴的不顧一切的舉動並沒有使其主人用神色或言語加以約束。即使在這個耳聾的城市中和啞默的時代，有時也可聽到這樣的抱怨：在沒有人行道的狹隘街道上，貴族們拚命驅車前進的猛烈習慣，常要野蠻地危害小民的生命和肢體。可是，很少人願意為這些而加以反省，所以在這方面正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那些

可憐的平民只能竭其所能避免他們的災難。

格格格，噼拍噼拍，發着一種狂暴的聲音，毫無人性地不顧一切，馬車在街道上往前衝，迅速地掠過一個個街角，使婦女們在它前面絕叫，男子們彼此緊拉着，並且把孩子們從它的進路上拉開。最後，當它耀武揚威掃過一個水坑旁邊的街角時，它的一個輪子突然令人難受地微微顛簸了一下，同時有許多人發出了一聲大喊來，那些馬把前足高舉起來，接着就撲倒在地上了。

假如沒有這最後一種不方便，馬車大概是不會停止的；常有馬車軋傷了人，逕自繼續前進——爲什麼不呢？可是那受驚的僕役已急匆匆地跳下車來，且有一二十只手握着那些馬的韁繩。

『出了什麼岔子？』貴人鎮靜地望着外邊說。

一個戴睡帽的高大男子，已從那些馬腳中間檢起了一捆東西來，放在水坑邊的石頭上，而且正匍匐在爛泥漿中，好像一只野獸似的伏在它上面號哭。

『對不起，侯爵老爺！』一個衣衫襤褸、神情柔順的男子說道，『是一個孩子。』

『他爲什麼要發出這樣討厭的聲音來？那是他的孩子嗎？』

『對不起，侯爵老爺——可憐見——是呢。』

那水坑離這街角稍稍有一段路，因為它前面有一廣約十碼或十二碼的空地。當那身材高大的男子突然從地上站起來，向着馬車奔過來時，侯爵老爺連忙用手握着劍柄。

『軋死了！』那人絕望地狂暴地喊道——兩臂高舉在頭上，眼睛注視着侯爵。『死了！』人們圍聚攏來，望着侯爵老爺。可是在這許多望着他的眼睛中，只能看到警戒和切望的神情；其中沒有絲毫的威脅或怒意。這些人也不說一句話；他們在最初喊了一聲之後，就始終一聲不響。那個說過話的柔順的男子，其聲調是平淡馴順到極點的。侯爵老爺用眼睛把他們掃射了一下，彷彿他們只是些從洞裏跑出來的老鼠似的。

他摸出了他的錢袋來。

『這使我非常驚奇，』他說道，『怎麼你們這班人不會顧管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孩子。你們中間老是有擋在路上。我怎能知道你們如何傷害了我的馬呢？！喂，把這個給他吧。』

他丟出了一個金幣來，要那僕役去檢取；所有的頭都伸出去，以便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它落下來。那個身材高大的男子又以一種絕非人間所有的聲調喊道，『死了！』

這時突然又有一個男子迅速地來到，大家都對他讓着路。那可憐人一看到他，就撲在

他的肩上啜泣號哭起來，並用手指着水坑那邊——那邊正有幾個婦女俯身在那一捆一動不動的東西上，並在它周圍輕輕地走來走去。可是她們跟那些男子一樣，也一聲不響。

「我統統知道了，我統統知道了，」那最後來的人說。「做一個勇士吧，嘉斯柏啊！那小把戲這樣死了，比活着好。它毫無痛苦地死於一瞬間。它能有「小時活得如此暢快嗎？」

「你，那邊的人，你是一位哲學家呢，」侯爵微笑着說。「你叫什麼名字？」

「人家叫我德法奇。」

「什麼職業？」

「侯爵老爺，賣酒的。」

「把這個檢去吧，賣酒的哲學家，」侯爵說着，向着他又丟出了一個金幣來，「你可以拿去任意化用。那些馬怎麼樣，沒有出毛病嗎？」

侯爵老爺不屑再看那堆人一眼，就靠身在他的座位裏，預備要驅車走了：其神情好像一位紳士偶然打破了一件平常的東西，已出錢賠償了它，而且是不在乎此的——正在這時，他的安閒却突然被一個飛進車內，叮噠地落在地板上的金幣所擾亂了。

「勒住！」侯爵老爺說。「勒住馬！誰丟的！」

他向賣酒的德法奇剛才所站的地方望去，但此刻只有那可憐的父親覆面匍匐在那個地方的鋪道上，另有一個黝黑壯健的婦人站在他旁邊編結絨線的織物。

「你們這班狗！」侯爵平靜地說，除了鼻子上的斑點以外，臉色一點也沒有改變，「我真想驅車在你們中間任何人身上軋過，把你們從地上消滅。假如我知道哪個流氓對我的車子投擲東西，而這個匪徒離此又相當近，我要把他軋死於車輪之下。」

他們的處境是如此可怖，他們的經驗是如此的多而艱辛，知道這樣的一個人法律範圍以內和以外能怎樣對付他們，所以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一只手都沒有舉起來，甚至一只眼睛都沒有抬起來。在那些男子中間，一個也沒有。可是站在那邊編結絨線的婦人却堅定地抬起頭來，正視着侯爵。他的身份不許他去注意這個，他的輕蔑的眼光掠過了，她掠過了其他的全體老鼠；他重新靠身在他的座位裏，發令道：「前進！」

他驅車走了，其他的馬車接連來到，風馳電掣地駛過去；部長大人、參議官、包辦捐稅者、醫生、律師、教士、歌劇演員、喜劇演員——整個明媚的「化裝跳舞會」絡繹不絕地疾馳過去。那些老鼠都從他們的洞裏爬出來觀看，接連觀看幾小時之久；時時有兵士和警察巡行於他們和那奇景之間，造成一道屏障，他們就在這後面竄來竄去，從其中窺探着。那可憐的

父親早已拿了他那一捆東西，跑到不知哪裏去了，曾在水坑邊照顧這捆東西的婦女，坐在那兒聽着淙淙的流水聲，看那『化裝跳舞會』奔馳過去——而那一個曾經觸目地站在那邊編結絨線織物的婦人，仍像『命運』似的堅定不移地編結着。水坑中的水不絕地流着，河中的水迅速地流着，白日轉入了黃昏，城裏的生命照例有如許轉入了死亡——時不待人，那些老鼠已緊挨着睡在他們那些幽暗的洞裏了，『化裝跳舞會』在夜宴時輝煌地開幕了：一切都照着向來的規矩進行着。

第八章 鄉

一片美麗的山水，穀物極位，還有一片片稀疎的豌豆和如那些耕種田地的男女一樣就枯萎而死了。

侯爵老爺坐在他那相當峻嶮的小山。侯爵老爺臉上是不能加以控制的一種當馬車爬到山頂時，落口會消滅的，『侯爵老爺望着他

真的，本已很低的太陽
一陣塵土中帶着一種灰燼

下山，當制輪套被撤去時，紅光已一點不剩了。

剩下來的是片開闊的、起伏不平的原野：山脚邊是一個小小的村莊，過去是一大片平壤和一帶高地，其中有一教堂的鐘樓、一座風車、一個打獵的森林、和一座懸崖，崖上有一用作監獄的堡壘。侯爵以一個行近家鄉的人的神情，環顧着這一切在暮色中逐漸模糊下去的景物。

村裏有一條整腳的街道，有一整腳的釀酒所，一整腳的硝皮作，一整腳的酒館，一整腳的掉換驛馬的廐所，一整腳的水坑——一切設備都是照例的整腳。村裏的人民也很整腳。大家都很窮，有不少人正坐在門口剪切節省下來的蔥蒜之類，以供佐膳；同時有許多人在水坑邊洗滌各種葉子、草類，以及地上所產的其他可以果腹的這種小東西。說明他們所以如此窮苦的原由者，也並不難找：村裏的石碑上鄭重地刻着，應付多少捐稅給國家，多少捐稅給教會，多少捐稅給領主，這兒應付多少地方稅，那兒應付多少統稅——看了使人不禁驚奇，怎麼還會有什麼村莊留着沒有被吞沒。

可以看到的兒童很少，狗一只也沒有。至於那些成年的男女呢，他們在塵世上的前途不外這兩種——要末以僅足維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方式生活於山下的小村中，要末被幽

禁且死亡於山上的巍峨的監獄裏。

由一前驅的當差和馬鞭的暴怒的圻裂聲預先通報着，侯爵老爺坐着馬車來到了驛站的門口。這兒離水坑很近，那些農民都停止了工作，走過來看他。他也看着他們，不知不覺地看到他們的飽經憂患的臉和身體都在必然無懼地逐漸消瘦下去——這種情形使英國人在事實消滅了幾有百年的時候，仍舊迷信一般法國人是羸瘦的。

侯爵老爺眼望着那些馴順的臉孔，它們在他之前俯下去了，正如他的臉會在朝廷上的老爺之前俯下去一般——唯一的區別是，這些臉並非俯下去乞憐，只是俯下去忍受吧了。這時有一個灰色的修路者來到了人叢中。

「把那個人帶過來！」侯爵對當差說。

那個人被帶了過來，帽子拿在手裏；其他的人都圍聚攏來觀看傾聽，正像巴黎水坑邊的那些人一樣。

「我在路上遇見過你？」

「正是，老爺。我有幸在路上遇見您。」

「在上山時，和在山頂上，兩次？」

「正是，老爺。」

「你那樣盯着眼睛看什麼？」

「我看那個人，老爺。」

他稍稍彎着身子，用他那破爛的帽子指點着馬車底下。他那一夥人都彎身下去望着車下。

「什麼人，豬攤？爲什麼要望着車下呢？」

「對不起，老爺；他吊在那制輪套的鏈條上。」

「誰？」侯爵問。

「那個人，老爺。」

「見鬼的這些傻子！這人叫什麼名字？你認識這一帶地方所有的人。他是哪一個？」

「老爺，恕罪！他不是這一帶地方的人。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他。」

「吊在鏈條上，要吊死嗎？」

「請容我說，老爺，這就是莫明其妙的一點。他的頭這樣倒挂着——」

他轉身走到馬車旁邊，向後仰靠着，臉朝着天，頭倒挂着；於是恢復了原狀，摸索着他的

帽子，鞠了一躬。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老爺，他比那磨坊老板還要白。混身佈滿着塵土，白得像一個鬼怪，高大得像一個鬼怪！」

這番描摹引起了那一小羣人的極大興緻；可是他們並不交換眼色，大家都望着侯爵老爺。也許他們要看出來，他的良心上有沒有什麼鬼怪。

「好，你做得真好！」侯爵說道，欣幸這種匪徒是不能擾亂他的方寸的——「你看到一個竊賊吊在我的車上，却不張開你那張臭嘴來。哼！趕開他，嘉培爾先生！」

嘉培爾先生是那邊的驛站站長兼收稅的官吏；他早已必恭必敬地走出來協助這場審訊，照着官派拉住着受審者的衣袖。

「哼！走開！」嘉培爾先生說。

「如果那個陌生人今夜到你的村裏來借宿，你必須抓住他並且查明他的來路，嘉培爾。」

「老爺命我効勞，不勝榮幸。」

「他逃走了嗎，漢子——唔，那該死的人到哪裏去了？」

那該死的人已跟他的半打左右好朋友爬到了車下去，用他的藍帽子指點着那根鏈條。另有半打左右好朋友連忙把他拉出來，氣喘吁吁地送他到侯爵老爺面前。

「那個人逃走了嗎，馱子，當我們停下來裝制輪套的時候？」

「老爺，他從山坡上投身下去，頭向下，好像一個人跳到河裏去似的。」

「留着，嘉培爾。前進！」

那半打正在窺視那根鏈條的人，仍像一羣綿羊似的匍匐在那些車輪之間；車輪這麼突然地轉動起來，他們總算繳幸，才得保全他們的皮和骨頭；此外他們實在沒有多少東西可以保全，不然也許沒有這樣幸運哩。

馬車怒駛出村，駛上了前面的高地，不久其速度就爲小山的陡峻約束住了。這逐漸變成了一種緩步，搖搖擺擺地在夏夜的種種芳香中間慢慢爬上山去。被成千飄遊的蚊蚋圍繞着的車夫，悄悄地把他們的憤怒轉嫁在他們的鞭子上；那個僕役跟那些馬並肩走着；那前驅的當差正在囊橐地疾走入朦朧的遠處。

山上最嶮峻的地點有一塊小小的坟場，上面豎着一個十字架，架上有一新的我們的

「救主」之像，那是某一沒有經驗的鄉下雕刻匠用木頭來雕成的，模樣大而蹩腳，但他是照着活人——也許他自己——的模樣而雕成的，所以消瘦得可怕。

對着這極大的受難的象徵，有一個婦人正長跪着。當馬車駛到她近處時，她連忙旋轉頭來，站起身，奔到車門旁邊。

「原來是您，老爺！老爺，請願。」

老爺發出了一聲不耐煩的喊聲來，可是臉色絲毫不變，望着車外說道：

「怎麼什麼老是請願！」

「老爺，請看無所不愛的上帝面上！我的丈夫——管森林的人。」

「你的丈夫，管森林的人，怎麼樣？你們這班人老是這樣的。他付不出什麼捐稅嗎？」

「他什麼都付清了，老爺。他死了。」

「唔！他安息了。我能把他歸還你嗎？」

「唉，不能，老爺！但是他躺在那邊的一小堆衰草底下。」

「唔？」

「老爺，一堆堆的衰草是這麼多呢！」

「怎麼，還是這話？」

她的樣子像一個老太婆，其實還年青。她的態度極其悲哀；她時而狂暴地用力猛絞着她那雙筋骨突起的手，時而把一只手按在車門上——溫柔地，愛撫地，彷彿它是一個人的胸脯，會感到其哀求的撫摩似的。

「老爺，聽我說！老爺，聽我的請願！我的丈夫死於窮困；許多許多人死於窮困；還有許多人將死於窮困。」

「怎麼，還是這話？我能餵飽他們嗎？」

「老爺，這只有良善的上帝知道；可是我不要求這個。我的請願是，要有一片刻着我丈夫的名字的石頭或木頭，放在他躺着的地上。不然，我也死於同一的病症，躺在另一堆衰草之下以後，他這地方將立刻被人們忘却，永遠不能找到了。老爺，一堆堆的衰草是這麼多，它們增加得這麼快，窮困的人是這麼多。老爺！老爺！」

那個僕役已把她從車門旁邊推開了，車子輕快地疾馳而去，把她遺留在後邊；老爺又由暴怒的鞭聲陪伴着，迅速地接近了那尚在一二十里外的別墅。

夏夜的種種芳香瀰漫在他周圍，且像大公無私的雨點一樣，也瀰漫在不遠的水坑旁

邊的那一羣佈滿塵土衣衫襤褸、操勞過度的人周圍，那修路者以其不可或缺的藍帽子相助，仍在對這羣人絮述他所看到的那個好像鬼怪的人。慢慢地，他們聽得夠了，就先後一散去，而小窗裏有燈光閃爍起來了；當那些窗裏變成黑暗而有更多的星星現出來時，這些燈光彷彿並沒有被熄滅，而是飛昇到天上了。

這時的侯爵老爺已走入了一座高大的房子和許多倒垂的樹木的陰影中；不久他的馬車停止了，這些陰影化成了一片火炬的光，因為他的別墅的大門打開來迎接他了。

「我所盼望的查禮少爺有沒有從英國來到？」

「老爺，還沒有。」

第九章 女夜叉的頭

侯爵老爺的別墅是一座結實的大建築，合於正門前的石頭平壇上。一切都是石頭人面、石的獅子頭。彷彿兩百年前它落成的。

侯爵老爺從其馬車中走出來，由火炬夜的黑暗，使棲息在樹叢中的那大堆廐舍十分靜寂；那照上扶梯去的火炬，以及那高堂中燃燒着，不像是在露天的夜氣中。除了音以外，真是萬籟俱寂；這樣的黑夜常接連長氣，又屏息着不作聲了。

● The Gorgon's head —— 希臘神話

觀她們的頭，都立刻化為石頭。

大門在他後面鏗鏘地關上了。侯爵老爺穿過了一間大廳，其中陰森地放着許多長矛、短劍、狩獵用的大刀，還有更陰森的馬鞭子和棍子——不少現已「歸天」的農民曾在其領主發怒時嘗到這些的斤量。

侯爵老爺避開了那些黑暗的，在夜間緊閉着的大房間，隨着前導的掌火炬者，走上樓梯，走到一條迴廊上的一扇門口。打開了這扇門，他就進入其三間私室中，其中之一是他的臥室。這三個房間都有高聳的圓頂，清涼的不鋪地氈的樓板，燃燒木材的火爐上裝飾着大的狗，以及適合一個奢侈時代的奢侈國度裏的侯爵的一切奢侈品。在那些富麗的傢具上，顯然可以看到路易十四時代的風尚；但也夾雜着不少物件，是可作法蘭西古史上的插圖的。

第三間房裏陳設着兩人的餐事；這是別墅裏的四間「熄燭筒」似的圓室之一。它是一間小小的高樓，窗子洞開着，可是那些木製的「簾形百葉窗」却關閉着，所以外邊的黑夜只能看到細微的水平的一條條黑線，跟那些寬闊的石頭色的線條相間。

「我的姪兒，」侯爵看了一眼前準備好的晚餐說，「他們說他還沒有來到。」
是的，他還沒有來到，雖然老爺會預期在這時跟他相敘。

「好。」
「啊！今夜他大概不會來了；雖然如此，讓餐桌這樣佈置着吧。我在一刻鐘內就準備

一刻鐘後，老爺準備好了，就獨自坐下去進他那餐豐盛精美的晚膳。他的座位向着窗子；他已進好了湯，正要喝他那杯波爾多酒時，却放下了杯子。

「那是什麼？」他鎮靜地問，眼睛注視着那些水平的黑線和石頭色的線條。

「老爺哪個？」

「在百葉窗外。打開百葉窗來。」

這照着做了。

「唔？」

「老爺，什麼也沒有。這裏只有那些樹木和黑夜。」

說這話的僕人曾敞開了百葉窗，向空洞的黑暗中瞭望了一會兒，此刻背着這片黑暗站在那兒，以待後命。

「好。」那泰然自若的主人說。「把它們關上吧。」

這也照着做了，侯爵就繼續進他的晚餐。當他只吃好了一半時，他聽到了車輪的聲音，

就又停止了把拿在手裏的酒杯送到嘴邊去。車輪聲來得很急速，直達別墅之前。

「去問一聲，來的是誰？」

來的是老爺的姪兒。這天午後，他原來比老爺落後了幾十里路。他竭力縮短這距離，可是始終不能在路上趕上老爺。他在各驛站上聽到老爺已往前駛去了。

老爺當即命人去通知他，晚餐在這裏等候他，請他立刻就來。稍稍過了一會兒，他就來了。他在英國是被稱為查禮·達爾南的。

老爺慇懃地接待他，但是他們並不握手。

「你是昨天離開巴黎的吧，爵爺？」他一邊就座，一邊對老爺說。

「昨天，你呢？」

「我是一逕來的。」

「從倫敦？」

「是的。」

「你這次來，耽擱了很久，」侯爵微笑着說。

「恰恰相反，我是一逕來的。」

「對不起！我不是說在路上耽擱；我是說在動身前耽擱了很久。」

「我被——」那姪兒在回答時停頓了一下，「我被——種種事務絆住了。」

「那是當然，」其風雅的叔父說。

當僕人在旁的時候，他們沒有講其他的話。可是咖啡送上來後，他們只剩獨自兩人了，那姪兒望着其叔父的眼睛和精緻的假面具似的臉，開口談起來了。

「不出你所料，爵爺，我這次是回來追求那會使我離家遠行的目標。這目標會把我送入極大的意料不到的危境；不過這是一個神聖的目標，即使它將我送至死地，我希望它也能支持着我。」

「不是送至死地，」那叔父說，「不必說，送至死地。」

「爵爺，我懷疑，」姪兒答道，「如果這會使我瀕於死地，你究竟會不會來打救我。」

對於這話，那鼻子上的加深的小渦，和那殘忍的臉上的放長的細直線條，顯得很凶惡；做叔父的雖然作了一個優美的抗議姿態，但那明明只是一種微細的好教養的形式，不能使人深信。

「真的，爵爺，」姪兒繼續說，「就我所知，你也許還特地設法使那些圍繞着我的可疑

情形顯得更其可疑哩。」

「不，不，」叔父愉快地說。

「無論如何，」姪兒非常猜疑地看了他一眼說，「我知道你的權術會用任何手段來阻擋我，是不擇手段的。」

「朋友，這是我對你說過的，」叔父說着，那兩個小渦裏微微搏動着。「請你記着，這是我老早對你說過的。」

「我記着。」

「謝謝你，」侯爵柔和到極點地說。

他的聲調繚繞在空中，幾乎像是一種樂器發出來的。

「實在，爵爺，」姪兒繼續說道，「我相信使我不致被監禁於法國的什麼監獄裏的，乃是你的否運和我的幸運。」

「我不很明白你的話，」叔父啜着咖啡說。「可否請你說明一下？」

「我相信，假如你沒有失寵於朝廷，近年來一直被籠罩在這暗影之下，那末一張「空白逮捕狀」早已把我送去受無期的監禁了。」

「這是可能的。」叔父非常鎮靜地說。「爲了我家的榮譽起見，我甚至會下決心使你受到那樣的不便。請原諒我！」

「幸而我可以看出來，前天招待會中的接待仍舊很冷淡，」姪兒說。

「我不願說幸而朋友，」叔父帶着優雅的禮貌答道；「我不敢斷定這一層。處於孤寂之境，爲反省的大好機會；這會決定你的歸宿，或許比你自己所決定的好得多。不過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是無益的。如你所說，我處於不利的地位。那些小小的校正工具，那些對於家聲和家族權力的溫和助手，那些會使你得到不便的微細恩典，現在只能用利益和苦求來取得了。請求的人是這樣多，而求得的人（在比較上）是如此少！一向不是這樣的，不過法蘭西在這種種方面都變壞了。我們的不很遠的祖先，對於周圍的賤民握着生殺之權。就從這間屋裏，許多這類的狗會被拖出去絞死；在隔壁那一間（我的寢室）裏，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就有一個人因傲慢地自稱其女兒——他的女兒——純潔不可侵犯而當場被戮死。我們已喪失了許多特權；一種新的哲學已流行起來了；在今日要伸張我們的地位，或許會引起我們的真正不方便哩。一切都壞透，壞透了！」

侯爵輕輕地吸了一小撮鼻煙，搖着頭；他沮喪得相當優雅，因爲這國內還有一個他

——復興的大材

「無論在過去和現代，我們都竭力伸張我們的地位，」他的姪兒憂鬱地說，「以致我相信我們的姓氏已變成了法國最被人痛恨的一個姓。」

「讓我們希望它如此吧，」做叔父的說，「痛恨在上者乃是在下者的不由自主的敬禮。」

「在我們周圍的這一帶地方，」姪兒繼續以憂鬱的聲調說，「我所看到的帶着順從的表情望着我的臉孔，沒有一張不含着陰沉的害怕和奴隸之情。」

「這是對於我家的莊嚴的一種恭維呢，」侯爵說道，「是我家竭力維持其莊嚴的結果。哈！」他又輕輕地吸了一小撮鼻煙，交叉着他的兩條腿。

可是，當他的姪兒用一肘支在桌上，沉思地沮喪地用一手掩着自己的眼睛時，那精緻的假面具却以一種強烈的銳利、逼近、和厭惡之情斜視着他——這種表情是跟其戴者裝出來的漠不介意的神氣不相稱的。

「抑制乃是永久存在的唯一哲學。那種陰沉的害怕和奴隸之情，朋友啊，」侯爵解釋道，「將使那些狗服從鞭子，跟這座房子的壽命同樣長久，」說時他仰望着那堅固的屋頂。

這房子的壽命或許並沒有侯爵所想像的那麼長。假如這一夜他能看到這座別墅以及其他幾十座跟它類似的別墅在不出幾年後的景象，他或許不知怎樣在那些可怖地燒焦且被劫掠一空的廢墟上主張他的權利了。至於他所誇耀的屋頂呢——至少那些被上十萬支火槍射出來的鉛丸射中的人是永遠看不見了。

「在這期間，」侯爵說道，「我要保持着我家的榮譽和安寧，如果你不願的話。可是你一定疲乏了。今夜的商談就此結束吧？」

「再繼續一會兒。」

「如果你高興，再一小時也不妨。」

「爵爺，」做姪兒的說，「我們犯了過失，今日正在身受罪惡之果。」

「我們犯了過失？」侯爵帶着一種詢問的微笑說，把重音放在「我們」一詞上，同時優雅地用手指先指指他的姪兒，然後又指指自己。

「我們一家，我們這有聲譽的家族——我們倆都非常關切它的榮譽，不過觀點却如此不同。就是在我父親的時代，我們也犯了無數的過失，損害着妨礙我們任意作樂的一切人。我何必說我父親的時代呢？——那同時也是你的時代。我怎能把我父親的學生弟兄兼

共同繼承者跟他自己分開來呢？」

「死已把我們分開了！」侯爵說。

「而且也把我。」他的姪兒接口道，「縛住在一種我認爲可怖的制度上，我對它負着責，可是在其中我毫無力量；我要實行我母親的最後的囑咐，服從我母親的最後的眼色，它們懇求我以仁慈待人，爲人伸冤補過；我找不到助力和力量，因而非常痛苦。」

「到我這裏來找吧，姪兒，」侯爵說着，用食指觸了一觸他的胸脯——此刻他們都站在火爐旁邊——「你將永遠找不到它們，我鄭重地告訴你。」

接着他就一聲不響地站在那兒望着他的姪兒，手裏拿着鼻煙盒，清澈的白面孔上的一切精細的直線都殘忍地、狡猾地、緊緊地壓攏着。他又將其手指放在他姪兒的胸脯上，彷彿那是一柄小刀的利刃似的，他用巧妙的手腕在其全身劃了一道，然後說：

「朋友，我寧死也要保存我在其下生活過來的制度。」

說畢，他又吸了一撮鼻煙，就把他的鼻煙盒放進了衣袋裏。於是，他按了一下桌上的小鈴，又說道：

「最好做一個有理性的人，接受你天然的定命。但是我看得出來，查禮少爺，你迷途已

深了。」

「這份產業和法國跟我無緣了，」他的姪兒悲哀地說，「我棄絕它們。」

「兩者都可由你棄絕嗎？法國也許是你的，但是這份產業呢？它雖然微不足道，但是否已成爲你的呢？」

「剛才我那樣說，並沒有對它主張權利的意思。假如它由你遺傳給我，明天——」

「我奢望大概不會這麼快吧。」

「——或是二十年後——」

「承你過分誇獎了，」侯爵說，「不過我還是喜歡這假設。」

「——那末我將拋棄它，而用其他方式生活於他處。這本來沒有多少。除了一片悲慘和荒廢以外，還有什麼呢！」

「哈！」侯爵說着，環視着那個富麗的房間。

「在這兒看起來，固然是漂亮的；但在青天白日之下，就其全體看來，它却是一大堆支離滅裂的荒蕪、處置失當、暴斂、債務、抵押、壓迫、飢餓、赤裸、受難……」

「哈！」侯爵又像很滿意地說。

「如果它有一天會變成我的產業，我將把它付托給更善於逐漸解除其重負的人——如果這樣的事是可能的話——使得那些不能夠離開它而早已被壓榨到可以忍受的最後限度的可憐人，下一代可受苦較少；但我是沒份的。它和這整塊地方受着呪咀。」

「那末你呢？」他的叔父說。「恕我好奇，信奉這種新的哲學的你，是否也要生活呢？」
「我要生活，就得做我的許多同國人——哪怕是出身於貴族的——將來或許都得做的事工作。」

「在英國吧？」

「是的。家聲在本國受不到我的損害，爵爺。它在別國也不會被我損害，因為我在別國並不頂着這姓氏。」

侯爵的按鈴，使隔壁的寢室內點起了燈火來。現在，從那開着的門內，已可看到它輝煌如白晝了。侯爵眼望着這一邊，聽他的僕役一步步走遠了。

「英國對你，具有着很大的吸力，雖然你在那邊並不怎樣得意，」他回轉他那鎮靜的臉來，微笑着對他的姪兒說。

「我已經說過，我在那邊的得意或倒霉，我覺得或許應歸功於你的，爵爺。除此以外，它

是我的避難所。」

「那些大言不慚的英國人說，它是許多人的避難所。你知道有一個同國人在避難？一個醫生？」

「是的。」

「他有一個女兒？」

「是的。」

「是的，」侯爵說。「你疲乏了。晚安！」

當他極文雅地彎下頭去時，他那微笑着的臉上含有一種詭祕的神情，使這些話一種神祕的意味；有力地落在他姪兒的眼睛和耳朵上。同時，他眼睛周圍的那些細而的線條，他那細而平直的嘴唇，他鼻子上的那些小渦，都帶着一種譏刺而彎曲起來，顯美麗又兇惡。

「是的，」侯爵又說道。「一個醫生和他的女兒。是的。這樣就發生了那種新的新疲乏了。晚安！」

如果這時去詢問他那張臉，正如去詢問別墅外面的任何一張石頭臉孔一樣。

無益。他的姪兒一邊走向門口去，一邊望着他，却一無所得。

「晚安！」做叔父的說。「我希望明朝再跟你會見。祝你安睡！把姪少爺照到他的寢室裏去！如果你願意，可把姪少爺燒死在床裏。」他又對自己說了這麼一句，然後重新按鈴召他的僕役到他自己的寢室裏來。

僕役來而又去了，侯爵老爺穿着他那鬆弛的睡衣輕輕地走來走去，準備要睡覺了，因為這一夜非常悶熱。他沙沙地在房裏踱來踱去，他那拖着軟底鞋的腳在樓板上一點也沒有聲響，樣子好像一只文雅的老虎——或是故事裏的什麼怙惡不悛的着魔的侯爵，此刻正要變形為老虎，或剛剛由老虎回復其本來面目。

他在他那間豔麗的寢室中從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由自主地回顧着當天途中的經歷：日落時的慢慢地攀登小山，那正在落下去的紅日，那下山的情形，那座風車，懸崖上的監獄，山凹裏的小村，水坑旁邊的農民，以及那戴着藍帽子指點着車下的鏈條的修路者。這水坑又使他聯想到巴黎的水坑，那放在水坑邊的一小捆東西，那些俯身於其上的婦女，以及那舉兩臂大喊「死了！」的高大男子。

「現在我涼了，」侯爵老爺說，「可以睡覺了。」

他只留一支蠟燭在那大火爐上燃燒着，放下了他的薄紗帳，就安然睡去了。這時却聽到黑夜發出了一聲長嘆來。

外面牆上的那些石頭臉孔，茫然地對黑夜注視了沉悶的三小時；歷沉悶的三小時之久，那些馬在馬房裏對它們的飼草架嘶鳴着，狗狂吠着，貓頭鷹發着跟一般詩人因襲地分派給它的聲音很少相似處的一種聲音。不過這種東西頑梗成性，一向就不肯說規定要它們說的話。

歷沉悶的三小時之久，別墅裏的石獅子和石人的臉孔，茫然地注視着黑夜。死寂的黑暗籠罩在一切的景物上，死寂的黑暗鎮壓在所有的道路上的塵土上。在那個墳場中，一堆堆的衰草已無法分辨清楚；十字架上的人像彷彿已走了下來，因為一點也看不到了。在村裏，徵稅者和納稅者都熟睡着。其羸瘦的居民或許像一般挨餓的人那樣，正在夢中大嚼，且像被驅使的奴隸和被羈絆着的牛馬那樣，在夢中休閒享福：他們都酣睡着，吃得飽飽的，而且自由了。

村裏的水坑在暗中無聲地流着，別墅裏的噴泉在暗中無聲地落下來——兩者都像那一分鐘又一分鐘的時間似地消逝了，歷黝黑的三小時之久。於是，兩處的灰色的水逐漸

在晨光中轉成了蒼白色，別墅裏的那些石臉孔上的眼睛也張開來了。

一點一點地亮起來，終於太陽射在那些靜寂的樹梢上了，陽光佈滿了全山。在旭日的紅光中，別墅裏噴泉中的水似乎變成了血，那些石頭臉都漲紅了。鳥兒響亮地高聲歡唱着，在侯爵老爺的寢室窗外的飽經風霜的窗檻上，一只小鳥盡力唱着它的最好聽的歌曲。最接近的那張石頭臉孔，似乎驚訝地注視着它，張着嘴巴，垂着下顎，好像嚇呆了。

現在，太陽已昇得很高，村裏開始活動起來了。窗子打開了，破舊的門戶去了門，人們戰慄着走出來——那清新的空氣是太涼了。於是開始了老是不會減輕的當天的勞作。有的村民到水坑邊去，有的到田裏去，有些男女挖掘着，有些男女照顧那些可憐的牲口，把瘦骨嶙峋的牛牽到路旁所能找到的草地上去。在教堂裏和十字架下，跪着一兩個人，後一類祈禱者，往往牽着一條牛，咀嚼着那些蔓草，當作早餐。

別墅依其本質，照例覺醒得遲一點，但也慢慢地確定地醒過來了。首先是那些孤獨的長矛和狩獵用的大刀，好像從前一樣染上了紅色，繼而就在清晨的陽光中閃着鋒芒；於是，門窗都打開了，馬房裏的馬回過頭來望着那從門口湧進來的光線和清新之氣，以及在鐵格子窗外閃閃發光且沙沙作響的樹葉；狗盡力拉着它們的鏈條以求脫身，不耐煩地舉起

它們的前腳來。

這種種瑣事都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伴着清晨而俱來的。可是，那別墅裏的大鐘的鳴聲却決不是尋常的事，還有樓梯上的上下奔波，平壇上匆匆往來的人物，到處的著靴和踏足的聲音，急促的裝上馬鞍，疾駛而去——這一切都不是日常慣事啊！

什麼風把這種慌忙帶給了那灰色的修路者——他本來已在村外的小山頂上工作，帶着他那不值烏鴉一啄的午膳，（這時正放在一堆石子上）是不是那些鳥兒好像隨緣佈種似的，挾帶着這種慌忙的一粒種子，在他頭上落了下來總之，在這個悶熱的早上，這修路者好像逃命似的從山上奔下去，塵土沒到膝部，一口氣跑到村裏的水坑邊才停止。

所有的村民都站在水坑邊，樣子依舊很沮喪，低聲地私語着，可是表示出來的情緒只有陰沉的好奇和驚異吧了。那些匆促地被牽回來，隨便繫在各種定着物上的牛，正在蠢蠢地旁觀着，或是躺在地上咀嚼着它們剛才吞下去的不值得怎樣咀嚼的食物。有些別墅裏的人和驛站中的人，以及全體的收稅官吏，多少都武裝着，漫無目標地擁擠在那條小街的對面，這條街上是闕無一物的。這時那修路者早已擠入了他的五十個好朋友中間，正在用他那藍帽子打擊着自己的胸膛。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突然間有一騎馬的僕人疾駛而來，

迅速地把嘉培爾先生吊上馬去，兩人就同騎一馬，疾駛而去了——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是，上面的別墅裏平添了一張石頭臉孔。

這天夜裏，「女夜叉」又到這兒來巡視了一遍，已把那缺少的一張石頭臉孔添了上去——這石頭臉孔它已等候了幾有兩百年之久。

這張臉孔躺在侯爵老爺的枕頭上。它好像一付精緻的假面具，突然被驚醒過來，發怒了，接着就化成了石頭。在它所屬的那個石頭人的心窩裏插着一把刀。在刀柄上裹着一張紙片，紙上胡亂地寫着這幾個字：

「快送他進坟墓。寄自雅各。」

第十章 一諾言

春去夏來，一年又過去了，查禮·達爾南先生已在英國成爲一精通法國文學的高等法文教員。如在今日，他將要算是一位大學教授；但在當時，他只算是一個私家教師。他教授有興緻且能抽出餘暇來的青年學習全世界都有人使用的這種活的語文，並且培養他們對於其中所含的豐富知識和想像的趣味。他而且能用健全的英文來說明它們，把它們譯成健全的英文。這樣的教師在當時是不易找到的；過去的皇親國戚以至王太子，還沒有屈尊來做教員的事，也沒有破產的貴族從德兒勝銀行的帳簿裏跌出來去做廚子或木匠。作爲一個私家教師，他的造詣使學者非常有味而獲益不淺；作爲一個優秀的譯者，他放進其譯品中者不僅是一點字典知識而已；因此年青的達爾南先生不久就出了名，時常受到鼓勵。而且，他又熟悉其本國的情形，這些日益爲人們所關心了。這樣，籍着堅忍不拔和孜孜不倦，他就得意起來了。

他本來沒有希冀在倫敦走黃金的鋪道，或是睡溫柔的牀鋪；要是他懷抱過那樣的奢

望，他恐怕就不會得意了。他曾希冀工作，他找到了工作，他工作着，且儘量利用工作的機會。這就是他得意的所以然。

他的一部分時間消磨於劍橋，他在那邊好像一個走私者似的教授那些大學生以一種違禁的歐洲語文，不像販賣希臘文和拉丁文者是可以堂皇地進出海關的。他其餘的時間，則消磨於倫敦。

且說自終年都是夏的伊甸園時代，直到幾乎全是嚴冬的落難時代，一個男子總免不了要走這一條路——查禮·達爾南的路——愛上一個女子。

他自站在生死關頭的一刻起，就愛上了露西·曼奈德。他從來沒有聽到過一種聲音是像她那同情的聲音那樣悅耳可愛，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張臉龐是像她那正面着站在坟墓邊上的他的臉那樣溫柔美麗。但是他還沒有對她談到這個問題，那在遠隔山海的荒涼別墅中的暗殺案——這結實的石頭別墅本身已化成了一場夢景——發生了已有一年之久，可是他還沒有，一句話都沒有，對她洩露他的心境。

他這樣做是有緣由的，他自己十分明白。這一個夏天的午後，他剛從大學裏教讀回來，一到倫敦，他就彎到索霍區的安靜的角裏去，想找一個機會來對曼奈德醫生傾吐衷曲。時

候將近薄暮，他知道這時露西跟普羅斯小姐到外面去了。

他發見曼奈德醫生正坐在窗口的一把靠手椅子裏看書。從前會支持他受難且使這些痛苦更其銳厲的精力，現已逐漸回到他身上來了。他已成爲一個精力非常飽滿的人；意志極其堅定，富於決心和行動的力量。在他恢復其精力以後，有時行動有點突然，似乎不可捉摸，正如他最初使用其別的恢復過來的機能時一樣；但這種情形從頭就不容易看出來，現在是更少看到了。

他很用功，睡得很少，能輕易地忍受勞苦，而且老是很高興。現在他看到查禮·達爾南走進來，就放開了他的書，伸出一只手去。

「查禮·達爾南！我很高興看到你。這三四天我們一直在計算你回來的日子。昨天史屈利佛先生和雪尼·卡爾登都在這兒，他們倆都說你這次來遲了。」

「我感謝他們這樣關心我，」他答道，對於他們似有一點冷淡，雖然對於曼奈德醫生是非常親熱的。「曼奈德小姐——」

「很好，」醫生看他說不下去，就接口道，「你的回來將使我們大家高興。她爲了一點家務出去了，但不久就會回來的。」



「我相信你的話。我不冤屈你。我相信你的話。」

他的勉強十分顯著，顯然是不願談到這個題目，所以查禮·達爾南猶豫起來了。

「我要不要說下去呢，先生？」

又是一會兒寂然無聲。

「好，說下去。」

「你預料到了我所要說的話，雖然你無法知道我說得如何懇切。我感覺得如何懇切，如果你不知道我內心中的祕密，以及我心中早已充滿着的希望、害怕和不安。親愛的曼奈德醫生，我非常愛你的女兒——親切地、毫無私心地、虔誠地愛着她。假如世界上會有戀愛的事，那末我戀愛着她。你自己也戀愛過，讓你從前的愛情來爲我說話吧！」

醫生臉朝着別處坐在那兒，眼睛望着地上。一聽到最後的話，他連忙又伸出手來，喊道：「不要說那個，先生！那個隨它去！我請求你，不要喚起那個來！」

他這喊聲很像是在呼痛的聲音，在他喊過後好久還在查禮·達爾南的耳朵裏震響着。他擺動他那只伸着的手，似乎請求達爾南暫停一下，後者接受了他這示意，就一聲不響。

「請原諒我，」過了一會兒後，醫生抑低着聲音說。「我並不懷疑你是愛露西的；對於

這一層你可以放心。」

他在坐椅上對他轉過身來，可是並不望着他，或抬起眼睛來。他的一手托着下巴，他的頭白髮籠罩着他的臉：

「你沒有對露西談過嗎？」

「沒有。」

「也沒有寫信給她？」

「絕沒有。」

「如果假裝不知道你的克己行爲是由於顧念她的父親，就將成爲鄙吝的人。她的父親向你道謝。」

他伸出手來，但是他的眼睛並不跟過去。

「我知道，」達爾南恭恭敬敬地說，「我怎能不知道呢，曼奈德醫生，天天看到你們在一塊兒的，你跟曼奈德小姐之間存在着一種異乎尋常的、十分動人的情愛，那是你們的特殊景況所孕育成的，即使以父女間的深情而論，也是很少先例的。我知道，曼奈德醫生——我怎能不知道呢——在她對於你的心情中，除了一個已成年的女兒的情愛和責任

心以外，還含着一個孩子所有的愛情和信賴心。我知道，因為她在兒童時代沒有父母，所以現在她以她目前的年齡和性格所有的一貫性和熱情，合併着她失去你的早年所有的信任心和依戀之情而獻身於你。我十分知道，假如你從另一個世界回到她這裏來，你在她心目中所有的神聖的性格，也不過如此。我知道，當她依附着你的時候，環抱着你的頸項的，乃是一個孩子兼少女兼成年婦人的手臂。我知道，她愛你無異於看到了並且愛着像她自己那樣年齡的她的母親，無異於看到了並且愛着像我這樣年紀的你，愛着她那心碎的母親，愛着經歷了可怖的試鍊而幸獲生還的你，自從我在你的家中認識你以來，我無論日夜都知道着這一層。」

他的父親一聲不響地坐着，臉向下彎着。他的呼吸稍稍急促了一點兒，可是其他的一切激動的痕跡都被他抑制着。

「親愛的曼奈德醫生，因為始終知道着這一層，始終看到她和你被這種聖潔的光輝環繞着，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忍耐着。儘一個男子的本性所做得到的一直忍耐着。我一直覺得，就是此刻也覺得，如把我的愛情——雖是這樣的愛情——放到你倆中間去，就將觸動你過去的經歷而發生不良的影響。可是我愛她。上天可爲我作證，我愛着她！」

『我相信這一層的』她的父親悲哀地答道。『我以前也想到過。我相信這一層的。』
『可是請勿以為，』達爾南聽到那悲哀的聲調好像是一種責備的聲音，就說，『請勿以為，如我三生有幸，有一天會娶她為妻，而遲早總有一個時候必須使她跟你分離——我也能或也會說我現在所說的話。我不但知道這是無望的事，而且我也知道這是卑鄙的事。假如我的心中潛藏着這樣的思想，即使將其實現之期放在多年以後——假如我的心中曾經潛藏過這樣的思想——假如我竟會懷抱這樣的思想——我現在就不能接觸這只可敬的手了。』

他一邊說，一邊就把自己的手放在醫生的手上。

『不，曼奈德醫生。我也像你一樣，是法國的一個自願流亡者；像你一樣，被它的紊亂、壓迫、和悲慘之事驅逐在外；像你一樣，企圖以自己的勞動來生活於國外，且深信將來會比較光明——這樣的我只希望能分享你的命運，分享你的生活和家庭，終身為你效忠。並不是要攘奪露西的做你的兒女、伴侶、和朋友的權利；而是要來促進這個，使她跟你更其密切地連在一起，如果這是可能的話。』

他的手依舊逗留在她父親的手上。她的父親並不冷淡地答復了一下他的撫摩，就把

自己的兩手放在坐椅的靠手上，初次抬起眼睛來看談話的對方。他的臉上顯然流露着爭鬥的神情，這種神情有時似將化爲陰沉的懷疑和恐懼。

「查禮·達爾南，你說得如此感動人而豪爽，我要由衷地向你道謝，而且對你一傾衷曲——或差不多如此。你有什麼依據可以相信露西也愛着你嗎？」

「沒有。現在還沒有。」

「這番談話的第一個目的，你是否要憑我的知識來立刻確定這一層？」

「這也不是。我或許再過許多星期都沒有希望這樣做，或許明天就有這樣的希望——我有沒有誤會自然很難說。」

「你要我作什麼指點嗎？」

「我並不要求這個，先生。但是我想過，如果你認爲正當的話，你也許能給我一些指點。」

「你要我作什麼諾言嗎？」

「我確乎在尋求這個。」

「那是什麼呢？」

「我很知道，如果沒有你，我是不能得到什麼希望的。我很知道，即使曼奈德小姐此刻

把我放在

她對她父

「要

「我

物的。因此，

這句話的。

「這

也會由密

西，在這一

「敢

「有

「這

她的

「你

那一定是這兩個人之一了。」

「或者兩人都是，」達爾南說。

「我沒有想到兩人都是我覺得一個都不像。你不是要我作一諾言嗎？告訴我，那是什麼。」

「那是，如果曼奈德小姐在無論什麼時候也來跟你商量像我剛才冒昧對你提出的那樣心事，你將證明我所說的話，以及你對它們的信心。我希望你能對我懷着這樣的善意，不致發揮不利於我的左右力。我所要求的就是這個。至於我要求這個的交換條件，那你當然有權利索取的，我將立刻說出來。」

「我給你這諾言，」醫生說道，「並不要什麼條件。我相信你的目的，純然是，真正是如你所說。我相信你的用意是要增進——並非削弱——我跟其他的一個更親愛得多的「我」之間的連繫。如果她有一天來對我說，你對於她的美滿的幸福是不可或缺，我就把她送給你。假如有什麼——查禮·達爾南，假如有什麼——」

那年青人已感激地抓住了他的手；當醫生說這些話時，他們的手是緊握着的：

「假如有什麼妄想，什麼緣由，什麼疑懼，無論新的或舊的什麼，不利於她真正所愛的

人——雖然其直接的責任並不在他身上，這些都將爲了她的緣故而一筆勾銷。她是我的
一切，比受難更重要，比不義更重要，比——唔！這是無聊話。」

他突然沉默的樣子是如此古怪，他住口後的注視是如此古怪，以致達爾南覺得自己的手在那慢慢地放鬆它，釋去它的手裏發冷了。

「你剛才對我說了一句話，」曼奈德醫生微笑着說。「你說的是什麼呀？」

他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後來他才記起曾經講到條件的話。一轉到這個話題上，他心裏就寬舒了一點，答道：

「你如此相信我，我也應當十分相信你。你還記得吧，我現在所用的姓，雖然不過把我母親的姓稍稍改變了一些，却不是我的真姓氏。我要告訴你，那是什麼，並且我爲什麼住在英國。」

「住口！」來自波梵的醫生說。

「我自願告訴你，使我更值得受你的信任，對你沒有保守着什麼祕密。」

「住口！」

在一瞬間，醫生甚至用兩手掩着自己的耳朵；在下一瞬間，甚至把他的兩手放在達爾

南的嘴巴上。

「等我問你的時候告訴我，現在不要說出來。如果你的追求進行得順利，如果露西愛你的，你可以在結婚的那天早上告訴我。你答應嗎？」

「不勝欣喜。」

「把你的手給我。她立刻就要回來了，最好今夜不要被她看到我們在一塊兒。去吧！上帝保佑你！」

查禮·達爾南離開他時，天色已經黑了；又過了一小時，天色更黑的時候，露西才回到家裏；普羅斯小姐逡自上樓去了，她連忙獨自趕到那間屋裏來，出乎意外地發見他那坐着看書的椅子空着。

「父親！」她喊他道。「親愛的父親！」

並沒有接應的聲音，可是她聽見他的寢室裏有一種低低的鎚打聲傳出來。她輕輕地掠過中間的一間房，到他的門上去向裏一望，就驚慌地跑回來，嚇得血液都凝結了，一路喊道：「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

她的疑惑不決只持續了幾秒鐘；她連忙走回去，在他的門上輕輕地叩着，並且輕輕地

叫他一聽到她的叫聲，鎚打的聲音就停止了，他立刻走出來見她，他們倆就一道走來走去，走了好久。

這天夜裏，她起床來看睡着的他。他正昏沉地睡着，他那一盤做鞋的工具和那雙沒有完成的鞋子，都照原樣放在那兒。

第十一章 一幅姊妹畫

『雪尼，』在這同一天夜裏或翌日早上，史屈利佛先生對他的胡狼說：『再調一碗五味酒，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

這天夜裏和前一天夜裏，以及更前一天夜裏，接連好幾夜，雪尼都做着雙倍的工作，在史屈利佛先生的文件中間做了一番大掃除的工作，因為長期的休假快要開始了。大掃除終於告畢了：史屈利佛拖欠下來的債務都已美滿地理清，一切都已廓清，要等十一月裏的霧帶着其訴訟俱來時，才有財源再送進來了。

雪尼並沒有因如此出力而更其活潑一點或更其清醒一點。他要挨過那漫漫長夜，會額外多用了不少的濕手巾；在使用濕手巾之前，他也喝了多量額外的酒，所以此刻，當他扯去其包頭布，把它投在那時時供他打濕它已有六小時之久的面盆裏時，他的情形是非常狼狽的。

『你在調那一碗五味酒嗎？』威風凜凜的史屈利佛說，這時他正仰天躺在沙發上，環

顧着一切，兩手插在他的腰帶裏。

「是啊。」

「那末，聽着！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一向所想的那樣精明。我想結婚了。」

「你想結婚嗎？」

「是的。而且並非爲錢。你對這有什麼」

「我不大想說什麼話。她是誰呢？」

「猜猜看。」

「我認得她嗎？」

「猜猜看。」

「我不想猜，當此早上五點鐘，我的頭猜，就得請我吃飯。」

「唔，那末我告訴你吧。」史屈利佛

明白我，因爲你是一頭感覺如此麻木的

「而你，」正在忙着調製五味酒的雪尼答道，「却是一個這麼敏感有詩意的精靈。」
「呃！」史屈利佛自鳴得意地笑着說，「雖然我不願自稱爲「浪漫」的精靈，（因爲我希望我有更好的理智，）可是我還是一個比你更溫柔的人。」

「你的意思是說比我更幸運吧。」

「我的意思並不是這個。我是說，我比你更——更——」

「就說更會奉承婦女吧。」卡爾登提示道。

「好！就說更會奉承婦女吧。我的意思是，我是這樣的一個男子，」史屈利佛對他正在調製五味酒的朋友自誇道，「在跟婦女作伴的時候，我比你更願意取悅於人，更費心去取悅於人，更善於取悅於人。」

「說下去吧，」雪尼·卡爾登說。

「不在說下去之前，」史屈利佛威嚇地搖着頭說，「我要跟你弄清楚這一點。你也跟我一樣地常常到曼奈德醫生的家裏去——或許去得比我更多。可是我看了你在那邊的陰陽怪氣樣子，真覺得難爲情！你的態度是默不作聲，陰沉，懦怯，我實在爲你覺得可恥，雪尼啊！」

「像你這樣一個弄法律的人會覺得什麼事情可恥，實在是有益的。」雪尼答道：「你應當感謝我哩。」

「你不能這樣脫身，」史屈利佛接口道：「不，雪尼，我應該告訴你——我這樣當面告訴你是爲你好——你跟婦女作伴時是一個邪氣不適宜的傢伙。你是一個不知趣的傢伙。」

雪尼喝了一滿杯調好的五味酒，笑了一聲。

「你看我！」史屈利佛撐起兩臂說：「我比較你不需要取悅於人，因爲我的處境更易獨立。我爲什麼要取悅於人呢？」

「我尙未看到你這樣做過，」卡爾登喃喃地說。

「我這樣做，因爲這是一種策略，一種原則。這麼着，你看我！我進行得很順利。」

「可是你要敘述的結婚的意向，進行得並不順利呢，」卡爾登漠不介意地說：「我希望你專講這個吧。至於我——你難道永不會明白我是本性難改的嗎？」

他問這句話時，帶着一些鄙夷的神氣。

「你爲什麼不肯改過呢？」他的朋友以並非慰藉的聲調答道。

「我知道，這是毫無理由的，」雪尼·卡爾登說：「你心目中的太太是誰呢？」

「那末，我宣佈了她的姓名時，你不要難過，雪尼。」史屈利佛先生浮誇地請他的朋友準備來接受他將要作的揭曉，「因為我知道你說的沒有一半是真心話；而且即使完全是，那也無關緊要。我作此小小序言，因為你會經用輕蔑的話來談到這位少女。」

「我會經對你說到她？」

「當然；就在這幾間房裏。」

雪尼·卡爾登望望他的五味酒，又望望他那面有喜色的朋友；喝了他的五味酒，又望望他那面有喜色的朋友。

「你會稱這少女為金髮的玩偶。這少女是曼奈德小姐。假如你在這些事情方面是一個敏感的或知趣的人，雪尼，我或許對你使用這樣的一個稱呼要有點氣憤，可是你並不是那樣的人。你完全沒有這類性情，所以我想到這句話時一點也不惱怒，正如我不會因一個不能賞鑒圖畫的人批評我的繪畫而惱怒，或因一個不能賞鑒音樂的人批評我的樂曲而惱怒一般。」

雪尼·卡爾登很快地喝着五味酒，一滿杯一滿杯地喝下去，同時望着他的朋友。

「現在你什麼都知道了，老雪。」史屈利佛先生說。「我不管有沒有財產：她是一個可

愛的人兒，我已決定心思要使自己快活快活；在大體上，我想我已有財力使我自己快活快活了。她在我身上可以得到一個相當富裕的丈夫，而且我還在迅速地昇上去，且已有相當的名聲；這在她實是一種好運道，不過她也配享好運道。你覺得驚異嗎？」

仍舊在喝五味酒的卡爾登答道：「我爲什麼要驚異呢？」

「你贊成吧？」

仍舊在喝五味酒的卡爾登答道：「我爲什麼要不贊成呢？」

「唔！」他的朋友史屈利佛說道：「你得到這消息後，倒沒有像我所想像的那樣難過，也沒有爲我斤斤計較金錢上的得失；雖然不用說，現在你已十分知道，你的老友乃是一個意志很堅強的人。是的，雪尼，我已過夠了這種一無變化的生活；我覺得人在高興的時候可以回到一個家庭裏去，（不高興的時候當然可以不去，）是一件快活的事；而且我覺得曼奈德小姐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很有用，可爲我增光。所以我已打定了主意。現在，老雪啊，我要對你說一句關於你的前途的話。你的生活很惡劣，你知道；你的生活實在很惡劣。你不知道金錢的價值，你老是很窘迫，你終有一天將貧病交逼；你實在應該想到一位看護婦。」

他說這些話時的像煞有介事的得意神情，使他顯得比原來加倍地大，四倍地討厭。

「現在，讓我忠告你，」史屈利佛繼續說，「正視着這個問題。我會照着我的方式正視這個問題，你也照着我的方式正視它一下吧。結婚吧。預備一個什麼人來照顧你。不要顧慮你跟婦女作伴時得不到什麼樂趣，或是不懂得怎樣跟婦女應酬。去找一個什麼人。找一個稍有資產的體面女人——比如有房屋出租的女人之類——跟她結婚。以防窮困之時。這是你該做的事。你且去想想看，雪尼。」

「我當去想想看，」雪尼說。

第

史屈利佛

開倫敦去度那

一切的預備手

期娶她呢，還是

至於他這

決。他依照實事

辯論了一番：這

被告的辯護律

● Mic

在這

● Hila

屈利佛太法官十分滿意，因為再沒有什麼案件能比這更為簡單了。

因此那『長假』一開始，史屈利佛先生就正式邀請曼奈德小姐去遊伏克斯好花園。這失敗了，就請她去遊蘭納拉^①；不料這也失敗了，他就不能不親自到索霍去，宣佈他那高尚的心思。

所以，當『長假』尚在初期的時候，史屈利佛先生就由聖堂坊衝向索霍去。當時如有人看到他氣勢極盛地在弗利忒街上突出來，一路推擠着所有的弱小者，無論哪個都會看出來，他是如何的安穩有力。

路經德兒勝銀行，他不但跟這銀行有往來，而且又知道勞雷先生是曼奈德一家人的密友——史屈利佛先生突然想到走進銀行去，對勞雷先生宣示索霍區的光明的遠景。所以，他推開了那扇格格地發響的門，向下墮落了兩步，走過了那兩個老邁的出納員，衝到後面的那間發霉的暗室裏，勞雷先生正坐在那裏，面前放着幾大本有線條以供填寫數目的簿子，那有垂直的鐵柵的窗子上彷彿也劃着線條以供填寫數目，而天底下的一切是一大

① Vauxhall Gardens——倫敦著名遊藝場。

② Ranelagh——園子。

潮數

「哈囉！」史屈利佛先生說。「你怎麼樣？我希望你很好！」

史屈利佛有一宏大的特色：無論什麼地方或空間都好像容納不下他似的。他在德兒勝銀行裏真是太大了，以致坐在老遠的角落裏的年老職員都帶着抗議的神氣抬起頭來望着他，彷彿他把他們推擠到了壁上上去似的。正在遠方莊嚴地讀報的行長，也不悅地放下了報紙，似乎史屈利佛的腦袋撞進了他那高貴的背心裏。

謹慎的勞雷先生用他認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應該用的聲調說道：「你怎麼樣，史屈利佛先生？你好嗎，先生？」接着就握手。他握手的態度有點特別，這是德兒勝銀行裏的任何職員在行長的氣味瀰漫着之處跟顧客握手時共有的特色。他否認自己地握着手，好像在替德兒勝銀行握手似的。

「我有什麼可以爲你効勞嗎，史屈利佛先生？」勞雷先生做生意地說。

「唔，不謝謝你，我這次是來拜訪你個人，勞雷先生；我要跟你講一句私人間的話。」

「哦，真的！」勞雷先生說着，俯下了他的耳朵，同時他的眼睛眺望着遠處的行長。

「我將要，」史屈利佛先生說着，把他的兩臂親信地靠在寫字檯上——雖然這是一

張雙料的大寫字檯，却似乎不足以容納他的半身——『我將要把自己在婚姻上貢獻給你那可愛的小友曼奈德小姐，勞雷先生。』

『天哪！』勞雷先生喊道，同時撫摩着他的下巴，狐疑地望着他的訪問者。

『天哪，先生？』史屈利佛退後了一步，複述道。『你的天哪，先生？敢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勞雷先生？』

『我的意思，』那生意人答道，『當然是友誼的、感賞的、十分尊重你的好意……總之，你所能希冀的一切都包含在我的意思中。不過——實在，你知道，史屈利佛先生——』勞雷先生停住了，非常古怪地對他搖着頭，好像被什麼逼迫着，以致不能不違反本意地在內心中說：『你知道你實在太過分了！』

『唔！』史屈利佛說着，用他那兇橫的手拍着寫字檯，眼睛睜得更大了一點，並且透了一口長氣，『如果我懂得你的意思，勞雷先生，我不是人！』

勞雷先生整頓着他耳邊的小小假髮，又嚙着一枝鵝毛筆。

『該死的，先生！』史屈利佛注視着他說，『我難道不配嗎？』

『哦，配的！配的。配啊，你很配！』勞雷先生說，『如果說到配，你是很配。』

「我難道不得意嗎？」史屈利佛問。

「哦？如果說到得意，你是很得意的，」勞雷先生說。

「高昇呢？」

「如果說到高昇，你知道，」勞雷先生很樂於能作另一承認，「那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懷疑的。」

「那末你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勞雷先生？」史屈利佛問道，顯然有點氣餒了。

「唔！——你此刻就要去嗎？」勞雷先生問。

「立刻！」史屈利佛說着，拳頭重重地落在桌上。

「假如我是你，我想我不會去。」

「爲什麼呢？」史屈利佛說。「現在我把你攔在一只角裏了，」辯論地對他搖着一根

食指。「你是一個生意人，無論做什麼都得舉出理由來。把你的理由說出來看。爲什麼你不

會去？」

「因爲，」勞雷先生說道，「我如沒有相當因由可以相信我會成功，我就不願抱着這

樣的目的前去。」

「該——死的！」史屈利佛喊道，「這話可把什麼都搪塞過去。」

勞雷先生看了一眼遠方的行長，又看了一眼那憤怒的史屈利佛。

「這兒有一個生意人——已在一月銀行裏住了多年——是一個閱歷豐富的人，」史屈利佛說道，「他在列舉了可獲透澈成功的三大理由以後，却又說什麼理由都沒有！而且說時腦袋帶在肩上！」史屈利佛先生特別注重最後一點，彷彿他說時如果腦袋不在肩上就滿不在乎似的。

「當我說到成功時，我是在說對這位少女的成功，當我說到大概可獲成功的因由和理由時，我是在說對這位少女可獲成功的因由和理由。這位少女，我的好先生啊，」勞雷先生輕輕地拍着史屈利佛的胳膊說，「這位少女，首先要想到這位少女。」

「那末你是要告訴我，勞雷先生，」史屈利佛撐起了兩肘說，「你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乃是，我們目前談到的這位少女是一個矜持的傻子？」

「並非如此。我要告訴你，史屈利佛先生，」勞雷先生漲紅着臉說，「我不願從任何人嘴裏聽到對這位少女不敬的話；如果我知道有什麼人——雖然我希望沒有這樣的人——趣味如此粗陋，氣質如此傲慢，竟不能自禁要在這桌旁說出不敬重這位少女的話來，

那末即使德兒勝銀行也不能阻止我把我的意見明告他。」

在這地方發怒不能不抑低着聲調，這會使史屈利佛先生的血管在他發怒時陷於危險的境地，勞雷先生的血脈在平時雖能井井有條，現在輪到他發怒時，情形也並不稍好。

『這是我所要告訴你的，先生，』勞雷先生說。『請勿誤解我的意思。』

史屈利佛先生把一支界尺的一端吮吸了一會兒，於是站在那兒用它敲着他的牙齒，敲出一種調子來，這大概會使他牙齒痛吧。他終於打破那臃腫的沉默說：

『這對我是有點新奇的，勞雷先生。你深思熟慮地忠告我，不要到索霍去貢獻我自己——我自己：最高法院的史屈利佛律師？』

『你要我忠告你嗎，史屈利佛先生？』

『是的，我請求你。』

『很好。那末我就給你，你已經正確地複述過我的忠告了。』

『可是我對這所能說的，』史屈利佛困惱地笑着說，『乃是這話——哈哈——可以搪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事。』

『請你了解我吧，』勞雷先生繼續說。『以一個生意人而言，我不配對這問題說什麼』

話，因為生意人的我，對此一無所知。但我剛才是以老朋友的資格說話的——我會懷抱過曼奈德小姐，我是曼奈德小姐和她父親信托的朋友，我對他們倆懷着極大的愛心。而且，記看，這番知己話不是我找來的。現在你覺得我是否不錯呢？」

「我不！」史屈利佛呼嘯道。「我不懂得在局外人身上找到一般情理；我只能自己去找它。我假定某些場所所有情理；你却假定吞吞吐吐的不合情理。這對我是新奇的，但你是不錯的，我敢說。」

「我所假定的，史屈利佛先生，我要自己來加以評定。請了解我，先生。」勞雷先生說着，又立刻臉紅起來了，「我不願——那怕是在德兒勝銀行裏——任何一位先生來代我評定。」

「噢！我請你原諒！」史屈利佛說。

「好。謝謝你。唔，史屈利佛先生，我本來正要說：如要你發見自己誤會了或許是痛苦的，如要曼奈德醫生不能不對你直說或許是痛苦的，如要曼奈德小姐不能不對你直說或許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我有幸跟這家人交情很好。如果你願意，並不要你担什麼干係，也不算代表你，我可以稍稍用一點新的觀察和明白的判斷來校正我對這問題的意見。那時候，

如果你仍不滿意，你可以自己去測驗其健全性；反之，如果你滿意了，而且不出我所料，那末各方面都可以省去許多無謂的麻煩。你以為如何？」

「你要我在倫敦等候多久呢？」

「哦！那不過幾個鐘頭吧了。我今晚可以到索霍去，以後就到你的寓所裏來。」

「那末好的，」史屈利佛說，「此刻我就不去了，我本來也沒有那樣着急；好的，今晚我候你來看我吧。再會。」

於是史屈利佛先生旋轉身子，衝出銀行去，一路使空氣震動得如此厲害，以致那兩個在櫃台後面鞠着躬的年邁職員，用盡其剩餘的精力才得抵擋住這種震動。公衆看到這些年老龍鍾的職員老是在鞠躬，以致一般人都相信他們鞠躬送出一個顧客去以後，仍在那空洞無人的辦公處鞠着躬，直到迎入另一個顧客來。

那位敏捷的律師已看出來，如沒有十分堅實可靠的根據，這位銀行家是不會如此激烈地發表其意見的。雖然事前毫無準備，他終於把那一大顆藥丸吞了下去。『現在，』史屈利佛先生在走過聖堂坊後，回頭來對那一帶地方搖着他那辯論的食指說，『我的出路是，把你們都放在錯的一方面。』

這本是老培雷（法院）的戰術家的一種韜略，他在其中得到了大大的慰藉。「你不能將我放在錯的一方面，小姐，」史屈利佛先生說，「我要把你放在那兒。」

因此，當那天晚上十點鐘勞雷先生來造訪的時候，史屈利佛先生正埋頭在一大堆故意亂放着的書籍和文件中間，似乎一點也沒有想到上午談到的那個問題。他甚至在看到勞雷先生時表示驚異，樣子完全像別有所思，心不在焉。

「唔！」那良善的密使在足足談了半小時空天，仍不能把他帶到這個題目上時，忍不住地說：「我到索霍去過了。」

「到索霍去過？」史屈利佛先生冷冷地複述道。「哦，當然囉！我在想什麼呀！」

「我已毫無疑義，」勞雷先生說，「我在今天上午所說的話是對的。我的意見已被證實，所以我要重申我的忠告。」

「我鄭重地告訴你，」史屈利佛先生極親善地說，「我爲你惋惜，也爲那可憐的父親惋惜。我知道這一定將永遠成爲這一家人的一個慘痛話題；我們不要再談它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勞雷先生說。

「我也相信如此，」史屈利佛慰藉地、堅決地點着頭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呢？」勞雷先生力斥道。

「呃，沒有關係，我鄭重地告訴你，沒有關係。我在原來並無情理的地方以為有原來並無可以嘉許的大志的地方以為有可以嘉許的大志；現在我已完全脫離了念，而且並沒有得到什麼損害。年青的女子常犯這種愚行，這不是第一次；她們常在微賤中悔恨，也不是第一次。說句不自私的話，我以這提議被攔開為可惜，因為這在觀點上是不利於我的；說句自私的話，我以這提議被攔開為可喜，因為這在世俗的觀點上是不利於我的——簡直不用說，我由此沒有絲毫好處可得。幸而並沒有受着一點並沒有向這少女求婚，而且，說句知己話，仔細一想，我也決不致於鹵莽到這個地步，你無法控制沒有腦筋的少女們的虛榮心和輕浮；你切勿希冀做到這樣的事，不老是失望。現在，請勿再去說它吧。我告訴你，我為別人惋惜這事，但我為自己慶幸。我常常感激你，因為你讓我探詢你的意見，並且給我忠告；你比我更熟悉這位少女；你的不錯，那是決計不行的。」

勞雷先生完全嚇呆了，他蠢蠢地望着史屈利佛先生把他推到門邊去，表面上大度、寬恕、和善意來傾倒在他那錯誤的腦袋上。『善自排遣吧，親愛的先生，』史屈

『不要再說它；再謝謝你，因為你讓我探詢你的意見；晚安！』

勞雷先生到了外面的夜氣中，才知道自己有在什麼地方。史屈利佛先生已回去躺在他的沙發上，對天花板霎着眼睛。



了方針，」接着知趣的他就到德文郡去了；當時倫敦市上的花香都含着善意，爲患病的人飄送過康健來，爲老年的人飄送過青春來——在這一天，雪尼的兩腳仍在踐踏着這些街石。最初本來漫無目標，猶豫不決，後來却發生了一種意向，這意向逐漸活躍起來，就使他的兩腳把他送到了醫生的門口。

他被引導到樓上，發見露西正在獨自工作。她跟他在一塊兒時總覺得不大自在，這次也稍形忸怩地招待他坐在桌旁。可是，當彼此正在寒暄之際，她抬起頭來一望，却發見他的臉色有點異乎尋常。

「恐怕你身體不好呢，卡爾登先生！」

「不。不過我過的這種生活，曼奈德小姐，不會有益於康健的。這樣的放蕩者有什麼希望，或有什麼可以希望呢？」

「這不是有點可惜嗎——恕我已把這問題說出口來了——爲什麼不過更好的生活呢？」

「上帝知道這是可恥的事！」

「那末爲什麼不改過來呢？」

她又溫柔地望他一下，不料却看到他的眼睛裏含着淚水，就非常悲傷。他回答的聲音中也含着淚水：

「已經來不及了。我永不會變得比現在更好。我將墮落得更深，變得更壞。」

他把一肘靠在她的桌上，用手掩住了自己的眼睛。桌子在沉默中顫動着。

她從來沒有看到他變爲這樣優柔，因而心中非常難過。他也知道這一層，所以並不望着她而說道：

「請原諒我，曼奈德小姐。我一想到我要想對你說的話就支持不住了。你願意聽我說嗎？」

「如果這能使你得到一點好處，卡爾登先生，如果這會使你愉快一點，我將非常高興！」

「願上帝保佑你，爲了你這深厚的同情！」

稍稍過了一會兒後，他移開了掩在臉上的手，堅定地說道：

「不要害怕聽我的話。不要畏縮我說的任何話。我好像是一個幼年夭折的人。我的生都如此。」

「不，卡爾登先生。我深信你的最好的一部分生活還沒有表現出來，我深信你可以成爲更有價值得多，更不辜負你自己。」

「說不辜負你吧，曼奈德小姐，雖然我自己更明白——雖然我更明白我自己的莫明其妙、惡劣的心——我將永遠不忘這話！」

她臉色發白，顫抖起來了。他隨即提出來的對於自己的堅定絕望之情，使她獲得了救濟。

「曼奈德小姐，假如你竟會答復你面前的人的愛情——你知道他是一個自暴自棄、酗酒妄爲的可憐人——他雖有這幸福，此時此刻他也深知他會使你陷於悲慘之境，使你悲傷悔恨，摧殘你，辱沒你，把你跟他一道拉下去的。我十分明白，你對我不能懷着什麼深情，我也不要求這個；我甚至因爲這事決不會有而感謝上帝呢。」

「沒有這個，我不能打救你嗎，卡爾登先生？我不能使你回到一條更好的路上來嗎？——請恕我這麼說！我沒法報答你的知己嗎？我知道這是一番知己話。」她稍稍遲疑了一下，並且懇摯地流着淚，謙遜地說，「我知道你不會對別人說這番話的。我不能使它對你自己發生一點好處嗎，卡爾登先生？」

他搖搖頭。

『不能。不，曼奈德小姐，不能。如果你再稍稍聽我講幾句話，你就做了你所能替我做的事。我要想你知道，你乃是我的心靈的最後一個美夢。我雖然墮落，但看到了跟你父親在一塊兒的你，以及由你造成這麼一個家庭的這個家庭，我那些本來以為早已在我心中消滅的舊日的影子又甦醒過來了。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我本來以為決不會再來譴責我的悔恨之情又在苦惱着我了，我又聽到了我本來以為永遠不會再作聲的逼令我向上的細微聲音。我發生了尚未定形的重新振作起來的心思——努力再從頭做起，摔去怠惰和荒淫，繼續作那中途放棄了的奮鬥。一場好夢，完全是一場好夢，結果一無所得，那做夢者仍舊躺在他躺下的地方——不過我要想你知道，這夢是由你引起的。』

『它什麼都沒有留下嗎？哦，卡爾登先生，再想想看！再試試看！』

『不，曼奈德小姐，自始至終，我一直知道自己完全不配做這好夢。可是我懦弱，我仍舊懦弱，要想你知道你如何突然制伏了我，把我——雖然只是一堆死灰——燃點成火：不過這火，因其本質不能跟我自己分離，所以什麼也沒有灼熱，什麼也沒有照明，什麼事都沒有做，懶洋洋地燃燒着。』

「卡爾登先生，既然不幸的我，使你比認識我以前更其不快樂——」

「不要這麼說，曼奈德小姐，因為如有什麼能夠挽回我，那就是你了。你不會使我變成更惡劣的。」

「既然你所說的那種心境，無論如何總有一部分可歸因於我——這是我要說的，如果我能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我難道沒有什麼可為你效勞嗎？我一點也沒有力量為你幫忙嗎？」

「我現在所能得到的最大助力，曼奈德小姐，就是我這次來此要取得的。讓我在我那潦倒的餘生中永遠帶着這記憶吧：我會對你傾吐過我的衷曲，而此刻的我還剩着一些什麼可供你哀悼憐惜的。」

「可是我竭誠地、熱切地再三懇求你相信，你還是能做更好的事的，卡爾登先生！」

「不要再懇求我相信這個，曼奈德小姐。我自己已經證明了這一層，我知道得更清楚。我使你難過；我很快就要說完了。你可否讓我相信，當我回想到今天時，我生平的最後一番知己話是長留在你那純潔無辜的胸脯中，而且單獨留在那兒，不會被別人知悉？」

「如果這可以使你得到安慰，我就答應。」

「即使將

卡爾登

尊重。

「謝謝你

他把她的

「不要害

死了，也不過如

因而感謝你，爲

在你那溫柔的

他是如此

的可哀，以致嘗

「不要非

不能加以拒絕

受這樣的眼淚

你一向所看見的樣子。我要對你作的着末第二個請求，就是要你相信我這一點。」

「我願意相信的，卡爾登先生。」

「我的着末一個請求如下，同時我要爲你除去一個訪問者——我很知道你跟這人沒有一點相同之處，你跟他中間隔着一只不可逾越的鴻溝。這說了也無用處，我知道，不過這是從我的心靈中發出來的。爲了你，以及你所親愛的任何人，我什麼事都願意做的。要是我的生涯較好一點，我有機會或是能夠作什麼犧牲，那末我願爲你和你所親愛的人們犧牲一切的，試在安靜的時候，把我當作在這一點上是一個熱情誠懇的人而懷念着我。時候將要來到，不久這時候就要來到：新的連繫將以你爲中心而結成——這些連繫將把你更深情地，堅固地羈縻在你所潤飾的家庭上——這些最親切的連繫將使你增光，使你快樂。哦，曼奈德小姐，當一個幸福的父親的縮影仰面望着你，當你看到你自己的明媚的雛型在你腳邊跳出來時，望你時時想到世上還有一個人是願犧牲其生命來保全你所愛的生命的！」

他說了『再會！』最後又說了一聲『願上帝保佑你！』就離開了她。

第十四章 規矩的生意人

由他那頑皮的兒子陪伴着，坐在弗利忒街上的櫟子上的錢雷、克倫青先
以看到許多許多各式各樣的活動的事物。在一天中最熱鬧的時間，坐在弗利忒
論什麼東西上的人，誰能不被這兩大行列弄得目眩耳聾呢——一個行列老是
走向西方，另一行列老是背着太陽走向東方，兩個行列都老是走向落日的紅光
照不到的遠方的平原上去！

嘴裏嚼着麥稈，克倫青先生坐在那兒看着這兩支人流，有如那在一支水流
了幾百年的不開通的鄉下人——只是錢雷並不希冀它們有一天會流盡
會懷着這樣的希望，因為他的一小部分收入是靠領導胆怯的婦女（大半是口
自然過了中年的女太太）從德兒勝銀行這一邊渡過那些洪流而得來的。這樣
女太太到對岸去爲時雖極短促，可是克倫青先生每次總對她表示極大的關切

● 相傳有一鄉人欲渡河不得，乃坐在河邊，靜待河水流盡。

福多壽。由於執行這種仁善的職務而獲得的報酬，補助着他的經濟，如剛才所說過的。

從前有的詩人坐在公共場所的椅子上，看着人們而潛思默想。克倫青先生，雖然坐在公共場所的椅子上，但不是詩人，所以默想得很少，只是望着他周圍的一切。

且說在這一時季，行人較少，遲遲其行的婦女是更少，克倫青先生的一般事業都非常不得意，以致他十分疑心克倫青太太一定又在努力做禱告了。有一天，他正坐在那兒這樣想的時候，突然有一羣沿着弗利忒街向西湧過來的大隊人馬，引起了他的注意。向這邊一望，克倫青先生看出來，來的是一種送葬的行列，而且有許多人在大聲鼓噪着，對這葬儀提出抗議。

『小錢雷，』克倫青先生對他的兒子說，『這是送葬呢。』

『好囉，父親啊！』小錢雷喊道。

這位小先生的這聲歡呼帶着一種神祕的意味。那位大先生認爲這呼聲中含着惡意，竟候着一個機會，打了這小先生一個耳光。

『這是什麼意思？你幹嗎歡呼？你有什麼意見要傳給你自己的父親，你這小鬼？我有點受不住這孩子了！』克倫青先生打量着他說。『他跟他的好囉！不要再讓我聽到你這聲音，』

否則你還要吃我的耳刮子。你聽見嗎？」

「我並不在做什麼壞事，」小錢雷撫摩着自己的臉孔抗議道。

「那末別再作聲，」克倫青先生說，「我不要聽你的壞事什麼。站到這位子上去，看着那羣人。」

他的兒子從了命，那羣人走近來了；他們正在圍着一架齷齪的柩車和一輛齷齪的送葬馬車咆哮着、呼叱着——那輛送葬馬車裏只有一個送葬者，穿戴着齷齪的被認為不可或缺的衣飾。他的處境似乎頗難堪，因為圍繞着其車子的烏合之衆愈來愈多了，他們都嘲弄他，對他扮鬼臉，並且不住地哼唧着喊道：「呀！奸細！啞！呀哈！奸細！」還有種種更猛烈的不勝複述的恭維話。

葬儀對於克倫青先生一向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每逢送葬的行列在德兒勝銀行前經過時，他總要聚精會神地興奮起來的。這一次的葬儀既有這麼異乎尋常的一班人追隨着，自然使他非常興奮；他問向着他跑過來的第一個人道：

「這是什麼回事，老哥？幹嗎這樣呢？」

「我不知道，」那個人答道。「奸細！呀哈！啞！奸細！」

他問另一個人：『那是誰呀？』

『我不知道，』這人答道，同時却用兩手圍着自己的嘴巴，非常熱烈地起勁地呼號道，『奸細呀哈！嗤嗤！奸——細！』

最後，一個更熟悉這樁事情的底細的人奔了過來，這人告訴他那個被送去埋葬的人名叫羅吉·克拉埃。

『什麼，他是奸細？』克倫青先生問。

『老培雷的奸細，』其報告者答道。『呀哈！嗤呀！老培雷的奸——奸——細！』

『唔，不用說！』錢雷喊道，同時回憶着他會出庭旁聽的那場審判。『我看到過他的。他死了嗎？』

『死得跟羊肉一般，』對方答道，『死得無以復加了。把他們拉出來，喂！奸細呢！把他們拖出來，喂！奸細呢！』

因為當時沒有其他的任何主意，這主意就被認為極好，大家急切地接受了它，大聲地複述着這提議——把他們拉出來，把他們拖出來，同時緊緊地包圍着那兩輛車子，逼迫它們停止了。當衆人打開那馬車的門時，那一個送葬者連忙掙扎出來，暫時被他們抓住了；可

是他非常機警，十分善於利用其時機，所以在一剎那間，他已卸去了他的外套、帽子、長的帽帶、白的手帕和其他悲哀的象徵，從一條小路上疾馳而去了。

羣衆把這些悲哀的象徵撕成了片片，非常高興地讓它們四散飛舞；路旁的商人連忙關上了他們的店門，因為在當時羣衆是什麼都會幹出來的，是被人們非常害怕的怪物。他們本來竟已打開了那架柩車，要把那棺材拿出來，這時却有一更聰明的天才提議，大家把它歡送到其目的地去。因為十分缺乏切實可行的建議，這建議也在喝采聲中被採納了，馬上立刻充滿了人——車內八人，車外一打——同時有不少人爬到柩車的頂上去，盡力設法依附在那兒。錢雷·克倫青羅在前一類自告奮勇者中間，謙遜地伏在那送葬馬車的較遠的角落裏，不讓德兒勝銀行中人看到他那鐵蒺藜似的頭。

那些承辦殯葬的人對於這樣的更改儀式提出了一些抗議，可是泰晤士河就在附近，而且有幾個人正在說到冷水浴使那些執拗分子聽話的效力，所以這種抗議是微弱無力而歷時不久的。改造過的行列開始進行了：由一掃烟窗者駕駛那柩車——那正式的車夫蹲踞在他旁邊指導他，同時却被人們嚴密地監視着——由一販賣麵餅者駕駛那送葬馬車，他也由那正式的馬車夫掖助着。這大隊人馬在史屈蘭特街上走了還沒有多遠，他們又

請一在當時的街道上常見的弄熊者加入其隊伍，作爲一種點綴；他的熊是黑色的，滿身生着疥癬，頗使他走在其中的那一段行列帶着一種做喪事的神氣；

這樣，一路喝着啤酒，抽着煙斗，大聲狂歌着，說不盡地諷刺着喪事，這凌亂的行列前進着，一步一休息，使沿路的店舖都關了門。其目的地爲遠在田野中的聖班克拉斯老教堂。它終於到達了那邊，定要湧進那墳場去，照着它自己的方式辦好了已故的羅吉·克拉克的葬事——結果它非常滿意。

死者既已收拾好，這羣人就需要另謀娛樂之方了，這時另有一個（或許就是同一個）聰明的天才主張把偶然經過的行人當作老培雷的好細，而向他們洩忿。幾十個生平從未走近老培雷的安分良民被追趕着，以求實現這主意，他們大抵受到了粗暴的推擠和虐待。由這遊戲轉變爲打破窗戶，再由此轉變爲劫掠酒館，是很容易而合乎自然的。這樣經過了幾小時，幾座消夏別墅已被破壞了，許多柵欄已被拔起來武裝那些特別好戰的分子；最後謠傳警衛隊來了！在這謠言之前，羣衆逐漸散去了；警衛隊或許真的來了，或許永遠沒有來，但烏合之衆的結局總是如此的。

克倫青先生並沒有參預最後的那些遊戲，他留在墳場中跟那些承辦葬事者閒談，且

加以慰問。這地方對他有一種慰藉的力量。他在鄰近的酒館中取得了一只煙斗，抽着煙，從那些柵欄中望進去，熟審着那個地點。

『錢雷啊，』克倫青先生照例稱呼他自己道，『你那天看到這個克拉埃的，你親眼目睹他是一個年青人，生得很結實的。』

吸完了他那筒煙，又稍稍默想了一會兒，他就轉身走回來，以便在德兒勝銀行休業的時候以前，出現在他的崗位上。不知道是他對於人生無常的那番默想觸動了他的心情呢，還是他的身體一向就不這麼好，或者還是他要對一個有地位的人略表微意——總之他在歸途上去訪問了一下他的醫藥顧問：一個有名的外科醫師。

小錢雷孝順地寬慰他的父親，報告他缺席時並無什麼差使。銀行休業了，那些年邁的職員走了出來，守夜的人照例配置好了，克倫青先生父子就回家去喝茶。

『現在我要儘早告訴你！』克倫青先生一進門就對他的妻子說。『如果我，一個規矩的生意人，今夜出去失了風，我將斷定你在咒咀我，我將向你問罪，正如我親眼看到你那樣做了一樣。』

克倫青太太憂鬱地搖搖頭。

「唔，你當着我的面在做這個。」克倫青先生帶着憤怒的疑懼神情說。

「我什麼都沒有說。」

「唔，那末不許默念什麼。你儘可以默念，正如禱告一樣。你會用種種方法來反對我。完全不許想念它。」

「是，錢雷。」

「是，錢雷。」克倫青先生複述着，坐下去喝茶了。「啊！又是「是，錢雷。」又是這話。你儘可以說「是，錢雷。」」

克倫青先生悻悻地反覆說着這些話，也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不過像許多人一樣，用它們來表示他那一般的不滿意吧了。

「你跟你那「是，錢雷，」」克倫青先生說着，咬了一口他的奶油麵包，似乎用一大只不能目觀的牡蠣和着它嚙了下去。「啊！我以爲如此。我相信你。」

「今夜你要出去？」當他又咬了一口時，他那規矩的妻子問道。

「是的，我要出去。」

「我可以跟你去嗎，父親？」他的兒子敏捷地問。

『不可以。我是要去——你母親知道的——釣魚。這是我要去的場所，去釣魚。』

『你的釣魚竹竿上生了不少鐵鏽，是不是，父親？』

『你不用管。』

『你會帶些魚回來嗎，父親？』

『如果我不帶回來，你明天就沒得吃飽。』那位先生搖着頭回答：『這跟你很有關係呢。我要等你上床了好久以後，才出去哩。』

這天晚上其餘的時間，他都用以竭力謹防克倫青太太。他陰陽怪氣地老是跟她交談着，使她沒有一點餘暇可以默想不利於他的禱詞。抱着同一目的，他勸其兒子也不住地跟她交談，並且想出種種可以抱怨她的話柄來囉嗦着，使這不幸的婦人沒有一刻清靜地思索的時間，因而非常難過。最虔信的人對於誠懇的祈禱的效力所能致的敬禮，恐怕也難勝過不信任其妻子的他所幹的了。這很像一個自稱不信鬼怪的人，聽了鬼怪的故事却要害怕起來。

『你當心着！』克倫青先生說。『明天不要玩你的詭計！如果我，一個規矩的生意人，能夠弄到一兩塊肉，你莫想不碰它，一味吃麵包。如果我，一個規矩的生意人，能夠弄到一點啤』

酒你莫說只要喝水！當你到羅馬去時，你得學羅馬（人）的榜樣。如果不然，羅馬就沒有好面孔給你看。我是你的羅馬，你知道。」

於是他又咕噥起來了：

『迎面撲到你自己的食品和飲料中去：我不知道你那些撲倒在地上的鬼把戲和你那無情的行爲，會使此地的食品和飲料少到什麼地步。看看你的孩子看；他總是你的，不是嗎？他瘦得跟柴引一樣了。你自稱爲母親，却不知道一個母親的第一種責任是要吹胖她的孩子來嗎？』

這話觸動了小錢雷的心事；他立刻懇求他母親盡其第一種責任，無論她做或不做其他的任何事情，首先總要特別注意履行他父親如此感人地溫柔地指出來的爲母的職責。克倫青一家人就這樣度過了那個夜晚，最後小錢雷奉命去睡覺，他的母親也得到了同樣的命令，而且照着做了。克倫青先生孤單地抽着煙，消磨了最初的幾天，直到將近一點鐘的時候，他才出發去作夜行軍。當此更深人靜時，他從椅子裏站了起來，從衣袋裏摸出一個鑰匙來，打開了一個鎖着的碗碟櫃，拿出一只叉袋，一具小巧的起貨鈎，一根繩索和鏈條，以及其他的諸如此類的釣魚用具來。他熟練地把這些東西放在身邊，又輕蔑地看了克

倫青太太一眼，就吹滅了燈，走出去了。

小錢雷剛才就寢時，並沒有真正脫去其衣裳，所以不久也隨着他的父親出發了。在黑暗的掩護之下，他跟着走出了房間，跟着走下扶梯，跟着走過院子，跟着走到了外面街上。他並不担心不能回到屋裏來，因為住宿在這兒的人很多，門是終夜半開着的。

爲要研究其父親的正當職業的技術和祕密，小錢雷緊靠着那些房子、牆壁、和門口走去，始終遙遙地追隨着他那可敬的父親。這可敬的父親向北方疾走，走了沒有多遠就會合了另一個釣魚人，兩人一道前進。

半小時後，他們已走過了那些曇着眼睛的路燈，以及那些不僅在曇着眼睛的更夫，而到了郊外的一條荒涼的路上。在這兒又加入了一個捕魚者，不過大家都默不作聲，以致小錢雷如果迷信的話，或許會以爲那第二個從事此文雅行業的人突然分裂成了兩人呢。

三人繼續前進，小錢雷也繼續前進，直到那三人停止在聳峙路旁的一道土隄下之時。土隄頂上有一堵低矮的磚牆，牆上裝着鐵柵欄。三人在這土隄和磚牆的陰影之下離開了大路，轉入一條死衖——那堵牆就在這條衖的一邊聳至八呎或十呎之高。小錢雷匍匐在一個角裏，向這條衖裏張望着；在淡薄的朦朧月光之下，他很清晰地看到他那可敬的父親

的身影正在敏捷地爬上一扇鐵門去。他不久就爬了過去，接着第二個漁夫也爬了過去，接着是第三個。他們都輕輕地跳在門內的地上，在那兒躺了一會兒——或許在傾聽着什麼。於是，他們就四脚四手地爬行上來了。

現在輪到小錢雷來走近那扇鐵門了：他屏息着走過去，匍匐在門外的一個角裏，向門內望進去，却看到那三個捕魚者正在茂盛的草叢中爬行着。而那片墳場中——原來他們是在一個大的墳場中——所有的墓碑都像穿白衣的鬼似的旁觀着，那教堂的鐘樓則像一個非常龐大的鬼怪。他們爬了沒有多遠，就停止了，直立了起來。接着他們就開始捕魚了。最初，他們用一把鏟來捕魚。不久那可敬的父親似乎在整頓一件好像很大的螺旋鑽似的工具。不管他們用以工作的工具是什麼，他們都工作得很起勁，直到教堂裏的鐘可怕地敲起來，嚇得小錢雷連忙逃走，頭髮豎得跟他父親的一樣高。

可是他久已蓄意要對於這些事情知道得更多一點：這心思不但使他中止了逃跑，而且引誘他重新走回來。當他再到門口去張望時，他們仍在耐性地釣魚；不過現在，似乎已有魚來上釣了。底下有一種咕咕地叫苦的聲音傳上來，他們的身體都向下彎曲着，彷彿被什麼重重東西緊拉着似的。逐漸地，那重重東西推開了它上面的泥土，昇到表面上來了。小錢雷早

就知道這是什麼，可是當他真正看到它，而且看見他那可敬的父親將要撬開它來時沒有看慣這種事情的他竟嚇得又逃走了，而且一直逃了一哩多路才停止。

就是這時，假如不是爲了喘不過氣來，他還是不會停止的，因爲他好像在跟鬼怪賽跑，極想早早跑到終點。他銳利地感到剛才所看到的那個棺材正在後面追趕他：直立着，較闊的一端向上，一跳一跳地追上來，老是差一點就要追上他，跟他並肩跳躍着——或許還要挽着他的手臂呢——這樣被想像着的一個追趕者當然要竭力加以逃避的。而且它是一個有分身術而無所不在的惡鬼，使他周圍的全部黑暗都成爲非常可怖：他奔到大路上以避開那些幽暗的衙堂，生怕它像一個沒頭沒腦的水腫鬼似的從這些衙堂裏跳躍出來。它又隱藏在有些門口，在門上摩擦着它那些可怕的肩膀，把它們弓到它的耳朵邊，彷彿它在狂笑似的。它鑽入路上的陰影中，詭譎地仰臥在那兒，等他跑過時絆倒他。同時它始終在背後跳躍着，跟他愈來愈接近了，所以當這孩子跑到自己的門前時，他幾乎已嚇得半死了。而且就是這時，它仍不肯放鬆他，跟着他蹦蹦上一級級的扶梯，跟着他滾進眠床，死死地沉重地壓在昏昏地睡去的他的胸脯上。

在黎明以後，日出之前，不安神地睡在其小房間裏的小錢雷被他父親在大房間裏的

聲音吵醒了。他的事情出了什麼岔子，至少小錢雷看了當時的情形如此推想，因為他正扭着克倫青太太的兩只耳朵，在床橫頭的板上撞她的後腦。

「我告訴過你的，」克倫青先生說，「我唯你是問！」

「錢雷，錢雷，錢雷！」他的妻哀求着。

「你反對這生意的順利，」錢雷說，「而我和我的夥伴就吃苦頭了。你是應受尊敬和順從的，是不是，你這鬼！」

「我只想做一個好妻子，錢雷，」那可憐的婦人含淚抗辯道。

「反對你丈夫的生意算是好妻子嗎？侮辱他的生意算是尊敬你的丈夫嗎？在重要的生意問題上違反他的意思算是順從你的丈夫嗎？」

「那末你沒有去做那可怕的生意，錢雷？」

「我夠受了，」克倫青先生反斥道，「你做了一個規矩的生意人的妻子，却不顧管他有沒有去做生意。一個尊敬並且順服丈夫的妻子，會完全不去干涉他的生意。你自稱爲信神的女人嗎？如果你是一個信神的女人，那末給我一個不信神的，你沒有一點責任心，正如這張床舖沒有一根樁子一樣，所以我要替你撞進點去。」

這番爭論用的聲調很低，結果那規矩的生意人踢去了他那雙染滿污泥的靴子，伸長身子躺在地板上了。他的兒子偷偷地看了一眼用佈滿鐵鏽的兩手枕着頭仰臥在那兒的他，自己也重新躺下，呼呼地睡去了。

這天早餐時沒有魚，就是其他的東西也沒有多少。克倫青先生精神很不好，脾氣也很不好，他把一個鐵的罐子蓋放在手頭，以備看到克倫青太太要做禱告時擲過去。他準時梳洗了頭臉，就帶着他的兒子去幹他那盡人皆知的職業了。

小錢雷挾着那只橈子傍着他父親沿着那陽光滿眼，行人熙攘的弗利忒街走去，這時的他跟昨夜在黑暗和孤寂中在其可怖的追趕者之前逃回家去的小錢雷是大不相同了。他的伶俐已隨着白晝回來，他的煩悶已隨着黑夜俱去了——在這一點上，大概這個晴朗的早上在弗利忒街上和倫敦市內有不少人跟他相同吧。

「父親，」小錢雷在途中說道，同時留心跟他的父親保持着一臂的距離，並且把那只橈子隔在他們之間——「什麼叫「復活人」？」

克倫青先生在路上站住了，才答道：「我怎會知道呢？」

「我以爲你什麼都知道的，父親。」那天真爛漫的孩子說。

「哼！唔，」克倫青先生回答着，又繼續前進，同時推開了他的帽子，讓他那些鐵蒺藜可以自由活動——「那是一種做生意的人。」

「他的貨色是什麼呢，父親？」敏捷的小錢雷問。

「他的貨色，」克倫青先生想了一想答道，「是一門科學上的貨色。」

「人的身體吧，是不是，父親？」那活潑的孩子問。

「我相信是這一類的東西，」克倫青先生說。

「哦，父親，我長大成年後，極想做一個「復活人」呢！」

克倫青先生心中寬慰了，但却疑惑地、道學地搖搖頭。「這要看你如何發展你的才能而定。你當好好地發展你的才能，決不要對別人說你可以不說的話；現在還很難說，究竟你將來適於做什麼。」

受到了這樣的鼓勵的小錢雷，搶先走了幾步，去把那只櫈子安放在聖堂坊的陰影中；這時克倫青先生又對自己說道：「錢雷，你這規矩的生意人啊，這孩子還有希望變成你的天惠，補償他母親對你的損失哩！」

第十五章 編 結

在德法奇先生的酒店裏，這天來喝酒的人來得特別早。在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在其柵欄窗外張望的菜色臉孔就看到裏面有許多別的臉孔俯伏在一杯杯的酒上。即在最好的時候，德法奇先生賣的酒也很稀薄，可是這次他賣的酒似乎特別稀薄。而且是酸酒，或正在發酸的酒，因為它給予那些喝酒的人的影響是使他們陰沉起來。沒有什麼富於生氣的烈焰從德法奇先生的壓榨過的葡萄中跳躍出來；可是，有一種暗暗地燃燒着的無焰之火，潛藏在其渣滓中。

這樣很早就有人在德法奇先生的酒店裏喝酒的事，已接連發生了三天。這開始於星期一早上，而今天已是星期三了。很早來默念的人比來喝酒的人還要多，因為有不少人從開門的時候起就偷偷地走進來傾聽着，低語着，他們摸不出一個錢來買酒澆愁。可是他們對這地方感到十足的興味，正如他們有力暢飲一樣；他們輕輕地從一個座位移向另一座位，從一個角落移向另一角落，貪婪地吞嚥着談話，以代醇酒。

雖然進來的熟客這麼多，却看不到該店的老板。沒有人以他的不在爲可異跨進門檻來的人沒有一個尋找他，沒有一個問起他，也沒有一個覺得德法奇太太獨自坐在那兒沽酒爲奇怪的事——她面前的一只碗裏放着許多破損的小錢幣，其毀傷模糊的面目正如它們自其破爛的衣袋裏跑出來的某些人類中的小錢幣。

一種心不在焉和懸念的空氣，或許被那些向這酒店裏窺探的奸細注意到了——他們在上上下的地方到處窺探着，自王宮直到監獄裏。鬥紙牌的人都沒精打采，玩骨牌的人在沉思着疊寶塔，喝酒的人用濺出來的酒在桌上畫着什麼，德法奇太太也在用牙籤剔出她袖子上的花樣來，看到了聽到了遠方的什麼不能耳聞目覩的事物。

聖安東尼就在這樣的帶酒興的狀態中，直到日中。到了正午時分，兩個渾身都是塵土的人穿過了他那些街道，在他那些搖曳着的路燈之下走來了。其中之一是德法奇先生，另一個則是一戴藍帽子的修路者。這佈滿塵土、口渴得要命的兩人，走進了酒店。他們的來到，在聖安東尼的胸中點燃了一種火，隨着他們一路很快地蔓延開來，在多數門口和窗口的臉上閃爍着，動搖着。可是沒有一個人追隨着他們；當他們走進酒店時，也沒有一個人開口，雖然店內所有的人的眼睛都轉過來望着他們。

「日安，諸位先生！」德法奇先生說道。

這好像是解開大家的舌頭的一個信號。它使大家都異口同聲答道：「日

「天氣很惡劣呢，諸位先生，」德法奇搖着頭說。

一聽到這話，大家都望着其鄰座的人，接着大家都垂下了眼睛，一聲不響一人居於例外：他站起來，走出去了。

「妻啊，」德法奇高聲稱呼德法奇太太道：「我跟這位良善的修路者已里路，他名叫雅各。我是偶然在離巴黎一日半路程的地方遇見他的。他是一個叫雅各的修路者。請他喝酒吧，妻！」

又有一個人站起來，走了出去。德法奇太太把酒放在那名叫雅各的修路大家脫了他那頂藍帽子，就喝起來了。他在其罩衫的懷裏帶着一些粗糙的墨咬一口這個，坐在德法奇太太的櫃台附近咀嚼着，喝着酒。這時，又有一個人站去。

德法奇自己也喝着一杯酒——不過他喝得比送給那生客喝的少，因為並不是什麼希罕的東西——喝畢就站在那兒等那鄉下人進他的早餐。他並

的任何人，此刻也沒有一個人看着他；就是德法奇太太也已拿起了她的絨線織物來，正在編結着。

「你的點心吃好了嗎，朋友？」他在相當時候以後問。

「吃好了，謝謝你。」

「那末，來吧！你看一下我告訴過你，你可以住的那個房間。它會非常配你的胃口。」
從酒店裏走到街上，從街上走到一個院子裏，從院子裏走到一座陡峻的扶梯上，從扶梯上走到一個頂閣中——在這頂閣中，從前會有一個白頭髮的人坐在一只矮櫈上，彎身向前，很忙碌地做着鞋子。

現在其中並沒有白頭髮的人；可是那三個先後從酒店裏走出來的人却有在那裏。在他們跟那遠在他鄉的白髮人之間，只有這一點小小的連繫：就是他們曾在牆縫裏張望過他一會兒。

德法奇細心地關上了門，抑低着聲音說道：

「雅各一號，雅各二號，雅各三號！這是我雅各四號奉派去找來的見證。他會把一切告訴你們。講吧，雅各五號！」

那修路者用拿在手裏的藍帽子拭了一下他那淺黑色的前額，說道：「我從什麼地頭呢，先生？」

「從開頭的地方開頭，」這是德法奇先生的並非不合理的答復。

「那末，諸位先生，」修路者開始講起來了，「我在一年以前的夏天看到他，在侯爵的馬車底下，吊在鏈條上。你看這樣子——正是太陽下山的時候，我暫停了修路的工作，侯爵的馬車慢慢地走上山來，他就這樣吊在鏈條上。」

修路者又把當時的情形完全表演了一番；這時他應當表演得盡善盡美了，因為整整一年來這一直是他那村子裏的不可或缺的娛樂泉淵。

雅各一號插嘴問道，他以前曾否看到過這人？

「從沒有，」修路者回答着，豎直了他的身子。

雅各三號就問，那末他後來是怎樣辨認他的？

「憑着他那高大的身材，」修路者輕輕地說，同時把一個手指放在自己的鼻頭邊。

「當侯爵老爺那天晚上問，」說出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的？」時候，我答道：「高大得像一個鬼怪。」

「你當時該說，矮得像一個矮人，」雅各二號說。

「但我當時知道些什麼呢？那樁事情還沒有做成，他又沒有把他的心事告訴我。可是注意！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也沒有做見證。侯爵老爺站在我們的小水坑附近，用一根手指點着我說，『把那個無賴帶過來！』真的，諸位先生，我什麼證據都沒有提供。」

「他在這兒並沒有錯，雅各，」德法奇喃喃地對那打斷話頭的人說。『講下去吧！』

「上帝啊！」修路者帶着一種神祕的神情說。『那個高大的人不見了，他被尋求着——尋求了多少個月？九個，十個，還是十一個？』

「不要管這數目，」德法奇說。『他藏得很好，但最後不幸被找到了。講下去！』

「又是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我又在山坡上工作。下面的村裏天色已經黑了，我正在收拾我的工具，預備下山回到我的小屋裏去。這時我抬起眼睛來，就看到六個兵士正在走上山來。夾在他們中間，有一個高大男子，他的兩臂這樣被綁住在身旁！」

由他那不可或缺的帽子相助，他表演出一個人的兩肘被緊縛在臀部，繩子的結打在背後。

「諸位先生，我站在路旁我那堆石頭旁邊，要看這些兵士和他們的囚犯走過去。（因

爲這條路上很荒涼所以無論什麼事物都有看的價值。最初當他們走過來時，我只看到他們是六個兵士和一個被綁住的高大男子，在我看來他們幾乎是墨黑的，只有在太陽正在下山的一邊，他們才帶着一條紅色的邊，諸位先生。我又看到他們的很長的影子落在路對面的回下去的山脊上，跟那上面的山上，好像是巨人的影子。我又看到他們身上佈滿着塵土，當他們一步一步走過來時，塵土跟他們一同移動着。可是，當他們走得跟我十分接近時，我認清了那個高大男子，他也認清了我。啊，他是多麼願意再從山坡上投身下去呀，正如他跟我初次會面的那個晚上，就在十分相近的這塊地方！

他活龍活現地描摹着，彷彿正在那塊地方似的；顯然，他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也許他生平沒有見過多少事物吧。

「我並不對那些兵士露出認得這高大男子的神情來；他也並不對那些兵士露出認得我的神情來；我們只用我們的眼睛會意着。」來啊！那個領隊的人指着村莊裏說，「快把他送進坟墓！」他們就走得更快了。我跟着走去。他的兩臂腫起着，因爲被綁得太緊了；他的木屐大而臃腫，他的腳蹣着。因爲他的腳蹣着，走不快，他們就用他們的槍來趕他——這麼地！」

他作着用火槍的柄來逼令一人前進的姿勢。

「當他們好像瘋子賽跑似地跑下山去的時候，他跌倒了。他們笑着把他拖了起來。他的臉上流着血，黏滿着塵土，可是他不能夠用手去摸他；於是他們又大聲笑着。他們把他帶到了村裏；全村的人都跑來看；他們帶着他走過磨坊，走到上面的監獄裏去；全村的人都看到監獄的大門在昏昏的夜色中打開來，吞了他下去——這麼地！」

他儘量張開他的嘴來，隨即啪的一聲把它闔攏了。德法奇看到他不願意再張開嘴來，因而損害其表演的效果，就說道：「講下去，雅各！」

「全村的人，」修路者顛着脚尖低聲地繼續說，「都退了回來；全村的人都在水坑旁邊竊竊私語着，全村的人都去睡了；全村的人都夢見這不幸的人，被監禁在懸崖上的監獄裏的重重鐵門和柵欄裏邊，永遠沒得再出來，除了要喪命的時候。第二天早上，當我去上工時，我掙着我的工具，一邊吃着我的—小塊黑麵包，一邊繞着那個監獄兜了一個圈子。我看到他，在高處的一只鐵籠的柵欄後面望出來，仍像昨夜一樣的滿臉血污。他的手都被綁着，不能夠對我揮手；我又不敢呼喚他；他好像一個死人似的看着我。」

德法奇和其他三人，陰沉地彼此看了一眼。當他們聽那鄉下人講這故事的時候，他們

的神氣都很陰沉，好像遏抑着怒氣，在切齒痛恨；他們的態度雖然都很詭秘，却也很有威嚴。他們好像在草草地審堂似的，雅各一號和二號都坐在那陳舊的小床上，各自用一手支着下巴，注視着那修路者；同樣地注視着的雅各三號，屈着一膝蹲在他倆後面，老是用他那激動的手撫摩着他嘴邊和鼻子周圍的網狀的細筋；德法奇則站在他們跟他令其站在窗口光線中的敘述者之間，時時由他望到他們那邊，再由他們望到他這邊。

『講下去，雅各，』德法奇說。

『他在那上面的鐵籠裏住了好幾天。村裏的人時常偷偷地去看他，他們不敢堂而皇之地這樣做。他們老是在遠處仰望那懸崖上的監獄；每天晚上，當一天的工作做了而集合在水坑邊閒談的時候，所有的臉都朝着監獄這一邊。本來，它們都朝着驛站那一邊的；現在，它們都朝着監獄這邊了。他們在水坑邊竊竊私語，說他雖已被判處死刑，却不會被處死；他們說已有人在巴黎請願，表明他因他的孩子被軋死了而發怒，以致發了瘋；他們說甚至已向國王上了一份請願書。我知道點什麼呢？這樣的事是可以有的。或許有，或許沒有。』

『那末你聽我說，雅各，』同名的一號嚴厲地插嘴道。『你得知道，一件請願的呈文是獻給了國王和王后的。現在這兒的人，除了你以外，都親眼看到國王收受它的，那時他正跟

王后並坐在馬車裏經過街上。拿着這件呈文，冒着生命的危險，衝到那些馬匹前面去的，就是站在你面前的這個德法奇。」

「你再聽我說，雅各！」跪着一膝的三號說他的手指老是在撫摩着那些纖細的青筋，帶着一種十分貪婪的神氣，好像在渴望着什麼似的，不過那既不是食物，也不是飲料——

「那些騎馬的和步行的衛兵都圍繞着那請願者，拚命毆打他。你聽見嗎？」

「聽見的，諸位先生。」

「那末講下去吧，德法奇說。」

「在另一方面，又有人在水坑邊竊私語，」那鄉下人繼續說道，「說他是特地帶到我們這地方來執行死刑的，所以一定將被處死。他們甚至於說，因為他殺死了老爺，而老爺是他的佃戶或農奴——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的父親，所以他將受弑父者的刑罰。有一個老年人在水坑邊說，他的右手將執着那把刀，當着他的面燒去；他的臂上、腿上、和胸膛上將砍出許多創口來，灌進滾燙的油、熔化的鉛、熾熱的松脂、黃蠟、和硫磺去；最後，他的四肢將被四匹強壯的馬撕去。這老年人說，這種種曾經真正施在一個謀刺前王路易十五的犯人身上。但我怎能知道他不是在亂吹呢？我又不是學者。」

「那末你再聽我說，雅各！」那個帶着渴望的神氣，手一刻不停地在移動着的人說。『這犯人名叫達彌安，這些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市內的這些通衢上做的；在聚攏來看他這樣受刑的大批觀衆中間，最可注意的是那些高貴的、時髦的女太太，她們十分熱心地看到最後一步——這最後一步，雅各啊，一直拖延到薄暮時分，那時他的兩腿和一臂都已經喪失了，可是仍在呼吸着！這事情發生於——唔，你現在幾歲？』

「三十五，」那看起來好像已有六十歲的修路者說。

「這事發生於你十多歲的時候；你本來也可以看到的。」

「夠了！」德法奇惡狠狠地不耐煩地說。「魔鬼萬歲！講下去。」

「好！有些人這樣說，有些人那樣說；大家都一直講着這個，甚至於水坑中的水聲似乎也落入了這調門。最後，在禮拜天晚上，當全村的人都睡着的時候，來了許多兵士，從那監獄裏蜿蜒地走了下來，他們的槍在那些街石上發着響。工人們掘着地，工人們用鎚敲打着，兵士們歡笑着，唱着；第二天早上，水坑旁邊已建立了一座四十呎高的絞刑台，毒化着那些水。」

修路者望着那低低的天花板，好像透過了它在天空中看到那座絞刑台似的，用手指

點着。

「大家都停止了工作，大家都聚集在那兒，沒有人牽出牛去放草，那些牛也跟他們在一道。到了正午時分，鼓聲響起來了。兵士們已在夜間進入那監獄中，現在他夾在許多的兵士中間。他的兩臂照舊被綁着，他的嘴裏塞着一件箝口物——用一條繩子緊緊地縛着，使他顯得幾乎像在笑似的。」他表演出這個來：用他的兩個大姆指把自己的嘴角拉到耳邊去，使臉孔上起着摺痕。『在絞刑台頂上裝着那把刀，刀片向上，刀尖戳在半空中。他被吊在四十呎的高處——繼續吊在那兒，毒化着那些水。』

他回憶着這情景時，臉上又進出了汗珠來；他用他的藍帽子揩拭着自己的臉，其他四人則面面相覷。

「這真可怕呢，諸位先生。那些女人和孩子們怎能去打水呢！誰能在黃昏時候，在這影子底下閒談呢！我說了在這影子底下嗎？當我在禮拜一下午，太陽下山的時候，離開村子，從山上回過頭去一望時，這影子直射在教堂上、磨坊上、監獄上——似乎橫掃過大地，直達天地相接的地方，諸位先生！」

那個渴望着什麼的人眼看着其他三人，咬着他那激動得發抖的一根手指。

「這樣就講完了，諸位先生。我照着人家給我的指示，在日落時離開那邊，不斷地走了。」

一夜又半天，才遇見這位同志。我跟他一道來，有時騎馬，有時步行，又走了半天一夜。今天就到了這兒，遇見你們了！」

在陰鬱地沉默了一會兒以後，第一個雅各說道：「好！你做得，敘述得很忠實。你可否在門外等候我們一下？」

「很好，」那修路者說。德法奇就把他送到扶梯頂上，讓他坐在那兒，自己就獨自回去。當他回到頂閣中時，那三人已站了起來，湊着頭在商議什麼。

「你怎麼說，雅各？」一號問道。「登記下來嗎？」

「登記下來，決定加以消滅，」德法奇回答。

「妙極！」那帶着渴望的神氣的人嚷聲說。

「那座別墅和全族的人？」第一人又問。

「那座別墅和全族的人，」德法奇答道。「滅絕。」

那渴望着什麼的人又歡樂地嚷聲說，「妙極！」接着就咬起他的另一個手指來了。

「你深信，」雅各二號問德法奇道，「我們這樣的登記方法不會引起什麼麻煩嗎？不用說，它是十分安全的，因為除了我們自己以外沒有人看得懂它；可是我們是否永遠能看

懂它呢——或者我該說，她是否永遠能看懂它呢？」

「雅各，」德法奇伸直了身子回答，「假如我的太太只在她的記憶中登記着，她也是一個字——一點一劃都不會忘掉的。現在用她自己的針線和自己的符號編結了起來，這對於她將永遠明如白晝。把什麼祕密都委托德法奇太太保管。世上最懦弱的卑怯者，若要從德法奇太太的編結成的登記簿上抹去其姓名或罪惡的一筆一劃，還沒有消滅他自己的生存那樣容易哩。」

接着又喃喃地密談了一會兒，於是那渴望着什麼的人問道：「這個鄉下人就要送回去嗎？我希望如此。他是太單純了；他不是有點兒危險嗎？」

「他什麼都不知道，」德法奇說，「他所知道的至多只能把他自己送到一座同樣高的絞刑台上去。由我來負責管束他，讓他留在我這兒；我會照顧他，並且送他上路的。他要想見識見識漂亮人物——國王、王后、和全體廷臣；讓他在星期日一見他們吧。」

「什麼？」那渴望着什麼的人瞪着眼睛喊道。「他要想見識王室和貴人，這是好現象嗎？」

「雅各啊，」德法奇說，「如果你要一只貓渴想吃牛奶，就得賢明地給她見識見識牛

奶如果你要一只狗有一天會捉住他的，天然獵物也得賢明地給他見識見識這種東西。」此外沒有再說什麼話；他們去看那修路者，已在扶梯頂上瞌睡着了，就勸他去躺在裏邊的小床上，休息一會兒。他不用敦勸，立刻就睡去了。

對於像他這樣的一個外省來的奴隸，比德法奇的酒店更惡劣的場所，在巴黎是很容易找到的。除了對於德法奇太太常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懼之外，他的生活是非常新奇而愜意的。但是，這位太太整天坐在她那櫃台裏邊，故意裝作沒有看到他在那兒——尤其不知道他在那兒有什麼特別的緣由——的樣子，以致每逢他的眼睛落在她身上時，他那穿着木屐的兩腿不禁要發抖。因為他覺得，這位太太下一刻鐘要假裝怎麼樣，是完全無法預料的；如果她那裝飾得燦爛奪目的頭腦想到要裝作曾經看到他謀殺了一個人，後來又刺了那被害者的皮，那她一定會扮演得毫無錯誤，直到這場戲演畢為止的。

所以，當星期日到了，太太說要陪着先生和他到凡爾賽去的時候，這修路者也並不怎樣高興（雖然他口中說是高興的）尤其使他不安的，是太太在趁着公共的車子到那邊去時，一路不住地編結着絨線織物；更其使他不安的，是那天午後雜在人叢中等候國王和主后的車子來到時，太太的兩手仍舊拿着她的編織物。

『你很勤懇呢，太太，』她附近的一個男子說。

『是的，』德法奇太太答道；『我有許多的工作要做哩。』

『你編結什麼，太太？』

『許多東西。』

『例如——』

『例如，』德法奇太太泰然自若地答道，『壽衣。』

那個人一得到機會，連忙抽身走開了一點；修路者用他的藍帽子扇着風，因為他覺得非常氣悶難過。幸而他的救星不久就來了：那大面孔的國王和標緻面孔的王后坐着他們的金車來到了，侍從的親信爲大批璀璨發光的歡笑着的貴婦和漂亮的大臣；修路者沉浸於那些珠寶、綢緞、香粉、莊嚴美麗和優雅而倨傲的男女人物和標緻的臉孔中，一時陶醉到這樣的地步，竟然大呼『吾王萬歲，』『王后萬歲，』『一切人和一切東西萬歲！』彷彿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關於無所不在的『雅各』的故事似的。接着又看到了許多花園、庭院、坪壇、噴泉、草地，關於國王和王后、大臣和貴婦的其他事物，又喊了許多的『萬歲！』最後他喜極而哭了。在前後三小時間，他始終有不少高呼的、感動的、喜極而哭的同伴，德法奇始終抓

着他的衣領，好像怕他突然撲到他一時如此信服的對象上去，把它們撕成粉碎。

『好呀！』在一切都告終後，德法奇好像一個監護人似的拍着他的背部說：『你是一個好孩子！』

修路者此刻已在逐漸清醒過來，正在懷疑自己剛才是否做錯了事；可是不。

『你是我們所需要的人，』德法奇對他耳語道：『你使這些傻子以為這種情形會永遠存在的。這樣，他們將更其驕橫，這種情形就更易結束。』

『呃！』修路者若有所思地喊道：『這是真的。』

『這些傻子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雖然輕蔑你的聲息，要想永遠永遠塞住它，可是在你或成百像你的人身上，不像在他們自己的馬或狗身上，他們只知道你的聲息告訴他們的事物。所以，讓它再稍稍欺騙他們一會兒吧；很長久是不可能的。』

德法奇太太傲然地望着那被保護者，點頭表示同意。

『至於你，』她說道，『你對無論什麼都會歡呼流淚的，只要它熱鬧好看。你說是不是？』

『真的，太太，我也這樣想。在此刻。』

『假如人家把一大堆玩偶給你，聽任你去破壞它們，剝取它們的衣飾來為自己謀

利——你會揀取最富麗、最華美的那些的。你說是不是？」

「真是呢，太太。」

「是的。假如人家把一羣飛不動的鳥兒給你，聽任你去拔取它們的羽毛來爲自己謀利——你會抓住那些羽毛最漂亮的鳥兒的。是不是？」

「這是真的，太太。」

「無論玩偶或鳥兒，今天都給你見過了，」德法奇太太說着，手向他們剛才所在的地方一揚，「現在，回家去吧！」

第十六章 仍在編結

當德法奇太太和她的夫君正親愛地回到聖安東尼的懷中去時，有一戴着藍帽子的細點正在黑暗中跋涉着，穿過那些塵土，穿過道旁的小路，慢慢地厭倦地走向現已在坟墓中的侯爵老爺的別墅在傾聽着那些樹木私語的地方。現在，那些石頭臉孔是如此優閒地傾聽着樹木和噴水泉的竊竊私語聲，以致那村裏的不多幾個『稻草人』在走到那大的石頭院子和石頭平壇附近去尋求可吃的草類和可以生火的枯枝時，他們那貧乏的想像力竟會想到這些臉孔上的表情已發生了變化。在村裏的僅足生存的人們中間，隱約地流傳着一種謠言，據說當那把刀插到侯爵的心裏去時，這些臉色由高傲變成了憤怒和痛苦，又說當那個吊着的人被扯到水坑上四十呎的高處時，它們又改變了一次，露着報復的殘酷神情，此後它們就將永遠帶着這種神情了。在發生那樁暗殺事件的寢室窗外，本來也有一石頭臉孔，有人在這臉上的雕琢成的鼻頭上指出了兩個從前沒有人見過而現在却誰都可以辨認的小渦來，偶然有幾次，兩三個襤褸的農民從人叢中走出來，匆遽地看一眼那

僵化了的侯爵老爺，有人伸出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來指點着它，不滿一分鐘，他們就像野兔似的倉皇逃走了——那些野兔還可以生活於那邊的蘚苔和落葉中間，實在比他們幸福一些。

別墅和小屋，石頭臉孔和吊着的人影，石頭樓板上的血跡和村裏水坑中的清水——上萬畝的地方——法蘭西的整整一省——法蘭西全國——都躺在夜空之下，縮成了頭髮粗的隱約的一線。整個世界連着其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也如此躺在一個閃爍着的星長中。人類的知識能夠分裂一縷光線而分析其成分，同樣，較高的智慧也能在我們這地球的朦朧一線中看出地上的一切思想和行爲，一切善惡，一切應該負責的人物來。

德法奇夫婦倆，坐着公共的車子，在星光下轆轤地來到了巴黎的一座城門口。在這兒的衛所前面，照例停了車，照例有燈籠照過來，執行照例的檢查和盤問。德法奇先生下了車，他認識這兒的一兩個兵士和一個警察。他跟後者很知己，他們親熱地擁抱了一會兒。

聖安東尼又把德法奇夫婦包圍在其昏暗的翅膀裏了，原來他們已在該區的邊界附近下了車，正在那些佈滿污泥和垃圾的街道上躑躅着，這時德法奇太太對她的丈夫開口了：

「喂，朋友，剛才那警察雅各告訴你點什麼？」

「今夜很少，但他所知道的統統告訴我了。又有一個奸細派到了我們的區內來。也許實際上不止一個，但是他只知道一個的底細。」

「好呀！」德法奇太太說着，冷靜地挺起了她的眉毛來。「我們必須把他登記下來。這人叫什麼名字？」

「他是英國人。」

「那更好。名字呢？」

「巴沙。」德法奇照着法文的讀法，沒有把最後一個子音讀出來。但是他很仔細，要求其正確無誤，所以接着又十分正確地把它拚了出來。

「巴沙。」德法奇太太複述了一遍。「好。小名呢？」

「約翰。」

「約翰·巴沙。」德法奇太太先喃喃地對自己唸了一遍，然後說出口來。「好。狀貌呢？知道嗎？」

「年約四十歲；身高五呎九，黑髮；臉色黝黑；容貌大體上，要算漂亮的；眼睛烏黑；臉孔瘦長而帶病色；鼻如鷹爪，並不端正，略向左傾；所以，神情陰險。」

「呃，真的，這幅寫照很不錯呢！」德法奇太太笑着說。「明天將把他登記下來。」

這時已經夜半，酒店已經歇業；他們彎入店內，德法奇太太立刻就去坐在她的櫃台裏，數着她不在時收進來的那些小錢幣，並且查看存貨，翻閱帳簿，自己也記了幾筆帳上去，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來稽核那伙計的服役，最後才令他去就寢。於是她重新把那一碗錢幣倒出來，包在她的手帕裏，打了一連串的結，以便藏着過夜。在這一切正在進行之際，德法奇始終銜着他的煙斗走來走去，怡然地欽佩着，絕不干預其事；實在，就其生意和家務而言，他終身就在這樣的狀態中走來走去。

這一夜很熱，處在這樣污濁的環境中而且緊閉着門窗的酒店裏，氣味很難聞。德法奇先生的嗅覺並不怎樣靈敏，可是那些剩着的葡萄酒發出來的氣味比它們平時的滋味強烈得多，那些甜酒和白蘭地和大茴香也一樣。他放下了他那已經吸盡的煙斗，吁着氣要把這些混雜着的氣味吹掉。

「你累了，」他的太太抬起眼睛來說，手裏仍在包紮那些錢幣。「這些氣味其實跟平

時完全一樣。」

「我有點累了，」她的丈夫承認。

「而且你有點沮喪，」德法奇太太說，她那些敏捷的眼睛對於帳目從來沒有如此盯着看過，可是此刻却在盯着他看。「哦，那些男子，那些男子！」

「可是我愛！」德法奇開口道。

「可是我愛！」他的太太堅定地點着頭，複述道：「可是我愛！今晚你有點氣餒呢，我愛！」

「唔，唔，」德法奇說，彷彿有一種心思正在從其胸中絞出來，「這時間很長呢。」

「這時間很長呢，」他的妻複述道：「這時間哪一次不長呢？復仇和報復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通則。」

「用閃電來擊死人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德法奇說。

「可是，」他的太太安靜地問，「要貯蓄並且釀成閃電需要多少時間？告訴我。」

德法奇沉思地抬起他的腦袋來，彷彿其中也有點什麼似的。

「地震吞陷一個城市，需時並不長久，」他的太太說。「可是告訴我，要釀成地震需要多少時間？」

『很久的時間，我想，』德法奇說。

『可是一朝時機成熟時，它就爆發了，把阻礙它的一切都搗爲粉碎。在這以前，它一直在醞釀着，雖然看不見也聽不到。這可以安慰你。記着這個吧。』

她眼睛裏放着閃光又打了一個結，好像這樣勒死了一個敵人似的。

『我告訴你，』德法奇太太說，同時伸出她的右手來，以加強語勢，『它雖然要在路上走很久的時間，可是它已經出發了，正在一步步地走近來。我告訴你，它決不退回去，決不停止不進的。我告訴你，它始終在前進着。試向周圍環顧一下，想一想我們所知道的世人的生活，想一想我們所知道的世人的臉色，想一想一般雅各時時刻刻在增漲的憤怒和不滿的情緒。這樣的情形會持久嗎？！我嘲笑你。』

『勇敢的妻啊，』德法奇答道，他的頭微微地垂着，兩手反握在背後，好像一個馴順而專心的學生似的站在他的太太面前——『我並不懷疑這一切。可是它已持續了很久的時間，或許——妻，你都知道，或許——在我們生前，它不會來到呢。』

『唔！這又有什麼呢？』他的太太問道，同時又打了一個結，彷彿還有一個敵人要以勒死似的。

「唔！」德法奇說着，一半抱怨一半道歉地聳一聳肩。那末我們將看不到它的勝利。」
「可是我們已促成了它。」他的太太答道，她那伸着的手用勁地揮了一下。「我們所做的，事沒有一樁是白做的。我相信，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們將看到它的勝利。但即使看不到，即使我知道一定看不到，你只要給我一個貴族和暴君的頸項，我也定要——」

說到這兒，德法奇太太咬着牙齒，惡狠狠地打了一個結。

「且住！」德法奇稍稍漲紅了臉孔喊道，彷彿覺得人家在斥責他懦怯似的。「我也無論如何不會中止的，我愛。」

「是的！不過你的弱點是，必須時常看到你加以消滅的對象和機會，才能繼續幹下去。沒有這個，也得努力幹。當時機來到時，就放出老虎和惡魔去；在事前應當繫住老虎和惡魔而靜待着——雖然不露聲色，但得老是準備着。」

德法奇太太結束這番忠告時，把她那一包錢幣在那小小的櫃台上用力擊了一下，彷彿要敲出其腦漿來似的；於是恬靜地挾着她那沉重的手帕，說道是就寢的時候了。

第二天正午時分，這可以佩服的婦人照常坐在酒店裏她的位置上，勤奮地編結着絨線織物。她身旁放着一朵玫瑰花，時時看它一眼，但神情仍舊是很專心的。店內只有不多幾

個顧客，有的在喝酒，有的並不喝酒，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疏朗地散佈在各處。這天天氣非常熱，成羣結隊的蒼蠅飛到德法奇太太附近的那些發黏的小杯子裏去作冒險的探索，結果都倒斃在杯底。它們的死亡並沒有使出來散心的其他蒼蠅得到什麼印象，後者以最冷淡的態度望着前者。（好像它們自己是象或別的什麼漠不相關的東西似的。）直到它們也遭遇了同一的命運。蒼蠅是多麼不知顧忌啊，想起來真奇怪！——在這個陽光滿眼的夏日，朝廷上的人或許也在這樣想呢。

門口進來一個人，影子落在德法奇太太身上，她覺得這影子是陌生的。她沒有去望那走進來的人，就放下了她的編結物，着手把那朵玫瑰花別到自己的頭上去。

說也奇怪，當德法奇太太拿起她的玫瑰花來時，那些顧客立刻停止了談論，並且一個一個逐漸從酒店裏溜了出去。

『日安，太太，』那新來者說。

『日安，先生。』

這話她是大聲地說出來的，不過同時她又對自己說，一邊繼續編結着：『哈！日安，年約四十左右，身高五呎九吋，黑髮，容貌大體上要算漂亮的，臉色黝黑，眼睛烏黑，瘦長而帶病色。

的臉孔，鷹爪鼻並不端正，略向左傾，因而神情陰險！日安，一切的一切！」

「請給我一小杯陳年白蘭地，和一口清涼的水，太太。」

德法奇太太有禮貌地照着做了。

「這白蘭地真妙，太太！」

這白蘭地受到如此的恭維還是第一次，知道其來歷的德法奇太太知道妙。可是她答道，這白蘭地受到了誇獎，接着就拿起了她的編結工作來。那客人手裏她那些手指，同時趁此機會把那個地方大略觀察了一遍。

「你編結得非常熟練，太太。」

「我已習慣於此了。」

「花樣也很漂亮呢！」

「你這樣想？」德法奇太太說着，微笑地望着他。

「當然敢問這是做什麼的？」

「消遣而已。」她仍舊微笑着他說，同時她那些手指靈活地運用着。

「不是供實用的？」

『這很難說。也許將來我有用處。要是這樣——唔，』她吸了一口氣，嚴肅而又賣弄風情地點着頭說，『那末我就利用它！』

說也奇怪，聖安東尼的趣味似乎截然反對德法奇太太的頭上插戴玫瑰花。有兩個男子會先後走進來，快要叫酒了，却看到了這新奇的東西，就躊躇了一下，裝作來尋找一個朋友而找不到的模樣，走出去了。至於這客人進來時原在店裏的人們，也一個不剩了。他們都已先後溜掉了。那個奸細一直睜開眼睛看着，可是始終看不到什麼暗號。他們是窮困地、漫無目的地適逢其會地閒蕩出去的——十分自然，毫無可以指摘的地方。

『約翰，德法奇太太一邊用手指編結着，一邊在心中默計着她的工作，眼睛却望着那生客。』你多耽擱一會兒，我就會在你離開之前結成「巴沙」一字。』

『你有丈夫吧，太太？』

『有的。』

『兒女呢？』

『沒有兒女。』

『生意好像不大好吧？』

「生意非常不好；人們是這麼窮苦。」

「啊，那些不幸的、可憐的人民！而且如此受着壓迫——如你所說的。」

「如你所說的，」德法奇太太校正他地反斥道，同時又敏捷地在他的名字上織進了一些額外的、不懷好意的東西去。

「對不起，這話當然是我說的，不過你自然也在這樣想着。不用說。」

「我想？」德法奇太太高聲答道。「我和我的丈夫什麼都不想，專心要支撐着這片店已經夠忙了。我們在這兒的人所想的，只是怎樣生活下去。這是我們所想到的題目；不，別人的閒事，只是這一題目就夠我們從早到晚地想了。我爲別人設想？不，不。」

那個奸細本想來檢取他所能找到或製造出來的任何唾餘，這時雖陷於挫折的境地，但其陰險的臉上仍不露聲色；他帶着以閒談奉承婦女的神情，一肘支在德法奇太太的小櫃台上，斜倚在那兒，有時啣着他的白蘭地。

「這事情真壞，太太，嘉斯柏被處死了啊！可憐的嘉斯柏！」說畢，非常同情地嘆了一口氣。

「老實說！」德法奇太太冷淡地、輕鬆地說，「如果人們用刀來做這種事情，他們就

能不付相當的代價。他早就知道這種放恣行爲的代價是什麼；現在他已償付了這代價。」

「我相信，」奸細放低了他那柔和的聲音，到足以引致信心的程度，同時他那邪惡的臉上的每一條肌肉都表示他的革命的易感性受到了傷害：「我相信在這一帶地方對於這可憐人一定有不少的同情和怒意吧？這話自然不能告訴別人。」

「你相信有？」德法奇太太茫然地問。

「難道沒有？」

「——我的丈夫來了！」德法奇太太說。

當酒店的主人從門口進來時，奸細手觸帽沿對他行禮，並且慇懃地微笑着說：「日安，雅各！」德法奇立即站住了，凝視着他。

「日安，雅各！」奸細又說了一遍；不過在對方的凝視之下，他的微笑沒有剛才那樣自然，信心沒有剛才那樣充實了。

「你誤會了，先生，」酒店主人答道：「你把我誤作了另一個人。這不是我的名字。我是愛爾奈斯忒·德法奇。」

「這完全一樣，」那奸細輕鬆地說，但也有點兒狠狽，「日安！」

「日安！」德法奇沒精打采地說。

「剛才你進來時，我正在對這位太太說起，他們告訴我聖安東尼區內的居民對於可憐的嘉斯柏的不幸遭遇抱着不少的同情和怒意——這也無怪其然！」

「沒有人這樣告訴過我，」德法奇搖著頭說。「我一點也不知道。」說畢，他就走到那小小櫃台後面去，一手扶着他妻子的椅子靠背，站在那兒，隔着那障礙物望着那他們倆都極想加以槍斃的反對者。

精於其事的奸細，並不改變他那漠不介意的態度。喝乾了他那一小杯白蘭地，又啜了一點涼水，吩咐再倒一杯白蘭地。德法奇太太替他倒滿了，重新從事於她的編結工作，嘴裏哼着一支小曲。

「你似乎很熟悉這一帶地方；這就是說，比我更熟悉？」德法奇說道。

「完全不，但是我希望更熟悉它一點。我對它那些可憐的居民感到十分深刻的興味。」

「噢！」德法奇含糊地說。

「我跟你的交談，德法奇先生，」奸細繼續說，「使我記起了我有幸懷抱着的跟你的名字相關連的一些有趣的往事。」

「真的！」德法奇很冷淡地說。

「真的。當曼奈德醫生被釋放後，他由你——他的舊僕——顧管着，我知道。他是移交給你的。你看，我知道這種種情形的。」

「這些確是事實，」德法奇說。他偶然觸到他那正在編結歌咏的妻子的臂肘，好像告訴他應盡其所能作答，但愈簡短愈好。

「他的女兒來到你這裏，」那奸細說道，「從你的手裏接了他去；當時還有一位穿整潔的棕色衣服的先，陪伴着他們父女倆到英國去——他叫什麼名字？——那戴小小的假髮的——勞雷——德兒勝銀行裏的人。」

「這是事實，」德法奇又說。

「非常有趣的回憶呢！」奸細說。「我已在英國結識了曼奈德醫生父女倆。」

「真的？」德法奇說。

「你們現在不大聽到他們的信息吧？」奸細說。

「是的，」德法奇說。

「其實，」他的太太停止了工作和歌詠，抬起頭來說，「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的信

息。我們得到了他們安抵英倫的報告，後來也許又來過一兩封信，但自此以後，他們已逐漸走上了他們的生活之路——我們走着我們的——我們就沒有通信。」

「完全如此，太太，」奸細答道。「她將要結婚了。」

「將要？」德法奇太太應聲道。「她這樣漂亮，應當老早就結婚了。你們英國人很寡情，據我看來。」

「哦！你知道我是英國人。」

「我看你的口音是英國的，」德法奇太太答道；「我由口音推知其人。」

他並沒有把這樣的辨認當作一種恭維；不過他儘量朝好處着想，付之一笑。他啜完了他的白蘭地，又說道：

「是的，曼奈德小姐將要結婚了。但並非嫁給一個英國人，而是將嫁給一個像她自己一樣的天生的法國人。說也奇怪，她將要嫁給他的人，就是嘉斯柏因之而被送到這麼高的絞刑台上去的侯爵老爺的姪兒，（啊，可憐的嘉斯柏！那真殘酷，真殘酷！）換言之，就是現在的侯爵。不過他隱居在英國，並不使用侯爵的銜頭；他自稱為查禮·達爾南。因為他的母親原來姓度爾南。」

德法奇太太堅定不移地編結着，但這項消息對於她的丈夫顯然發生了影響。他站在那小小櫃台後面，無論怎麼辦——比如點火啊，吸煙啊——他的心思總是很亂，他的手也拿不穩。那個奸細如果沒有看清楚這種情形，並且把它記在心中，那就不能算是奸細了。

不管這有什麼用處，至少這一下是被他擊中了；當時又沒有什麼顧客進來幫助他作其他的探索，巴沙特先生只好付了酒帳，起身告辭了。臨行時文雅地說，他希望再有機會會見德法奇先生和太太。他走後好幾分鐘內，這一對夫婦仍舊維持着原來的模樣，因為恐怕他回來。

「他所說的關於曼奈德小姐的話，」德法奇俯視着他的妻，低聲地說，這時他仍手扶着她的椅子靠背，站在那裏吸煙——「難道是真的嗎？」

「照他所說的樣子，」他的太太把眉毛稍稍挺起了一點說，「大概是假的。但也許是真的。」

「如果是——」德法奇說說又住口了。

「如果是？」他的妻複述道。

「——如果它真的來了，而我們活着看到了它的勝利——爲了她的緣故，我希望她

的丈夫老是住在國外」

「她丈夫的定命，」德法奇太太安靜如恆地說，「會送他到去的地方去，得到他應得的歸宿。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

「但這不是非常奇怪嗎——至少，這不是非常奇怪嗎——」德法奇好像跟他的妻辯論，要她承認這一層似的說，「在我們對她的父親和她自己表示了如此的同情以後，她的丈夫的名字竟會被你注定在這兒，緊靠着剛剛離開我們的這只惡狗的名字？」

「當它真正來到時，比這還要奇怪的事也會發生哩，」他的太太答道。「我確乎把他們倆都記在這兒；他們倆都罪有應得，這就夠了。」

說完這些話，她就捲攏了她的編結物，立即從她的頭巾上取下了那朵玫瑰花來。不知道聖安東尼本館地知道他所反對的裝飾物已經去掉了呢，還是聖安東尼一直在守候着它的消滅，總之不久以後，人們又有勇氣閒蕩進來，那月酒店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

到了晚上，在這個時季，聖安東尼區內的居民都跑出來，坐在門前的階石上和窗檻上，走到那些齷齪的街角上和院子裏去呼吸空氣；德法奇太太往往在這時帶着她的工作在各處走來走去，從一羣人走到另一羣人那裏去——像她這樣的「傳道者」很多，世界最

好永遠不要再孕育出來。所有的婦女都在編結。她們編結着種種無聊的東西；可是這種機械的工作可以機械地代替飲食；兩手爲嘴巴和消化器而運動着；假如這些瘦骨嶙峋的手靜止不動，那些胃就將更其飢荒。

可是，隨着手指，那些眼睛也運動着，還有心思。當德法奇太太從一羣人走向另一羣去時，她曾經跟她們講過話而遺留在後面的那些婦女，每一人的手指、眼睛、和心思都運動得更快、更猛烈了。

她的丈夫在自己門口吸煙，欽佩地望着她的後影。『一個偉大的女人！』他說，『一個強健的女人，了不得的女人，可怕地了不得的女人！』

夜色籠罩下來，遠處傳來了教堂裏的鐘聲和王宮裏的軍鼓聲，那些婦女仍坐在那兒編結着，編結着。她們被包圍在黑暗中了。另一種黑暗也在確定無悞地籠罩下來，到了那時，此刻正在法蘭西全國悅耳地鳴着的鐘，將被熔鑄爲怒吼的大砲；那些軍鼓將敲得震天響，以淹沒一種衰弱的聲音——在這夜還是無所不能的『權力與豐富，自由與生命的聲音。』有這麼多的東西正在這些婦女的周圍集合攏來，以致她們自己也在圍着一件尚未築成的建築物集合攏來，預備坐在那兒一邊編結着，編結着，一邊數着落下來的一個個頭顱。

第十七章 一夜

在一個深可紀念的薄暮時分，曼奈德醫生父女倆同坐在那棵篠懸木底下，索霍區內的那個安靜的角落，在太陽下山時從來沒有如此光明燦爛。當月兒昇上來時，從枝葉間照見他倆仍舊坐在樹下：她洒在大倫敦市上的清光，從來沒有比這一夜的更其柔和。

露西將在明天結婚了。她將這最後一個晚上保留給她的父親，所以此刻只有他們倆坐在那棵篠懸木底下。

『你快樂嗎，親愛的父親？』

『很快樂，兒啊。』

他們雖然已在那兒坐了很久，話却講得很少。當天色還亮得可以工作讀書的時候，她既沒有做她的經常的工作，也沒有讀書給她父親聽。她陪着他坐在樹下做這兩種事情，不知已有多少次了；可是今夜跟其他的任何時候都有點不同，絕沒有什麼能使它相同。

『我今夜也非常快樂，親愛的父親。我在天賜的愛情——我對查禮的愛情和查禮對』

我的愛情——中極其快樂。可是，假如我今後的生活不能仍舊奉獻給你，假如我的婚事規定要我們分離，那怕是隔開幾條街吧，那末此刻我就將無可言喻地不快樂而且內疚了。就是照現在的辦法——」

就是照現在的辦法，她也說不下去了。

在淒涼的月光中，她擁抱着他的頸項，把臉貼在他的胸脯上了。月光老是淒涼的，正如太陽本身的光和所謂『人生』的光在初來時與行將消逝時那樣。

『最最親愛的啊！在這最後一次，你能否告訴我，你十分、十分確信我不會再有什麼新的情愛或新的責任來離開我們？我是很明白的，可是你明白不明白？在你的內心中，你十分確定無疑嗎？』

她的父親以一種很難假裝的愉快的堅信聲調答道，『十分確信，寶貝啊！不但如此，』他溫柔地吻了她一下，又說：『露西，通過了你的婚事看起來，我的前途是比沒有這個或我過去的生活更其光明得多。』

『我但願如此，父親——』

『相信我的話，愛兒！這真正是這樣的。試想這是多麼自然，多麼明顯的事，我愛。我一直

担心着，恐怕你虛度你的一生；虔誠而年青的你是不能充分了解我的這種心事的——」

她伸手到他的嘴邊去，要想掩住它；但是他却握住了她的手，重複說道：

「虛度，是的，我兒——你不該爲了我的緣故而違反自然之道，虛度你的一生。你那不顧自己的精神，不能完全明白我在這一點上如何担心；但是你只要想一想，如果你的幸福有缺陷時，我的又怎能十全十美呢？」

「假如我從來沒有遇見查禮，我跟你一道過活是會十分快樂的，父親。」

他微笑了一笑，因爲她已不知不覺地承認：既已遇見了查禮，如果沒有他，她就不會快樂了；隨即答道：

「可是我兒，你已遇見了他，就是查禮。假如沒有查禮，你也會遇見別人的。假如別人也沒有遇見，那完全是我的過失，而我一生的暗影將投射到我自身以外，而落在你的身上。」

除了在那次聽審時以外，這還是她第一次聽他提及他那個受苦的時期。當他的話還在她耳內時，她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新奇的感覺：就是很久以後，她仍舊記着這事。

「看哪！」來自波梵的醫生舉手指着月兒說。「我曾在監獄裏的窗內望着她，我當時

受不住她的光輝。我望着她時，想到她在照射着我所喪失的一切，我是這麼難受，竟在獄內的牆上撞着頭。我曾在一種麻木的、昏迷的狀態中望着她，當時我什麼都不想到，只想到在她團圓時我可以在她上面劃多少橫線，又可以劃多少跟這些交叉的直線。」他反省地沉思地望着月兒說，『我記得，無論橫或豎都是二十條，那最後的一條已很難擠進去了。』

她聽他追溯這個時代而發生的激動，隨着他的敘述而加深了；可是他那重提往事的態度上，並沒有什麼足以使她驚恐。他似乎只是拿早已過去的悲慘的受苦來跟他目前的愉快和幸福作一對比吧了。

『我會經望着她，不下萬遍地思量着我被強迫離開的那個尚未誕生的孩子。究竟它是否活着？究竟它是活着生下來的呢，還是已被其可憐的母親的驚恐所殺死？它是不是一個將來會替其父親復仇的男孩子？（在我被監禁的期間，有一個時期我的復仇慾望是強烈得難以忍受的。）這男孩子會不會永遠不知道其父親的故事，或竟會終身思量着其父親自行隱遁的可能性？或者，它是不是一個將要長成一婦人的女孩子？』

她跟他挨得更緊些，吻着他的臉和手。

『我會經對自己描摹，我的女兒完全忘記了我——或者應說，完全不知道有我，不知

道我的一切。我年年屈指計算着她的年齡。我曾經看到她嫁給了一個一點也不知道我的遭遇的男子。我完全從一般生人的記憶中消滅了；在下一代人的心目中，我的地位變成了一片空白。」

「父親！即使只是聽你說到你會想像過這樣的一個從未存在的女兒，我心裏也難過得彷彿我就是這個孩子一樣。」

「你，露西？這些回憶就是從你帶給我的慰藉和復甦中發生出來，而在這最後一夜浮現於我們跟那月兒之間的。——剛才我在說點什麼？」

「她一點也不知道你的事情。她一點也不顧念你。」

「噢！可是在別的月明之夜，那種哀愁和寂寥會使我發生另一種感觸——好像是一種悲哀的恬靜的感覺，如一切以苦痛爲其根基的情緒所能引起的那樣——在這些時候，我就想像她跑到監房中來看我，把我領到監獄外面的自由世界中去。我時常在月光中看到她的形象，有如我現在看到你這樣；只是我從沒有將她擁抱在我的懷裏；它老是站在監房的門和那有鐵格子的小窗之間。但是你可明白，我正在說到的並不是那個孩子？」

「這形象不是它；是——是——幻想吧？」

『不。那是另一回事。它站在我那惑亂的視覺之前，但從來沒有移動過。我心中所追求的幻象，是另一個更其實在的孩子。關於她的外表，我只知道她跟她母親很相像。那一個也相像——有像你這樣——但並不一樣。你聽得懂我的話嗎，露西？恐怕很難吧？我不相信你明白這些難解的區別，必須自己做過孤寂的囚犯。』

當他這樣試着解剖他從前的景況時，雖然態度很鎮定平靜，她的血也不禁冷起來了。『在這種比較恬靜的狀態中，我曾想像她在月光中跑來看我，帶我出去看她那婚後的家庭生活，其中充滿着對於她那失蹤的父親的念念不忘之意。我的肖像掛在她的房裏，我時時有在她的騰辭中。她的生活很積極、愉快、有益於人；但是其中完全瀰漫着我的可憐的歷史。』

『我就是這個孩子，父親。我沒有一半這樣好，但說到愛你，我却不下於她。』

『她又給我看她的兒女，』來自波梵的醫生說，『他們都聽到過我的故事，並且知道哀憐我。當他們要打一座監獄旁邊經過時，他們總遠離着它那些陰沉的牆壁，仰望着它那些鐵柵，幽幽地低語着。她永遠不能打救我；我想像她每次帶我去看了這些事物以後，就送我回獄。可是這時候，我痛哭了一場，心中比較寬舒了，就跪下來爲她祝福。』

「我希望自己就是這個孩子，父親，哦，親愛的，親愛的呀，明天你會不會也如此熱烈地爲我祝福呢？」

「露西呀，我所以回憶這些舊日的困苦，就因爲今夜我理應無可言喻地愛你，並且感謝上帝賜我以這麼大的幸福。我的思想，卽在最放肆的時候，也沒有想到像跟你一道過活這樣的幸福，以及在前途等待我們的幸福。」

他擁抱着她，莊重地爲她祝福，並且謙卑地道謝上天把她賜給了他。不久，他們就回到屋裏去了。

他們邀請來參預明天的結婚儀式的，只有勞雷先生一人；就是女僕相也只有那容貌可畏的普羅斯小姐一人。在結婚後，他們的住所也並不更變！他們只是把它推廣一些，添租了樓上本來屬於那虛傳的看不見的房客的幾個房間——此外他們就無所求了。

這夜晚餐時，曼奈德醫生非常高興。同席的只有三人——還有一個是普羅斯小姐。他以查禮不在那兒爲可憾，甚至要反對那使他不能前來的小小的詭計；並且親愛地舉杯爲他祝壽。

到了他應該向露西道晚安的時候，他們就分離了。可是在午前三點鐘夜闌人靜時，露

西又走下樓來，悄悄地走到他的房裏，因為她還抱着一種無名的疑懼。

可是，一切都維持着原狀；一切都寂然無聲；他睡着在床上，那一頭美觀的白髮整齊地舖在枕頭上，他的兩手安靜地放在被單上。她把那支不需要的蠟燭放在遠處的陰影中，爬到他的床上去，把她的嘴唇按在他的上；於是，俯身在他上面，望着他。

被禁錮的辛酸之淚，曾經損傷了他那美貌的臉；可是他用一種十分堅強的決心來掩蔽着它們的痕跡，即在睡夢中也不讓它們流露出來。在這一夜睡着的無量數男女中間，找不到一張臉孔在更其安靜地、堅決地、謹慎地跟其不能目覩的攻擊者爭鬥着。

她怯生生地把手按在他的胸脯上，祈求上天使她能永遠忠於他，如她的愛心所渴望，他的憂患所應得的。於是，她收回了她的手，又在他的嘴巴上吻了一下，就走了。不久，太陽昇起來了，篠懸木的枝葉影子在他的臉上輕輕地移動着，正如剛才她的嘴唇爲他所禱時那樣。

第十八章 九天

結婚的一天非常晴朗，他們在醫生的關閉着的房門外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醫生正在房裏跟查禮·達爾南講話。他們預備要到禮拜堂去了：那美麗的新娘，勞雷先生和普羅斯小姐——最後一人已逐漸自安於無法避免的事，如果不是仍在想念着理應由其弟弟所羅門來做新郎，這番大事就會使她歡喜無比了。

『那末，』勞雷先生說——他一直在新娘的周圍走來走去，細看她那樸素的、美麗的服裝，豔羨不止——『那末，可愛的露西，我在你那樣小的時候抱你過海峽來，原來是爲此噢！上帝保佑我！我當時以我所做的事是多麼無足輕重啊！我當時如何輕視我正在賜給我的朋友查禮先生的恩惠啊！』

『你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一層，』實事求是的普羅斯小姐說，『所以你怎麼能知道？』

『聊話！』

『真的唔，可是不要大聲叫起來，』文雅的勞雷先生說。

「我並不在叫，」普羅斯小姐說；「是你在叫。」

「我，親愛的普羅斯？」（現在勞雷先生有時候已敢跟她開玩笑了。）

「你剛才在叫；我看到你在叫。●不過我一點也不奇怪。你送給他們的那一套餐具，足以使任何人流淚。昨夜這盒禮物送來以後，」普羅斯小姐說，「我對着其中的每一把叉和每一只調羹哭泣，直到我看不到它們的時候。」

「我不勝榮幸，」勞雷先生說，「不過，老實說，我並沒有存心要誰看不到這些微不足道的紀念品。啊！這是人會仔細思量他所失去的一切。啊，啊！一想到這近乎五十年中，本來隨時都可以有一位勞雷太太的！」

「完全不！」普羅斯小姐的反斥。

「你以為始終不配有一位勞雷太太嗎？」勞雷先生問。

「哼！」普羅斯小姐答道；「你在搖籃裏就是一個獨身者。」

「唔！」勞雷先生說着，喜氣滿面地整頓着他的小小假髮，「這也有點像。」

「你在被放在搖籃裏之前，」普羅斯小姐繼續說，「就已命定做獨身者了。」

●原文 C.P. 有時作「哭泣」解，此地是雙關的。

『那末，我覺得，』勞雷先生說，『老天實在太待虧我，而且沒有徵求我自己的意見。好了！親愛的露西啊，』他撫慰地以一臂抱着她的腰部說，『我聽到他們在隔壁房裏走了，普羅斯小姐和我還要利用這最後的機會來對你講幾句你喜歡聽的正經話。你將把你那良善的父親，親愛的，付托給跟你自己一樣摯誠，一樣愛他的人手裏；他將得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照顧；在此後兩星期內，即你們在華威克郡一帶地方的時候，就是德兒勝銀行也得退處於他的後方了。到兩星期將滿時，他前來會合你和你那心愛的丈夫，跟你們一道到威爾斯去作後二星期的旅行時，你會說我們送還給你的他，身心是極其康樂的。現在，我聽到什麼人的脚步走到門邊來了。讓我趁他尙未來佔有我這親愛的姑娘之前吻她一下，照古老的獨身者方式爲她祝福吧。』

他捧着那標緻臉孔，先看了一會兒其額上的非常熟悉的表情，隨即把那些發亮的金髮按在他的棕色的小小假髮上，他的動作飽含着真摯的柔情蜜意——這些動作如果是古老的話，那是老得跟亞當一般了。

● Warwickshire——英倫中部的一郡。

● Wales——英倫西部的公國，一向算是王太子的封地。

醫生的房門開了，他跟查禮·達爾南走了出來。他的臉色白如死灰——剛才他們倆一道進去時並不是這樣的——一點也沒有血色。可是，他的態度仍鎮靜如常，只是那機敏地偷看他的勞雷先生發見了一個暗影，表示從前那種規避的、畏懼的神氣會在不久以前好像一陣冷風似的掠過他。

他將一臂伸給他的女兒，帶着她走下樓梯，坐上了勞雷先生特地雇來的一輛禮車。其餘的人坐着另一輛馬車，隨之而往一個附近的教堂；不久就到了那裏，沒有一個生人觀禮，查禮·達爾南就跟露西·曼奈德結爲夫婦了。

禮畢，除了在那一小羣人的微笑中閃耀着的淚珠以外，還有一些燦爛奪目的金鋼鑽在新娘的手上閃耀着，它們是新近從勞雷先生的一只幽暗的衣袋裏釋放出來的。他們回家去進早餐，一切都順利；不久，那些曾在巴黎的頂閣中跟那可憐的鞋匠的白髮混在一起的金髮，又在早晨陽光中的大門口跟這些白髮混在一起了，因爲他們要離別了。

這次的離別很難堪，雖然離別的時間並不長久。她的父親鼓勵着她，終於輕輕地掙脫了她的擁抱，說道：『帶她去吧，查禮她是你的了！』

隨後她那激動的手在車窗外對他們揮了幾下，她就去了。

這街角上沒有閒蕩者或好奇者，一切的準備又非常簡單，並沒有鋪張，所以當時只剩下醫生、勞雷先生、和普羅斯小姐三人。當他們回到那陰涼的古舊的大廳中時，勞雷先生才注意到醫生已發生了一種很大的變化，好像那在那兒舉起着的金臂已狠毒地打擊了他一下似的。

他一向自然抑制着許多的情感；當抑制的必要一旦去掉時，他或許會發生某種反動的。但使勞雷先生不安的，是從前見過的那種害怕的、迷惘的神情；由於他茫然地捧着頭的態度，並且一上樓就陰鬱地漂蕩到自己的房裏去，勞雷先生記起了那開酒店的德法奇和那一次星光底下的旅行。

『我想，』他憂悶地考慮了一會兒以後，低聲對普羅斯小姐說，『我想此刻我們最好不要跟他講話，或是去打擾他。我必須到銀行裏去看一下，我立刻就去，立即回來。於是，我們帶他到鄉下去兜一回風，就在鄉間進餐，那末一切都會好了。』

勞雷先生要回到銀行裏去看一下是容易的，可是要脫身出來却沒有這麼容易。他在那邊稽留了兩個鐘頭。當他回來時，他並不問那用人一句話，就獨自走上那古舊的扶梯；正

在向醫生的房間走去時，他突然聽到了一聲低低的鎚打聲。

「天哪！」他吃了一驚，站住了說。「這是什麼？」

臉色慌張的普羅斯小姐，立刻在他耳邊了。「哦，天哪，哦，天哪！一切都完了！」她扭絞着兩手大聲說。「怎麼去報告小鳥兒啊！他不認得我了，在做鞋子呢！」

勞雷先生竭其所能安慰了她一番，使她平靜下來，隨即獨自走到醫生的房裏去。那只矮櫈已搬在向光的地方，正如他以前看到這鞋匠工作時那樣；他的頭俯下着，正在忙碌地從事做鞋。

「曼奈德醫生。我親愛的朋友，曼奈德醫生！」

醫生對他看了一下——半像詢問他幹嗎，半像嗔怪他跟他講話似的——隨即又俯下頭去工作了。

這時的醫生已脫去了他的掛子和背心，他的襯衫在喉頭敞開着，依照他做這種工作時的習慣，甚至於從前那種憔悴的、枯槁的容貌也回到他的臉上來了。他焦急地努力工作着，彷彿這工作已無端被打斷了多年似的。

勞雷先生看了一眼他手裏的工作，看到那原來是跟從前的一模一樣的一只鞋子。還

有一只放在他旁邊，他拿了它起來，問這是什麼。

「年青的小姐穿了走路的鞋子，」他含糊地回答，並不抬起頭來。「它老早就應該完成的。放它在那兒。」

「可是，曼奈德醫生，看着我！」

他照着從前那種機械的、馴順的神情服從了對方的話，手裏並不停止工作。

「你認得我吧，親愛的朋友？再想想看！這不是你固有的職業呢。想想看，親愛的朋友！」

無論什麼都不能使他再講話。他時時應對方之請而抬起頭來望一下；但無論怎麼勸誘都不能使他吐出一個字來。他一聲不響地工作着，工作着，工作着，對方的說話落在他身上好像落在一堵不會發迴聲的牆壁上或虛空中似的。勞雷先生所能發現的一綫希望是：有時候他不經別人吩咐也會偷偷地抬起頭來張望。這中間似乎隱隱地含着一種好奇或惶惑的表情——似乎他正在力圖調和他心中的某些懷疑。

勞雷先生立刻想到兩樁事情，是比其他的什麼都更重要：第一，這情形必須不讓露西知道；第二，必須不讓認識他的一切人知道。爲要達到後一目的，他立刻跟普羅斯小姐協同傳出去，說醫生身體不好，必需澈底休息幾天。至於善意地欺騙他的女兒，則由普羅斯小姐

動手寫一封信，僞稱他被請出去診病去了，同時又說他臨行時會匆匆地寫了一封短簡給她，恐已付郵。

勞雷先生實行了這些不能不採用的辦法，一心希望他不久就會清醒過來。如果這事實現了，他還要採用另一步驟：就是要取得他認為最好的對於這醫生的病症的一種意見。

抱着這樣的希望——希望醫生不久會復元，並且因而就可實行他的第三個步驟——勞雷先生決意小心地守護着他，同時當然儘量不露出這樣做的神色來。所以，他就生平第一次向德兒勝銀行請了假，駐紮在醫生房裏的窗戶旁邊。

不久，他就發見跟他講話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因為逼得太緊的時候，他就要煩惱起來。所以勞雷先生在第一天就拋棄了這種嘗試，決定只是始終守在他面前，作為對他已經陷入或正在陷入其中的昏迷狀態的一種沉默的抗議。他繼續坐在窗口的座位裏，有時讀書，有時寫字，用他所能想到的種種愉快而自然的方法來表明：這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曼奈德醫生在這第一天吃喝着人家給他的飲食，一直工作着，直到天黑得看不見的時候——直到勞雷先生無論如何都不能讀書寫字以後，又工作了半小時。當他將其工具放在一旁，預備過夜的時候，勞雷先生站起來對他說道：

「你願意走出去嗎？」

他照從前的方式先向自己兩邊的地板上各各俯視了一下，然後照從前的樣子抬起頭來，用從前那種低微的聲音複述道：

「出去？」

「是的：陪我出去走走。爲什麼不呢？」

他並不想說明爲什麼不出去，接着就一言不發了。可是勞雷先生却覺得，那在薄暗中兩肘支在膝上、雙手捧着頭、彎着身子坐在矮櫈上的他，似乎在朦朧地問他自己，「爲什麼不呢？」那精明的生意人在這兒看到了一個機會，就決意要利用它。

普羅斯小姐和他，把全夜分成兩班，輪流着時時在隔壁房裏觀察他。他來來往往踱了許多時候，才躺下去睡覺；但一躺下去，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準時起來，立刻就坐到矮櫈上去工作。

在這第二天，勞雷先生高高興興地稱呼他的名字，並且對他講到他們近來所熟悉的種種話題。他並不作答，但顯然是聽到所講的話，且加以思索的——不管是如何混雜不清。這鼓勵着勞雷先生，使他在這一天內好幾次邀請普羅斯小姐帶着她的工作來到醫生的

房裏；他倆完全照着平時的樣子，安靜地談到露西，以及正在面前的醫生，好像什麼都沒有出毛病似的。他們這樣談時並不指手畫腳，而且談得並不過分長久，次數也不過多，以免使他煩惱；勞雷先生的友愛的心輕鬆了一點，因為他看到醫生自動地抬起頭來的次數更多了，而且好像已感覺到其環境上的矛盾之處似的。

當天色又黑下來時，勞雷先生照舊問他道：

「親愛的醫生，你願意走出去嗎？」

他照舊複述道：「出去？」

「是的；陪我出去走走。爲什麼不呢？」

這一次，當勞雷先生得不到什麼答話時，他就假扮走出去，在房門外停留了一小時，才回來。在這期間，醫生會走到窗口的座位上去，坐在那兒俯視着那棵籬籬懸木；可是，勞雷先生回來時，他又溜回他那矮櫈上去了。

時間過得非常慢，勞雷先生的希望模糊起來了，他的心又逐漸沉重起來，而且一天天地更其沉重起來。第三天來而復去，接着是第四天，第五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希望一天天地模糊下去，心一天天地更其沉重起來；勞雷先生度着這些焦急不安的

時間。這事情始終保守着祕密，露西並不知道，所以仍舊很快樂，不過他不由自主地看出來，那鞋匠的手最初是有點生硬的，現在却日益可怖地熟練起來了，而到了第九天暮色昏濛之時，他對於其工作的專心一志，和他的兩手的敏捷純熟，都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第十九章 一種意見

被焦急不安的守護弄得精疲力竭的勞雷先生，這一夜竟在其崗位上睡着了。在他惴惴懸慮的第十天早上，陽光射進他在其中昏睡着的房裏來，他才驚醒了過來。

他擦擦眼睛，站了起來；但是當他走到醫生的房門口去張望了一下時，他不禁懷疑自己是否仍在睡着。因為，他望見那只鞋匠的坐櫈和那些工具又擱置在一邊了，而曼奈德醫生正坐在窗口看書。他身上穿着平日的晨裝，勞雷先生又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臉，雖然仍舊非常蒼白，却露着寧靜的勤勉和專心的神色。

即使到他使自己深信已經醒過來的時候，勞雷先生仍有一會兒覺得迷迷糊糊，不能確定最近這番做鞋的事是否他自己的一場惡夢；他不是親眼目觀他的朋友正在他面前穿着慣常的服裝，露着慣常的神色，並且在照常辦事嗎？有什麼現象可以證明他曾經如此痛切地感到的那種變化是真正發生過的呢？

其實這番疑問係由他最初的惑亂和驚異所致，因為答案是非常明顯的。假使沒有這

樣的事實，他——謝維思·勞雷——怎麼會在這兒呢？他怎麼會和衣睡着在曼奈德醫生的診察室裏的沙發上，大清早就會站在醫生的寢室門外思量這些問題呢？

不出幾分鐘，普羅斯小姐也來到他身旁，跟他低聲講話了。假如他這時還有什麼疑念，她的談話必然可把它們一掃而空；況且他已十分清醒，毫無疑念了。他主張他們應靜候到通常進早餐的時候，好像什麼反常的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跟他相見。如果那時他的精神沒有什麼異樣，那末勞雷先生就要小心翼翼地進行去尋求他已焦急地等候了這麼久的那種意見，從而取得其指示了。

普羅斯小姐順從了他的主意，這計劃就仔細擬定了。勞雷先生有充分的時間來作其照例的從容不迫的盥洗，到進早餐時穿着他那照例的白襯衣和整潔的襪子。他們照常去請醫生來進早餐。

在可能範圍內，他們始終不逾越勞雷先生認為安全的那些精細、漸進的步驟，以致最初他似乎以為其女兒的婚禮是在昨天舉行的。當他們好像偶然地——其實却是故意的

——提到星期幾和幾月幾日的時候，他就思索起來，計算起來了，而且這顯然使他很不安。但除此以外，他完全泰然自若，所以勞雷先生決意要取得他所尋求的援助了。這援助就在

醫生自己。

早餐既畢，且收拾乾淨後，那間餐室兼診察室裏只剩下他跟醫生兩人，勞雷先生就動靜地說：

『親愛的曼奈德，我急切地要取得你對於一件我非常關心的希奇病症的意見；這是說，它在我看來非常希奇；也許對於見聞較廣的你，它並不怎樣希奇。』

醫生看了一眼他自己的兩只因最近的工作而變了色的手，樣子有點不安，可是注意地傾聽着。他瞥視自己的兩手，已不止一次。

『曼奈德醫生，』勞雷先生親愛地觸了一觸他的胳膊說，『這病症的患者是我的一個極其親愛的朋友。請你加以思索，並且好好地忠告我，爲了他的緣故——更其爲了他的女兒的緣故——爲了他的女兒，我親愛的曼奈德。』

『如果我沒有誤會的話，』醫生抑低着聲音說，『是一種心理上的昏厥——』
『正是呢！』

『明明白白地講出來，』醫生說。『一點也不要忽略。』
勞雷先生知道他們彼此是會意的，就接着講下去了。

『親愛的曼奈德，這病症是一種頑固的、長期的昏厥，表現於情感上、感覺上、或——或如你所說——心理上者非常厲害深重。是的，心理上。這種昏厥症的患者不知曾在其下被壓倒了多久，因為我相信他自己不能夠計算那段時間，而此外又無法得知它。這種昏厥症患者復元過程，他自己也說不出來——我有一次曾聽到他在大庭廣衆間驚人地這麼說。這種昏厥症的患者本已完全復元，又成爲一個智力極高的人，能勝任非常勞心和費力的工作，並且不住地增加他本來已很豐富的知識。可是，不幸，』他停頓了一下，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最近却復發了一次。』

醫生低聲問道，『歷時多久？』

『九天九夜。』

『它的症候是怎樣的？據我推想，』醫生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兩手說，『他又做了從前昏厥時所做的事幹吧？』

『正是這樣。』

『那末，你有沒有看到過從前做這種事幹時的他呢？』醫生清清楚楚地、泰然自若地問，雖然聲音仍舊很低。

『見過一次。』

『那末這次復發時，他大部分或全部的神情是否跟當時一樣呢？』

『我覺得全部一樣。』

『你剛才說起他的女兒。他女兒有否知道這次的復發呢？』

『不。我們沒有讓她知道，而且我希望永遠不讓她知道。知道這事的只有我自己，和另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醫生抓住了他的手，喃喃地說，『你的心腸真好！你想得非常週到！』勞雷先生也抓住了他的手，有一會兒兩人都不講話。

『你知道，親愛的曼奈德，』勞雷先生終於極審慎、極親愛地說了，『我不過是一個生意人，不適用於應付這種複雜艱難的問題。我沒有必需的那種知識；我沒有那種智力；我需要別人指導。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人是像你這樣會給我正確的指點。告訴我，這次的復發是怎樣來到的？以後有沒有復發之虞？能否預防其復發？復發時應如何處理？究竟它是怎樣發生的？我可以怎樣為我的朋友盡力？恐怕沒有一個人比我更其渴望為朋友效勞，如果我知道怎麼辦的話。可是在這種場合，我自己毫無主意。如果你的聰明才智和經驗能將我納入正』

軌，我當有許多事情好做；沒有人開導，沒有人指點的我，只能做這一點兒事情。請你跟我討論討論；請你使我稍稍再明白它一點，教導我怎樣能稍稍更有一點。」

曼奈德醫生聽了這些懇切的話，就坐在那兒默想着，勞雷先生也並不去催促他。

「據我想，」醫生用勁打破了沉默說，「親愛的朋友，你所說到的這次復發，大概並非完全沒有為其患者預料到。」

「他害怕這個嗎？」勞雷先生探問道。

「非常害怕，」他說時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你想像不到，這種畏懼怎樣重壓在患者的心上，要他強迫自己提起這壓迫着他的話題是多麼困難——或竟不可能。」

「假如，」勞雷先生問，「他能夠說服自己，把這種祕密的憂慮告訴了什麼人，他會比較舒暢一點嗎？」

「我想是會的。不過實際上，如我剛才所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相信，在有些場合，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末，」在雙方都沉默了一會兒以後，勞雷先生把他的手輕輕地放在醫生的胳膊上說，「你把這次的復發歸因於什麼呢？」

「我相信，」曼奈德醫生答道，「是那一連串從前釀成這病症的思想和回憶強烈地，異乎尋常地復活了過來。據我想，他一定逼真地記起了什麼極苦惱的痛切的聯想。大概他的心中老早就在隱隱地害怕，這些聯想會在某種情形之下——會在某一特別的時際——重新被他想到，他雖在事前加以準備，也屬徒然；或許這種預先準備的工作反使他更其忍受不住這一打擊。」

「他記不記得在此病復發時所發生的事情呢？」勞雷先生自然有點躊躇地問。

醫生淒涼地環顧室內，搖搖頭，低聲答道：「一點也不。」

「現在，且說將來吧，」勞雷先生提示道。

「說到將來，」醫生堅定如常地說，「我該可抱着極大的希望。既然慈悲的上天願意使他復元得這麼快，我該可抱着極大的希望。他老早就害怕着，隱隱地預先料到着一種錯綜複雜的事物，且跟它抗爭了好久，但終於屈伏在其壓力之下——現在雨過雲消，既已恢復了原狀，我該可希望最壞的事已經結束了。」

「唔，唔！這很可使我安慰。我感謝上天！」勞雷先生說。

「我感謝上天！」醫生虔敬地低着頭應聲說。

「還有兩點，」勞雷先生說道，「我渴想請求指示。我可以說下去吧？」

「沒有什麼可以使你的朋友獲益更多了，」醫生說着，把自己的手遞給了他。

「那末先說第一點。他具有好學不倦的習慣，作事非常勤奮；他老是極起勁地從事於取得所專攻的學問，作種種的實驗，和其他的許多事情。你說他不會操勞過度嗎？」

「我想不會。也許他的性格特別需要時時做事。這一部分或許是天性，一部分或許是受苦的結果。他如果少做健全有益的事情，他的心思或許更會轉到不健全的方面去。他也許已觀察過自己，且已發見了這一層。」

「你確信他不會操勞過度？」

「我可說是確信如此的。」

「親愛的曼奈德，假使他現在工作過勞——」

「親愛的勞雷，我不信會輕易發生這樣的事。在某一方面曾經發生過猛烈的抑壓，這需要相反的重力來平衡它。」

「恕我是一個固執的生意人。姑且假定他現在工作過勞了，那會不會使這毛病重新現出來呢？」

『我想不會。據我想來，』曼奈德醫生帶着堅定的自信說，『除了那一連串聯想以外，沒有什麼會使它重現出來。我想從今以後，除了異乎尋常地觸動這弦線以外，沒有什麼能使它重現出來。在經歷了現已過去的一切而又復元以後，我覺得很難想像他的這支弦線會再如此猛烈地震盪起來。我相信，我幾乎深信無疑，可以使它重現的情形已經耗竭了。』

他說這番話時的疑慮而又自信的神情，表示他一方面知道如何微細的事情會破壞那纖弱的心理上組織，但同時他是一個已逐漸由其親身的受難和痛苦取得了自信的人。他的朋友當然不肯去削弱這種信念。他（勞雷先生）自稱比實際更甚地獲得了慰藉和鼓勵，進而提出其第二點亦即最後一點來了。他覺得這是最最困難的一步；但是他還記得從前在那個星期日午後他跟普羅斯小姐的那番談話，同時他又記着最近這九天內他所看到的事，所以他知道非正面這一問題不可。

『在現在幸已過去的這種疾病發作時重新做的事幹，』勞雷先生咳嗽着說，『我們稱之爲——鐵匠的工作，鐵匠的工作吧。爲了便於說明起見，我們就說他在不幸的時候會經常做着打鐵的工作。我們就說，人家出乎意料地發見他又在打鐵了。他要把那套小小的打鐵工具老是放在身邊，這不是可惜的事嗎？』

醫生用一手遮在額上，不安寧地用一足叩着地板。

『他一直把這套工具放在身邊，』勞雷先生不安地望了一望他的朋友說。『你說，如果拋棄了它，不是更好嗎？』

醫生仍舊遮着額角，脚不安寧地叩着地板。

『你覺得不容易給我什麼良好的意見嗎？』勞雷先生說。『我很知道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可是我却覺得——』說到這兒，他搖搖頭，住了口。

『你知道，』在侷促地沉默了一會兒以後，曼奈德醫生回轉頭來對他說道，『要前後一貫地說明這可憐人內心中的心理作用，是非常困難的。從前有一個時候他曾如此可怕地渴望着這種事幹，當他得到它時又是如此的歡喜；它無疑地減輕了他的不少痛苦，因為它以手指的迷惑來代替了腦筋的迷惑，等到他比較熟練時又以兩手的精巧來代替了心理上酷刑的精巧——所以他始終不能也可說不忍想到把它放在不能隨手拿到的地方。就是現在，雖然我相信他對於自己比以前無論什麼時候都抱着更大的希望，而且說到自己時也有相當的自信心了，可是一想到將來萬一又需要做這種事幹而找不到這套工具時，他仍要突然發生一種恐怖之情，有如人們所想像的一個迷途的孩子的心情。』

當他抬起眼睛來望勞雷先生的臉時，他的神情正像他所描述的人。

『可是——注意！我只是一个魯鈍的生意人，本來只會處理金幣、銀幣、鈔票等物質方面的東西，我在向你求教——繼續保留着這東西是否同時會保留着這種念頭呢？假使去掉了這東西，親愛的曼奈德，那種恐懼是否會隨之而去呢？總之，保留這套工具，是否對於疑慮的一種讓步？』

又沉默了一會兒。

『你也知道，』醫生震顫着說，『它是這樣的一個老伴侶呢。』

『要是我，決不保留它，』勞雷先生搖着頭說；他看到醫生神色不寧，就更其堅決起來了。『我要勸告他拋棄它。我只要你加以認可。我深信它毫無好處。喂！請你加以認可吧，親愛的好人哪。爲了他女兒的緣故，親愛的曼奈德！』

看啊，他在內心中進行着一番多麼奇怪的爭鬥！

『好，爲了她起見，把它去掉吧；我批准了這事。不過，我不贊成當着他的面拿掉它。最好趁他不在的時候拿掉它；讓他在離家幾天後回來不見了他的老伴侶。』

勞雷先生立即答應了這一層，那番商談就此結束了。他們到鄉間去消磨了那一天，醫



第二十章 一個請求

當那對新婚的夫婦旅行歸來時，第一個前來道賀的人，是雪尼·卡爾登。他們到家還沒有多久，他就來了。他的習慣、神氣、或態度，都沒有什麼改良；不過却帶着一種粗糙的忠實神情，這是查禮·達爾南以前沒有看到過的。

他候得了一個機會，把達爾南拉到一扇窗口，趁別人聽不到的時候，跟他講了一番話。

『達爾南先生，卡爾登說道，『我希望我們能做朋友。』

『我們早已是朋友了，我敢望。』

『你照一般的口頭禪這麼說，固然很不錯；可是我說的並不是什麼口頭禪。其實，當我說我希望我們能做朋友時，我的意思也差不多還沒有表達出來。』

查禮·達爾南自然就問他——十分和氣地、友愛地——那末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老實說，卡爾登微笑着說，『我覺得自己意會這個是比要把它傳達給你容易得多。可是，讓我試試看。你記得有一次我喝得比——比平時還要醉吧？』

「我記得有一次你強迫我承認你一直在喝酒。」

「我也記得。這些時光的苦惱重壓在我心上，我老是記得它們。我希望有一天——當我的日子完全告終的時候，把這些記算一下！不要驚慌；我並不預備說教。」

「我一點也不驚慌。你的懇切決不會使我驚慌。」

「啊！」卡爾登說着，手滿不在乎地一揮，好像要把這個揮去似的。「在剛才說到的那一次喝醉時光，我令人難堪地談起喜歡你和不喜歡你的話。我希望你能忘記這個。」

「我早已忘記了。」

「又是口頭禪！可是，達爾南先生，要我忘却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容易。我絕沒有忘記這個，而一句隨便的答語也不能幫助我忘記它。」

「如果這是一句隨便的答語，」達爾南答道，「那末我請求你原諒。我的目的不過是要把一件無足輕重的事丟開吧了——這事似乎使你過分地不安，那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現在我像一個君子一樣，老老實實對你說，我早已置之度外了。天哪，有什麼該置之度外呢！我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該記在心中嗎，那天你爲我出了多少力啊？」

「說到那天的出力，」卡爾登說道，「既然你這麼說，我就不能不對你自白，那不過是

職業上的博人喝采的詭計吧了。我出力的時候，並沒有顧念你的結局如何——注意我說的是當我出力的時候；我在說到過去的情形。」

「你把這番恩德隨便略過去了，」達爾南答道，「可是我不想跟你爭論你這隨便的答語。」

「千真萬確的，達爾南先生，相信我的話！我講到題外去了；本來我在說到我做朋友的問題。且說你已認識了我，你知道我不能勝任一切高飛遠走的壯舉。如果你懷疑這一層，可以去問史屈利佛，他會這樣告訴你的。」

「我寧願自下判斷，不用他相助。」

「好！無論如何，你知道我是一只放蕩的狗，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好事，以後也永不會。」

「我並不知道你「永不會」做好事。」

「可是我却知道；你非相信我的話不可。唔！如果你能容忍這樣一個毫無價值的人，這樣一個毫無名望的人，在暇時來來往往，那末我想請求准許我像一個有特權的人似的來往於此間，把我當作一件無用的——而且假如你我兩人並不相像的話，那末我還要說——並不美觀的傢具，只因它從前有過效用而任其留着，毫不加以注意。我不信我會濫用

這種特許。什九我利用它，一年間不會滿四次的。不過我敢說，我只要知道自己賦有着這種特許，就會心滿意足了。」

「你願意試試看嗎？」

「這就是說你已給了我所要求的地位。謝謝你，達爾南。我可用你的名義來使用這種自由吧？」

「現在我想是可以了，卡爾登。」

他們對此握了一握手，雪尼就走開了。不出一分鐘以後，他在外表上看來，又跟以前一樣地虛空不着邊際了。

他走後，在一天晚上跟普羅斯小姐、曼奈德醫生和勞雷先生閒談之際，查禮·達爾南泛泛地說起這番談話，把雪尼·卡爾登認爲一個滿不在乎的、毫無顧忌的人。他的語調中並沒有含着什麼惡意或是要跟他爲難的意思，不過像任何看到過他的神氣的人所會說的那樣談着他吧了。

他（達爾南）絕沒有想到這會停留在其年青美貌的愛妻的心中；可是當他後來到他們自己的房裏去看她的時候，他却發見她在那裏候着他，那美麗的前額顯著地挺起着。

「今晚我們很多思慮呢！」達爾南說着，用一臂抱住了她。

「是的，最親愛的查禮，她把兩手放在他的胸脯上，詢問地注意地凝視着他；「今晚我們頗多思慮，因為今晚我們想念着一樁事情。」

「那是什麼呢，露西？」

「你願意答應不向我追究一個問題嗎，如果我請求你不要問它的話？」

「我願不願答應？對於我的愛人，我有什麼不願意答應呢？」

真的，一手擦開着頰上的那些金髮，另一只手按在那爲他而搏動着的心上——這時的他還有什麼不願意答應呢！

「我覺得，查禮啊，可憐的卡爾登先生應該得到比你今晚對他所表示的更大的顧念和敬意。」

「真的，我愛爲什麼呢？」

「這就是你不應追究的問題。可是我覺得——我知道——他應該得到更大的顧念和敬意。」

「如果你知道，那就好了。你要我怎麼辦呢，親愛的？」

『我想請求你，最親愛的啊，老是寬宏大量地對待他，當他不在眼前時特別寬恕他的過失。我想請求你相信他有一顆極其難得披露出來的心，這心上留着深刻的創傷。我愛，我看到過這顆鮮血淋漓的心呢。』

『我竟會做對不起他的事，』查禮·達爾南大吃一驚說，『想起來真使我痛心。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是這樣的人。』

『我夫，這是真的。我怕他已無法挽救；他的性格上或境遇上現已很少事物尚可補救。不過我深信他還會做有益的事、良善的事，甚至豪俠的事的。』

她純潔地相信這個迷途的人：這時的她神情是如此美麗，她的丈夫就是接連看她無數小時都不會厭倦的。

『而且，我最親愛的愛人啊！』她一邊說，一邊跟他挨得更近一些，把自己的頭放在他的胸脯上，並且抬起眼睛來望着他的眼睛——『你須記着，在幸福中的我們是多麼堅強，而在悲苦中的他是多麼孱弱無力！』

這番籲請打動了他的心。『我願永遠記着這一層，親愛的心肝啊！我當終身記着它。』他在那金黃色的頭上俯下來，把那些櫻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環抱她在懷中。如果這

時有一孤苦的徬徨者適在這些幽暗的街道上躑躅，能夠聽到她那番純潔無垢的知心話，能夠看到那些被她的丈夫自其柔和的、蔚藍的、十分愛這丈夫的眼睛上吻去的憐憫之淚，他恐怕就要對黑夜喊道——而且這些話從他的嘴裏發出來也不是第一次了——

「願上帝保佑這仁慈的女人！」

第二十一章 迴響的足音

我們已經說過，醫生所住的那個街角，極善於反射足音。露西坐在這發着恬靜的迴響的街角上那所靜寂的屋裏，一邊傾聽着一年年的足音的迴聲，一邊始終忙着盤繞那支黃金的線索，把她的丈夫、她的父親、她自己、和她那老伴侶兼女管家都縛在一種安靜的幸福的生活中。

最初，雖然她是一個十分快樂的年青妻子，有時候她的工作却會從其手裏慢慢地落下去，她的眼睛也會模糊起來。因為在那些迴聲中，傳來了一種很輕的、遠遠的、幾乎還聽不見的聲音，過分地攪亂了她的心思。她的心爲亢奮的希望和懷疑所割裂了：希望的是一種她尚未嘗味過的愛情，懷疑的是她能否留在世間享受這一種新的喜悅。在這時期的迴聲中，會聽到在她自己少年夭折的坟墓旁的脚步聲，會想到那茕獨地留在世上的丈夫將這麼傷心地哀悼她——於是熱淚就湧到她的眼睛裏，滾滾地落下來了。

這時期過去了：她的小露西躺在其懷裏了。於是，在那些前進的迴聲中，可以聽到她那

雙小脚的踐踏聲和她那呀呀學語聲了。無論更大的聲音震盪得怎麼響，那搖籃旁邊的年青母親總會聽到這些聲音的。它們來到後，那座陰涼的屋子裏就充滿了喜氣洋溢的孩子笑聲；上帝眷顧着這個孩子，使她成爲她母親的一種神聖的歡喜。

始終忙着盤繞那把他們大家縛在一起的黃金綫索，將她那可喜的有益的影響織入他們全體的生活，絕無偏重畸輕之處——這樣的露西在一年年的迴聲中所聽到的，只有親善的、使人慰藉的聲音。在這些中間，她丈夫的脚步是有力而得意的；她父親的則堅定而平勻。還有，普羅斯小姐，好像一匹野性不馴的駿馬，已爲羈勒和鞭子所校正，噴着汽，在園裏的那棵篠懸木底下搔爬着地，喚醒那些迴聲來！

有時候即使夾雜着一些悲哀的聲音，聽起來也並不淒厲或冷酷。即使當那些跟她自己的一樣的金髮，好像一圈靈光似的散佈在枕頭上，圍着一個很小的男孩子的憔悴的臉，而這孩子正在微微地笑着說，『親愛的爸爸媽媽，要我離開你們倆，離開我那美麗的姊姊，我實在不高興；但是天父要召我去，我不能不去！』——即使在這時候，當那曾經付托給她的靈魂離開其懷抱時，那些打溼他那年青的母親臉頰的眼淚也並非全是苦悶之淚。讓它們淌下來吧！他們看到了天父的臉。哦，天父啊，這些可感的話！

這樣一位天使的翅膀的摩沙聲混入了其他的迴音中；它們並非全屬塵世的，其中也含着天上的氣息。吹過園裏的一座小坟的微風，其嗚咽聲也跟它們混在一起，兩者都會被露西聽到，好像一種無言的低語，又像睡着在沙岸上的夏季海水的聲息——而這時的小露西則滑稽可笑地做着她午前的功課，或是在她母親的腳邊替一個玩偶打扮着，口中喋喋不休地講着那混合於其生活中的『兩個京城』的語言。

那些迴聲很難得反射着雪尼·卡爾登的腳步聲。一年至多五六次，他會利用他那那不速之客的特權，前來坐在他們中間，跟他們度過一個夜晚——好像他從前常常做的那樣。他來的時候，從沒有喝飽老酒。此外還有一件關於他的事也在那些迴聲中低語着，這是古今的一切真實的迴聲都一直在竊竊私議着的一件事。

無論哪一個男子，如果真正愛一個女人的，在失去了她而她成爲別人的妻子和母親以後，仍能以一顆無可非議的、始終如一的心來對待她，那末她的兒女們一定會對他抱着一種奇異的同情心——會本能地來體貼他、憐愛他。究竟在這種場合被觸動的是什麼微妙的、隱祕的感性，沒有什麼迴聲能說出來；但事實確乎如此，在這兒也如此，卡爾登是小露西對之伸出她那雙肥胖的胳膊來的第一個陌生人，以後當她逐漸長大起來時，他也仍舊

對她保持着這樣的地位。那個夭折的男孩子，幾在臨終時還在說起他：『可憐的卡爾登！我吻他一下！』

史屈利佛先生已在法界中衝向前去，好像一只大汽船在濁浪滔天的江海中鼓輪前進似的，在後面拖着他那有用的朋友，好像一只小小的拖船。正像這樣的拖船往往處於惡劣的境地，有時且沒在水面下一般，雪尼的生活也很潦倒。可是，自由自在的堅強的習慣，在他不幸是比任何倒霉的或受人稱賞的感覺更覺得自在，更堅強有力，以致他不能不過這種生活；他不想超越其為獅子做胡狼的地位，正如真正的胡狼不會想昇級為獅子一般。史屈利佛很富足；他已娶了一位有資產且有三個男孩子的華麗的孤孀——這三個孩子都在湯糰似的頭顱上長着筆直的頭髮，此外並無什麼特別出奇的地方。

史屈利佛先生曾經帶着使人萬分討厭的傲慢神氣，趕着這三位小少爺好像三只豚羊似的，到索霍區的安靜的街角上去，要使他們肄業於露西的丈夫門下——這樣俏皮地說道：『哈囉！這兒有三塊供你在婚後野餐時享用的奶油麵包，達爾南！』不料對方却彬彬有禮地拒絕接受這三塊奶油麵包，這使史屈利佛先生不勝憤恨，後來常利用這事來訓練那些小少爺，教他們須謹防好像這窮教師似的『乞丐們』的自傲。他又常常喝飽了老酒，

對史屈利佛太太陳述達爾南太太從前曾用怎樣的手段來『籠絡』他，而他自己怎樣具有更高強的手段，『太太啊，才不致被籠絡住。』有些最高法院的熟人，有時也跟他一道喝酒，聽他亂吹的，他們原諒他後面的一件事，說他已亂吹了這麼多的次數，他自己已信以為真了——其實這樣怙惡不悛地屢次破壞別人的名聲，是罪該拖到什麼偏僻的地方去，把他絞死在那兒的。

這些乃是露西有時沉思着、有時歡笑着、在那善於迴響的街角上傾聽着的一部分迴聲——直到她的小女兒六歲的時候。我們不用說，她這孩子的腳步聲、她那老是活動着的鎮定的父親的腳步聲、以及她的親愛的丈夫的腳步聲——如何親切地反射在她的心上。也不用說，那由她以如此賢明優雅、富饒勝於浪費的節儉主持着的聯合家庭，所發出來的最輕的迴聲，在她聽來是多麼悅耳。她的父親常常對她說，他覺得她在婚後比在獨身時更其孝敬他了，（如果這是可能的話）；她的丈夫也常常對她說，似乎沒有什麼事務或責任分散了她對他的愛心或她對他的助力，並且常常這樣問她：『你究有什麼神奇的祕訣，寶貝啊，使你自己做了我們大家的一切，彷彿我們只是一個人似的，却又從不顯得匆忙，或事情太多？』——當他們對她說這些話時，她的四周迴響着多少悅耳的聲音，那也是不用

說的。

可是，在這整個期間，另有若干從遠方傳來的迴聲始終在這街角上隆隆地響着。而現在，當小露西將滿六歲的時候，他們逐漸聽到了一種可怕的聲音，好像是響應着法國的一場天翻地覆的大雷雨似的。

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勞雷先生很遲才從德兒勝銀行來到這兒，傍着露西夫婦倆坐在一扇黑暗的窗口。這一夜天氣很炎熱狂暴，他們三人都記起了從前在這同一地方觀看雷電的那個星期日晚上。

『我幾乎以為，』勞雷先生推開了他那棕色的假髮說，『我不得不在銀行裏過夜了。我們整天忙着應接生意，真是應接不暇，不知先辦哪一樁或怎麼辦才好。巴黎十分不安靜，大家都爭先恐後地來信託我們！我們在那邊的顧客，都紛紛把他們的財產來付托給我們，似乎唯恐不及。有些人真像發狂似的要把他們的財物送到英國來。』

『局面似乎不好呢，』達爾南說。

『局面不好，你說，親愛的達爾南？不錯，不過我們不知道這有什麼理由。人們是這樣的不講理！我們銀行裏的人有些已經年邁，實在不能無端被打破辦事的常規。』

『可是，』達爾南說，『你知道天色是多麼陰沉可怕。』

『這個我當然知道，』勞雷先生表示了同意，同時要使自己相信他的好脾氣一時變壞了，就咕噥道，『我被人家煩擾了整整一天，一定是暴躁易怒的。曼奈德到哪裏去了？』

『他在這兒，』正在這時走進那黑暗的房間的醫生接口道。

『你在家裏，我就高興；因為今天整日包圍着我的那些匆遽和不吉的豫兆，使我無端不安起來了。你不預備出去吧，我希望？』

『不出去；我預備跟你鬥「雙陸」，●如你喜歡的話，』醫生說。

『此刻我不想玩這個，如你容我直說的話。今夜我一定鬥你不過。茶盤已經拿來了嗎，露西？我看不見。』

『當然照例爲你放在這兒。』

『謝謝你，我愛。小寶寶安睡了吧？』

『睡得正酣。』

『那就很好；一切都安全無恙！我不知道爲什麼有任何事物該不安全或出毛病，謝謝』

● 原文 Backgammon 是一種兩人對玩的博奕，有如我國的「雙陸」。

上帝；不過我今天被打擾了一整天，而且我究竟已不很年青了！我的茶，親愛的，謝謝你。現在，你也來坐在這圈子裏，讓我們靜靜地坐着，聽那些你發揮過一種學說的迴聲吧。」

『不是什麼學說；不過一種幻想吧了。』

『那末就說幻想，我的寶貝乖乖，』勞雷先生輕輕地敲着她的手說。『可是它們爲數極多，而且非常響呢，不是嗎？你聽呀！』

瘋狂地不顧一切，硬要闖入任何人生活中的可怕的地步，一朝沾了血跡不易洗刷乾淨的腳步——當這一小羣人圍坐在倫敦的黑暗的窗前之時，這樣的腳步正在遠方的聖安東尼區內猖獗着。

且說這天上午，聖安東尼變成了一大堆幽暗的潮水似地湧來湧去的『稻草人』。在那些浪頭之上時時有鋼刀和刺刀在太陽光中發閃。聖安東尼的胸中發出了一聲極大的吼聲來，成千成萬條赤裸的胳膊在空中搖動着，好像冬季寒風中的無數枯槁的樹枝；所有的手指都痠攣地抓着從底下拋上來的一切武器或跟武器相似的東西——不管是從多麼遠的地方拋上來的。

它們究竟是誰分發的，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在何處開始，怎樣好像閃電地上十件同時

在那些人頭之上彎曲地顫動着，急跳着——人叢中沒有一只眼睛能說得出；可是，一支支的火槍正在分發出來，還有彈藥筒、火藥、彈丸、鐵條木棍、刀、斧、長矛，以及紛亂的心智所能發見或發明的種種武器。拿不到任何旁的東西的人，就用流着血的手到牆壁上去挖取磚石。聖安東尼區內的每一顆人心和每一脈搏都在發着高熱，緊張到了極度。那兒的每一個活人都把生命看得輕如鴻毛，熱心得發狂地要把它犧牲掉。

正如一渦沸騰的水必有一中心點一般，這一切狂亂都環繞着德法奇的酒店，這鍋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有被牽引到德法奇所站的地方去之勢——在這漩渦中心的他，這時已被火藥和汗水沾污了，正在喧攘得最厲害的地點發施號令，分發軍器，把這個人推回去，把那個人拉上前來，解除一人的武裝去武裝另一人，竭力地活動着。

『緊跟在我旁邊，雅各三號，』德法奇喊道；『你們，雅各一號和二號，快快分開來去帶領儘量多的愛國志士。我的妻子在哪裏？』

『喂！你看我不是在這兒！』鎮定如故的德法奇太太說；今天她並不在編結絨線織物了。她那堅決的右手拿着一柄斧頭，腰帶裏插着一支手槍和一把利刀。

『你要到哪裏去，妻？』

『此刻我跟你同去。』德法奇太太說。『不久你會看到我帶領着婦女們。』

『那末來吧！』德法奇響朗地喊道。『諸位愛國志士，諸位朋友，我們準備好了！進攻吧！』

大聲地吶喊着，好像法蘭西全國的聲息都納入了這被憎恨的一詞中，那只人海洶湧起來，前浪接後浪，爭先恐後地泛滿了全城，向這地點奔騰過去。警鐘亂鳴，鼓聲震天，這人海轟轟烈烈地衝向其新的邊涯——開始進攻了。

深深的濠溝，雙重吊橋，巍峨的石牆，八座高樓，大砲，火槍，烟，火，透過了這些烟和火，在這些煙火之中，開酒店的德法奇好像一個雄糾糾的兵士，猛烈地努力了兩個鐘頭：因為那人海已把他推送到一尊大砲旁邊，他就立刻變成了一個砲手。

深深的濠溝，一道吊橋，巍峨的石牆，八座高樓，大砲，火槍，煙，火。一道吊橋攻下了！『努力，同志們，大家努力！努力，雅各一號，雅各二號，雅各一千，雅各二千，雅各二萬五！憑着一切的天使或一切的惡魔——你喜歡哪個就是哪個——努力啊！』開酒店的德法奇這樣喊着，仍在施放那尊早已在發熱的大砲。

『跟我來，婦女們！』他的太太喊道。『什麼！這地方攻陷後，我們也會像男人一樣地殺

人的！』隨即尖銳地渴望地喊着，有帶着種種武裝的婦女集合到她那邊去——她們全是在飢餓與憤恨中武裝起來的。

大砲，火槍，煙火，不過，仍有那深深的壕溝，那一道吊橋，那些巍峨的石牆，和那八座高樓。那洶湧的人海中稍稍起了一些變動：有些受傷者跌倒了。發閃的武器，輝煌的火炬，一車車冒烟的打濕的麥稈，在附近四面八方的壁壘上努力活動，絕叫聲，排槍聲，咒罵聲，毫不畏縮的勇氣，砰訇撞擊的聲音，還有那人海的怒號聲；可是，仍有那深深的壕溝，那一道吊橋，那些巍峨的石牆，和那八座高樓，而開酒店的德法奇仍在施放那尊加倍發熱的大砲，因為它已猛烈地活動了四個鐘頭。

一面白旗從監獄裏豎了出來，接着是一番談判——在那什麼都聽不清楚的怒吼的潮聲中，這僅隱約地可以覺察到——突然間那人海漲得無邊無際地闊而且高了，把開酒店的德法奇冲上了那放下的吊橋，經過那巍峨的外圍石牆，冲到了那已投降的八座高樓中間！

推送着他的那些潮水的力量是如此的無法抗拒，以致他在到達巴斯底獄內的第一個院子裏以前，竟像在南太平洋的驚濤駭浪中掙扎似的，氣都不能透一口，頭也不能轉動

一下到了這裏，他才緊靠着一個牆角，努力回過頭來環視一下。雅各三號幾乎就在他身旁。德法奇太太仍舊率領着她那些婦女，可在不遠之處看到，她的刀已拿在手裏了。到處都是騷動、雀躍、震耳欲聾的癡狂似的迷亂，使人驚駭的喧嘩，可是又像在演憤怒的啞劇。

『囚犯呢！』

『記錄呢！』

『祕密監房呢！』

『刑具呢！』

『囚犯呢！』

在這一切呼聲和上萬不相連貫的喊聲中間，最爲湧進來的人海所響應的，乃是『囚犯呢！』這呼聲——當時好像有無窮的人湧進來，正如時間和空間一般。最前面的浪濤擁着那些管獄員，脅逼他們把一切祕密的禁錮處所說出來，否則將立刻統統處死。當這些浪濤滾過去時，德法奇伸出他的一只壯健的手來抓住了一個管獄員的胸膛——這是一個頭髮花白的人，手裏拿着一支火炬——把他從人潮中拖出來，放在他自己和那堵牆壁之間。

衝擊子、在望；
過過他

穿過了從來沒有見過天光的幽暗的地下室，通過了陰暗的窟穴和囚籠的一道道可憎的門戶，走下一座座傾圮的扶梯，再走上陡峻的崎嶇的磚石疊成的高崗，有如乾涸的瀑布，甚於像扶梯——德法奇、獄吏和雅各三號彼此手臂相連，竭其全力儘快進行着。在有幾處地方，尤其是最初，他們常遇見那洪水突然衝過來，打他們身旁奔流過去，但當他們接連走下了幾座扶梯，正在盤旋曲折地攀登一座高樓的時候，他們已看不見旁人了。被堅厚的牆壁和拱門封閉在這兒的他們，只能隱約地、遲鈍地聽到那在監獄內外咆哮的騷動聲，好像他們剛才脫離的那些聲音已毀壞了他們的聽覺似的。

獄吏站住在一扇低低的門口，把鑰匙插到一管叮璫作響的鎖裏去，慢慢地推開了這扇門，當他們大家都低着頭走進去時，他說道：

『北邊高樓一百〇五號。』

牆上高處有一裝着粗而密的鐵格子，並無玻璃的小窗，窗外又有一石製的屏風，所以必須俯身下去仰望，才能看到天空。房內有一小小的烟囪，烟囪裏也裝着粗而密的鐵柵。爐灶上有一堆陳舊的、羽毛似的木灰。房裏還有一只櫈、一張桌子和一張麥稈鋪成的床。四壁都已薰黑，在一邊的牆上嵌着一生鏽的鐵圈。

『拿着火炬慢慢地沿着牆壁走過去，使我可以看個清楚。』德法奇對那獄吏說。

獄吏遵命做去，德法奇很仔細地用眼睛追隨着火光。

『站住！你看這兒，雅各！』

『A·M！』雅各三號貪婪地嘎聲讀出來。

『亞歷山大·曼奈德。』德法奇對他耳語道，同時用他那嵌滿火藥的發黑的食指撫摩着這些字母。『他在這兒又寫着「一個可憐的醫生」幾字。在這塊石頭上刻着一日曆的，也一定是他。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東西？是起貨鈎嗎？拿給我！』

他自己手裏仍舊拿着那用以放砲的火繩桿。他突然把這兩件用具交換了一下，轉身對着那只蟲蛀的櫈子和桌子猛擊了幾下，就把它們敲碎了。

『把火拿得高一點！』他憤怒地對獄吏說。『仔仔細細在這些碎片中間看一下，雅各。喂！我的刀在這兒。』同時把它擲給了他。『把這床舖拆開來，把那些麥稈檢查一下。把火拿得高一點，你！』

他恫嚇地看了一眼獄吏，就爬到那爐灶上去，向上張望着煙囪，用起貨鈎敲打擡控着

鐵柵內外的煙囪四壁。幾分鐘後，有些灰泥和塵埃跌落下來了，他側着臉避開了它們；他在其中，在那些陳舊的木灰中，以及他的武器滑進去或擡進去的煙囪裏裂縫中，用一種小心翼翼的神情探索着。

『在那些木頭裏沒有什麼東西，在那些麥稈裏沒有什麼東西嗎，雅各？』

『什麼也沒有。』

『讓我們把它們聚集成一堆，放在監房中央。好了！把它們點起來！』

獄吏點燃了這一小堆東西，它就熊熊地燒起來了。他們讓它在那裏燃燒着，重新彎着身子走出了那低低的拱門，循着原路走向最外面的院子裏去；當他們逐漸走出來時，似乎恢復了他們的聽覺，直到最後他們又雜在那怒吼的人潮中了。

它這時正在洶湧澎湃地尋求德法奇。聖安東尼正在大聲叫囂，要它那酒店老板來領隊，押送那曾經防衛巴斯底而擊斃人民的監獄總管。不然，這總管或許不能押解到『革命裁判所』去受審。不然，這總管或許會脫逃，而多年來毫無價值，現在却突然變為有價值起來的平民的血液，就無法取償了。

這容貌可怖的老官僚穿着觸目的灰色掛子，佩着紅色的綬章，被那起勁地咆哮着，爭



這海裏的聲勢汹汹的富於破壞性的黑水，濁浪滔天地湧起來；這海的深度還沒有人測量過，它的力量也還沒有人知道。這毫不容情的海裏充滿着暴亂的形象，復仇的叫聲，和已經在苦難的熔爐中硬化了，以致憐憫之情一點也不能加以感動的臉孔。

但是，在每一張臉孔都活生生地顯露着兇猛和憤怒之情的這個人海中，有兩羣臉孔——為數各七——却十分固定，跟其餘的臉孔成一顯著的對照，好像潮水中挾帶的深可紀念的破船遺物。七個囚犯的臉孔——他們是由剛才衝破他們的坟墓的暴風雨突然解放出來的，此刻正被高高地舉起在衆人頭上；這些臉孔都嚇呆了，都惶恐異常，驚駭得不知所措，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到，而在他們周圍雀躍的人們是無可藥救的靈魂似的。還有七張舉得更高的臉孔，則是七個死人的臉——他們的下垂的眼皮和半閉的眼睛好像在等候『世界末日』。這些臉孔雖然漠不動情，但却帶着一種懸念的——並非木然的——神氣；它們好像只是暫停活動，過兩天還是要挺起那些下垂的眼皮來，用那些失血的嘴唇來作證的：『這事是你做的！』

七個釋放出來的囚犯，七個插在槍尖上的血污的頭，那被痛恨的監獄的八座堅固高樓上的鎖匙，被發現的一些信札和早已心碎而死的從前的囚犯們的其他紀念品——這

種種，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事物，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中旬的一天，
聲迴響的脚步簇擁着遊過巴黎的街道。但願上天打破露西·達爾南的
脚步侵入她的生活吧！因為它們是瘋狂地不顧一切的可怕的地步；而在
前打破酒桶以後過了這麼多年的時候，它們一朝染紅了是不易洗刷清

第二十二章 波濤仍在洶湧

形容枯槁的聖安東尼以友愛的擁抱和祝賀來儘量調味其不足果腹的發酸的硬麵包，與高采烈地過了一星期以後，德法奇太太又照常坐在她的櫃台邊，照顧那些顧客了。德法奇太太的頭上這時並沒有戴着玫瑰花，因為那大批的『奸細』已在這短短的一星期內變爲極其謹慎，深知非仰這位聖人的鼻息不可了。對於他們，該區的路燈似乎搖曳得特別險惡。

德法奇太太交叉着兩臂，坐在上午的光線和熱氣中，靜觀着酒店裏和街上。兩處都有幾羣污穢而可憐相的閒蕩者，但現在顯然帶着一種有權力的意識，那是建立於他們的困苦上的。歪戴在最可憐相的頭上的最最破爛的睡帽，也懷抱着這樣的彎曲思想：『我知道要我——戴這帽子的人——維持我自己的生活，已成爲多麼困難的事，但是你可知道要我——戴這帽子的人——消滅你的生命，已成爲多麼容易的事？』以前一直沒有工作做的每一條赤裸的瘦臂，現在時時有這工作可做——它可以砍擊。那些編結絨線織物的婦

女，既已具有了她們也能撕裂的經驗，她們的手指也變化了。這種形象已繼續槌打了數百年，而最後的幾下在其

德法奇太太坐在那兒觀察着這個，臉上帶着聖安。她有一個同志坐在她旁邊編結着。這是一個俄壞的雜。此，她自己却生得矮而相當肥胖——這位副官已贏得

『聽啊！』報仇之化身說。『聽哪！誰來了！』

彷彿由聖安東尼區最外圍一直通到酒店門口的雜的人聲很快地傳佈過來。

『來的是德法奇，』他的太太說。『莫作聲，諸位愛

德法奇上氣不接下氣地走進來，拉掉了他所戴的他的太太又說。『聽他說！』德法奇氣喘吁吁地站在那都睜大着眼睛，張開着嘴巴；店內的人則已全體倏的站

『說吧，我夫，有什麼事？』

『從另一世界來的消息！』

「那有什麼呢？」德法奇太太輕蔑地喊道：「另一個世界的。」

「此地的人都還記得老富龍吧。」——此公會對挨餓的人民說，他們儘可去吃草，後來他死了，到地獄裏去了。」

「都記得！」大家同聲說。

「這消息就是關於此公的。他還在人間！」

「還在人間！」又是異口同聲地喊出來。「不是死了嗎？」

「沒有死！他非常害怕我們——害怕得很有理由——所以他假扮死了，命人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殯葬儀式。可是人們已發見他還活着，隱居在鄉間，現在已把他捉來了。我剛才看到他，正在被押解到革命裁判所去。我說過他害怕我們是很有理由的。大家說說看他害怕得沒有理由？」

假如那可憐的七十餘歲的老胡塗本來還沒有知道這一層，只要能聽到那一聲回答的喊聲，也一定可以澈底明白了。

接着是鴉雀無聲地沉默了一下子。德法奇夫婦倆彼此堅定地注視着。報仇之化身變

身下去，移動放在櫃台後面她腳邊的一面鼓，

『諸位愛國者！德法奇以堅決的聲調

一轉瞬間，德法奇太太已把她的刀插在

已憑着魔術跟一個鼓手飛聚在一塊兒似的，

瘋狂地跳進跳出，挨門挨戶去召集那些婦女。

那些男子已很可怖了，他們含着渴血的

潮水似地奔到街上來——可是那些婦女還

開了她們的赤貧的家庭中所有的種種事務，

泥地上的老年人和病人，她們披散着頭髮奔

同伴和她們自己瘋狂起來。無賴的富龍捉住

捉住了女兒啊！於是，另有一二十個婦女奔到

頭髮，大聲絕叫道，富龍還活着會叫挨餓的人

老爹去吃草的富龍！當這些乳房餓癟時，叫我

富龍呢！哦，天哪，我們吃了多少苦頭啊！聽我

石頭上起誓，誓必爲你報富龍之仇！諸位丈夫，諸位弟兄，諸位青年啊，把富龍的血給我們！把富龍的頭給我們！把富龍的心給我們！把富龍的肉體和靈魂給我們！把富龍撕成片片，把他埋在泥裏，使青草可以從他那裏長出來！這樣叫喊着，許多興奮得發狂的婦女團圍地旋轉着，毆擊着扭打着她們自己的朋友，直到自己因興奮過度而暈倒在地上，如果沒有她們的男人連忙來打救，竟要被人們踏死。

雖然如此，並沒有錯過時機；一分鐘也沒有錯過！老富龍正在『革命裁判所』裏，或許會獲得釋放的。可是決不！聖安東尼深深地記着他自己的受苦、被侮辱和虐待！武裝的男女迅速地從該區奔出來，甚至於把最後的這些渣屑都吸引了過來，以致不出一刻鐘，聖安東尼的懷裏除了不多幾個老嫗和那些哀哭着的兒童以外，已沒有一個人影了。

不！此刻他們都擁擠在那個醜惡的老頭兒所在的那個『審判廳』門口，並且佈滿了附近的空地和街道。德法奇夫婦倆，報仇之化身，和雅各三號，都擠在最前面，距離廳內的受審者並不很遠。

『看啊！』德法奇太太用她的刀點着說。『看這被繩子綁着的老無賴啊。誰把一束草插在他的背上——這做得真好。哈哈！這做得真好。現在可叫他吃草了！』她把刀挾在腋下，

好像看戲似的拍着手。

站在德法奇太太後面的人，立刻把她高興的所以然告訴他們後面的人，而這些人又告訴更後面的人，如此輾轉相告，鄰近一帶的街道上，都響澈着拍手的聲音。同樣，在此後刺刺不休地遷延時刻的兩三個鐘頭內，德法奇太太屢次所作的不耐煩的表示也非常迅速地為遠處的人們所響應着；尤其因為有些人已矯健地攀登在外面的建築物上，從那些窗內瞭望着他們所熟悉的德法奇太太的行動，好像電報似的把她的行動傳達給外邊的羣衆。

最後，太陽已昇得這麼高了，一線柔和的光芒直射在那老俘虜的頭上，好像是一線希望或保障。這恩惠是太過分了，實在忍受不住；在一轉瞬間，那一大套廢話和飾辭都化為烏有，聖安東尼已抓住了他！

這事立刻就為最外圍的羣衆所知道了。德法奇不過跳過了一道欄杆和一張桌子，狠命地抱住了那可憐的惡棍——德法奇太太不過跟過去，把一手插在綁着他的一條繩子裏——報仇之化身和雅各三號還沒有趕過去，那些棲在窗外高處的人也還沒有猛禽似的撲到『審判廳』裏去——這時似乎全城的人都在喊着了：『把他拖出來！拖他到路燈

下面去！』

頭先脚後，他被拖曳到了審判廳門外；時而雙膝着地，時而兩脚着地，時而全身朝天，他被拖曳着，毆打着，被幾百隻手塞到他臉上來的草束和麥稈窒息着；撕破了皮膚，打傷了骨肉，氣喘吁吁地淋着鮮血，可是始終在哀求乞憐；有時飽嘗着劇烈的痛苦，人們在他周圍圍出一塊小小的空地來，以便大家看個清楚；有時好像一段死木頭似的在林立的人腿中間通過；他這樣被拖到了有一盞路燈在搖曳着的街角上，到了這兒，德法奇太太放鬆了他——好像一只貓兒對待一只被捕的老鼠那樣——默默地鎮定地注視着他，這時其他的人就準備起來，而他仍在哀求着她；那些婦女始終對他猛烈地絕叫着，那些男子厲聲大喊要把草塞在他嘴裏，才後殺死他。第一次，他被吊上去，繩子斷了，他絕叫着跌下來，他們連忙接住他；第二次，他被吊上去，繩子又斷了，他絕叫着跌下來，他們連忙接住他；第三次，繩子很慈悲地吊着他，不久他的頭就插在一支槍尖上了；嘴裏含着很多的草，使聖安東尼的人看了都跳舞起來。

這天的惡行並沒有就此結束，因為聖安東尼在薄暮時聽說那被處死者的女孀——也是一個人民的敵人和侮辱着——帶着五百名騎兵和其他的衛隊到巴黎來了，就又大

聲疾呼，使其憤怒的血液重新沸騰起來。聖安東尼把他的罪他——雖有一軍人馬也不足阻止他去跟富龍作伴——把擎着當天的三件戰利品好像狼羣似的在街上遊行。

直到天黑以後，這些男女才回到那些哀哭着的，沒有麵可憐的麵包店被成羣結隊的人圍繞着，耐性地等着購買。餓着肚子等候之際，他們就互相擁抱，慶賀當天的勝利，並用資消遣。逐漸，這些衣衫襤褸的人羣稀少，寥落起來了；於是可亮了起來，微弱的柴火在街上生了起來，鄰居們就在這兒

這些晚餐是寡薄得不足果腹的，且不知有肉味，也無甚麵包。可是，人間的友情灌注了一些滋養到這些石頭似的喜的火花來。曾經儘量參與當天的惡行的父母們，溫柔地而被這樣的一個世界圍繞着，且在前途等候他們的一對

當最後一批顧客從德法奇的酒店裏退出時，天差不

門，一邊以沙啞的聲音對他的太太說道：

『它終於來了，我愛！』

『是呢！』他的太太答道。『差不多來了。』

聖安東尼睡了，德法奇夫婦倆睡了；就是報仇之化身也伴着她那餓壞的雜貨店主睡着，那面鼓也寂然無聲了。這面鼓的聲音乃是聖安東尼區內沒有因流血和匆遽而起改變的唯一聲音。其保管人報仇之化身能夠使這面鼓醒轉來，發出同樣的聲音來，正如巴斯底被攻陷或老富龍被捉住以前一般；可是睡在聖安東尼懷裏的男女們的粗嘎聲音却不然。

第二十一

且說那個有一

之資，使其可憐的愚
發生了變化。那懸崖
多；這些兵士仍有軍
點：那大概不會是他

一望無際，躺着

物的葉，都萎縮得、淒
所有的住宅、籬笆、家

老爺——就個

一種豪俠的情調，以
的事情；然而，就老爺

爺而創造

上一定右

的最後

麼了，所以

可

直壓榨

獸；爲要

在不見

孔。

在

成的、且

可吃，而

寞的丁

這樣的

路者會毫不驚異地看出來，那是一個頭髮蓬鬆的男子，神色幾像半開化人，身材高大，所穿の木屐即在修路者看來也很拙劣，容貌可怖，粗魯、黧黑，沾染着許多大道上的泥漿和塵土，被許多沼地中的濕汽所浸淫着，被林中小徑上的荆棘、樹葉和青苔所黏附着……

在七月裏的正午時分，當修路者正坐在土隄下的一堆石頭上躲避一陣冰雹的時候，這樣的一個人好像一個幽靈似的向他走了過來。

這人望望他，望望山凹裏的村子，望望那磨坊，以及那懸崖上的監獄。他把這種種東西看清楚後，就以一種勉強能聽懂的方言說道：

『情形怎麼樣，雅各？』

『一切都好，雅各。』

『得，得！』

他們握了一握手，這個人也就坐在那堆石頭上。

『沒得吃午飯吧？』

『現在只有晚飯了，』修路者露着飢餓的臉色回答。

『這已成了風尚，』對方咕囔道。『我沒有遇見一個吃午飯的人。』

他摸出一只發黑的烟斗來，裝滿了煙，用火刀火石點着了它，接連抽着它，直到它發着明亮的紅光，於是，突然把它擎在稍遠的地方，另一只手放下了一點什麼東西去，煙斗就輝煌地燃燒起來，旋即冒着一陣烟，熄滅了。

『得得。』這次輪到修路者說這話了，在他看到了這些舉動以後，他們又握了一握手。

『今夜？』修路者問。

『今夜，』對方說後，就把煙斗嚙在裏嘴。

『在哪裏？』

『此地。』

他和那修路者坐在那堆石頭上，默默地彼此對視着，冰雹好像一大批矮人國的刺刀似的向他倆中間衝鋒過來，直到那個村子上的天空逐漸開霽。

『指點給我看！』這時那旅客就向山崗上走去，同時說道。

『你看！修路者伸着一根手指回答，你從這兒下去，一逕穿過那條街，走過水坑——』

『見鬼的這一切！』對方打斷了他，向那些景物滾動着他的眼珠。『我不要穿過什麼街道，走過什麼水坑唔？』

「唔從村外

「好。你什麼

「日落時分。

「你可以在

將如孩子似地睡

「當然」

旅行者吸完

在那堆石頭上。他

修路者幹著

空來，同時就有一

不再戴他那頂草

這人身上去，以

那古銅色的臉，

的獸皮混雜組

地緊閉着的嘴巴——這些都引起了修路者的敬畏之情。這旅行者已旅行了不少路程，他的兩腳已經受了傷，他的腳踝已經擦破了，正在流着血；他那雙塞滿樹葉和青草的大木屐，已笨重地跋涉了幾百里路，他的衣服上已裂成了許多破洞，他身上也有許多傷口。修路者在他旁邊彎身下去，要想一看他藏在懷裏或其他什麼地方的祕密武器；可是徒然，因為這睡着的人把兩臂交叉在胸前，堅定地緊抱着自己。在修路者看來，具有柵寨、警備所、城門、壕溝、吊橋等等的設防的城市，對於這個人都像空氣一般毫無阻力。當他從這人身上抬起眼睛來，向天際環顧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無數這樣的人物都在勇往直前，毫無阻礙地走向法蘭西全國的各個中心。

這人繼續睡着，不管一陣陣的冰雹和在其間透露出來的陽光，不管照在他臉上的太陽和陰影，不管打在他身上的一塊塊晦暗的冰雹和陽光使它們變成的一顆顆金剛鑽——直到太陽向西方下沉，滿天都是紅光的時候。於是，修路者把他的工具和一切事物收拾好了，才去喚醒他。

『好！』那睡覺者說着，撐着一肘坐了起來。『從這座小山頂上過去二十里？』
『約莫二十里。』

「約莫二十里好！」

修路者下山走回家去，塵土在他前面隨風飛舞着；不久他就到了村裏的水坑旁邊，擠到那些被帶到這兒來喝水的羸瘦的母牛中間去，彷彿他在對全村的人耳語之際也要對它們耳語一下似的。村裏的人在吃過了他們那可憐的晚飯以後，並不像平日那樣就爬到床上去睡覺，却都重新跑出門來，留在門外。耳語好像古怪的傳染病似的傳遍了全村，當全體村人都在暗中集合於水坑旁邊時，大家又如害傳染病似的都盼望着一邊的天空，好像在期待什麼。該處的主要官吏嘉培爾先生，不安起來了；他獨自跑到自己的屋頂上去，向同一個方向瞭望着；又躲在那些烟窗後面，窺視着下面水坑邊的那些逐漸幽暗下去的臉孔，隨即派人去通知教堂裏掌管鑰匙的人，說過一會兒或許需要鳴鐘報警哩。

夜逐漸深了。那繞着那座古老的別墅使它自成一孤寂的境界的那些樹木，在一陣狂風中搖擺着，彷彿在威脅那一堆巍峨的、幽暗的建築物似的。急雨狂奔上平壇兩側的石扶梯，敲打着那扇大門，像是一急速的報信者，要喚醒裏邊的人們；一陣陣暴亂的風吹進那大廳裏，在那些古老的刀劍之間通過，嗚咽地吹上那些樓梯，搖動着從前的侯爵睡過的那張床上的帷幔。東，西南，北，從四方的樹林中來了四個脚步重實，蓬頭散髮的人，踏倒了那些高

大的草，踏斷了那些樹枝，小心翼翼地大踏步前進，在別墅前面的院子裏會合了。四點火光在這兒亮了起來，向不同的方向各自移開去，接着一切又復歸於黑暗了。

但並不長久。立刻，那座別墅自己亮了起來，好像變成了一種發光體似的；一道閃動的光線在其前部跳來跳去，躍過了那些透明的地方，把其中的欄杆、拱門、窗戶等等顯示了出來。於是，它向上昇騰，變成更闊、更亮。不久，火焰就從一二十扇大窗子裏冒了出來，那些石頭臉孔也醒了過來，在火中向外注視着。

一陣隱約的嘈雜聲從留在別墅裏的不多幾個人那裏發了出來，有人裝好了馬鞍，騎着一匹馬駛去了。在暗中可以聽到鞭策和潑刺的聲音，終於停止在村內水坑旁邊的那塊空地上：那匹馬口吐白沫，站在嘉培爾先生門外。『嘉培爾，幫忙！大家，幫忙！』警鐘焦灼地亂鳴，但此外並無什麼人幫忙。那修路者和他的兩百五十個好朋友，都交叉着兩臂站在水坑旁邊，望着天空中的那根火柱。『那一定有四十呎高吧，』他們冷酷地說，身子却一動不動。

從別墅裏來的騎者和那匹口吐白沫的馬，連忙離開了村子，疾駛上那陡峻的斷岩，向懸崖上的監獄奔去。一羣軍官正在監獄門口觀火，離他們稍遠，一羣兵士也在觀火。『諸位軍官，幫忙！別墅着火了；如連忙去打救，還可搶救出些貴重物品來！幫忙呀，幫忙！』軍官們望

望那些正在觀火的兵士，並不發命令，只是聳聳肩，咬着嘴唇答道：『它非燒燬不可。』

當那騎者重新奔下山去，穿過那條街道時，村裏照耀得有如白晝。原來那修路者和他
的兩百五十個好朋友，無論男女，全體都受了點得雪亮的主意所鼓勵，一律奔入自己的屋
裏，在每一塊晦暗的、小小的窗玻璃後面放滿了蠟燭。因為一切都很缺乏，大家就專橫地去
向嘉培爾先生告借蠟燭，當這個官吏表示猶豫不願的時候，那一向對當局十分馴順的修
路者竟說道：馬車頗可當作燄火放，而驛馬可以烤來吃。

那座別墅任其被火焰吞噬着，自顧自地焚燒着。在這場怒吼的、猖狂的大火中，似乎有
一直接自地獄裏吹來的熾熱的風，捲去了這座大廈。隨着烈焰的昇騰和下降，那些石頭臉
孔顯得好像很痛苦似的。當大塊的石頭和木頭紛紛跌下來時，那鼻子上有兩點小渦的臉
孔模糊得看不清楚了；但不久它又從烟霧中掙扎出來，好像這是那殘酷的侯爵的臉孔，而
他正在火刑柱上被焚燒着，跟火相抗爭着似的。

別墅焚燒着；那些最近的樹木被火焰抓住了，都燒焦了，枯萎了；較遠的樹木則由那四
個兇猛的人物點燃了，在那烈焰飛騰的大廈周圍造成了一重新的烟障。熔化的鉛和鐵，在
那大理石的噴泉底盤中開煎；水燒乾了；那四個『熄燭筒式』的高樓好像冰似的受熱融

解了，成爲四大灘火焰而徐徐地淌下來。那些堅實的牆壁好像結晶體似的裂成了許多寬闊的縫；嚇呆的鳥兒團團地旋轉着，終於跌落在那大熔爐中；四個兇猛的人物向東、西、南、北四方走去了——沿着那些夜色深沉的道路，以他們所點燃的烽火爲指標，艱苦地走向他們的下一個目的地。那燈火輝煌的村子中人，已抓住了那只警鐘，黜退了那合法的鳴鐘者，正在鳴鐘報喜。

不但如此：這些被飢饉、火燒、和鐘聲弄得神志不清的村人，以爲收租、租稅等事都是嘉培爾先生想出來的——雖然嘉培爾近來所收的捐稅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而地租則一點也沒有收取——因而急於要跟他晤面，竟包圍着他的房子，召喚他親自出來答話。嘉培爾先生連忙重實地堵住了門戶，退回屋裏去跟自己商量。結果是，嘉培爾又退避到他的屋頂上，躲在那些烟窗後面，而且立下決心，如果他的門戶被衝破了，他就頭先腳後地從屋頂的低垣上投身下去，以便壓死下面的一兩個人，因爲他是一個報復心極盛的矮小的南方人。

嘉培爾先生大概在屋頂上過了很長的一夜：遠處的別墅照耀着他，門外有許多人在撞擊着，報喜的鐘聲好像音樂似地響着；而且在其驛站對面的路旁還挂着一盞不吉利的路燈，那些村人正在熱烈地表示要用他去代替這盞燈。這真難受哩，心旌搖搖不定地在這

墨黑的海洋邊緣上度過一整個夏夜。老是要準備躍入於其中，如嘉培爾先生所決定的。可是，親切的曙光終於現出來了，村人的那些蹩腳的蠟燭快要流盡了，人們幸而都紛紛散去了，嘉培爾先生就暫時帶着他的性命走了下來。

在周圍百哩以內，這樣的火災就發生了數十場之多。在這一夜或其他的夜裏，有些別的官吏却不像嘉培爾先生這樣幸運——次晨昇起來的太陽發見他們已被吊在其生長之地的本來很平靜的街道上了。還有些別的村民和市民，也不像那修路者及其伙伴們這樣幸運——他們被那些官吏和軍隊佔了上風，因而反被吊死了。但無論如何，那些兇猛的人物始終堅定不移地向東、西南、北四方進行着；無論被吊死的是誰，火災還是不住地發生。究竟要把絞刑台築得多少高，才能把這種火災撲滅，沒有一個官吏能用任何算術計算出來。

第二十四章 被吸往磁礁上

這樣的烽火連天，波濤洶湧，堅實的大地爲怒潮所搖撼着——這怒潮有漲無退，愈漲愈高，使岸上的觀衆不勝驚異害怕——在驚濤駭浪中消磨了三年。小露西又過了三個生日，由那黃金的線索織入了她那平靜的家庭生活中。

一夜又一夜，一天又一天，這家庭中的分子傾聽着那個街角上的迴聲：每當他們聽到那些雜沓的脚步聲時，他們的心就要發沉。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些脚步声已成了這樣的一國人民的脚步声：這些人民騷亂地處於紅旗之下，其國家曾被宣告陷在危急的境地，他們已被一種施用了很久的可怖魔術變成了一大批野獸。

老爺這一階級，已經脫離了他不受賞識、不被需要的那種現象：他在法國不但有被驅逐出境之虞，且有被驅逐出此塵世之虞。寓言中有一鄉下人，費盡苦心把『魔鬼』撫養成，長等到看見這敵人的真面目時却嚇得如此害怕，竟然一句話都不敢問他，連忙逃走了——正如這鄉下人一般，老爺大胆地倒唸了不知多少年『主禱文』，並且作了不知多少樁逼

令這『魔王』出世的事，可是一看到他，立刻就帶着自己的尊貴的軀體逃走了。

朝廷上的親貴們早已不知去向，不然就將成爲國民的一陣彈雨的靶子了。全體廷臣，自這些漂亮的裏圈中人物直到最外圍的奸詐、貪污、爲非作歹的腐敗分子，統統都不知去向了。王室也去掉了；在其宮中被圍攻，被停止了職權——這是最後傳過來的消息。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八月來到了：老爺們在這時都已高飛遠走。

老爺們在倫敦的總機關和聚會場所，自然是德兒勝銀行。據說亡魂常出現於其肉體去得最多的地方；同樣，一個金幣都沒有老爺也常出現於其金幣一向所存放的地方。而且，這地方最易得到最可靠的法國消息。還有一層，德兒勝是一家很寬厚的銀行。對於從高位上跌下來的老主顧非常慷慨。還有一層，有些貴族及時看到了那行將來的暴風雨，預先料到將有掠奪或充公的事，就未雨綢繆地把款項匯至德兒勝銀行——他們那些窮困的弟兄在這兒一定可以得到這些貴族的消息。此外還得加一層：每一個新從法國來的人都要到德兒勝銀行去報到並且報告他所帶來的消息，幾乎成了當然之事。爲了這種種緣故，德兒勝銀行在當時變成了法國消息的『總交換所』。這事且爲公衆所熟知，故常有很多的人前去探問消息，因而德兒勝銀行有時竟把最近得到的新聞寫出一二行來，張貼在

窗內，以便路過聖堂坊的人大家都可讀到。

在一個霧氣薰蒸的午後，勞雷先生坐在他的辦公桌邊，查禮·達爾南靠着桌子站在那兒，正在低聲跟他講話。本來開作會晤行長之所的這個幽暗的小房間，現已變成了『新開交換所』裏面擠滿着人。這時離停止營業的時間尚有半小時左右。

『可是，即使你是世上最年青的人，』查禮·達爾南頗費躊躇地說，『我也一定要提醒你——』

『我懂得。你的意思是說我太老了？』勞雷先生說。

『晴雨無定的天氣，長途的跋涉，沒有一定的旅行工具，秩序紊亂的國家，就是對你或許也並不安全的城市。』

『親愛的查禮啊，』勞雷先生高興地、有把握地說，『你所提出來的這些理由適可證明我非去不可。那邊對我是十分安全的，那邊有許多許多人比我更值得顧管，所以決不會有人來顧管一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兒。至於秩序紊亂呢，假如那不是一個秩序紊亂的城市，本行就不用派遣一個熟悉該處和從前的生意，且爲行裏所信任的人到那邊的分行去了。至於沒有一定的旅行工具啊，長途的跋涉啊，嚴冬的天氣啊，等等，假如已在行裏度了這麼

許多歲月的我，還不預備爲本行忍受一些不方便，那末該由誰忍受呢？」

『我希望自己能夠去走一趟，』查禮·達爾南很不安地，好像自言自語地說。

『真的！好一個高明的反對者和勸告者！』勞雷先生喊道。『你想自己去走一趟？生爲法國人的你啊，你真是一位賢明的顧問。』

『親愛的勞雷先生啊，正因爲我生來是一個法國人，所以這一念頭時常往來於我的心中，（雖然我並沒有存心把這念頭在這兒說出來。）一個對於那些可憐的平民會抱有若干同情，且已拋棄了一些東西給他們的人，禁不住要想——說到這兒，他又恢復了本來的沉思態度——』『人家或許會聽他的話，他或許有力量勸他們稍自約束。就在昨夜，你離開我們之後，當我正在跟露西講話之際——』

『當你正在跟露西講話之際，』勞雷先生應聲說。『正是呢。虧你還能提起露西的名字而不覺得難爲情！在這樣的時候想到法國去哩！』

『可是我並不真的要，』查禮·達爾南微笑着說。『這番話還不如用來說你自己，倒更適切。』

『我是實實在在要去的。實情是，親愛的查禮啊，』勞雷先生看了一眼那坐在遠處的

行長，就放低了聲音說，『你意想不到我們的生意是多麼難辦，而我們在那邊的簿籍和文件是陷在怎樣的危境中。只有上天才知道，如果我們的有些文件被搜去或消燬了，多少人將獲得不利的後果；而這樣的事情，你知道，是隨時都可以發生的，因為誰能說巴黎今天不會放火燒起來，或明天大施劫掠呢！若要不錯過寶貴的時機，儘量迅速地將這些東西加以賢明的選剔，把它們掩埋起來，或用其他方法置之不會受損害的場所：這除了我自己以外，恐怕沒有什麼人做得到——如果還有什麼人做得到的話。當行裏知道這一層並且這樣說的時候，已經吃了六十年行裏的麪包的我，難道可以因為我那些關節稍稍硬了一點而躊躇不前嗎？唔，先生，跟此地的半打左右老輩比起來，我還算是一個少年人呢！』

『我不勝欽佩你的英勇的年青精神，勞雷先生。』

『啐！無聊話，先生！親愛的查禮啊，』勞雷先生又對行長看了一眼說，『你還得記着，目前要從巴黎運出東西來——無論是什麼東西——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固然，今天還有人把文件和貴重物品送到我們這裏來，（這是極端秘密的話；照理就是對你都不應該洩漏的，）可是攜帶它們的都是你難以想像得到的奇異人物——當他們通過城門口時，每一個人的頭顱都搖搖欲墮，有如千鈞一髮。在過去，我們的包裹本可帶來帶去，像在我們

秩序并



晚上做

心思；他



的提議



誇口士

正統派

收穫

人以及本來可使他們富足的、濫用了的、妄用了的資源的明眼人，沒有在多年前就看到它在不可避免地來到，且會用明白的字句把他們所看到的記錄下來似的。這樣的浮誇，同時老爺們又在舖張揚厲地計劃恢復那已經將它自己和天地都弄得精疲力竭的制度——對於這些，凡是知道實情的神志清楚的人是難以一聲不響地加以忍受的。就是這樣的浮誇，充滿在他的耳邊，使他腦海中的血好像在亂跳似的，此外還有一種潛伏着的不安的心思，那本來已使查禮·達爾南很不安靜，現在則更如此。

最高法院的律師史屈利佛，也在這些談論者中間，他快要晉陞為顯貴了，所以正在高談闊論這個題目，對老爺們發揮他的計劃：怎樣可把一般平民從地面上剿滅，怎樣可取銷他們而照常辦事，以及諸如此類的妙計，其性質跟撒鹽在鷹準的尾巴上以消滅這一族類的計劃相近似。他的話，達爾南聽了覺得特別討厭；達爾南既想立刻就走，免得再聽到這些話，又想留在那裏駁斥他幾句——正在這樣遲疑不決之際，那將要發生的事就逐漸露出了它的端倪來。

行長向勞雷先生這邊走過來，把一封沾污的、尙未拆開的信放在他面前，同時問他現在有沒有發見那收信人的一點蹤跡？行長放信的地方跟達爾南十分接近，所以他立刻就

看到了信面上的字樣——尤其因爲其中含着他自己的真姓氏。如譯成英文，這些字句當如下：

“Very pressing. To Monsieur heretofore the Marquis St. Evr monde, of France. Confided to the cares of Messrs. Telson and Co., Bankers, London, England.”

原來在結婚的那天早上，曼奈德醫生會急迫地特別請求查禮·達爾南，切勿把這個真姓氏告訴任何別人——除非醫生解除了這一約束。所以沒有一個旁的人知道這是他的姓氏；就是他的妻子也一點都沒有疑心到這一層；至於勞雷先生更不用說了。

「不，」勞雷先生回答行長道：「我幾乎問過現在這兒的一切人，可是沒有一人能告訴我可在哪兒找到這位先生。」

時鐘上的兩只針快要走到銀行休業的時刻了，一般談論的人魚貫地打勞雷先生的桌旁走出去。他詢問地把這封信拿在伸出着的手中；這一個落難的、憤恨的、正在計劃復仇

● 如譯成中文，這些字句當如下：「萬急，拜託英國倫敦德兒勝銀行轉交本來的法國聖·埃佛雷蒙特侯

爵老爺。」

的老爺望望它，另一個落難的、憤恨的、正在計劃復仇的老爺望望它，如此接二連三地望過去，大家都用法語或英語說些毀謗那找不到的侯爵的話。

「我相信，這是那被暗殺的文雅侯爵的姪兒——但無論如何是一墮落的繼承者。」一位老爺說。「幸而我從來沒有跟他結識過。」

「一個在幾年前放棄其職位的懦夫。」說這話的老爺是倒豎在一車乾草裏悶得半死才逃出巴黎的。

「沾染了那些新的學說，」第三位老爺在路過時透過其眼鏡望了一望那信面說：「跟從前的侯爵實行反對，當他承繼得遺產時竟然拋棄了那些產業，把它們交給那些兇惡的賤民。現在他們會報答他了吧，我希望。」

「呀？」那長舌的史屈利佛喊道。「他做這樣的事嗎？他是這樣的傢伙嗎？讓我們看一看他那醜惡的姓名該死的傢伙！」

達爾南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在史屈利佛先生的肩膀上輕輕地拍了一下，說道：

「我認得這個人的。」

「真的，天哪？」史屈利佛先生說。「我爲這難過。」

「爲什麼呢？」

「爲什麼，達爾南先生？你沒有聽見他所做的事嗎？在這種時代，不用問爲什麼。」

「但是我要問爲什麼呢？」

「那末我再對你說一遍，達爾南先生，我爲這難過。我因爲聽到你問這種異乎尋常的問題而難過。這一個人沾染了有史以來最惡毒的無法無天的惡魔信條，把他的財產拋棄給古今屠殺人的最邪惡的世間渣滓，而另有一個教導青年們的人却認得這個人——我爲此難過，你却要問我爲什麼？唔，告訴你吧：我爲此難過，因爲我相信這種惡棍是會沾污跟他接觸的人的。這就是爲什麼。」

達爾南深恐洩漏其祕密，很困難地約束住了自己，說道：「你或許不了解這位紳士。」

「但是我知道怎樣來駁倒你，達爾南先生。」史屈利佛聲勢汹汹地說，「你聽我說吧。如果這傢伙是一位紳士，我的確不能了解他。你可以這樣告訴他，並且爲我致意。你還可以爲我轉告他，我懷疑他在將其財物和地位拋棄給這些屠殺人的暴徒以後，還在領導着他們哩。但是不，諸位先生，」史屈利佛向周圍環顧了一下說，同時輕蔑地彈着手指，「我是知道一點人性的，我告訴你們，你決計找不到像這傢伙的一個人，會使自己聽命於這種寶貝

的保護人的。不，諸位先生，他很早就會在這場混戰中脫乾身，偷偷地逃走的。」

說了這些話，最後又彈了一彈手指，史屈利佛先生就在其一般聽衆的讚許聲中衝到弗利忒街上去了。這時大家都在由銀行裏散出去，辦公桌旁只留着勞雷先生和查禮·達爾南二人。

「你可以代收這封信嗎？」勞雷先生說。「你知道送它到哪裏去？」

「是的。」

「可否請你申明一下：據我們推想，這封信所以寄到此地來，是假定我們或許知道把它送到哪裏去的；它已在這兒耽擱了一些時候？」

「我當代爲申明。你將從這兒動身往巴黎嗎？」

「從這兒——八點鐘。」

「過一會兒我當再來送行。」

達爾南對自己、對史屈利佛以及其他的多數人都覺得很不舒服；他趕緊走到聖堂坊的靜僻處去，拆開那封信來讀。其內容如下：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寫於巴黎阿貝伊獄中。」

「本來的侯爵老爺：

「我在本村人民手下度了好多有生命危險的日子，終於被逮捕了；在受了許多暴行和侮辱以後，又被押解着步行到巴黎。在路上也吃了不少苦頭。不但如此，我的住宅也被燒毀——被夷爲平地了。」

「我被監禁，且將受審而喪失我的生命，（如沒有你惠然來救的話，）本來的侯爵老爺啊，我的罪狀據他們告訴我，乃是我會代表一個出奔的貴族做了違反人民的尊嚴的大逆不道之事。我雖然力說我會遵照你的命令爲他們謀利益，並沒有做過損害他們的事，也屬徒然。我雖然力說，在封禁出奔的貴族的財產之前，我已免除了他們應付未付的賦稅，我沒有徵收地租，我也沒有起訴——都屬徒然。唯一的答復是，我會代表一個出奔的貴族做事，並且這出奔者現在哪裏？」

「啊！最仁愛的本來的侯爵老爺啊，這出奔者現在哪裏呢？我在睡夢中喊着，他現在哪裏啊？我詢問上天，他會不會來打救我呢？沒有回音啊。本來的侯爵老爺啊，我把你這淒涼的呼聲送到海對岸來，希冀它能藉巴黎都知道的得兒勝大銀行之助傳到你

的耳朵裏

「爲了愛上天，愛正義，愛義氣，愛你那高貴的姓氏的榮譽，我懇求你，本來的侯爵老爺啊，來救助我，解救我。我的過失是，我一向忠心待你。哦，本來的侯爵老爺啊，我請求你也忠心待我吧！」

「從這個可怖的監獄裏——我在這兒跟滅亡日益接近了——我向你申說我那可哀的、不幸的服役，本來的侯爵老爺啊。」

「你那受難的嘉培爾。」

本來潛伏在達爾南心中的不安之念，被這封信猛烈地攪了起來。一個良好的老僕陷於危境了——其唯一罪狀爲忠心於他和他的一家——這事實責備地注視着他的臉，以致在聖堂坊走來走去思量着怎麼辦的他，幾乎對那些路人掩住了他的臉。

他十分知道，因爲他極端憎嫌使他們這一古老家族的種種惡行和惡劣名聲達於頂點的那樁行爲，憎恨地不信任其叔父，且在意識上厭惡着那座要他加以支撐的正在崩潰下來的建築物，以致他的一切事情都做得不三不四。他十分知道，因爲他愛上了露西，以致

他放棄其社會

得匆促而不激

可是始終沒有

他自己選

接二連三地發

切都丕然改觀

是也沒有繼續

願，不料時勢變

出奔了，他們的

道這些情形，就

可是，他沒

租稅，而且他只

得了他的地位

敗的、負債的產

那些重大的債權人還容許他們在冬季採樵的一點柴薪，以及還可從同一的鐵腕中打救出來的夏季的出產。無疑的，嘉培爾先生爲了自己的安全起見，已把這事實列入其辯疏中，且加以證明，所以現在人們不會不知道。

這一切促成了查禮·達爾南正要下的不顧死活的決心——他要到巴黎去。

是的好像那故事中的航海者一樣，風浪和潮流已驅使他進入了『磁礁』的勢力範圍。它正在吸引他過去，他非去不可。浮現於他的心中的一切事物都漂送他過去，愈來愈急，愈來愈堅定地趨向那可怖的吸力。他那潛伏着的不安之念原是這樣的：有些惡劣的人物正在他那不幸的祖國製造出種種惡劣的計劃來，而自知比他們多少好一些的他，却不在那兒做些伸張仁慈和人道的事，以制止殺人流血的慘禍。當這種不安之念一半已被悶死，一半尚在責備他的時候，他遇見了那責任心如此強烈，跟他自己適成一尖銳對照的勇敢的老頭兒；跟着這不利於他的對照而來的，是那些老爺的叮着他痛處的譏刺，以及史屈利佛的那些十分粗魯且激起舊恨的諷嘲。跟着這些而來的，是嘉培爾的來信——一個將有死亡之虞的無辜囚犯對他的正義感、榮譽心和名譽所作的申訴。

他的決心是打定了。他非到巴黎去不可。

什麼確切他幾乎一點也不知道危險他過去所做的事雖然做得不徹底但在那裏
願却使他覺得，如他親自到法國去申說它時，這種志願一定會感激地被承認的。於是，熱心
行善的好心腸者常會看到的那種桃紅色的迷景，在他面前浮現出來了；他甚至於在這幻
景中看到自己對於那正在日益可怖地狂暴起來的大革命，具有了幾分左右它的力量。

當他打定了這個決心在那兒走來走去時，他想無論露西或她的父親都須在他走了
以後才得知這事。他應免除露西在離別時的痛苦；至於她的父親呢，始終是不願想到那可
怕的舊地的，所以應在實行了這一步驟之後才讓他知道，不應在狐疑不定之際告訴他。達
爾南當時並沒有跟自己討論，他那做得不徹底的情形有幾分跟醫生有關——由於痛切
地要避免引起他關於法國的那些不快聯想。其實這一層，對於他的行動方針也有相當的
左右力的。

他走來走去，很忙碌地思想着，直到該回到德兒勝銀行裏去跟勞雷先生告別的時候。
他一到巴黎，立刻就要去見這位老朋友的，可是此刻他不能對他說明自己的意向。

銀行門口停着一輛驛道馬車，錢雷穿着靴子，已整裝待發了。

「我已送到了那封信，」查禮·達爾南對勞雷先生說道。「我不答應托你帶書面的答復去，但或許可以帶一個口信去吧？」

「可以，而且我非常願意，」勞雷先生說，「如果這沒有危險性的話。」

「絕沒有危險性。雖然這是帶給阿貝伊監獄裏的一個囚犯的。」

「他叫什麼名字？」勞雷先生問，手裏拿着他那打開的懷中記事冊。

「嘉培爾。」

「嘉培爾。帶給這不幸的囚犯嘉培爾什麼口信呢？」

「只是這樣，」他已收到了那封信，就會來的。」

「有沒有說起時間？」

「他將在明天晚上動身。」

「有沒有說起什麼人？」

「沒有。」

他幫助勞雷先生把自己裹在許多件掛子和外套裏，於是伴着他從那古老的銀行的暖 and 空氣中走入弗利忒街上的霧氣中。「爲我向露西道珍重，並向小露西道珍重，」勞雷

先生在分手時說，「好好地照顧他們，直到我回來。」——當馬車輾輾地滾去時，查禮·達爾南搖搖頭，懷疑地微笑了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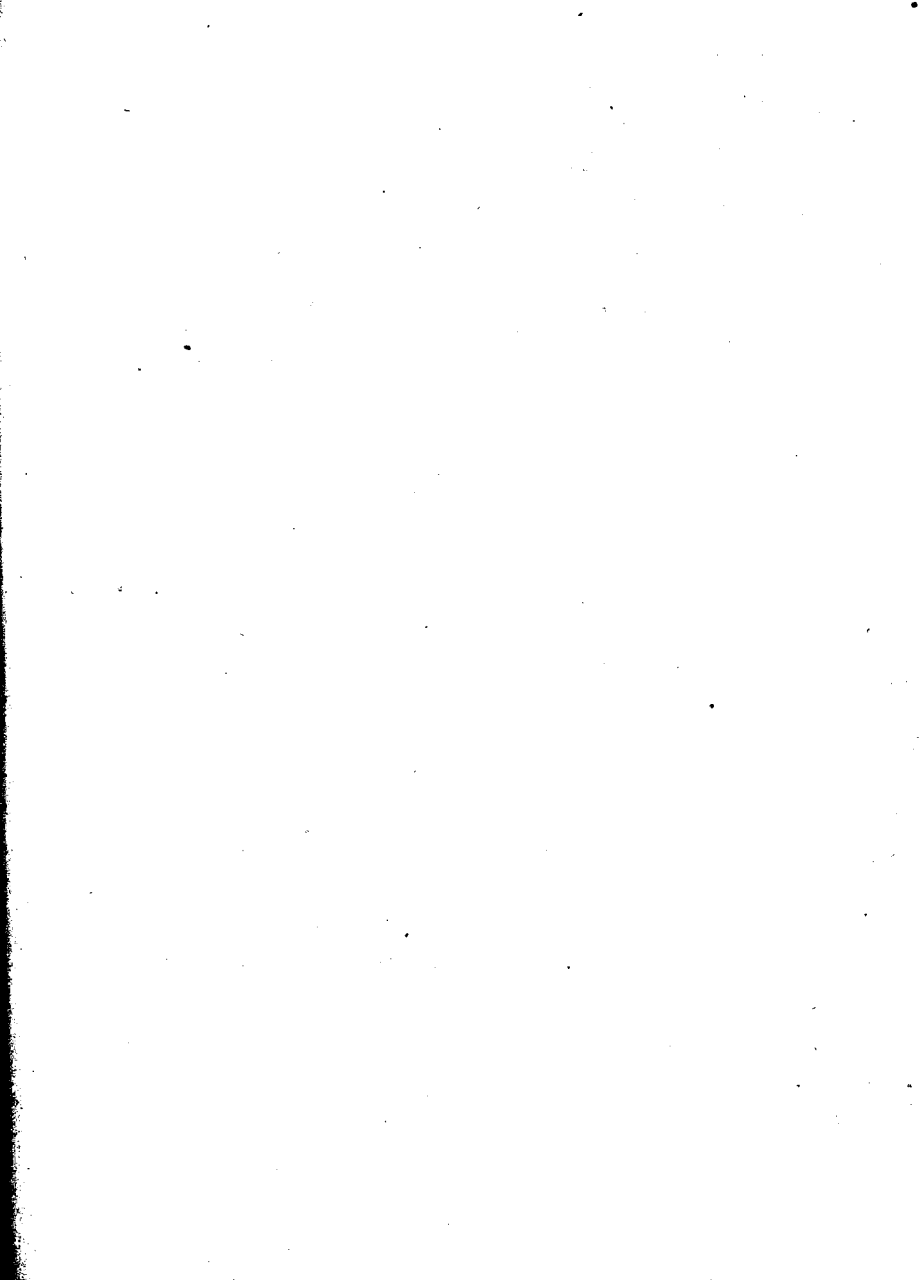
這一夜——這天是八月十四日——他睡得很遲，寫了兩封熱情的信；一致露西，對她說明他不能不到巴黎去的重大原因，並且詳述他深信自己決不會在那邊陷入任何危境的種種理由；另一信致醫生，委托他照顧露西和他們的愛兒，並以最堅強的確信申說上述諸點。對於兩人，他都說一到那邊立即就寄信來，以證明他安全無恙。

下一天真難過，因為這還是他跟他們過共同生活以來的初次遠離。要保持着他們一點也沒有疑心到的無辜的隱情，也是困難的事。有時候，他幾乎要把那迫在目前的事告訴他的妻子了，因為不得到她那穩當的助力而做任何事情在他是覺得很異樣的；可是親愛地對如此快樂而忙碌的她看了一眼，他又決意不告訴她了。一天容易，轉眼間已到了薄暮時分，他擁抱了她一下，又擁抱了一下跟她同名的小寶貝，僞稱有什麼約會要他出去一趟，過一會兒就會回來的，就攜着他預先準備好的一只行囊，走到了陰沉的街上的濃霧中，他當時的心比這些霧還要陰鬱。

這時，那不能目觀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吸引他過去，一切的潮流和風浪都強烈地一直

把他推送到那邊去。他把所寫的兩封信交給一個可靠的腳夫，囑不能稍早；他雇了一匹馬前往多維爾，這樣就開始了他的旅程。『氣愛你那高貴的姓氏的榮譽！』——當他拋棄了塵世上他所親礁』漂流過去時，他用那可憐的囚犯的這一呼聲來激勵着自己。

第三卷 暴風雨的進程



第一章 幽禁

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秋天，由英倫前往巴黎的這個旅客，在路上走得很慢。即使那沒落的、不幸的法國國王仍舊十分顯赫地坐在其寶座上，他也將遇見太多的惡劣道路、惡劣車輛、和惡劣馬匹來阻滯他的行程；而況時勢已起了劇變，還有無數其他的阻礙哩。每一城門口和每一鄉村征稅所前，都駐紮着一隊愛國的公民，一觸即發地拿着國民兵的槍械，攔住了一切往來的人，加以盤問，審察其文件，又在他們自己的名單裏尋覓其姓名，結果有的被勒令回去，有的被放了過去，有的被扣留拘禁了起來，全視他們那反覆無常的判斷或幻想認為如何才最有利於那初生的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的共和國而定。

查禮·達爾南不過在法國的土地上走了幾十里路，就逐漸看出來，如果他不在巴黎被宣告為一良好的公民，是沒有希望沿着這些鄉間的大道回去的。現在無論遭遇什麼事，他都非向其旅程的終點走去不可。他所通過的每一個小村，在他後面關上的每一道柵門，

他都知道是隔在他和英倫之間的一重新的障礙。到處都嚴密地監視着他，以致他覺得好像被捕在一只網裏或被關在一只籠子裏解送到其目的地去一樣的不自由。

這種到處一樣的警戒，不但在一段大路上要攔住他一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內要減低他的行進速度一二十倍；有時騎着馬追上來把他帶回去，有時騎着馬趕到他前面去截住他，有時騎着馬跟他同行，看着着他。他在法國境內走了好多天，依然離巴黎還很遠；這天他到了大道旁的一個小市鎮裏，疲乏地就寢了。

全靠拿出那受難的嘉培爾從阿貝伊獄中寄來的信給盤問他的人們看了，他才能走到這個地方，但是這個小市鎮上的警衛所却特別跟他爲難，以致他覺得他的旅程已到了一個危急的關頭。所以，到了半夜裏，他在那暫時被寄存於其中的小旅館裏被喚醒過來時，他並不怎樣驚異。

喚醒他的是一個怯生生的當地官吏和三個戴着粗劣的紅帽子，嘴裏銜着煙斗的武裝愛國者；他們在床上坐下了。

「出奔者，」那官吏說道，「我要派幾個人護送你到巴黎去。」

「公民，到巴黎去本是我最高望的事，雖然似乎不須要護送。」

「不許響！」一個戴紅帽子的喝道，同時用他的槍柄擊着那被單。「住口，貴族！」

「這良善的愛國者說得不錯，」那怯生生的官吏說道。「你是一個貴族，非護送不可——而且須付護送費。」

「我沒有別的辦法，」查禮·達爾南說。

「沒有辦法！你聽他呀！」那同一滿面怒容的戴紅帽者喊道。「倒像保護他使不致做路燈不是一種恩惠似的！」

「這良善的愛國者說得一點不錯，」那官吏說道。「起來穿衣服，出奔者。」

達爾南照着做了，就被帶回警衛所去：在那裏的一堆火旁，另有許多戴粗劣的紅帽子的愛國者正在抽烟，喝酒，或睡覺。他付了一筆很重的護送費，就跟着那些護送者離開了這裏，在清晨三點鐘走上了那些濕漉漉的道路。

護送者是兩個騎馬的愛國者，戴着紅色的帽子和三色的帽徽，帶着國民軍的火槍和佩刀，一人走在他的一邊。被護送者駕馭着自己的馬，不過有一條鬆鬆的繩子繫在他的馬勒上，其另一端則束縛在一個愛國者的腰裏。這樣，他們在迎面撲來的急雨中出發了：以龍騎兵的重實步調走在崎嶇不平的鎮內舖道上，走上了那些泥濘沒踝的道路上。這樣，他們

除了馬匹和步調以外什麼也不變更地走過了介在他們和首都之間的全部泥濘沒踝的路程。

他們只在夜間旅行，在黎明後一二小時就停止前進，躺下來休息，直到薄暮的時候。那些護送者的衣服非常破爛，他們用麥稈來包裹他們那些赤裸的腿，用茅草來蓋住他們那些裸露出來的肩膀，以避雨露。這樣被照顧着當然很不舒服，而且有一個愛國者常在酒醉的狀態中，毫無顧忌地拿着他的火槍，恐有闖禍之虞——但除此以外，查禮·達爾南並沒有讓那種加在他身上的約束引起他任何重大的恐懼，因為他跟自己這樣理論：這是跟他個人的是非曲直毫無關係的，他的案情還沒有說出來，他那些可由阿貝伊獄中的囚犯加以證實的申辯還沒有提出來啦。

可是當他們來到波梵鎮上的時候——適在薄暮時分，街上充滿着民衆之時——他不能自禁地看出來，形勢是非常險惡。一羣聲勢汹汹的人集合攏來，看他在驛站前下馬，許多人大聲地喊道：『打倒出奔者！』

正要跨下馬來的他，立刻又坐到了馬鞍上去，認為那是他最安全的地方，同時說道：

『出奔者，諸位朋友！你們沒有看到我自動地回到法國來了嗎？』

「你是一個該死的出奔者，一個蹄鐵匠大聲喊着，憤怒地從人叢中向他衝過去，手裏拿着鐵槌；而且你是一個該死的貴族！」

驛站的站長連忙插身在這個人和他顯然要衝過去搶奪的馬勒之間，勸慰地說：「別管他，別管他！他會在巴黎受審判的。」

「受審判！」那蹄鐵匠搖動着其鐵槌說：「是呀！且被判決爲賣國賊。」聽了這話，大家都同聲喝采。

達爾南制止着那要把他的馬拉到院子裏去的驛站站長（這時那酒醉的愛國者仍舊泰然自若地坐在馬上旁觀，腰間繫着那條繩子，）等到他能使其聲音被人們聽到的時候，立即就說道：

「諸位朋友，你們欺騙了自己，不然就是受了別人的欺騙。我並不是賣國賊。」

「他撒謊！」蹄鐵匠喊道：「自從頒佈了那道法令以後，他就是一個賣國賊。他的生命已爲人民所沒收了。他那該死的生命已不屬他自己所有！」

正在這一剎那間，達爾南在羣衆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衝動，在下一剎那就要衝到他身上來了——站長連忙把他的馬拉到了院子裏去，兩個護送者緊跟在他的馬兩側走了

進去，站長就關閉了那破舊的雙重大門。蹄鐵匠用其鐵槌在大門上擊了一下，羣衆哼唧着；但此外並沒有什麼舉動。

「剛才那鐵匠所說到的法令是怎樣的？」達爾南到了院子裏，向驛站站長道謝後，就這樣問他。

「不錯，有一道法令要公賣出奔者的財產。」

「什麼時候通過的？」

「十四號。」

「我離開英國的那一天！」

「大家都說這不過是許多法令之一，以後——如果現在還沒有有的話——還要頒布其他的法令，以擯除一切的出奔者，如有回來者都處以死刑。所以他說你的生命已不屬你自己所有。」

「可是現在還沒有頒布這樣的法令吧？」

「我怎能知道呢！」站長聳聳肩說，「也許已頒布，也許即將頒布。這是完全一樣的你
要怎麼樣呢？」

了馬

——

以後，

則在

家團

離了

什麼

國者

衛着

出來

他實是一個自由的旅行者和法國公民，不過爲擾攘不安的局面所逼，才出錢受人護送着。

「這囚犯的證明文件，」對方一點也不理睬他，又說道，「在哪裏？」

那酒醉的愛國者從自己的帽子裏摸出了它們來。那同一的官長把嘉培爾的信略讀了一遍，顯得有點心亂和驚異，仔仔細細地看了達爾南一眼。

可是，他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那些護送者和那被護送者，走到了警衛室裏去；他們只好繼續騎在馬上，站在城門外面。處於這懸而不決的境地的查禮·達爾南向周圍環顧了一下，看到守衛這城門的有兵士也有愛國的平民，後者的數目遠超過前者；而進城的無論是農民輸送物品來的車子或其他的車輛或商販，都很容易通過；反之，出城的即使是最土頭土腦的人物，也極難通過。許多各式各樣的男女——姑且不說種種的牲口和車輛——都在等候出城；但因查驗得十分嚴厲，他們很慢才一個一個地從柵門中透漏出來。有些人知道輪到他們受查驗的時候還很遠，就躺在地上睡覺或抽煙，另有些人則談天或蕩來蕩去。無論男女，都一律戴着紅色的帽子和三色的帽徽。

達爾南坐在馬上，把這些情形觀察了約莫半小時以後，他發見自己又面對着那一個官長了；這人指揮衛兵打開了柵門。於是，他交了一張收條給那兩個——一酒醉，一清醒的



「在英國。」

「當然囉。你的妻子在哪裏，埃佛雷蒙特？」

「在英國。」

「當然囉。你將發交拉福司監獄，埃佛雷蒙特。」

「天哪！達爾南喊道。『照哪一條法律，犯什麼罪啊？』

那官員從其紙片上抬起頭來，望了他一下。

「自從你離開此地後，埃佛雷蒙特，我們已有了新的法律和新的罪名。」他說着勉強笑了一笑，又繼續書寫了。

「我請求你注意，我是應了一個同國人的書面呼籲，自動地回到此地來的；這呼籲的信現在放在你面前，我只要你立即看它一下。這不是我的權利嗎？」

「出奔者是沒有權利的，埃佛雷蒙特。」那官員漠不動情地回答。他繼續書寫，直到完全寫好了，才把自己所寫的默念了一遍，在上面撒了一些沙，就把它交給德法奇，嘴裏說道，
「幽禁。」

德法奇用這紙片對那囚犯示意，他必須跟着他走。囚犯從了命，就有兩個武裝的愛國

者跟隨着他們走出來。

當他們走下了警衛所的階石，彎進巴黎城內的時候，德法奇說道：『跟那曾經被禁錮在現已消滅的巴斯底獄中的曼奈德醫生的女兒結婚的，是不是你？』

『是的，』達爾南驚異地望着他回答。

『我名叫德法奇，在聖安東尼區內開着一酒店。也許你聽到過別人講起我吧。』

『我的妻子會到你家裏來接回她的父親不錯！』

『妻子』一詞似乎提醒了德法奇的心事，他突然不耐煩地說：『憑着那新近誕生的被稱爲『吉洛丁姑娘』的鋒利女性的名義，我問你，你究竟到法國來幹嗎？』

『在一分鐘前，你已聽我說過幹嗎要回來。你不相信這是實情嗎？』

『這實情不利於你，』德法奇縐着眉頭說，眼睛直視着前方。

『我在這兒真的摸不着頭腦了。此地的一切都前無先例，如此的跟從前不同，如此的突如其來而不由分說，以致我完全摸不着頭腦了。你可以幫我一點小小的忙嗎？』

『不。』德法奇說話時，始終直視着前方。

『你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或許可以。要看其性質而定。你說出來看。』

『在我如此不公正地被發往的這個監獄裏，有沒有一些跟外界通訊的自由？』

『不久你就會知道。』

『我不致於不經審判就被埋葬在那裏，永無機會申說我的案情吧？』

『不久你就會知道。可是這又有什麼呢？在以前，別人會這樣地被埋葬在更壞的監獄裏。』

『但決不是我做的事，德法奇公民。』

德法奇陰沉沉地看了他一眼，並不作答，只是堅定地默默地向前走去。達爾南知道，他陷入這種沉默中愈深，就愈少使他稍稍軟化的希望。所以，他趕緊說道：

『我有一樁極其重要的事——這事究竟如何重要，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公民——就是我必須把我已被投入拉福司獄中這事實簡單地，不加什麼註解地通知現在巴黎的一位英國紳士，即德兒勝銀行裏的勞雷先生。你可以爲我辦到這事嗎？』

『我不願爲你辦什麼事，』德法奇執拗地答道。『我對國家和人民負着責任。我已宣』

誓爲這兩者效力，反對你們。我不願爲你辦什麼事。」

查禮·達爾南覺得再懇求他也無用處，而且他的自尊心已受到了傷害。當他個地繼續走去時，他不由自禁地看出來，那些人民對於囚犯們在街上經過的情景已司空見慣，不以爲奇。就是兒童們也很少注意他。只有幾個路人回轉頭來望他，只有不多人對他這貴族搖撼着他們的手指；除此以外，一個穿好衣服的人要到監獄裏去，是照穿工衣的勞動者要去上工一樣地不足爲奇的。在他們所通過的一條狹隘、烏黑、骯髒道上，有一興奮的演說者正站在一只檯子上，對一羣興奮的聽衆演講國王和王室對所犯的罪惡。從這個人的嘴裏所聽到的不多幾句話，才使查禮·達爾南知道國王已下獄，而各國的駐法大使已全體一致離開了巴黎。在路上，（除了在波梵時以外，）他也沒有聽到這類消息。那些護送者和到處一樣的警戒，完全隔絕了他的耳目。

現在他當然知道了，他已陷入了比他離開英國時所已形成的更重大得多的危險。現在他當然知道了，這些危機已在他周圍迅速地加深，而且以後或許還要更迅速地。他不能不對自己承認，假如他能夠預料到不多幾天後的時勢，他恐怕就不會作此。然如此，他的疑懼却並沒有像我們現在想起來應有的那樣可怖。前途雖然險惡，但不

定之天；在其曖昧不明中，還含着不知真相的希望。那幾日幾夜的可怖的屠殺，在時鐘再兜不多幾個圈子後就要在那可喜的收穫時季上塗上一大片血跡的，這時他還一無所知，正如它將在十萬年以後才發生似的。那『新近誕生的被稱爲吉洛丁姑娘的鋒利女性，』他幾乎一點也不知道，就是一般人也還不知道這名稱和這東西，不久就要做出來的，那些可怕的事，這時大概還沒有進入那些做的人的腦海中。它們怎能在一溫柔的人的朦朧心思中佔一地位呢？

他所擔憂或確定地知道的，是將在拘留之際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困苦，且將冷酷地跟其妻兒們相隔離；除此以外，他並沒有明晰地害怕什麼。心中想着這些——對於一個跨入一悽慘的監獄院子裏的人，這些當然已夠受了——他到達了拉福司獄中。

一個臉孔發腫的人打開了那扇堅固的小門，德法奇就把那『出奔者埃佛雷蒙特』交給了他。

『見鬼的！這班人還有多少啊！』那臉孔發腫的人喊道。

德法奇拿了他的收條，並不理睬他的驚嘆，就帶着同去的兩個愛國者抽身走了。

『見鬼的，我再說一遍！』那管獄員喊道，這時只有他的妻子在旁了。『還有多少啊！』

管獄員的妻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只是說道：『我們非耐性一點不可，親愛的！』她嗚鈴召了三個獄吏進來，他們也贊同她的意見，有一個而且說道：『爲了愛自由的緣故』——這話在這個地方發出來，好像是一個不適切的結論。

拉福司監獄是一個很陰沉的監獄，又暗又污穢，裏邊充滿着一種可憎的昏睡的臭味。真奇怪，在一切管理不善的監禁場所，這種有礙衛生的昏睡氣味立刻就表現出來！

『而且是幽禁，』管獄員望着那張紙片咕噥道：『倒像我沒有早已塞滿了似的！』

他憤憤地把這紙片插在一堆文件上，於是讓查禮·達爾南等待了足足半小時後者只好在那堅固的圓頂室內踱來踱去，或是坐在一只石檯上歇息着，以期喚醒那典獄及其屬員們的注意。

『來吧！』典獄終於拿起了他的鑰匙來，說道：『跟我來，出奔者。』

這新的管束者伴着他在那幽暗的監獄裏通過了許多走廊和扶梯，許多道門在他們後面鏗然地關上了，且鎖住了，直到最後他們走到了一間低低的圓頂的大房間裏，其中充滿着男女囚犯。那些女囚犯都坐在一張長桌子旁邊，有的在看書寫字，有的在編結縫紉，有的在刺繡；那些男囚犯大半站在她們的坐椅後面，有的則在房裏踱來踱去。

本能地聯想到了囚犯們的可恥的罪惡和羞辱，那新來者在這些伴侶之前退縮了回去。可是他們都一齊站起來迎接他，那種優雅的態度和慇懃的禮貌使好像在做夢似的奔走了許多路程的他更其陷入了如夢之境。

這些優雅的舉動奇異地爲獄中的空氣和幽暗籠罩着，在它們被看到的那種不相稱的污穢和悲慘中是顯得如此縹渺，以致查禮·達爾南覺得好像是站在一羣死人中間。統統都是幽靈！美的幽靈，莊嚴的幽靈，文雅的幽靈，高傲的幽靈，輕浮的幽靈，機智的幽靈，青春的幽靈，老年的幽靈——統統都在那兒等候他們自那淒涼的岸上被趕走，大家都以來到這兒時所經歷的那番死亡使之變了色的眼睛注視着他。

他嚇得呆住了。那站在他旁邊的典獄和那幾個正在走動的管獄員，如在平時執行他們的職務時，樣子是十分合式的，可是在這些憂愁的母親和妙齡的少女們相形之下——在這些賣弄風情的女子、年青的美人兒、和嬌養慣的成熟女人的幽魂相形之下，却顯得非常之粗俗，使一切的經驗都爲之顛倒了一轉，使做夢似的感覺增高到了極度。不用懷疑，統統都是幽靈。不用懷疑，那如在夢境的長途奔走是一場逐漸加深的病症，最後竟使他看到了這些陰鬱的影子！

「我以集合於此的不幸者之名義，」一位態度莊嚴的紳士走上前來說，「敬向來到拉福司的你表示歡迎，並對那使你來到我們中間的災禍表示扼腕。但願這能早日順利地結束！在別處本是莽撞無禮的舉動，但在這兒却不然——請問尊姓大名和案情？」

查禮·達爾南振作了起來，以他所能找到的最適當的言辭供給了所需求的報告。

「我希望，」那位紳士眼望着正在走向房間的另一端去的典獄說，「你不是幽禁的吧？」

「我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是我聽到他們這樣說過的。」

「啊，多可惜！我們非常抱憾！可是不用氣餒；我們中間有幾個人最初也是幽禁的，但歷時很短。」於是他提高了聲音說道，「我悲傷地報告大家——是幽禁的。」

當查禮·達爾南走向房間的另一端，那典獄正在那邊等候他的一道柵門口去時，他聽到了一陣嘈雜的憐憫之聲，許多人同聲祝福他，鼓勵他——其中以婦女們的柔和而同情的聲音為最清晰。他走到了柵門口，回轉身來向他們竭誠道謝；柵門隨着典獄的手關上了，那些幽魂就永遠在他眼前消失了。

這扇小門通向一上行的石扶梯。他們向上走了四十級，（那做了半小時囚犯的人已

在計數了，典獄打開了一扇低低的黑門，他們就走入了一間孤寂的囚房。其中的寒氣和濕氣侵入肌骨，但並不黑暗。

『你的，』典獄說道。

『爲什麼把我獨自禁錮起來？』

『我怎麼知道呢！』

『我可以買紙筆和墨水吧？』

『我沒有這樣的規矩。有人會來訪問你，那時你可以要求。在目前，你只可以購買吃的東西，此外什麼都不行。』

囚房裏有一把椅子、一張桌、和一條草蓆。典獄在走出去之前，把這些東西和四壁大略檢視了一下，這時有一種飄飄宕宕的幻想掠過那斜靠在對面牆上的囚犯的腦際：這管獄員的臉孔和身體是腫脹得如此厲害，竟像一個溺死在水中、灌滿了水的人。典獄走了以後，他同樣飄飄宕宕地想道，『現在我被丟在這兒，有如死了一般。』他俯身下去望望那條草蓆，立刻就惡心地別轉了頭，想道，『而死後的身體的第一種情形可在這些蠕動的蟲身上看到。』

「五步長，四步半闊；五步長，四步半闊；五步長，四步半闊；五步長，四步半闊。」這囚犯在他的囚房裏走來走去，度量着它的大小；市聲飄送上來，好像是蒙蔽着的鼓聲夾雜着一陣陣狂呼的人聲。『他做鞋子，他做鞋子，他做鞋子。』囚犯又度量着房間的大小，而且踱得更快了，因為要使自己的心思離開後面的一件事。『隨着剛才關上的那扇小門而消失的那些幽靈。其中有一個好像穿黑衣裳的婦人，她正斜靠在一扇漏斗形的窗口，她那些金黃的頭髮上有一圈光輝，她的樣子有如……看上帝面上，我們繼續趕路吧，穿過那些燈火輝煌，人們都醒着的村莊……他做鞋子，他做鞋子，他做鞋子……五步長，四步半闊。』這些不相連貫的思想在其腦海中翻騰滾動着，那囚犯愈走愈快了，同時執拗地計數着其脚步，飄送上來的市聲也起了改變——雖然其基調仍像蒙蔽着的鼓聲，但在高出其上的人聲中却帶着他所熟悉的號泣聲。

第二章 磨刀石

設在巴黎聖日耳曼區●內的德兒勝銀行，有在一座大廈的廂房裏，前面有一院子，跟街道隔着一堵高牆和一道堅固的大門。這所房子本來爲一大貴人所有，他一直住在裏邊，直到他穿着自己的廚子的服裝而逃往國外的時候。這好像一只在獵人之前逃奔的野獸似的貴族，原來就是從前要四個強壯的男子侍候他進『巧克力』的那位老爺。

老爺走了，那四個強壯的男子表示他們十二分願意把他的喉嚨割斷在初生的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的共和國的祭壇上，因而得以解除了他們曾經支取他的優厚工資的罪孽；老爺的房子最初受了封禁，後來就被沒收了。一切的事情變動得極快，激烈的法令接二連三地發佈出來，現在到了九月三日的晚上，老爺的房子已爲那些愛國的法律專員佔有了，在其上標明了三色的國旗，他們正在它那些廳堂裏喝白蘭地。

德兒勝銀行在巴黎的辦事處所，要是在倫敦，恐怕老爺早已使行長發了瘋，被傳爲談資

了因爲銀行的院子裏竟有裝在木箱裏的橘樹，且其櫃台上面竟有一個愛神——講究責任心和尊嚴的端莊的英國人對此將怎麼說呀？可是事實上這些東西都存在着。德兒勝銀行中人已在那愛神上粉刷過一道，但他仍舊可在天花板上被看到：穿着最涼的麻紗衣服，從早到晚在對金錢瞄準着，（正如他時常所幹的那樣。）而且，在這永生不死的孩子後方還有一挂着帷幔的凹室，還有一嵌在壁上的著衣鏡，還有些一點也不老，常因細故而當衆跳舞的職員——由於那年青的異教的神道以及這種種，要是在倫敦的郎巴特街●上，那一定已引致了破產。可是，法國的德兒勝銀行却能極順利地跟這些事物一道度日，只要時勢不變，絕沒有人對它們發生害怕而提出其存款。

究竟此後還有多少錢會從德兒勝銀行裏提出去，多少錢將永遠留在那裏而被人遺忘；究有多少金銀器皿和珠寶將在它們的寄存者在獄中瘐死之際或遭遇暴卒以後，在德兒勝銀行的貯藏處失去其光澤；究竟德兒勝銀行對外的帳目將有多少永遠不能在這個世界上結清，只好帶到另一個世界裏去再算——在這一夜，沒有一個人能解答這些問題，正如謝維思·勞雷先生一樣，雖然他在竭力苦思，他坐在一架新近點燃着木柴的火爐旁

邊，（這荒歉多難的一年冷得特別早，）在他那忠厚而勇敢的臉上有一種比那挂着的燈所能投射的、或房裏的任何物件所能反映出來的更深一層的暗影——那是恐怖的暗影。

忠於他已成爲其一部分的銀行的他，好像根深蒂固的常春藤似的，盤據在行內的房間裏。正屋給那些愛國者佔有後，這些房間恰可得到一種保障，不過那忠心的老頭兒絕沒有顧念到這一層。對於這類情形，他是漠不介意的，他只是盡着自己的職責。在院子對面的一排廊柱底下，是一大片停車場——老爺的有幾輛馬車還停在那兒。兩根柱子上縛着兩支粗大的熊熊地燃燒着的火炬，在火光中可以看到在廊外露天底下放着一大塊磨刀石：它裝在一個簡陋的架子上，好像是匆遽地到附近的什麼鐵匠店或其他工場裏去搬來的。勞雷先生站起來，向窗外望了一望這些無害的東西，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又退回來坐在火爐旁邊。他本來不但已經打開了那扇玻璃窗，而且也打開了外面的百葉窗；現在他重新把它們統統關上了，渾身戰慄着。

從高牆和大門外面的街道上，傳來了晚上照例可以聽到的嚶嚶市聲，中間時時夾着一種古怪的、非人間所有的、不可言喻的響聲，好像什麼難得聽到的可怕的聲音正在昇上天去。

『謝謝上帝，』勞雷先生緊握着兩手說，『今夜沒有我所親近的、親愛的人有在這可怖的城市裏。但願主憐憫陷於危境的一切人！』

不久以後，大門上的鈴響起來了，他想到，『他們回來了！』就坐着靜聽。可是並沒有人大聲地衝到院子裏來，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他聽到大門鏗鏘地又響了一聲，一切復歸於靜寂了。

處在大變動中的他，當然難免有幾分不安和害怕的，這時隱隱地爲銀行擔心起來了。它由好些可靠的人守護着，他站了起來，正想走到他們那裏去的時候，他的房門突然開了，奔進了兩個人來——一看到這兩個人，他驚駭得跌倒在其坐椅上了。

原來是露西和她的父親！露西對他伸着她的兩臂，她的臉上帶着從前那種懇切的神氣，但是如此的集中和強化，彷彿那是特地印在她臉上，使它能在她一生中的這一段時候表現其力量似的。

『怎麼？』勞雷先生喘息着莫明其妙地喊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露西啊！曼奈德啊！發生了什麼事呀？你們爲什麼到此地來爲什麼呀？』

兩眼注視着他，臉色蒼白而狂亂的她，撲在他的懷中喘息着，哀求似地說，『哦，親愛的

朋友啊！我的丈夫呢！

「你的丈夫，露西？」

「查禮呀。」

「查禮怎麼樣？」

「在此地。」

「在此地——巴黎？」

「到此已有幾天了——三天或四天——我不知道究竟幾天——我的心思亂得很。爲了一樁義氣的事幹，他瞞着我們到此地來；他在城門口被攔住了，被送到了監獄裏去。」

那老頭兒不由自禁地喊了一聲。正在這時，大門上的鈴又響起來了，一大陣脚步聲和人聲湧到了院子裏來。

「這是什麼聲音？」醫生說着，回轉頭去望着窗子那邊。

「不要去望！」勞雷先生喊道。「不要去望窗外！曼奈德，爲了你的生命，不要去觸動百

葉窗！」

醫生的手按在窗鈕上，回轉頭來冷靜地勇敢地微笑着，說道

「翅

犯。巴黎的

有一個會

了我一種

來到此地

——這是

「不

胳膊去掄

什麼損軍

「拉

「拉

是一直如

不是你呀

我這樣說

安靜靜，一聲不響。你當讓我把你放在此地後面的一間房裏。你當讓你父親和我獨自在。此過兩分鐘，既然世界上有性命交關的事，你就不能遷延了。」

『我當順從你的話。我在你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你知道我除此以外是沒有什麼事可做的。我知道你說的是老實話。』

老頭兒吻了她一下，連忙送她到他的房裏去，鎖上了門；於是連忙回到醫生這裏來，打開了玻璃窗，並且把百葉窗也拉開了一部分，隨即一手搭在醫生的胳膊上，跟他一道向院子裏望去。

望見的是一大堆男女；爲數不過四五十，還不足以塞滿那個院子。他們是佔有着這座房子的人從大門裏放進來的，他們奔了進來，要到那磨刀石上去工作；這塊磨刀石顯然是爲了他們而放在這兒的，因爲這是一個方便的、靜僻的地方。

可是，多麼可怕的工作者，多麼可怕的工作呀！

那塊磨刀石有兩個柄，兩個人正在發瘋地轉動它；當他們的頭隨着磨刀石的迴轉而抬起來，而他們的長頭髮落到後邊去時，他們的臉相是比打扮得最野蠻的野蠻人還要可怕，還要殘忍。臉上裝着假鬚髭和假眉毛，滿臉都是血污和汗污，都因怒號而歪斜着，都因獸

性的興奮和睡眠不足而凝視着、睜視着。當這些兇惡的人不住地轉動時，他們那些纏結着的一叢叢頭髮時而向前落在他們的眼睛上，時而向後落在他們的頸項上，同時有幾個女人拿着酒送到他們嘴邊去給他們喝；淌下來的血和淌下來的酒，以及那塊石頭上連續不已地迸出來的火星，使他們的那種邪惡的氣氛完全化成了血污和火一般。在那一大堆人叢中，看不到一個人是毫無血跡的。彼此推擠着，要擠到磨刀石旁邊去的，有上半身完全赤裸的男子，其四肢和軀體上都染着血跡；有穿着種種襤褸的破衣的男子，其破衣上染着血跡；有古裏古怪地裝飾着掠奪來的婦女用的花邊、絲綢、和緞帶的男子，這些小東西都浸透着血跡。拿來磨礪的手斧、短刀、刺刀、長劍，統統都染得通紅。有些斷斷的刀劍，用一條條的苧布或衣服的斷片縛在使用者的腕上；這些綁帶雖然種類不一，可是都已染成深紅的顏色。當這些武器的瘋狂的使用者把它們從迸射不已的火星中搶出來而奔向街上去時，他們的發瘋的眼睛裏也燃燒着同一的紅色——這樣的眼睛是一切尚未野蠻化的觀者都願化二十年工夫，用對準的槍砲來使之呆住的。

這一切都是在一瞬間看到的，有如一一個將要溺死的人或任何處於十分重大的緊要關頭的人所能看到的世界一般。他們從窗口退了回來，醫生望着他朋友的死灰色的臉，以

求解釋。

『他們正在殺害那些囚犯，』勞雷先生輕輕地說，同時害怕地回顧着那扇鎖着的門。『如果你深信你所說的話；如果你真正具有着你自以爲具有的那種力量——我相信你是具有的——你就當去見這些惡魔，使他們帶你到拉福司去。也許已經太遲了，我不知道；但決不能再遲延一分鐘！』

曼奈德醫生緊握了一下他的手，連忙禿着頭跑出房去；當勞雷先生重新走到窗口時，他已在院子裏了。

他那些飄飄然的白髮，他那頗可注意的臉相，以及他把那些武器好像清水似的掠在兩邊的那種猛烈自信的態度，使他立刻就到了聚集在磨刀石旁邊的人叢的中心。大家停頓了一下，稍稍擾攘了一會兒，嘈雜了一會兒，其中夾雜着醫生的聽不清楚的聲音，於是，勞雷先生看到他被大家圍繞着，處於二十個彼此肩搭肩，且用手搭在肩膀上的一隊人中央，在這些呼聲中奔出去了。——『巴斯底的囚犯萬歲！援助拉福司獄中的巴斯底囚犯的親屬呀！讓路給前面的巴斯底囚犯啊！營救拉福司獄中的囚犯埃佛雷蒙特呀！』同時有上千的聲音應和着。

他心旌搖搖地重新關上了百葉窗和玻璃窗，拉攏了窗簾，連忙跑到露西那裏去告訴她，她的父親由人民協助着，已去尋找她的丈夫去了。他發見她的孩子和普羅斯小姐跟她在一道，但當時他絕沒有因她們的出現而驚異；直到好久以後，他在夜深人靜之際坐在那兒看着她們的時候，他才對此驚奇起來。

這時候，露西已緊拉着他的一只手，昏倒在他腳邊的地板上了。普羅斯小姐已把露西放在他的眠床上，她自己的頭也逐漸落在她所顧管的美麗女孩子旁邊的枕頭上了。哦，那漫漫長夜啊，那可憐的妻子時時在呻吟着哦。那漫漫長夜啊，她的父親並不見回來，也沒有什麼消息！

大門上的鈴在黑夜中又響了兩次，每次都有大批的人湧進來，那磨刀石呼呼地旋轉着，發出雜亂的響聲來。『這是什麼呀？』露西驚恐地說。『別作聲！那兒在磨礪兵士們的刀劍。』勞雷先生說道。『這地方已被收爲公產，用作一種軍械局了，我愛。』

二共又來了兩次；不過最後的一陣工作是微弱無力而旋作旋輟的。不久，天逐漸亮起來了，他輕輕地掙脫了那只握着他的手，小心翼翼地向窗外望去。一個混身血污的人，好像一受了重傷的兵士正在屠殺場上逐漸清醒過來似的，正在磨刀石旁邊的鋪石上慢慢

地爬起來，茫然四顧。過一會兒，這疲憊的殺人者在濛濛亮的曙光中看到了老爺的一輛馬車，就搖搖欲墮地向這輛華麗的車子走過去，從車門裏爬了進去，把自己關在車內，安息在它那些講究的坐墊上了。

當勞雷先生又到窗口去望時，那座龐大的磨刀石——地球——已轉動了一些，旭日的紅光正照射在院子裏。可是，那較小的磨刀石孤另另地站在清晨的恬靜空氣中，它上面有一種紅色絕不是太陽所賦予，也決不會被太陽帶走的。

第三章 影子

當辦公時間來到時，勞雷先生的生意人頭腦首先顧慮到的是這一件事：他沒有權利把一個出奔者的妻子容留在德兒勝銀行的房子裏，因而連累該銀行。他自己的財產、安全和生命，爲了露西和她的孩子，他是毫不遲疑地願加以冒險的；可是他受付托的這門大銀行並不是他自己的，而對於這生意上的付托物，他是一個嚴格的生意人。

最初，他想到了德法奇；他再找到那門酒店裏去，跟其主人商量在這紊亂的城市裏覓一最安全的寓所。但是不久他又想到：這人住在最激烈的一區中，他在那邊無疑地是一個有力分子，對於它那些可怕的活動有深刻的關係的——因而又打銷了這一念頭。

正午來到了，醫生還沒有回來，每一分鐘的遷延都有危害德兒勝銀行之虞。勞雷先生就去跟露西商量。她說道，她的父親曾經說過，要在銀行附近的這一區內租一暫時的寓所。這在生意上並沒有什麼可以反對之處，而且他預料查禮即使一點也沒有關礙，不久就獲釋放，一時也無離開巴黎之望，所以勞雷先生就出去尋找這樣的一個寓所，結果在一條偏

僻的小街上找到了幾間適當的樓房——那一帶的陰鬱的高房子上所有的其他百葉窗都緊閉着，表示那些住戶都已逃走了。

他立刻把露西母女倆和普羅斯小姐搬到這個寓所裏來，同時把他所能弄到的舒適品給與她們——比他自己所享有的多得多。他把錢雷也留在她們那裏，當作一個可在頭上忍受相當毆擊的管門人，於是就回去做他自己的正事。不過他的心思還是很亂，很愁悶，那天似乎過去得特別慢。

一天終於過去了，銀行關門了，他也弄得精疲力竭了。他又獨自坐在上一夜的房間裏，正在想現在該怎麼辦才好：這時他却聽得樓梯上傳來了腳步聲。不出幾秒鐘，他面前已站着一個男子——這人銳利地注視着他，稱呼着他的名字。

「謹聽使喚，」勞雷先生說道。「你認識我嗎？」

對方是一個體格結實，生着黑色鬚髮的人，年在四十五至五十之間。他並不作答，却以同一的聲音反問道：

「你認識我嗎？」

「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你。」

「也許在我的酒店裏吧。」

非常關切而激動的勞雷先生，說道：「你是從曼奈德醫生那邊來吧？」

「是的。我是從曼奈德醫生那邊來。」

「他有什麼話說？他送點什麼來給我？」

德法奇把一條攤開的紙片放在他那渴望着的手裏。紙上寫着醫生的親筆。

「查禮安全無恙，不過我還不能安全地離開這個地方。我取得了特許，使來人帶一個查禮的字條給他的妻。讓來人面交其妻。」

寫信的地方註明是拉福司，時間還不過一小時之前。

勞雷先生朗誦了此信以後，不勝欣慰，就說道：「你可以跟我一道到他的妻子所住的地方去嗎？」

「好。」德法奇答道。

截至這時，勞雷先生幾乎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德法奇講話的態度是多麼古怪地謹慎。

而機械；他戴上了帽子，他們倆就走到下面院子裏去。他們在那裏看到兩個女人，其中之一在編結絨線織物。

「德法奇太太呢，一定是的！」勞雷先生說，他記得在約莫十七年之前離開她時正是這副模樣。

「確是她，」她的丈夫說道。

「你的太太跟我們同去嗎？」勞雷先生問，因為他看到她正在跟着他們走。

「是的，使得她可以認清那些臉孔而認得那些人。這是爲她們的安全打算。」

勞雷先生逐漸對德法奇的態度吃驚起來了，就疑惑地望望他，在前領路。兩個女人都跟在後面；另一個女人是報仇之化身。

他們儘量快地走過了夾在中間的那些街道，走上那新的寓所的扶梯，由錢雷開門放了進去，就看到露西獨自一人在哭泣。她得到了勞雷先生給她的關於她丈夫的消息，不勝欣喜，隨即抓住了把他的字條交給她的那只手——很少想到這只手上一夜會在他附近做過些什麼事，而且如果有機會，也將對他做這樣的事哩。

『最最親愛的——不要氣餒。我很好；你父親在我周圍頗有左右力。你不能夠答復此信。爲我吻一下我們的孩子。』

所寫的只有這一點。可是對於收信人已是無價之寶了，她立刻由德法奇轉向他的妻子，吻着那正在編結的一只手。這原是一種熱情的表示愛心和感激的，女人的行動，可是那手沒有作什麼反應——冷冷地、重實地垂了下去，又繼續編結起來了。

在跟這只手接觸時，露西感到了一些什麼，使她呆住了。她正要把那個字條放到自己的懷裏去的兩只手，停住在她的喉頭，害怕地望着德法奇太太。德法奇太太以一種冷冷的、漠不動情的凝視來迎接那些挺起的眉毛和前額。

『親愛的，』勞雷先生插嘴解釋道，『現在街上時常發生亂子，雖然他們大概不會來觸犯你，可是德法奇太太要細看一看她有力在這種時候加以保護的人，以期她永遠能認得他們——爲他們證明我相信。』——勞雷先生頗爲躊躇地說，因爲他愈來愈感到了那三個人的冷冰冰的態度——『我相信，我說的是實情吧，德法奇公民？』

德法奇陰沉沉地望着他的妻，並沒有作答，只是粗嘎地咳了一聲，以表同意。

「露西，你最好，」勞雷先生竭力用其聲調和態度來慰藉着說，「把那親愛的孩子和我們的良善的普羅斯召到這兒來。德法奇，我們的良善的普羅斯是一位英國女人，她一點也不懂法國話的。」

所說的這位女人，深信她敵得過任何一個外國人，一點也不為苦難和危險所動搖。她交叉着兩臂出來了，並用英語對她首先看到的報仇之化身說道，「唔，我深信，大膽臉兒啊！我希望你很好！」她又照英國式對德法奇太太咳嗽了一聲；可是那兩人都不大理睬她。

「這是他的孩子嗎？」德法奇太太初次停止了工作，用她那編結的針好像「命運」的手指似的指着小露西說。

「是的，太太，」勞雷先生答道，「這是我們那可憐的囚犯的愛女——他唯一的孩
子。」

落在這孩子身上的德法奇太太和她那一夥人的影子，似乎十分濃重可怕，以致她的母親本能地跪倒在她旁邊，把她擁抱在胸前。於是，德法奇太太和她那一夥人的影子，似乎濃重可怕地落在她們母女兩人的身上了。

「夠了我夫，」德法奇太太說。「我已看清楚了她們。我們可以走了。」

可是那種抑制着的態度含着充分的威脅——雖然沒有顯露出來，不能目覩，却是隱忍着，可以朦朧地感到的——使露西不禁驚惶起來，把一只手呼籲地放在德法奇太太的衣襟上，說道：

「你會善待我那可憐的丈夫吧。你不會損害他吧。如果可能，你會幫助我跟他會面吧？」

「你的丈夫不關我的事，」德法奇太太十分鎮定地俯視着她說。「我在此關心的是你的父親的女兒。」

「那末看在我面上，仁慈地對待我的丈夫吧。看我的孩子面上！她會合着兩手，祈求你大發慈悲的。我們害怕你，比害怕此地的別的人更甚。」

德法奇太太把這當作一種恭維話似地接受了，回頭望望她的丈夫。德法奇本來一直在不安地咬着指甲而望着她，這時也收斂起他的臉色，擺出一種更嚴厲的神氣來。

「你的丈夫在那封短信裏說點什麼？」德法奇太太陰沉地微笑着問。「左右力——他說到了什麼左右力吧？」

「他說我父親，」露西說着，連忙從懷中取出了那張紙片來，但她那些驚恐的眼睛並

不看着它，却看着那詢問她的人——『在他周圍有相當大的左右力。』

『那一定會釋放他出來的！』德法奇太太說。『讓它這麼做吧。』

『我以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資格，』露西極懇切地說，『請求你憐憫我，不要運用你所具有的力量來反對我那無辜的丈夫，務請用以幫他的忙。姊姊啊，你也是女人，請你想到我——一個做妻子和母親的人！』

德法奇太太仍舊冷冷地望着那懇求者，隨即回轉頭去對她的朋友報仇之化身說道：『從我們跟這孩子一樣大——甚至更小得多的時候起，我們常常看到的做妻子和母親的人，一向沒有受到多大的顧念？我們時常聽到她們的丈夫和父親被關在監牢裏，不讓她們接近？我們有生以來，一直看到我們的姊妹們自己和她們的兒女受盡種種苦難——貧困啊、赤裸啊、飢渴啊、疾病啊、災害啊、壓迫啊、輕蔑啊……是不是？』

『我們沒有看到過旁的事物，』報仇之化身答道。

『我們忍受這些已經很久了，』德法奇太太重新回過頭來望着露西說。『你自己去判斷吧！現在如有一個做妻子和母親的人吃一點苦頭，會使我們怎樣難過嗎？』

她重新編結着，走了出去。報仇之化身跟了出去。德法奇走在最後，隨手關上了門。

『振作起來，親愛的露西啊，』勞雷先生一邊說，一邊扶了她起來。『振作起來，振作起來！截至目前，我們的一切都很順利——比近來許多可憐人所遭遇的要好得多，好得多哩。振作起來，感謝上帝吧。』

『我不是不知感恩，我希望；但是這個可怖的女人似乎在我身上和我的一切希望上投射了一個陰影。』

『啐，啐！』勞雷先生說：『你那勇敢的小心臟怎麼會沮喪起來？真的是一個陰影！其中並沒有實質的，露西。』

話雖如此，德法奇等一夥人的態度所投射出來的影子也濃重地籠罩着他，使他的心在暗中非常不安。

第四章 暴風雨中的平靜

曼奈德醫生直到他去後第四天早上才回來。在這可怖的期間所發生的一切，凡是可
以瞞過露西的，都十分謹慎地隱瞞着她；直到很久以後，她遠離法國的時候，她才知道當時
曾有一千一百名毫無抵抗力的男女老少囚犯被那些民衆殺死，這種可怖的行動會把四
日四夜弄得昏天黑地，她周圍的空氣都被這場屠殺染紅了。在當時，她只知道那些監獄會
受民衆襲擊，所有的政治犯都陷於危境，有些且被羣衆拖出去殺死了。

但對於勞雷先生，醫生却祕密地告訴他，那班人曾帶着他穿過一片殺戮場而到拉福
司獄中去。到了這監獄裏，他看到一個自己任命的法庭正在審堂，那些囚犯一個一個地被
帶過來，很快就判令押出去聽候屠殺，或加以釋放，或（在很少的場合）送回他們的囚房
裏去，他被那班人送到這個法庭上，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和職業，並且說曾經在巴斯底獄中
沒有經過控訴的手續被祕密監禁了十八年，當時就有一個坐在上面審堂的人站起來爲
他證明——這人就是德法奇。

於是，他藉了那些放在桌上的記錄之助，查明他的女婿還在那些活着的囚犯中間，就向堂上請求赦免他，釋放他——堂上的人有些在瞌睡，有些則醒着；有些沾着血污，有些是清白的；有些喝醉了，有些則沒有。最初，大家對這會在那被推翻的舊制度下受難的著名人物狂熱地歡呼，接受了他的要求，立刻把查禮·達爾南帶到這沒有法律的法庭上來審問。正在他似乎立刻可以獲得釋放的當兒，那有利於他的形勢突然遭遇了（醫生莫明其妙的）一種挫折，使那些審判的人祕密商談了幾句。於是，那審判長告訴曼奈德醫生道，這囚犯必須繼續拘禁着，但爲了他的緣故，當安全地拘禁着，不准加以侵犯。隨即做了一個手勢，這囚犯又被押送到裏邊去了；但醫生堅定地請求容許他也留在獄中以保證他的女婿不致因惡意或誤會而交給那些在門外狂呼，其聲音時常淹沒法庭上的話語的羣衆。他終於得到了許可，就留在那『血污院』裏，直到危險期過去。

他留在那裏，只是偶爾睡一下，稍稍進些飲食；他在那裏所看到的種種景象，還沒有說出來啦。對於獲救的囚犯們的狂喜，正如對於那些被砍成幾段的囚犯們的兇惡一樣地使他驚駭。據他說，有一個囚犯已被釋放到街上了，但有一個野蠻的人誤會了，隨手戳了他一標鎗。醫生被請去爲他裹傷，走到門外時，就看到他正被一羣坐在屍首上的殺人者擁抱着。

他們都以一種極可怪的矛盾協助這醫生，十分仁慈地、關切地照顧那受傷的人——做了一架昇床，小心地護送他離開那塊地方——隨即又拿起了他們的武器來從事屠殺；那是如此的可怕，以致醫生用雙手掩着眼睛，當場暈倒了。

當勞雷先生聽着這些祕密的報告而注視着他那現已六十二歲的朋友的臉孔時，他不禁憂懼這些可怕的經歷又要引起那老毛病了。可是他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朋友露着這樣的神情：他絕沒有知道他具有着這樣的一種性格。現在，醫生才初次感到，他過去的受難乃是一種力量的源泉。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他已在這種烈焰中慢慢地鍛煉成了一種鋼鐵，這能夠衝破那監禁着他的女壻的獄門而救他出來。『歸根結底，這還是有益的，老友啊；它並非只是虛度和破滅。我的愛兒曾幫助我收復了我自己，現在我也要幫助她收復她那最親愛的一部分；靠上天之助，我要做到這件事！』曼奈德醫生如是說。這人的生命在勞雷先生看來，老是好像一只時鐘似的停頓了多年，於是又以其停頓期間潛伏着的精力活動起來——當謝維思·勞雷看到這人的發光的眼睛，堅決的臉色，平靜而堅強的神氣和態度時，他相信了這幾句話。

以他這種堅忍不拔的意志，醫生即使要應付比他當時所得應付的更其艱巨的事，也

終於會成功的。身為醫師的他，對於一切的人類——無分貴賤，貧富，善惡，自由的或被束縛着的——都有來往，他十分賢明地利用其個人的情誼，不久就被委任為三個監獄的視察醫師——拉福司也在其內。現在他能夠確鑿地告訴露西了，她的丈夫不再被獨自監禁着，而是跟其他的一般囚犯混在一起了；他每星期看到她的丈夫一次，直接從他嘴裏帶可愛的訊息給她；有時她的丈夫也寫信給她，（雖然從未托醫生轉交，）可是她却不能寫回信給他；因為在那許許多多厲害的在獄中圖謀不軌的嫌疑中間，最厲害的是針對着那些曾在國外結交朋友或永久關係的出奔者。

不用說，醫生的這種新生活是一種惴惴不安的生活；可是精明的勞雷先生却在其中看到一種新的支持他的力量，那是一種自豪。這種自豪並沒有帶着什麼非分的色彩；這是一種自然的、適當的自豪；但他却把它看作一種希奇的事物。醫生知道在這時以前，他那長期的幽禁在其女兒和其老友的心中，一直是跟他個人的受苦、遭難、和衰弱被聯想在一起的。現在，這種情形已起了變化，他知道自己因從前的試煉而賦有着他們所期望的終於把查禮解救出來的力量；他對於這一變化非常高興，以致自居於領導的地位，要他們這些弱者信賴着他這強者。他自己和露西間的相對關係已顛倒了一轉，雖然顛倒這種關係的動

力完全出乎最深刻的感激和情愛因爲他的自豪乃來自現在他可爲曾經對他盡過這麼多的力的她出一點力了——這信念。『一切看起來都很希奇，』勞雷先生在其溫厚而機敏的心中暗想，『可是一一切都合乎自然和正軌，所以，親愛的朋友，就請你領導，並且一直領導下去吧，沒有什麼人是更其適當了。』

可是，醫生雖然一刻也不放鬆地努力設法要使查禮·達爾南獲得釋放，至少也要使他早日受審——當時的潮流却又急又猛，不容他這麼做。新紀元開始了；國王受了審訊，判決被砍去了腦袋；那『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的共和國已對武裝着的世界宣稱非勝利即死亡；黑旗日夜在聖母院的高塔上飄揚着；奉召起來抵抗外國的暴君的三十萬大軍，已由法蘭西全國各地——無分東西南北，不論荒山、森林、平原或海濱——興了起來。在『自由元年』的這場洪水中，有什麼個人的掛慮站得住腳呢——這場洪水不是從上面落下來而是由下面湧起來的，天上的窗都關閉着，並沒有打開！

● The new era ——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國的革命軍在瓦爾米擊退了侵入國境的普奧聯軍；

消息傳至巴黎，國民大會的代表非常興奮，即一致通過取銷君主，改建共和，以是年九月二十二日爲

『共和元年』的元旦。國王路易十六以私通敵國，於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殺於斷頭台上。



當時的潮流是如此深刻猛烈地冲刷着一切，時間在它前面是飛駛得這麼快，當醫生仍舊如此堅定自信的時候，查禮已在獄中被拘禁了一年又三個月。到了這年的十二月裏，『革命』是變得更其邪惡紊亂了。南部的河流中充滿了在夜間被溺死的人的屍體，囚犯們在冬季的太陽之下被排成隊伍而加以槍斃。然而，在這些可怖之事中間，醫生仍舊頭腦堅定地走動着。在當時的巴黎，沒有一個人是比他更爲人們所熟悉，沒有一個人的處境是比他更爲奇特。不聲不響，仁慈無比，醫院裏和監獄中都少不來他，他在殺人者和他們的犧牲中間一視同仁地使用着他的技術——他變成了一個處身局外的人。在運用其技巧時，這個『巴斯底囚人』的容貌和故事使他遠離了其他的一切人。他一點也沒有被嫌疑或被帶去訊問，好像他真的是在約莫十八年前從坟墓中被發掘出來，或是一個在一般凡人中間走動着的『精靈』似的。

第五章 木匠

一年又三個月。在這整個期間，露西沒有一刻鐘可以確定那『吉洛丁姑娘』不會在下一天砍掉她丈夫的頭。每天，囚車滿載着被判處死刑的人，重實地顛簸着，通過那些堅硬的街道。可愛的少女，豔麗的婦人——有棕髮的，有黑髮的，有灰白頭髮的，青年的男子，壯健的男子和老頭兒；生於世家的和生於農家的；統統都是給『吉洛丁姑娘』喝的紅葡萄酒，統統都是每天從那些黑暗的、可憎的牢獄中提出來，送去給她解渴的。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最後一物最易賜給人們，哦，吉洛丁啊！

假如那突如其來的災難和那些急轉着的時代之巨輪，已嚇呆了醫生的女兒，使她只是絕望地靜待着結局的來到，那就一無足奇了。可是她，自從在聖安東尼區內的頂閣裏把那白髮的頭擁抱在她那年青新鮮的懷裏的那一刻時候起，就一直忠於其職責的。當此受試鍊的時期，她是更其忠於她的職責了——這原是幽靜地忠心而良善的人的常軌。

當他們在那新的寓所中安定了下來，她的父親開始執行其日常職務以後，她就立刻

把他們那小小的家庭佈置得好像她的丈夫也在家裏一般。一切的事物都有其一定的位
置和一定的時間。她照常教小露西讀書，好像他們已全體團聚在英倫的家中一般。她用各
種小小的詭計來欺騙自己，使自己相信他們不久就會團圓——例如作各種小小的準備
以迎接立刻就要回來的他啊，把他的坐椅和書籍安置在一邊啊——每晚她還要鄭重地
爲處於那許多不幸的囚人和死的陰影中間的一個特別親愛的囚犯祈禱：這些差不多是
她那沉重的心所得到的全部直言無隱的慰藉。

她的樣子並沒有改變多少。她和她的孩子所穿的樸素的深色衣服，雖然類似喪服，可
是却弄得十分乾淨整齊，有如她們從前歡樂時所穿的比較豔麗的衣服一樣。她臉上的紅
色消滅了，她那種凝思專一的神氣變成了老是存在着的東西；但除此以外，她還是跟從前
一樣的優雅美麗。有時候，在晚上跟她的父親吻別時，她那整天抑制着的悲哀會爆發出來，
她會說現在天下只有他一人可供她依賴了。他老是堅決地答道：『如果他將要遭遇什麼，
我事前不會不知道的：我知道我一定能夠打救他的，露西啊。』

他們的這種生活過了不多幾個月以後，有一天晚上她的父親回來對她說道：
『親愛的，監獄裏有一扇高高的窗，在下午三點鐘前後，查禮有時能混到那兒去的。但

這是不一定的，乃視無數不確定的偶然之事而定——當他能夠達到這扇窗口時，如果你站在街上我可以指示你的某一個地方，他想他或許可以看到你的。但是你並不能看到他，可憐的孩子啊；而且即使能夠看到他，爲安全計，你也不便表示是認識他的。」

『哦，請把這地方指示我吧，父親，我要每天到那兒去。』

自此以後，無論天氣如何，她都要在那兒等候兩個鐘頭。當鐘鳴二下時，她已在那兒了，直到四點鐘，她才無可奈何地離開那兒。當天氣不很濕或太險惡時，她就帶着她的女兒同去；在其他的時候，她只有一個人去；但是她從來沒有錯過一天。

那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街的陰暗而齷齪的轉灣地方。這裏只有一所小屋，其中住着一個把木頭鋸成一段段柴片的木匠；其他幾面都是高牆。當她第三天來到這兒時，那木匠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這樣的稱呼法現在已由法令加以規定，在比較澈底的愛國男女中間，這本來已流行了若干時候；現在却變成了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

「又在這兒散步嗎，

」是呢，你看，公民！」

這鋸木匠本來是一

那個監獄，又把他的十個

「但這不關我的事，

下一天，他在守候她

「什麼？又在這兒散

」是的，公民。」

「啊！還有一個孩子

「我應該說「是」

」是的，寶寶。」

」是的，公民。」

「啊！但這不關我的

「小吉洛丁。」啦啦，啦啦，

他這樣說時，一塊柴片跌了下來，他就把它丟在一隻籃子裏。

「我自稱爲這柴片吉洛丁的參孫。再看呀！囉囉囉！她的頭落下來了！現在輪到一個孩子了。滴克，滴克，匹克，匹克！它的頭也落下來了。一家門！」

當他把那兩塊柴片丟入其籃裏時，露西打了一個寒噤；可是在這鋸木匠正在工作之時要留在那兒而不讓他看到，是做不到的事。所以在這天以後，爲要取得他的好感，她老是先對他講話，並且時常給他一些酒錢，他也老實不客氣地加以接受。

他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有時候，她注視着監獄的屋頂和那些鐵柵欄，心嚮着她的丈夫，因而完全忘記了那鋸木匠，但當她突然醒悟過來時，却發現他一膝跪在其工作橙上；鋸子插在木頭裏，正在呆呆地望着她。在這些時候，他往往說道：「這不關我的事！」就繼續活潑地鋸他的柴片了。

無論天氣如何，無論在冬天的冰雪中，在春天的寒風中，在夏天的炎陽中，或秋天的淫雨中，露西每天要在這個地方度過兩個鐘頭。而每天在離開這兒時，總要在那監獄的牆上親一個吻。據她的父親告訴她，她的丈夫有時在五六天之中可以看到她一次，有時連續兩三天都可以看到她，有時却有一兩個星期都不能看到她。只要他偶然能夠並且確乎看到

她就好了！就在這一可能性上，她天天都在那兒等待着——每星期七天沒有間斷一天。

這樣地過了一天又一天，就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裏：這時候她的父親仍然頭腦堅定地在那些可怖之事中間走動着。在一個雨雪霏霏的下午，她照常到了那個街角裏。這天是一個節日，大家都在狂歡極樂。她一路走來時，看到那些房屋上都裝飾着小小的標槍，槍頭上戳着小小的紅帽子；還有三色的絲帶，還有大抵用三色的字母組成的標準標語：「不可分割的唯一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

那鋸木匠的可憐的店舖是太小了，其全部門面不足盡情發揮這種慶典。可是他也情人把那句標語胡亂寫了上去，其中的「死亡」一詞是非常不相稱地拚命擠進去的。在屋頂上，他也照着好公民的必要條件，插着標槍和紅帽子；而在一扇窗裏，陳列着他的鋸子，他在旁邊標明是其「小小的聖吉洛了」——因為這時候那高大的銳利女子已被一般人封爲「聖徒」了。他的店門關閉着，他不在那兒，這使露西感到了一種寬慰，因為現在只剩她獨自一人了。

可是，他離開這兒並不很遠，因為不久她就聽到一種擾攘的行動和叫喧聲正在逐漸推移過來，使她不勝害怕。一剎那後，一大堆人就從監獄旁邊的牆角上湧了過來，那鋸木匠

也在其中，跟『報仇之化身』手攙着手。至少當有五百個男女，好像五千個妖豔似的跳舞着。他們的唯一音樂是他們自己的歌唱。他們按着那流行的『革命歌』的拍子兇猛地跳舞着，好像在一同嚼着牙齒似的。男男女女，有些一對一對地跳舞着，有些則跟同性的人跳舞着：全視機緣而定。最初，他們只像是一大陣粗劣的紅帽子和粗劣的襤褸毛織物所組成的暴風雨，但等到他們充滿了那塊地方，站在露西周圍跳舞起來時，有一個可怖的、發狂的跳舞之幽靈却在他們中間浮現了出來。

他們向前進，又向後退，毆打着彼此的手，緊抓着彼此的頭，獨自旋轉着，又互相扶持着一對對地團團旋轉，直到許多人跌倒在地上。這些人跌倒後，其餘的人就手攙手連成一個圓圈，一道團團旋轉着；於是這圓圈拆散了，分爲兩人或四人一組團團地旋轉又旋轉，突然大家同時站住了——隨即重新開始毆打，緊抓，撕裂，換一個方向，大家團團地旋轉着。條的他們又站住了，停頓了一下，重新打起拍子來，排成了跟那條街一樣闊的隊伍，儘量俯着頭，高舉着手，大聲地絕叫着狂奔過去了。沒有什麼戰鬥會像這種跳舞一半的可怕。這顯然是一種墮落的遊戲——本來是純潔無辜的，但現在已爲惡魔所錄用了——本是一種健全的消遣，現在却變成了使血液狂怒，使感覺惑亂，使心腸硬起來的一種手段。能在其中看到

的一些優雅，反而使它顯得更其醜惡，因為表明了本來良好的一切事物已被扭歪，顛倒得如何厲害。對此裸着的處女的胸脯，如此被迷惑的美麗的稚氣的頭腦，以及在這血污的泥潭中嬌步的纖足，乃是這混亂的時代的幾種典型。

這就是所謂『卡馬紐爾』的革命歌舞。它過去後，露西害怕地、惶惑地站在那鋸木匠的小屋門口：羽毛似的雪花仍舊無聲地落下來，潔白地軟軟地躺在地上，好像絕沒有這一回事似的。

『父親啊！』當她放下了暫時掩在臉上的手，抬起眼睛來看時，就看到他站在她面前——『多麼可怕難看的景象呀！』

『我知道，親愛的，我知道。我已看到過許多次。不要害怕！他們沒有一人會傷害你的。』

『我並非爲自己害怕，父親。可是我想到我的丈夫處在這班人的掌握中時——』

『我們不久就會使他脫離他們的掌握。此刻他正爬在窗上，我連忙跑來告訴你。現在這兒沒有一個閒人會看到你。你可以朝着最高的那扇傾斜的窗吻你的手。』

『我就這樣做，父親，我把我的靈魂隨此送給他！』

『你看不到他吧，可憐的兒！』

『不，父親，』渴望地、滿面流淚地吻着自己的手的露西說，『看不到。』

雪中傳來了脚步聲。是德法奇太太。『我向你致敬，女公民，』醫生說。『我向你致敬，公民。』只是這樣招呼了一聲。什麼話都沒有說。德法奇太太就像那雪白的路上的一個影子似的走過去了。

『讓我挽着你的胳膊吧，我愛。帶着高興勇敢的神情從這兒走過去——爲了他的緣故。』當他們離開那個地方後，他又說，『做得很好；這不會是白做的。明天就要傳訊查禮了。』

『明天嗎！』

『所以沒有時間可以耽擱了。我已準備好了一切，但還有許多防萬一的手段，必須在他真正出庭受訊之前預備好。他還沒有得到正式的通知，但我知道立刻將傳他去明天受審，而把他送到候審所裏去；我已得到了及時的報告。你不怕吧？』

她幽幽地答道，『我信賴着你。』

『絕對信賴我吧。你的懸念快要告終了，寶寶；他將在幾小時內歸還你；我已用一切的保障來圍繞着他。我必須去看一看勞雷。』

他站住不說了。一陣隆隆的車輪聲傳了過來。他們倆都十分知道這是什麼。一、二、三、三、

輛囚車載着待決的囚犯在雪地上駛過去

「我必須去看一看勞雷，」醫生重複說，同時把她帶到了另一條路上去。

那忠實不移的老頭兒仍在他受委托的地方，始終沒有離開那兒。他和他那些帳簿常因被沒收充公的財產而受徵詢。凡是力所能及的，他都爲那些所有主保全了。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會竭力保持着德兒勝銀行所保管的東西，而且一聲不響。

陰暗的紅黃二色的天空，和正在從塞納河中昇上來的霧氣，表示黑夜已臨近了。當他們走到銀行裏時，天色幾乎已經黑了。老爺的莊嚴府邸已被摧殘得十分荒涼。在院子裏的一堆塵土和灰燼之上，寫着這些字眼：『國有財產。不可分割的唯一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

本來跟勞雷先生在一道的人究竟是誰呢——他的騎馬的外套放在椅子上，他本人却不容他們看到？勞雷先生興奮地、驚異地從裏邊跑出來擁抱他心愛的人兒——那躲在房裏的新到者是誰呢？他提高了聲音，朝着他剛才從其中走出來的房門，好像對這人複述她那些斷斷續續的話似地說道：『送到候審所去了，明天傳訊』——這人究竟是誰呢？

第六章 勝利

那可怖的法庭，由五個推事、一個檢察官、和一羣堅決的陪審員組成的，每天坐着堂。他們的名單每晚傳出去，由各監獄的獄吏讀給他們的囚犯聽。一般的獄吏都這樣開玩笑地說，「喂，你們出來聽晚報吧，裏邊的人！」

「查禮·埃佛雷蒙特，即達爾南！」

拉福司的晚報終於這樣讀出來了。

凡是被叫到姓名的人，應該跨出來站在一個特別為這些致命地被記載着的人們保留着的地方。查禮·埃佛雷蒙特，即達爾南，當然知道這規矩，因為他已看到過好幾百的人這樣一去而不返。

那戴着眼鏡在讀報的腫臉典獄，對他們看了一眼，以確定他已站在他應站的地方；接着又把那名單朗讀下去，每讀畢一個姓名就照樣停頓一下。讀出來的名字共有二十三個，但接應的只有二十個人；因為其中有一個囚犯早已死在獄中而被忘記了，還有兩個則已



天，在叫到查禮·達爾南的名字之前，有十五個囚犯先去受審。這十五人統統都被判處了死刑，全體的審判時間一共化了一個半鐘頭。

終於提訊『查禮·埃弗雷蒙特，即達爾南』了。

那些審判者戴着飾有羽毛的大禮帽高坐在堂上；其他的人則大抵戴着那流行的粗劣紅色小帽和三色的帽徽。望着那些陪審員和喧囂的旁聽者的他，簡直以爲一般的常軌已顛倒了一轉，現在正在由窮兇極惡的犯人來審問忠厚的好人。一個城市裏的最下等、最殘酷、最邪惡的份子，做了法庭上的指導者；擾攘地批評着、讚揚着、駁斥着、預測着，促成着審判的結局，一點也不受約束。那些男子，大部分都帶着各種武裝；那些女人，有的佩着短刀，有些佩着短劍，有的一邊觀審，一邊吃喝着；有不少人在編結絨線織物。在最後這些女人中間，有一個在腋下還挾着一塊多餘的絨線織物。她坐在前排，一個男子的旁邊——這男子自從他被送到獄中以後，一次也沒有見過面，但他立刻記得這是德法奇。他看到她對他耳語了一兩次，好像是他的老婆；但在這兩個人身上最使他注意的一點乃是，他們的座位雖跟他自己十分接近，可是他們始終沒有看他一眼。他們似乎在固執地堅決地等待着什麼；他們老是望着那些陪審員，其他什麼都不看。在審判長底下，坐着曼奈德醫生，照常穿着其素

淨的服裝。就那囚犯所能看到的而言，在那裏的人只有醫生和勞雷先生兩人是那些審判者以外的僅有的穿常服的人，沒有穿上那粗劣的『卡馬紐爾』裝束。

檢察官控訴查禮·埃佛雷蒙特即達爾南爲一出奔者；按照禁止出奔者歸國，遠則一律處死的法令，他的生命已爲『共和國』所沒收。這法令雖頒布於他歸國以後，但一點也沒有關係。他有在這兒，那條法令也在這兒；他是在法國境內被捕的，所以要他的腦袋。

『砍掉他的頭！』聽衆喊道。『他是共和國的敵人！』

審判長鳴鈴把這些喊聲鎮壓了下去，接着就問那囚犯：他是否真的曾在英國住過多年？

當然是真的。

那末，他不是出奔者嗎？他自稱爲什麼呢？

照那項法律的意義和精神看起來，他希望，他並不能算是出奔者。

爲什麼不呢？審判長要知道其理由。

因爲他在『出奔者』這一詞照目前堂上所採用的意義流行之前，就自動地放棄了他所厭惡的爵銜和他所厭惡的地位，離開了本國，藉他自己的勤勞在英國過活，不願靠法

國的負擔過重的人民的勤勞而過活。

關於這件事，他有什麼證據呢？

他提出了兩個證人的姓名來：德奧菲爾·嘉培爾和亞歷山大·曼奈德。

可是他曾在英國結婚呢？審判長提醒他。

不錯，他娶的並非英國女人。

是法國的女公民嗎？

正是。生來就是法國人。

她的姓名和家世呢？

『露西·曼奈德，就是坐在那邊的這位好醫師曼奈德醫生的獨生女兒。』

這一答復對於聽衆發生了可喜的影響。頌揚這位大家熟悉的好醫師的呼聲響澈了整個法庭。這些人民是這樣反覆無常地易於感動：在一剎那之前還在兇猛地窺視着這個囚犯，好像恨不得立刻把他拖出去殺死的好幾張臉上，此刻竟有淚珠滾了下來。

查禮·達爾南在其危險的路上所走的這幾步，都是曼奈德醫生預先再四將其步法指示過他的。同樣謹慎的叮嚀指導着輪在他前面的每一步路，已把他前途的一切荆棘都

預先廓清了。

審判長問道，爲什麼他要在回來的時候才回來，不更早一點回來呢？

他沒有更早一點回來，（他答道，）只是因爲他在法國除了他已經放棄的那些以外，沒有其他的生活資料；而在英國呢，他是藉教授法國的語文和法國文學而過活的。至於他這次回來，是由於一個法國公民的迫切的書面的請求，據說他的生命因他不在國內而陷於危境了。他所以回來，是要保全一個公民的生命，而且冒着個人的一切危險，爲事實作證。這在『共和國』的心目中算是觸犯刑法嗎？

羣衆熱烈地大呼『不！』審判長又鳴鈴要大家肅靜下來。可是他們不聽指揮，仍舊繼續大呼『不！』直到他們自願停止的時候。

審判長問這個公民姓名誰？被告答稱這公民就是他的第一個證人。他又很有把握地提及這個公民所寫的那封信：它已在城門口被那些警衛者拿去，但他深信可在審判長面前的案卷中找到它。

醫生會費盡苦心使它保存在這些案卷中，並且會對它保證它有在這些案卷中。這時它就被拿出來宣讀了。接着就嘉培爾公民來加以證實。嘉培爾公民這樣做了，同時又極

有禮貌地，非常婉轉地說，堂上不能不加以應付的「共和國」的大批敵人使堂上的工作過於忙碌了，以致他在阿貝伊獄中有一點兒被忽略了過去，甚至完全爲愛國的堂上所忘記了，直到三天以前才傳他來受審：這時因爲埃佛雷蒙特公民即達爾南的投案，已解除了對他自己的控訴，諸位陪審員宣稱已可證實他的無辜，就釋放了他。

其次傳訊曼奈德醫生。他那很高的人望和清晰的回答，造成了非常深刻的一個印象；他進而說明被告是他受長期監禁釋放出來後所結識的第一個朋友：被告始終住在英國，對於流亡中的他和他的女兒一直非常忠誠；被告絕沒有受該國的貴族政府寵愛，反而會被它當作英國的仇敵和美國的友人而受生死攸關的審訊——當他極端審慎地以真實的、懇切的爽直力量提出這種種事實來時，那些陪審員跟聽衆合而爲一了。最後他又提出了勞雷先生的名字來，說此刻也在法庭上的這位英國老先生會跟他自己一樣地目擊那番英國的審訊，可以證實他的敘述——這時那些陪審員却宣稱他們已經聽得夠了，如果審判長願意接受，他們就可以表決了。

陪審員的表決是一個一個地高聲唸出來的，每逢一個陪審員將其意見說出來後，聽衆就喝一陣采。所有的意見都有利於那個囚犯，審判長就宣告他恢復了自由。

於是開始了一場異乎尋常的景象，這是那些羣衆有時用來滿足他們的反覆無常的心情或更好的對於俠義和仁慈的衝動，或用來稍稍抵銷他們那些殘酷的暴怒的行爲的。現在沒有人能夠斷定這種異乎尋常的景象究應歸之於哪一個動機；或許三者都有關係，而以中間一個爲最甚。『無罪釋放』的判詞一發出來，立刻就有眼淚大量地流下來，正如另一個時候流的鮮血一般，無數男女爭先恐後地奔過去親愛地擁抱他，以致剛剛受過長期的不衛生的監禁的他，幾乎要精疲力竭地暈倒了——同時也因爲他十分知道，就是這班人如受了另一種潮流驅使，會同樣熱烈地奔過來把他撕成片片而拋棄於街道上的。

幸虧爲要讓位給其他待審的被告，他不久就被送出來，才得暫時脫離了這種撫弄。接着一同受審的是五個『共和國的敵人』，因爲他們沒有用言論或行爲來贊助它。那些審判者急於要補償他們自己和全體國民所喪失了的一個機會，在他（查禮）尙未離開那個地方之前就判決這五人應在二十四小時以內處死。他們退出來時趕上了他，其中的第一個人用監獄中通用的代表『死刑』的符號——豎起一根手指——告訴了他，同時大家喊道：『共和萬歲！』

實在，這五個人也沒有聽衆來延長審判的時間，因爲當查禮和曼奈德醫生走到大門

口時，門外已麇集着一大堆人，似乎他在法庭上看到過的臉孔都在其中——只有兩張臉孔，他却無論如何找不到。當他走出來時，這一大堆人重新對他衝過去：哭，嚷，擁抱，同時交作，雜然並陳，直到他們旁邊的河裏的潮水似乎也發了瘋，正如在岸上表演這場活劇的人們一般。

他們把他揪在一把大椅子裏——這把椅子如果不是從法庭上拿出來的，那就是從其旁邊的辦公室裏或過道中拿出來的。他們已在椅子上舖了一面紅旗，在椅背上縛着一支標槍，槍頭上戳着一頂紅帽子。就是醫生的懇求也不能阻止他們把他放在這凱旋之車裏，由那些男子扛他到家裏去：他的周圍滿眼洶湧着潮水似的紅帽子，時常可以看到從這暴亂的海底下拋起來的殘破的臉孔，以致他不止一次地懷疑自己的神經錯亂了，他實在是坐着囚車正在前往斷頭台。

他們狂暴地擁着他作此夢也似的遊行，一路抱吻着他們所遇見的人，並且指點着他。他們蜿蜒曲折地走過那些積雪的街道，以風行一時的共和顏色映紅了它們，正如他們會以更深的顏料來染紅雪下的鋪道一般：他們就這樣把他扛到了他所住的房子的院子裏。她的父親搶先去通知她，使她預作準備，當他爬下來站在地上時，她就撲倒在他懷裏，失去

了知覺。

他將她按在自己的心頭，將她那美麗的頭轉到他的臉和那些喧鬧着的羣衆之間，使得他的眼淚可以跟她的嘴巴合在一起而不爲人們所看到：這時有幾個人開始跳舞起來了。立刻，大家都跳舞起來了，院子裏洋溢着『卡馬紐爾』的歌聲。於是，他們把人叢中的一個年青女子放在那空着的椅子裏，把她當作『自由之女神』高高地扛着，隨即湧到外邊的街道上去，沿着河岸，越過河上的橋，大家溶化在『卡馬紐爾』中滾去了。

緊握了一下勝利地、得意地站在他面前的醫生的手，緊握了一下氣喘吁吁地從『卡馬紐爾』的潮水中擠過來的勞雷先生的手，吻了一下那被人抱起來以便環抱着他的頸項的小露西，又擁抱了一下那抱着她的永遠熱心忠誠的普羅斯小姐——於是他抱着他的妻子，將她抱到了樓上的房裏去。

『露西！我的心肝！我脫險了。』

『哦，最親愛的查禮啊，讓我照我所許的愿心，跪着對上帝道謝吧。』

他們大家都俯首貼耳虔敬地聽她禱告。等到她重新回到他的懷裏時，他對她說道：

『現在對你的父親道謝吧，最親愛的。在這整個法蘭西，沒有第二個人能做他爲我所

做的事。」

她把自己的頭放在她父親的胸脯上，猶如好久、好久以前她會把他那可憐的頭放在她自己的胸脯上一般。他在自己爲她造成的這場團圓中當然很快樂，他的受難吃苦已得到了補償，他以自己的力量爲足以自豪。「你切勿胆怯，寶寶。」他規勸道，「不要這樣發抖。我已救他出來了。」

第七章

「我已救他出來了」
抖，一種朦朧而沉重的

周圍的空氣是如
的無辜者會因曖昧的
一樣清白無罪，對於別
運，以致她的心不能像
下來了；就是此刻，那些
處死刑的人們中間尋
了。

她的父親鼓勵着
有點奇妙。不再住頂閣，

的事幹，他的諾言已經履行了，他已把查禮救了出來。讓他們大家倚賴着他吧。

他們過的生活非常儉約；不僅因為這是最安全，最不會引起一般人民的惡感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因為他們並不富有，而查禮在他被監禁的期間一直得支付很多的錢以購買其惡劣的伙食，以償其看守者的勞役，並維持比較窮苦的囚犯的生計。一部分爲了這緣故，一部分由於要避免有奸細混進來，他們的家庭中沒有僱用僕役；那在下面院子裏管門的一對公民，有時也爲他們做些小事，而錢雷幾乎已由勞雷先生完全移交給他們，變成了他們日常的聽差，每夜都睡在他們那裏。

那『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的唯一共和國』有這麼一種條例：每一住宅裏的每一個居民的姓名，必須以某等大小的字母清楚地標明在門上或門柱上，離地須若干尺高，以便閱讀。所以，錢雷·克倫青先生的名字也照例裝飾在下面的門柱上；當暮色漸深時，這名字的主人翁也上來了——剛才他在監督曼奈德醫生僱來的一個漆匠把查禮·埃佛雷蒙特即達爾南的名字添到那名單上去。

在使那個時代黯然減色的普遍恐懼和猜疑之中，一切尋常的、無害的生活方式都起了改變。在醫生的這個小小家庭中以及很多的其他家庭中，日常需用的消費品都是在每

天晚上到各種小店舖裏去零星地購買的。大家都渴望避免引起別人的注意，恐怕被別人當作談話的資料和妬嫉的對象。

幾個月來，普羅斯小姐和克倫青先生一直担任着採辦伙食者的職務：前者攜錢，後者提籃。每天午後，約在上燈時分，他們就帶着這使命走出去，買回逐日所需要的種種東西來。普羅斯小姐雖在一個法國人的家庭中過了這麼多的日子，却無心學習他們的語言；所以她知道的『無聊話』（她是樂於這樣稱法國話的）並不比克倫青先生稍多。她購買東西時，只是沒頭沒腦地把一個『名物詞』對店員拋過去，並不說明貨物的品質；如果這恰巧不是她所要的東西的名字，她就向四周張望，一看到這東西，就把它抓住，並且繼續抓着它，直到交易完成才止。她老是在交易上佔到便宜：無論店員豎起幾根手指來表示貨價，她總要比他少豎起一根來，表示這才是公道的價錢。

『唔，克倫青先生，』普羅斯小姐說，她的眼睛因喜極而哭得發紅了——『如果你已準備好，那末我們可以走了。』

錢雷嘎聲說，謹聽普羅斯小姐使喚。他手上的鉄鏽早已完全磨滅了，可是沒有什麼能挫光他那鉄蒺藜似的頭。

『今天需要的東西多極了，』普羅斯小姐說，『我們的時間將非常寶貴。第一，我們要買些葡萄酒。這些紅帽兒都在舉杯祝壽，無論我們到哪裏去買酒。』

『那對你是完全一樣的，我敢說，小姐，』錢雷反駁道，『無論他們是祝你的壽或那老傢伙的。』

『什麼人的？』普羅斯小姐問。

克倫青先生稍稍遲疑地說，『老尼克●的。』

『哈！』普羅斯小姐說，『這種東西是不用加以說明的。他們只有一種意義，那就是『半夜裏的屠殺』和『作惡多端』。』

『噓，親愛的！千萬請你小心！』露西喊道。

『是的，是的，我當小心一些，』普羅斯小姐說道，『可是在自己人中間，我不妨說說，我實在希望四周的街道上不再有那些充滿葱味煙臭的抱吻。唔，小鳥兒，在我回來以前，你切勿離開這火爐邊！留心照顧着你那失而復得的親愛的丈夫，不要讓你那美麗的頭離開他的肩膀，正如此刻的樣子，直到你再見我的時候！曼奈德醫生，我在出去之前可以問你

一個問題嗎？」

「我想你是有這自由的，」醫生微笑着回答。

「看天老爺面上，不要再談自由吧；我們已經受得儘夠了，」普羅斯小姐說。

「噓，親愛的？又來了嗎？」露西抗議道。

「唔，我的寶貝，」普羅斯小姐着力地點着頭說，「總而言之，我乃是英王喬治三世陛下的一個子民」——普羅斯小姐說到國王的名字時行了一個屈膝禮——「因此我的格言乃是：『粉碎他們的陰謀，破壞他們的奸計，我們的希望全在他身上，願上帝保佑吾王！』」

克倫青先生一時忠心大發，也咕噥地隨着普羅斯小姐朗誦這幾句話，彷彿在做禮拜似的。

「我很高興你的英國人氣味有這麼濃，雖然我很希望你的聲音從來沒有傷風才好，」普羅斯小姐贊許地說。「現在說我的問題吧，曼奈德醫生——這好人兒故意隨隨便便地說，雖然明知道大家都十分焦慮着這一問題的——『現在我們有沒有脫離這個

● 這幾句都是英國國歌中的話。

地方的希望？」

「恐怕還沒有。這對於查禮還是有危險的事。」

「嗨——噶——哼姆！」普羅斯小姐高興地說，把一聲歎息遏抑了下去，同時看了一眼她那寶貴的映在爐火光中的金髮，「那末我們只有耐着性子等待，別無他法了。我們必須昂着頭，拚命奮鬥了：如我的弟弟所羅門時常說的，喂，克倫青先生！你不要動，小鳥兒！」

他們走了出去：讓露西、她的丈夫、她的父親、和她的孩子留在熊熊地燃燒着的火爐旁邊。勞雷先生不久就將從銀行裏回來。普羅斯小姐已點上了燈，但却故意把它放在一個角落裏，使他們可以安靜地享受那爐火的光。露西坐在她的外祖父身旁，雙手抱着他的一臂；而他呢，正在開始以跟耳語差不多高的聲調講一個故事給她聽，其中說到一個有了不得的力量的人，打開了一座監獄的牆壁，放出一個從前曾為仙人幫過忙的囚犯來。一切都很幽靜，就是露西也比剛才安心了一點。

「這是什麼啊？」她突然喊道。

「親愛的！」她的父親暫停其故事，把一手按在她的手上說，「你當鎮定一些。你的心思是多麼紛亂啊！最輕微的事情——甚至無緣無故——你也會驚慌起來！你是你父親的

女兒呢！

『父親，我覺得，』露西蒼白着臉，喃喃地自辯道，『我聽到樓梯上有陌生的腳步聲呢。』

『我愛，樓梯上是靜寂得死也似的。』

他剛剛說完這話，外面的房門上就有人敲了一下。

『哦，父親啊，父親！這究竟是什麼啊！把查禮藏起來，救救他吧！』

『兒啊，』醫生站了起來，一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說，『我已經救他出來了。你爲什麼這樣胆怯呢，親愛的！讓我去開門吧。』

他拿了那盞燈，走過隔在中間的兩間房，去打開了外面的房門。一陣雜亂的腳步聲踏在樓板上，接着就有四個戴紅帽子，拿着佩刀和手槍的粗魯男子走到了房裏來。

『埃佛雷蒙特公民，卽達爾南，』其中的第一個人說。

『誰找他？』達爾南問道。

『我找他。我們找他。我認得你的，埃佛雷蒙特；我今天在法庭上看到過你。你又是共和

國的囚犯了。』

那四個人包圍着他：他站在那兒，被他的妻子和女兒緊拉着。

『告訴我，怎麼而且爲什麼我又是囚犯了？』

『你只要立刻回到候審所去，明天就會知道。你將在明天傳訊。』

曼奈德醫生本來已被這些訪問者化成了石頭，好像一個石像似的站在那兒，手裏拿着那盞燈；聽到了最後這兩句話，他才活動起來，放下了燈，走到那說話的人面前去，輕輕地拉着他那紅色絨布襯衫的前裾說：

『你剛才說，你認得他的。你可認得我？』

『是的，我認得你，醫生公民。』

『我們都認得你，醫生公民。』其他的三人說。

他茫然地望着這幾個人，過了一會兒才低聲說道：

『那末你可以將他的問題答復我嗎？這是怎麼一回事？』

『醫生公民，』第一個人勉強地說，『他被聖安東尼區告發了。這位公民，』他指着第二個進來的人說，『是從聖安東尼來的。』

被指點出來的那個公民點點頭，也說道：

『他受了聖安東尼的控訴。』

『控訴什麼呢？』醫生問。

『醫生公民，』第一個人依舊勉強地說，『不要再問吧。如果共和國要你犧牲什麼，愛國的你一定樂於犧牲的。共和國高於一切。人民至上。埃佛雷蒙特，我們趕緊走吧。』

『容我再說一句話，』醫生懇求道。『你可否告訴我，控訴他的是誰？』

『這是違反規則的，』第一個人答道，『但你可以問聖安東尼的這個人。』

醫生就轉眼望着這個人。他不安地移動着兩腳，稍稍捋了一捋他的鬚鬚，終於說道：

『唔！這確是違反規則的。不過控訴他的——嚴重地控訴他的，是德法奇公民夫婦倆，和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什麼人呢？』

『你都要問嗎，醫生公民？』

『是的。』

『那末，』來自聖安東尼的人露着異樣的神情說道，『你將在明天得到答復。此刻我是啞巴了！』

第八章 鬥牌的能手

全不知道家裏新發生的災難，普羅斯小姐彎彎曲曲地穿過那些狹隘的街道，從新橋上走到了塞納河的彼岸，心中老是在計算着她該買多少不可或缺的事物。克倫青先生提着籃，跟她並肩走着。他們倆都向左右兩方望着他們所走過的多數店舖，謹慎地看着腐集在一堆的大小人羣，並且竭力躲避一切非常興奮的聚談者，寧願繞道而行。這天晚上陰寒澈骨，佈滿濃霧的河裏可以看到模糊的熊熊火光，聽到隱約的粗厲聲音：表示停泊在那裏的暫作鍛冶場的駁船正在爲共和國的軍隊製造槍砲。對這軍隊玩弄詭計或在其中取得非分的擢昇的人將要遭殃了！他的鬚鬚最好不要生出來，免得爲那『國家的剃刀』薙光！

購買了一些食品 and 少許燈油以後，普羅斯小姐想到他們所需要的葡萄酒了。她向好幾月酒店裏窺探了一下，最後走到了『故宮博物院』附近的勃羅脫斯店門口，她爲那裏的景象吸引住了。它比他們所經過的其他酒店都更幽靜一些，其中雖然也只見那些愛國的紅帽子，但沒有別處那樣稠密。徵求得了克倫青先生的同意，普羅斯小姐就走進勃羅脫

斯去其護送者也跟了進去。

他們稍稍看着那些煙霧瀰漫的燈火，那些銜着煙斗在門紙牌或黃色骨牌的人們；看着一個袒胸裸臂、滿身煤污的工人在朗誦一種刊物，旁邊的人則在傾聽着他；看着那些佩在身上或放在身旁的武器；看着那兩三個穿着當時流行的粗糙的黑色高肩短外套的顧客，坐在那兒打瞌睡，樣子有如黑熊或虬毛狗——這兩個外路人稍稍看了一眼這些，就走到櫃台邊去，表示他們要買什麼。

當他們正在沽酒時，有一個坐在角落裏的人突然告別了另一人，站起來要走了。在他走出來時，恰巧跟普羅斯小姐打了一個照面。她一看到他，立即就絕叫了一聲，拍着她的手。一剎那間，全體的顧客都跳了起來。他們以為大概有什麼人被擁護相異的意見的什麼人刺死了。大家都向西周環顧，想看到那倒在地上的人，可是他們只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面面相覷地站在那兒；那男的在外表上完全像一個法國人和十足的共和黨人，那女的顯然是英國人。

在這令人失望的掃興事件中，那些勃羅脫斯的顧客究竟說點什麼，普羅斯小姐和她的保護者即使側耳靜聽，也如希伯來語一樣地一點也不懂的，只覺得說得很多，很響吧了。

而況他們是驚異得什麼都無心去聽了。因爲，不但普羅斯小姐驚愕激動得目瞪口呆了，就是克倫青先生也萬分驚奇——雖然他似乎是別有緣故的。

『做什麼？』那個會使普羅斯小姐叫起來的人說——他的聲調是煩惱而粗暴的，雖然很低，而且是用英語說的。

『哦，所羅門，親愛的所羅門啊！』普羅斯小姐重新拍着手喊道。『我已這麼久沒有看到你或聽到你的消息了，如今竟在這兒找到了你！』

『不要稱我爲所羅門。你要送掉我的性命嗎？』對方賊頭賊腦地、害怕地說。

『兄弟啊，兄弟啊！』普羅斯小姐痛哭着叫道。『我難道曾經這樣無情地對待你，使你竟會問出這麼冷酷的問題來嗎？』

『那末閉上你那好管閒事的嘴巴，』所羅門說，『如果你要跟我講話，到外邊來。付了你的酒錢，到外邊來。這是什麼人？』

普羅斯小姐對她那並不親熱的弟弟搖着她那親熱的、垂下的頭，含淚說道，『克倫青先生。』

『讓他也到外邊來吧，』所羅門說。『他以爲我是鬼嗎？』

從克倫青先生的神情上看起來，真像以爲他是一個鬼。不過他（克倫青）一言不發，普羅斯小姐則含淚摸索其手提袋，很艱難地付了她的酒錢，當她在這樣做時，所羅門回轉身去對那些顧客用法語說明了幾句，使他們都復歸原位，重新去做他們本來在做的事了。

「喂，所羅門站在黑暗的街角上說，『你要怎麼樣？』」

「我從來沒有對他改變愛心的一個弟弟，竟然這樣地招呼我，一點也沒有親熱的表示，這是多麼可怖地冷酷呀！」普羅斯小姐喊道。

「唔，混帳東西！唔，所羅門說着，以自己的嘴巴在普羅斯小姐的嘴巴上拍的親了一下。『現在你滿意了嗎？』」

普羅斯小姐只是搖搖頭，一聲不響地哭泣着。

「如果你以爲我出乎意外，」她的弟弟所羅門說道，「我其實並不出於意外，我早知道你在此地；我認得此地的大部分人。如果你真正不想危害我的生存——我有一半相信你這麼做——那末你趕快走你的路，讓我走我的路吧。我很忙。我現在已做了官吏。」

「我的英國的弟弟所羅門，」普羅斯小姐抬起她那雙淚汪汪的眼睛來，悲嘆道，「在他本國本來是有做最好，最了不得的人的希望，現在竟在外國人中間做官吏，而且是這

樣的外國人我幾乎寧願看到這親愛的孩子躺在他的——」

「我不是說過的！」她的弟弟打斷她道。「我早就知道的。你要送掉我的性命了。我要被自己的姊妹弄成嫌疑犯了。而且正在我一帆風順的時候！」

「願仁慈的上天禁止這事！」普羅斯小姐喊道。「那我寧願永遠不再見你的，親愛的所羅門啊，雖然我一直由衷地愛着你，以後也將一直如此。你只要對我說一句親熱的話，並且說我倆之間並無什麼忿怒或疎遠的情感，那末我就不再挽留你了。」

良善的普羅斯小姐啊！倒像他們兩人間的疎遠是她的過失所造成似的！倒像勞雷先生沒有在多年前就在索霍區的幽靜的街角裏早已知道這一事實似的——她這個寶貝弟弟化光了她的錢，又離棄了她！

當他正在勉勉強強地、賞臉似地說這句親熱話，彷彿他們之間的功過和關係跟實際相反的——這本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正在這時，克倫青先生却在他的肩膀上觸了一觸，嘎聲地出乎意外地插嘴問道：

「喂！敢問，你的姓名究竟是約翰·所羅門，還是所羅門·約翰？」

那個官吏突然猜疑地望着他。他在這以前沒有說過一句話。

「噲」克倫青先生說道。「說出來吧，你知道。」（其實他自己並不知道。）「約翰·所羅門，還是所羅門·約翰？她稱你爲所羅門，她既是你的姊姊，那一定不錯的。而我却知道你名叫約翰，你知道。究竟哪一個是姓，哪一個是名？還有普羅斯這姓名呢？這並不是你在對岸時的姓氏。」

「你要說什麼話？」

「唔，我不知道我究竟要說什麼話，因爲我記不起來你在對岸時是姓什麼的。」

「記不得？」

「記不得。但我敢起誓說，那個姓氏是有兩個音節的。」

「真的？」

「真的。另一個的姓只有一個音節。我認得你的。你曾在老培雷做假見證。以「撒謊

● 對岸——指英國。

● 巴沙特的原文 Bar-Sad 有兩個音節；約翰 (John) 只有一個音節，而所羅門 (So-lo-mon) 則有三個音節。

● 此指克拉克——原文 City 只有一個音節。

大王」的名義，你老實說出來吧，你當時是姓什麼的？」

「巴沙特。」另一個聲音突然插進來說。

「千真萬確，正是姓這個！」錢雷喊道。

突然插嘴的人，是雲尼·卡爾登。他的兩手又在自己背後，其騎馬外套的衣裾底下，他站在克倫青先生的身旁；態度正如站在老培雷法庭上時一樣的懶散。

「不要驚慌，親愛的普羅斯小姐。我是昨天晚上出其不意地來到勞雷先生那裏的；我們議定在一切都解決以前，我不在別處露面，除非我有什麼用處的時候；我現在這兒露面，是要跟你的弟弟談幾句話。我很希望你的弟弟的職業會比巴沙特先生的更好一些。爲了你的緣故，我很希望巴沙特先生不是一只「獄羊。」」

「獄羊」這隱語在當時是指着那些獄吏手下的密探。那臉色本來很蒼白的密探，變成更其蒼白了，同時質問他怎麼敢——

「讓我告訴你吧，」雪尼說道。「約莫一小時之前，我正在觀察候審所的牆壁之時，却不期然看到你從那些囚房中走出來。巴沙特先生，你的臉相是太好認了，而我是很會記憶人家的臉相的。因爲看到你在這場所覺得很奇怪，而且把你跟一個現在非常不幸的朋友

所遭遇的厄運聯想在一起了，我就跟着你走。我緊跟着你，走進了這一間酒店裏，坐在你相近的地方。從你那番直白的談話，以及公開地在你那些讚賞者中間流行的傳說，我不難推知你的職業的性質。於是，我本來在任意做去的一件事，似乎逐漸形成了一個計劃，巴沙特先生。」

「什麼計劃？」那密探問道。

「在街上說明這個是不方便，或竟危險的。你可否陪我作幾分鐘的密談——例如在德兒勝銀行的辦事處？」

「是脅迫性質的嗎？」

「哦！我這樣說過嗎？」

「那末，我爲什麼要到那邊去呢？」

「真的，巴沙特先生，如果你不能去，我也不能說什麼。」

「你的意思是，你不會說什麼嗎，先生？」那密探猶豫不決地問。

「你非常了解——我，巴沙特先生，我不會說的。」

●「了解」的原文爲 *Apprehend*，同時有「畏懼」之義。

卡爾登的懶散的、一切都滿不在乎的態度，對於他心中懷抱着的秘密計劃以及他不得不加以應付的這個人，都大大地有助於他的敏捷和乖巧。他那熟練的眼睛看到了這一點，就儘量利用它。

「唔，我早就對你說過的，」那密探責備地看了一眼他的姊姊說：「如有什麼事故由此發生，都是你所造成的。」

「喂，喂，巴沙特先生！雪尼喊道：『不要不知好歹。要不是我十分尊敬你的姊姊，我或許不會想到這麼可喜的一個提議，使我們倆都可感到滿意的。你願意跟我到銀行裏去嗎？』」

「我願意一聆高論。是的，我當跟你去。」

「我提議先把你的姊姊護送到她住的街角上。讓我挽着你的胳膊，普羅斯小姐。此刻你獨自在這城市裏走來走去，是不安全的；你本來的護送者既然是認得巴沙特先生的，我要邀請他跟我們一道到勞雷先生那邊去。我們可以走了吧？那末來！」

普羅斯小姐在不久以後就記起來，而且至死都沒有忘記：當她把兩手緊按在雪尼的一臂上，仰望着他的臉，同時請求他不要傷害所羅門的時候，她覺得那條胳膊裏有一股堅

定的勇氣而那些眼睛裏則有一種靈感，這些不但跟其輕鬆的態度相反，而且改變了，提高了他這人。不過在當時，她的意思完全放在那實在不值得她摯愛的弟弟的安全問題上和雪尼的親切的鄭重聲明上，以致她沒有充分地顧念到這些。

他們跟她在街角上分了手，卡爾登就領路走到勞雷先生那邊去；約翰·巴沙特即所羅門·普羅斯，跟他並肩走着，不幾分鐘就走到了目的地。

勞雷先生剛剛吃過晚飯，正坐在愉快地燃燒着一兩段木柴的火爐旁邊——或許正在注視着那些熊熊的火燄，要在其中看到那比較年青的從德兒勝銀行來的中年紳士的模樣；這人曾在距今好多年前坐在多維爾的皇家喬治旅館裏注視着那些燒紅的煤炭。他在他們走進來時回頭一望，看到了一個陌生人，就露出了驚異的神情來。

「普羅斯小姐的弟弟，先生，」雪尼說道。「巴沙特先生。」

「巴沙特？」那位老先生複述道，「巴沙特？我好像聽到過這名字——並且見過這臉孔似的。」

「我告訴過你的，你的臉相太好認了，巴沙特先生，」卡爾登冷冷地說。「請坐。」
當他自己也在一把椅子上就座時，他縐着眉頭提醒勞雷先生道，「那一回審判時的

證人。」勞雷先生立刻記了起來，就以毫不掩飾的憎惡神情看着那新來的客人。

「巴沙特先生已被普羅斯小姐認明是你聽她說起過的那位親兄弟，」雪尼說道，「他也已承認了這關係。現在先說更惡劣的新聞吧：達爾南又被捕了。」

那位老先生嚇呆了，驚呼道：「你說什麼！我在不到兩小時之前離開他時，還是平安無事的，而且我正要再去看他呢！」

「然而已被捉去了。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巴沙特先生？」

「剛才——如果真的話。」

「巴沙特先生是可以得到的最可靠的權威，先生，」雪尼說道，「我會聽到巴沙特先生對一個共飲的朋友和同夥的「獄羊」說，逮捕的舉動已經完成了。他在大門口離開那些執行吏，眼看管門者放了他們進去。他的重新被捕已毫無疑義了。」

勞雷先生的生意眼在講話者的臉上看出來，再談這一點將徒費光陰。心思雖然混亂了，但還想到或許有什麼事要靠他清醒地來加以應付的，所以他控制着自己，一聲不響地傾聽着。

「且說我信賴，」雪尼對他說道，「曼夸德醫生的名望和左右力或許能使明天的形

勢仍舊很好——你不是說過明天又將審訊他嗎，巴沙特先

『是的，我相信如此。』

『——明天的形勢或許仍像今天這樣好。但或許不然。心已受了動搖，由於曼奈德醫生竟不能阻止他重新被捕。』

『或許他事前沒有知道，』勞雷先生說。

『但就是這一點已足以使人驚慌了，如果我們記着他切。』

『這是真的，』勞雷先生承認，同時以不安的手托着白着卡爾登。

『總之，』雪尼說道，『這是一個拚命的時代，大家都以醫生鬥贏牌，我來鬥輸牌吧。在此地，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是安全的任何人，明天都會被判處死刑。萬一如此，我決意要博取朋友。我要想贏得的這個朋友，就是巴沙特先生。』

『你必須有好牌才行，先生，』那密探說。

「我當翻過來看一下。我當看一遍，我拿着些什麼牌。——勞雷先生，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酒徒；希望你能給我一點白蘭地。」

酒放在他面前了，他喝了一滿杯，又喝一滿杯——於是沉思着推開了酒瓶。

「巴沙特先生，」他用真正在看着一手牌的人的腔調說：「獄羊、共和國委員會的密使、有時做獄吏、有時做囚犯、但始終是奸細和告密者——在此地因為是英國人而身價更高，因為英國人比法國人不易被人猜疑到担任着這些角色——他對其僱用者使用着一個假名。這是一張很好的牌。巴沙特先生，現在受法國的共和政府僱用着，本來却受法蘭西和自由的敵人——英國的貴族政府僱用着。這是一張極妙的牌。在這猜疑之域內可以明如白晝地推想到，巴沙特先生仍舊受着英國貴族政府的俸給，是庇得^①的密探、蹲伏於共和國懷中的奸賊、時常被談起却又極難找到的作惡多端的英國間諜和內奸。這是一張無敵的牌。你在聽着我說的一手牌嗎，巴沙特先生？」

「不懂得你怎樣賭法，」那密探頗不安地回答。

「我打出我的「愛斯」——來了——向最近一區的委員會告發巴沙特先生。看一下

① Pitt——指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庇特(William Pitt, 1759—1806)

你的手裏，巴沙特先生，且看你拿着些什麼牌，不用着急。」

他拿過酒瓶來，又倒滿了一杯白蘭地，喝了下去。他看到那密探在害怕他酒喝多了，會立刻去告發自己。他看清了這一層，就又倒出一杯酒來喝了。

「仔細看一遍你手裏的牌，巴沙特先生，慢慢地來。」

那一手牌比他所猜到的還要不中用。巴沙特先生在其中看到了雪尼·卡爾登一點也不知道的輸錢的牌。由於在英國努力起誓屢告失敗而失去了他那光榮的職業——並非由於那邊不再需要他這樣的人了，（我們英國人有理由自誇超越於告密和奸細們之上，乃是最近的事）——他只好渡過了海峽，到法國來任職。最初是在僑居法國的英國人中間做試探者和竊聽私語者，後來就逐漸變成了當地的土著中間的試探者和竊聽私語者。他自知曾在那被推翻的政府之下做奸細，去刺探聖安東尼和德法奇的酒店裏的消息；會由關心的警察機關得到關於曼奈德醫生的被監禁、釋放、和經歷的種種報告，以便他作為進身之階，去跟德法奇夫婦倆作親暱的談話；並且曾用這些去試探德法奇太太，不料却

① Ace——只有一點牌，在西洋紙牌中算最大，除花樣較優的其他「愛斯」以外，沒有別的牌可以單

獨勝過它。

一敗塗地。他始終害怕地、戰慄地記着，這個可怖的女人會在他跟她講話時編結着絨絨織物，一邊運用她的手指，一邊險惡地望着他。在那時以後，他曾在聖安東尼區內屢次看到她，拿出她那編結成的記錄來，告發那些隨卽一定要命於斷頭台上的男女。他正如他的全體同僚一樣，自知沒有一刻是安全的，而又無法逃走；自知他被繫在那柄利斧的陰影之下，雖然他在竭其奸詐混騙之能事以促進當時流行的恐怖之事，只要一句話就會使它砍到他的身上來。一旦被人告發了，而且是以剛才對他提示的那些嚴重理由爲根據的，他預料那個可怖的女人——關於她那毫不容情的性格，他已看到過不少證據——就會對他拿出那致命的記錄來，而他將毫無生望了。所有做秘密事幹的人本來都很容易被嚇倒的，而況這裏又有一手壞牌，無怪拿着它們的人翻過來一看要面如死灰了。

「你似乎不很喜歡你的一手牌，」雪尼十分鎮定地說。「你還要賭嗎？」

「我覺得，先生，」那密探極謙卑地說，同時轉身朝着勞雷先生，「我可以請求像你這等年紀和仁愛的一位先生，問一問比你年幼得多的這一位先生。他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怎能降低自己的身分打出他剛才所說的那張『愛斯』來？我承認我是一個密探，而這身分是被認爲不名譽的——雖然非有人來充當不可；但這位先生並不是什麼密探，他爲什

麼要自貶身分來做這種事情呢？」

「巴沙特先生，卡爾登接口道，同時望着自己的錶，「我在不多幾分鐘之內就要不顧一切地打出我的「愛斯」來了。」

「我很希望你們兩位先生，」密探始終要把勞雷先生拉到這場談判中去，「能顧念到我的姊妹——」

「就是因為顧念着你的姊妹，我覺得非替她把她的弟弟除掉不可，」雪尼·卡爾登說。

「你這樣想嗎，先生？」

「我已澈底打定了我的心思。」

那密探的自由自在態度，本來跟其過分粗糙的服裝以至他平時的舉止不相諧和的，但卡爾登的不可捉摸性，即使比他更聰明，更忠厚的人們都莫明其妙的，使他受到了一種約束而驚惶失措了。當他正在不知怎麼辦才好的時候，卡爾登又取了以前那種看牌的神情，說道：

「真的，仔細想起來，我深信我還有一張好牌沒有說出來哩。你那個朋友和同夥的「獄羊」自稱在鄉間的監獄裏吃草的——他是誰呀？」

「法國人你不認得的，」密探很快地說。

「法國人嗎？」卡爾登應聲道，接着就沉思起來，似乎一點也不注意他。「唔，也許是吧。」

「真正是的，我告訴你，」那密探說道；「雖然這無關緊要。」

「雖然這無關緊要，」卡爾登仍舊機械地應聲道——「雖然這無關緊要——不這是無關緊要的。可是我却認得這臉孔的。」

「我想不會。我斷定不會。這是不可能的，」密探說。

「這是——不可能的，」雪尼·卡爾登喃喃地說，同時回想着什麼，又倒滿了他的酒杯，（這幸而是一只小杯子。）「不可能的——的。法國話講得很好。可是我却覺得他像外國人？」

「外省人，」密探說。

「不是外國人！」卡爾登恍然大悟了，在桌上拍了一下手掌說。「是克拉埃呢！雖然改裝了，還是這一個人。我們曾在老培雷法庭上看到過這人的。」

「在這兒你是有點輕率了，先生，」巴沙特說着，微笑了一下，使他的鷹爪鼻頭更傾向於一邊了；「在這兒你真的給我佔了上風。克拉埃已經死了好幾年——如今我也不妨坦

然承認，他本來確是我的一個夥伴。他病死時我會去照料他。他埋葬在倫敦郊外的聖班克拉斯教堂的墳場裏。他當時很爲那些下流的羣衆所憎惡，甚至使我不能送他的遺骸去安葬，可是我會協助把他放在其棺材裏。」

這時候，坐在那兒的勞雷先生在牆上看到了一個極可怪的鬼影。追溯其來源，他發現那是克倫青先生頭上所有的簇起的、僵硬的頭髮所造成的，因爲這時它們是豎得特別高也特別硬了。

「讓我們講一點情理，」那密探說道，「不要冤屈人吧。爲要你明白你是錯誤得多麼厲害，你的假定是多麼無稽，我當給你看一張克拉埃的殯葬證明書，這恰巧一直帶在我的身邊，」他連忙把它從懷中摸出來，展開在卡爾登面前。「喏，這就是。你看呀，你看呀！你可以拿在手中細看：它並不是偽造的。」

在這時，勞雷先生看到牆上的影子逐漸長起來了，原來克倫青先生站了起來，正在走上前去。他那些頭髮根根筆直地倒豎着，彷彿正在被那『金牛』在傑克所造的房子裏用其盤旋彎曲的角梳理着似的。

沒有被那密探覺察，克倫青先生已站在他的身旁了，好像一個鬼吏似的觸了一觸他

的肩膀。

「那個羅吉·克拉埃，老板，」克倫青先生帶着一種不喜多言的、嚴峻的臉色說道，「原來是你把他放在其棺材裏的嗎？」

「是我。」

「把他從其中拿出來的是誰？」

巴沙特靠身在椅背上，啞啞地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克倫青先生說道，「他從未被放在棺材裏。不！他絕沒有！如果他曾放在其中，我願意割掉我的頭。」

密探回頭一望那兩位先生：他們倆都在無可言喻地驚異地望着錢雷。

「我對你說，」錢雷說道，「你把石子和泥土埋葬在那個棺材裏。不用告訴我，你埋葬了克拉埃。那是一種欺詐。我和另外兩人都知道。」

「你們怎麼會知道呢？」

「這跟你何干啊啊！」克倫青先生咆哮道，「你引起了我的舊恨，原來是你用無恥的詭計來欺騙規矩的生意人！我要抓住你的喉嚨來扼死你。」

雪尼·卡爾登本來跟勞雷先生一道被弄得莫明其妙了，這時清醒了過來，請克倫青先生稍自節制，把這事說明一下。

「且等以後再說，先生，」他閃避着答道。「此刻不便加以說明。我所確信的，是他明明知道克拉埃從來沒有躺在那個棺材裏。如果他再敢說一句謊，即使是一個字也罷，我就要抓住他的喉嚨扼死他——不然就跑出去告發他。」克倫青先生很慷慨地憑他任擇其一。

「哼——哼！我明白了，一件事，」卡爾登說。「我還拿着一張牌，巴沙特先生啊，你原來在跟另一個履歷相同的貴族的奸細互通消息——這個人而且曾經假裝死亡而又復活了過來，是這麼神祕的一個人物！這樣的你，要在充滿着猜疑空氣的這個暴亂的巴黎地方，經人告發而不死，是不可能的！在獄中陰謀不軌——反對共和國的外國人。這是一張着硬的牌——準可送上斷頭台的牌！你還要賭嗎？」

「不！」密探答道。「我認輸了。我承認，當時我們跟那些暴亂的羣衆十分合不來，我是冒着被溺斃的危險才得脫離英國的；克拉埃被人們四處搜尋着，要不是詐死決不能脫險的。不過此公怎麼會知道那番詐死，實在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此公絕不要你顧管，」克倫青先生聲勢洶洶地反斥道；「你只要注意這位先生的

話就儘夠了。喂！你再聽我說一遍！」克倫青先生不能自禁地還要把他的慷慨表示一下——
「我要抓住你的喉嚨來扼死你！」

那只「獄羊」回頭望着雪尼·卡爾登，比前更其堅決地說：「我們已談得了一點眉目。不久我就要去上差了，不能在此久留。你對我說過，你有一個提議；那是什麼呢？如果對我做過分的要求是無用的。如你要我在我的職務上做什麼事，使我的腦袋陷於更大的危險中，那我是不如加以拒絕而聽天由命，不願答應的。總之，我將權衡輕重而加以抉擇。你會說到拚命的話。我們這兒的人都是會拚命的。記着！如果我認為適當，我也可以去告發你的；而且我可以藉着起誓打通那些石壁，正如別人一樣。究竟你要我怎樣呢？」

「並不很難。你是候審所裏的一個管獄吧？」

「我一勞永逸地告訴你吧，逃走的事是絕對不可能的，」那密探堅定地說。

「你何必告訴我，我並沒有問的事呢？你是候審所裏的一個管獄吧？」

「有時候是的。」

「你喜歡的時候就可以去做吧？」

「我可以任意走進走出的。」

雪尼·卡爾登又倒滿了一杯白蘭地，慢慢地完全滴盡後，他站起來說道：

「到此爲止，我們是當着這兩位的面談論的。現在到這間暗室裏來吧，讓我們單獨說一句話。」

第九章 定局

當雪尼·卡爾登和那『獄羊』正在隔壁的暗室裏密談，聲音低得一點都聽不到的時候，勞雷先生很疑惑地、猜疑地望着錢雷。這規矩的生意人被他這樣望着時，態度非常尷尬；他時時更換支持着他的身體的一條腿，彷彿他有五十條腿，正在一一加以試驗似的；他非常可疑地仔細審察着他那些指甲；而每逢勞雷先生的眼睛跟他的相遇時，他就會急促地咳嗽起來，非用手掌把它遮住不可——據說心地十分光明磊落的人，害這種毛病的，即使有，也為數不多的。

『錢雷，』勞雷先生叫道。『走過來。』

克倫青先生側着肩膀，橫行上前。

『你除了做信差以外，還做些什麼事幹？』

克倫青先生注視着他的保護人，思量了一會兒以後，突然想到了一個漂亮的答復，說道，『農業之類。』

『我非常擔心，』勞雷先生憤怒地用食指點着他說，『你以名望很好的德兒勝大銀行爲屏障，曾經幹過一種下流的不法勾當。如果你這樣幹過，休想我回到英國後把你當作朋友看待。如果你這樣幹過，休想我代你保守秘密。德兒勝銀行是不能受人欺騙的。』

『我希望，先生，』克倫青先生滿面羞慚地央求道，『像您這樣一位我已有幸另另碎碎地服侍了多年的先生，在加害我以前三思而後行，即使這是真的話——我沒有說過是真的，不過假定如此吧了。即使這是真的，也不能完全從一方面着想。這也有兩方面可說。就是此刻，或許也有什麼醫學博士正在檢取他們的金幣，而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却一個銅板也檢不到——半個銅板也檢不到！四分之一個銅板都檢不到！那些醫學博士好像青烟似的飄入德兒勝銀行裏，攢聚着他們的眼睛偷偷地看一下那規矩的生意人，正像青烟似的坐着他們的自備馬車來來往往——哦，這也是欺騙德兒勝銀行呢！適用於此的話也適用於彼。而克倫青先生呢，至少從前在英倫的時候是如此，將來倘有因由也將如此——老是有人撲倒在地，地上反對他做的生意，使得他一敗塗地！而那些醫學博士的妻子呢，決不撲倒在地上的！假使她們撲倒在地，那一定是祈求有更多的病家上門——可是如果沒有那個，你怎麼能得到這些呢？此外，還有承辦殯葬的人啦，教區裏的小職員啦，教堂裏的工役

啦，私家僱用的巡夜者啦——大家都很貪婪，大家都要分潤——所以即使那是真的一個人也得不到多少好處。而且憑着他所得到的一點兒，他也決不會發財的，勞雷先生。他決不會由此興旺起來；他老是想脫離這一行生意，另謀出路——即使這是真的話。」●

「啊呀！」勞雷先生喊道，可是態度却相當寬和了。「我見了你要不寒而慄。」

「現在，且說我要謙卑地貢獻給你的意見吧，先生。」克倫青先生繼續說，「假定這是真的話——我並沒有說這是真的——」

「不要用花言巧語來搪塞，」勞雷先生說。

「不，我並不想用花言巧語來搪塞，先生。」克倫青先生答道，彷彿沒有什麼是比這個離他的心思或實踐更遠似的——「我沒有說這是真的——我要謙卑地貢獻給你的意見乃是這樣的。叫我的孩子坐在聖堂坊旁邊的那只橈子上，等他長大成人後，為你跑腿，為你送信，為你當種種的雜差，直到你脚底朝天時候，如果你喜歡的話。假使這是真的——我仍舊沒有說這是真的，因為我不想用花言巧語來對你搪塞，先生——讓這個孩子繼任

● 根據這一番話和第二卷第十四章中的記述，我們可以推知這個「規矩的生意人」所做的究竟是什麼「生意」——盜取屍首來賣給醫生們做標本。

他老子的差事，顧管他的母親吧；不要告發這孩子的父親——請勿如此幹先生——讓這孩子的父親去做正式的掘墓工作，以彌補他所發掘過的——假如這是真的話——讓他努力地把它們埋葬進去，並且保障它們以後安全無恙。勞雷先生，」克倫青先生用其胳膊揩拭着額角說，好像宣告他的演說已快要結束了，「這就是我要恭恭敬敬貢獻給你的意見，先生。此地沒有腦袋的人是這麼多，天哪，竟多得足以使價格跌到抵償運費都不夠——沒有嚴肅的思想的人是不覺得周圍這一切的可怖的。假如那是真的，此地的一切都可以代我請求你記着，我剛才所說的話是存心爲善而自動地說出來的，如果不說你就不知道了。」

「這倒是真的，」勞雷先生說。「現在不要再說吧。如果你能在行動上懺悔——並非在口頭上懺悔，做一個有價值的人，我或許還可以做你的朋友哩。我不要再聽空話了。」

克倫青先生用指節叩着自己的前額。正在這時，雪尼·卡爾登和那密探從暗室裏回出來了。「再會，巴沙特先生，」前者說道，「我們既已這樣決定，你就不用害怕我什麼了。」

他緊靠着勞雷先生，在火爐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了。當其他的兩人走出去後，勞雷先生問他決定了些什麼。

『沒有多少。萬一那被捕的人將遭殃，我得以到他那裏去——一次。』

勞雷先生聽了這話，憂形於色了。

『我所能做的只有這一點，』卡爾登說。『如作過分的要求，將使這個人的腦袋處於斧鉞之下；正如他自己說過的，即使被人告發也不過如此危險。我們的處境顯然太不利了。這是無可奈何的。』

『可是如果他得到了不利的判決，』勞雷先生說道，『到他那裏去一次也不能救他出來的。』

『我並沒有說過這能夠救他出來。』

勞雷先生就慢慢地回過頭去望着爐火，他對親愛的露西的同情，以及這次重新被捕的大失所望，使他的兩眼逐漸失去了神采；如今他已老了，被近來的種種憂慮壓倒了，他竟掉下了眼淚來。

『你是一個良善的人和真實的朋友，』卡爾登用另一種聲調說。『請恕我說，我覺得你在感傷。我如果看到自己的父親在哭泣，是不能無動於中的，我尊重你的悲哀，正如你是我的父親一般。可是你對於這番不幸是不必担心的。』

雖然他說了最後這幾句話，又恢復了他平時的態度，可是他的聲調和神情中都有一種真摯的感情和敬意，使從來沒有看到過他較好的一面的勞雷先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把自己的手伸給他，卡爾登就輕輕地握了它一下。

『再說可憐的達爾南的事吧，』卡爾登說道。『不要把這番會談或這一決定告訴伊。這並不能使伊去跟他會面。她或許會以為這是預備萬一他被判處死刑時送先行自殺的工具給他哩。』

勞雷先生並沒有想到這一層，聽了這話連忙看了一眼卡爾登，要想知道他心中是否懷着這樣的思想。它似乎有在那裏，他也回看了勞雷先生一眼，顯然是懂得他的意思的。

『她會想到種種的事，』卡爾登說，『而無論哪一件都只會增加她的困苦。不要對她說起我。如我初到時對你說過的，我最好不要跟她會面。我可以施展我的身手，就力之所及爲她幫一點兒忙，却不用跟她會面。你就要到她那邊去吧，我希望今夜她一定非常淒涼的。』

『我立刻要去了。』

『這使我很高興。她非常親近你，信賴你。她的神情近來怎麼樣？』

「鬱鬱不樂；却非常美。」

「啊！」

這一聲拖長而悲哀的「啊」好像一聲長嘆——幾乎像是歎歎。它使勞雷先生的眼睛又轉到卡爾登的臉上去，這臉現在却朝着火爐這一邊了。那老頭兒看到一陣光明或陰影——他不能確定究竟是什麼——很快地在這臉上掠過，好像颳大風的晴朗日子掠過山坡上的變化似的；幾在同時，卡爾登提起一只腳來，把一段正在滾出來的熊熊地燃燒着的木頭攔回去。他穿着當時流行的白色騎馬外套和長統靴子，照在這些淡色衣履上的爐火光使他的臉色顯得非常蒼白；他那些棕色的長頭髮一點也沒有修剪過，都蓬鬆地垂在其周圍。他對於火的漠不關心逼得勞雷先生不能不加以抗議：因為那一段木柴已經被他蹴斷了，他的靴子仍舊踏在那些紅熱的餘燼上。

「我忘記了，」他說。

勞雷先生的眼睛又轉到了他的臉上去。他看到那種荒廢的神氣掩蔽着那本來生得很漂亮的顏面，不禁想到了他最近看到的囚犯們臉上的表情。

「你在此地的職務已經告終了吧，先生？」卡爾登回過頭來說。

「是的。正如昨夜露西突然來到時我正在對你說的。我在此地所能做的事終於統統做好了。我本希望把他們十分安全地留在這兒，而我則已離開巴黎了。我已取得了我的出境護照。我本來已整裝待發了。」

兩人都沉默了一下子。

「你的一生回顧起來是很長久的吧，先生？」卡爾登若有所思地說。

「我已經七十八歲了。」

「你生平始終有益於人；始終堅定不斷地做着事情；始終受人信任、尊敬、重視。」

「我自成年以來，一直在做生意。真的，我可說在少年時代就在做生意了。」

「看啊，你七十八歲了，還佔着怎樣的一個地位呵。如果你出缺時，將有多少人爲你而

難過啊！」

「一個孤獨的老光棍而已。」勞雷先生搖着頭說。「沒有人爲我而哀哭的。」

「你怎能這麼說呢？伊不會爲你而哀哭嗎？還有她的孩子不會爲你而哀哭嗎？」

「噢，是呀，是呀，謝謝上帝。我說的話有點不對。」

「這確是可以感謝上帝的，不是嗎？」

『當然，當然。』

『假如今夜你可以實實在在地對自己的孤寂的心靈說，愛心和依戀、感激或尊敬，絕沒有在任何人的心中佔一溫柔的紀念的好事或有益的事！』那末你的七十八歲就將成爲七十是？』

『你說得不錯，卡爾登先生；我想是的。』

雪尼又轉過眼睛去望着爐火，沉默了一會兒以後，說道：

『我很想問你一下——你的兒童時代似乎已很遙遠嗎？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嗎？』

對着其柔和的態度，勞雷先生答道：

『在二十年前是這樣的；活到這個時候却不然了。因爲，愈行的我，也跟出發點愈其接近了。那似乎是一種親切的開路和已淡忘的關於我的年青美貌的母親的許多往事——而我已我對於世故人情還沒有如此熟悉而我的缺陷也沒有如此根

我的心是深深地感動了。」

「我懂得你這種感覺的！」卡爾登臉上放着紅光喊道。「而你因而變成了更好的人？」

「我希望如此。」

談到這兒，卡爾登站了起來，幫助他穿外面的掛子。「可是你，」勞雷先生繼續說，「你還年青啦。」

「是的，」卡爾登說。「我還沒有老，不過我的年青的生活方式決非享大年之道。我已經夠了。」

「我當然也夠了，」勞雷先生說。「你要出去嗎？」

「我要陪你走到她的門口。你知道我那些放浪的、不安靜的習慣的。如果我在街上閒逛得很久，你不用擔心，我將在明天早上來看你。明天你要到法院裏去吧？」

「不幸是呢。」

「我也將去，不過只是去作一個旁聽者吧了。我那密探會替我設法到一個位置。拿着我的胳膊吧，先生。」

勞雷先生照着做了，他們就走下樓梯，走到了街上。幾分鐘後，他們就到了勞雷先生的目的地。卡爾登跟他分了手，在附近逗留了一下，等那大門關上的時候又重新走回來，在門上撫摩了一下。他會聽到過她每天到監獄外邊去的事。「她從這兒出來，」他環顧着四周說，「彎向這一邊，一定在這些石頭上走過許多趟。讓我步着她的後塵吧。」

在晚上十點鐘前後，他也站在拉福司獄牆之外，她站過幾百次的地方了。一個矮小的木匠，已關上了他的店門，正在店門口抽煙。

「晚安，公民，」雪尼·卡爾登在路過時站住了脚步說；因為那個人正在懷疑地審視他。

「晚安，公民。」

「共和國怎麼樣？」

「你的意思是指吉洛丁姑娘吧。不壞。今天六十三個。不久我們就要增至一百了。參孫和他的部下有時也訴苦，說弄得精疲力竭了。哈哈！哈哈！這個參孫真滑稽。這樣的一個剃頭司務！」

「你時常去看他——」

「剃頭嗎？天天去的。沒一天落空。怎樣的一個剃頭司務呀！你看他工作過吧？」

「一次也沒有。」

「在他生意鼎盛的時候去看他一次吧。你自己算算看，公民，他今天在不到兩筒煙的辰光剃了六十三個頭！不到兩筒煙的辰光。一點也沒有虛言！」

當那露齒而笑的小個子伸出他的煙斗以說明他怎樣爲那劊子手計時之際，卡爾登很想一拳把他敲死；因爲感到了這一湧起來的慾望，他就旋轉身子走了。

「你不是英國人吧，」那鋸木匠說，「雖然你穿着英國人的服裝？」

「是英國人，」卡爾登又站住了，回過頭來答道。

「可是你講話像是法國人。」

「我一向在此地讀書。」

「啊哈，活像法國人！晚安，英國人。」

「晚安，公民。」

「可是你總得去看看那只滑稽的狗，」那小個子在後面遙遙地對他喊道。「並且帶一只煙斗去！」

雪尼走到了他看不到的地方，他就站住在街道中央一盞閃爍的路燈底下，用鉛筆在

一張紙片上寫了幾個字。於是，以一個熟識路徑的人的堅決脚步穿過了幾條黑暗污穢的街道——它們比平時更其污穢得多，因為在這恐怖時代即使最好的通衢也無人打掃的——他站住在一月藥店前面，該店的老板正在親自關門。這是一月幽暗的、詭祕的小店，由一個幽暗的、詭祕的小個子開設在一條盤旋曲折的、上山的道路上。

他在櫃台邊向這個公民道了晚安，把那張紙片放在他面前。「呼！」那藥店老板看了一遍，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嘻嘻！」

雪尼·卡爾登並不理睬他，藥店老板就說道：

「你自己用嗎，公民？」

「我自己用。」

「你會小心把它們分別使用吧，公民？你知道混雜了它們的後果吧？」

「完全知道。」

藥老板包了幾小包東西，交給了他。他把這些一一分別放在他裏面的掛子袋裏，數出錢來付了帳，從容不迫地離開了該店。「在明天以前無事可做了，」他仰望着明月說。「可

是我不能睡。」

他在那些疾馳着的白雲之下高聲說出這兩句話來：說時的態度並不是胡裏胡塗的，所表現的怠惰神情也並不多於反抗的神情。那是一個疲憊的人的堅定態度：他曾經徬徨、掙扎而迷失了道路，但終於又走上了他的正路而望見了其目的地。

很久以前，當他在其早年的競爭者中間聲譽卓著，被認為是一個大有作爲的青年的時候，他曾送他的父親去安葬。他的母親則死得更早。當他在明月和那些浮雲之下沿着那些黑影重重的街道走去的時候，會在他父親的坟上朗誦過的這幾句嚴肅的話在他心中浮現了出來：『主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在一個被斧鉞支配着的城市裏，獨自一人在夜間，不由自主地哀悼着當天被處死的六十三人、和正在獄中等待處死的明日的——後日的，以及更以後的犧牲者的他。如何會聯想到這些好像久沉在海底上的生鏽的古老鐵錨似的話，是不難明白的。可是他似乎別有所思，背誦了一遍這些話，又繼續走去。

● 這是基督教的新約聖經中的話，見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節，當在安葬時唸的一節經文。

在那些有燈光的窗內，人們正在就寢，將在以後的平靜的數小時內暫時忘却他們周圍的可怖之事；在那些有鐘樓的教堂裏，已聽不到祈禱的聲音，因為教士們多年來的僭竊、劫掠和恣縱，已使民衆的反感走到了這一毀滅自己的地步；在遠處的墳場入口處，標明爲『永恆的安息之所』；在那些監獄裏，充滿着囚犯；在那些街道上，數十人一齊駛往死境已變爲毫不足奇的事，以致並無什麼可哀的、冤魂出現的故事在民間產生出來——對於這種種以及那正在夜間暫息其暴怒的城市的全部生活與死亡抱着一種嚴肅的興味，卡爾登又越過了塞納河，走到比較明亮的這些街道上來。

街上的馬車很少，因爲坐馬車的人很易受到猜疑，一般縉紳之流都戴着紅色小帽，穿着笨重的鞋子，安步當車了。不過戲院裏仍舊充滿着人，他看到那些觀衆與高采烈地從其中湧出來，一路閒談着走回家去。在一座戲院門前，有一個小姑娘跟着她的母親，正在覓一乾淨的處所來穿過那泥濘的街道。他把這孩子抱了過去，趁那怯生生的胳膊尚未放鬆他的頸項之前，要求她跟他親了一個吻。

『主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這時，街道上已闐焉無人了，夜逐漸深了，這些話在他的脚步中迴響着，在空氣中迴響着。十分安靜而堅定的他，有時一邊走着，一邊背誦着這些話，但他始終可以聽到它們。

夜逐漸過去了，他站在橋上。傾聽流水濺在巴黎之島^①的隄岸上的聲音，島上的房屋和大禮拜堂都如在畫中似的沐在那清澈的月光中：這時白晝冷冷地來到了，好像天空中的一張死人臉孔。於是，夜跟着月兒和那些星辰，都泛着蒼白色而死去了——有一會兒，似乎天地萬物都已交給了『死神』去支配。

可是，那昇起來的旭日，似乎將這些話——夜間的負荷——隨着其長長的明亮的光綫，緩緩地直射到他的心裏。他虔敬地遮着眼睛，循着這些光綫望去：一條光明之橋似乎橫在空中，架在他和太陽之間，而河水則在其下璀璨發光。

那強烈的潮流——如此急，如此深，而且可靠的——在清晨的靜寂中，好像一個溫和可親的朋友。他沿着河流走去，遠離了那些人家，在暖熱的陽光中竟在隄岸上睡去了。當他醒來時，他站了起來，又在那兒逗留了一會兒，眼看一渦迴旋着的水不住地漫無目標地團

① The Island of Paris——原名 L'île de la Cité，為橫貫巴黎全市的塞納河中最大的島，著名

的大禮拜堂聖母院即在其上。

團旋轉着，直到河裏的主流吸收了它，挾着它同流入海。——『正像我一樣！』

一艘挂着一張枯葉顏色的帆的航船，迅速地駛進了他的視線中，在他面前漂了過去，又消失得無影無踪了。當它無聲地在水中劃出來的路綫也歸於消滅時，他用這些話來結束了他那由心中迸發出來的祈求饒恕他的一切可憐的愚昧和錯誤的禱辭——『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他回到銀行裏時，勞雷先生已經出去了，這良善的老頭兒到哪裏去了，是很易推知的。雪尼·卡爾登只喝了一點咖啡，吃了一些麪包，又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以振作自己的精神，就到審判的場所去。

法院裏人聲鼎沸，那『獄羊』把他從人叢中送一個晦隱的角落裏去——許多人看到了這黑色的羊都畏懼地退避。勞雷先生有在法院裏，曼奈德醫生也在那裏。她也在那裏，坐在她父親旁邊。

當她的丈夫被帶進來時，她回頭去望着他：她的神情是如此的富於支持和鼓勵的力量，如此的充滿着敬愛和憐憫之情，却又如此的勇敢，竟使他的康健的血色湧到了臉上來，使他的眼睛裏放出了光彩來，使他的心活躍了起來。當時如有什麼人在觀察她這神情對

於雪尼·卡爾登所發生的影響，他曾看到那影響是完全相同的。

在這不公平的法庭上，是沒有多少或竟全無司法程序的，任何被告都得不到充分的申辯機會。假如一切的法律、手續和儀式，以前沒有如此可怖地被濫用，也決不會發生這樣的革命來把它們完全丟在腦後，以致革命陷於自殺的地步的。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那些陪審員。他們還是跟昨天和前天相同的那些堅決的愛國者和忠實的共和黨人——明天和後天也一樣。其中有一個急切的、觸目的人，露着渴望着什麼的神氣，老是在用其手指來撫摩其嘴角；他這神氣使觀衆非常滿意。這渴望殺生的、好像食人者似的、一心想流血的陪審員，是聖安東尼區的雅各三號。全體陪審員好像是被推選來審判一只鹿的一羣野犬。

於是，大家都眼望着那五個審判官和檢察官。今天在這方面看不到什麼偏袒的傾向。有的只是一種兇惡的、毫不容情的、殺氣騰騰的辦公事的神氣。於是大家都眼望着別的觀衆，彼此贊許地霎霎眼睛，點點頭，然後伸出頭去聚精會神地聽審。

查禮·埃佛雷蒙特，即達爾南。昨天釋放了。昨天又被控，又被捕了。起訴狀已於昨夜交給他。他有嫌疑，被人告發為共和國的敵人，是貴族，出身於一殘暴的人家，為被判定死刑

的一族的一分子，因為他們會利用其現已廢除的特權來作醜惡的事，壓迫平民。由於這樣被宣告為公敵，查禮·埃佛雷蒙特即達爾南，在法律上已完全死了。

檢察官用差不多的幾句話或更少的話，這樣宣佈了他的罪狀。

審判長問道，被告是被人公開地告發的，還是祕密告發的？

「公開的，審判長。」

「誰告發的？」

「三個人。第一個是愛爾奈斯忒·德法奇，在聖安東尼區賣酒的。」

「好。」

「第二個是他的妻，德蘭斯·德法奇。」

「好。」

「第三個是亞歷山大·曼奈德醫師。」

法院裏發生了一陣極大的喧噪；在喧噪聲中，人家看到曼奈德醫生蒼白着臉，顫巍巍地站了起來。

「審判長，我憤恨地對你抗議，這是偽造的欺騙話。你知道被告是我女兒的丈夫。我的

女兒，以及她所親愛的人，對於我是比我的生命還要可貴得多。誰說我告發我女兒的丈夫，這撒謊的陰謀者有在哪裏！」

「曼奈德公民，你得安靜下來。不服從法庭上的當局，將使你自己觸犯法律。至於比生命對你更可貴的東西，那在一個良好的公民沒有什麼是能比共和國更可貴的。」

大家都對這一駁斥高聲喝采。審判長搖搖鈴，又起勁地說：

「假如共和國要你犧牲你的女兒本人，你也非犧牲她不可。耐性聽下去吧。現在，別作聲！」

發瘋似的采聲又響了起來。曼奈德醫生坐下了，兩眼四顧，嘴唇顫動着；他的女兒跟他挨得更近了一些。那好像在渴望着什麼的陪審員，搓搓他的兩手，隨即又以其一手放到嘴邊去。

當法院裏靜得可以聽清楚說話的時候，德法奇出堂了；他很快地說明醫生被監禁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幼時怎樣曾在醫生的家裏做僕役，後來怎樣釋放了出來，交給了他，並且這時那囚犯的情形是怎樣的。因為這法院辦事很迅速，接着就訊問道：

「你在攻取巴斯底監獄時立過功，是嗎，公民？」

「我相信如此。」

這時，人叢中有一個興奮的女人絕叫道：「你是當時的一個最好的愛國志士。你爲什麼不說出來？你是那天的一個砲手；當那該死的監獄攻陷時，你首先進入其中。諸位愛國者，我說的都是真話！」

說話的是報仇之化身：她在聽衆的熱烈讚美聲中，如此協助着審判的進行。審判長搖着鈴；可是報仇之化身受到了鼓勵，更其起勁地喊道：「我不怕這鈴！」於是她又得到了不少的讚美。

「把你那天在巴斯底獄內所做的事報告本法庭吧，公民。」

「我早知道，」德法奇俯視着站在高聳的證人席之下，正在堅定地仰望着他的德法奇太太說，「我早知道，我說到的這個囚犯曾被幽禁在被稱爲「北邊高樓一百〇五號」的囚房裏。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當他在我的看護之下做鞋子的時候，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北邊高樓一百〇五號」。那天我做砲手時，我決意要在那個地方被攻陷時去檢查一下這個囚房。它果然被攻陷了。我就和此刻在做陪審員的一個公民同志，隨着一個獄吏，攀登到這囚房中去。我非常仔細地檢查了一下。在煙鹵內的一個洞裏，一塊石頭曾被挖出

來而又裝上去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捲寫着字的紙。這就是那一捲寫着字的紙。後來我會認真考察曼奈德醫生所寫的筆跡。這確是曼奈德醫生的筆跡。我就把曼奈德醫生所寫的這一捲紙交給了審判長。

『把它讀出來吧。』

在死也似的靜寂中——受審的囚犯愛戀地望着他的妻，他的妻僅在擔心地望望他的父親的時候才不望着她的丈夫，曼奈德醫生始終注視着讀這一捲紙的人，德法奇太太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那受審的囚犯，德法奇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他那躊躇滿志的妻，其他的一切眼睛都盯在醫生臉上，而醫生則一個也不看他們——在死也似的靜寂中，那捲紙被讀了出來，其內容如下：

第十章 影子的實質

「我，亞歷山大·曼奈德，是一個不幸的醫師，生於波梵，後遷居巴黎；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後一個月內，我在巴斯底獄內的陰慘的囚房中寫着這憂鬱的文件。我是萬分艱難地偷空寫它的。我預備把它秘藏在煙鹵的壁內，我已慢慢地、辛苦地挖成的一個隱藏之所。當我和我的哀愁都化為塵土的時候，或許會有一只悲憫的手在那兒發見它。」

「這些字是在我被幽禁的第十年的最後一月內，用一枚生鏽的銹尖蘸着煙鹵裏刮下來的煤炭和炭屑，非常艱難地和着血液寫成的。希望已完全從我的胸中消失了。根據我在自己身上注意到的種種可怕的預兆，我知道我的理性不久將受到損害，但我鄭重地聲明，此刻我還具有着正常的心智——我的記憶是正確而詳盡的——我寫的都是事實，將來無論有沒有人讀到我這些最後記錄下來的話，在「末日審判」的座前我也將如此說。」

「在一七五七年十二月裏第三個星期內，一個有雲的月夜（那天好像是二十二號），我正在塞納河碼頭上一個靜僻的地方散步，呼吸着那些寒冷的清新空氣，那裏離我在醫學校街上的住宅爲程約一小時——這時突然有一輛馬車很快地在我後面駛過來。我連忙讓在路旁，生怕這輛馬車把我撞倒，不料車窗裏伸出了一個頭來，同時有一個人的聲音囑令車夫停車。

「車夫趕緊勒住了馬，車子才停止前進；同一個人的聲音就呼喚着我的姓名。我答應了。這時那馬車停在我前面相當遠的地方；在我走過去之前，兩個紳士已開啓了車門，跨了下來。我注意到他們兩人都裹着外套，好像把他們自己掩飾着似的。當他們並肩站在車門附近時，我又注意到他們倆的年齡似乎都跟我自己差不多，或者還要年青一點，而且他們倆的身材、態度、聲音，以及（我所能看到的）面貌，彼此都非常相像。

「你是曼奈德醫生吧？」一個人說。

「正是。」

「原籍波梵的曼奈德醫生，」另一人說，「本是一位外科專家，最近一二年內做了內科醫師，在巴黎聲譽日隆的年青醫師。」

「兩位先生，」我答道，「我正是辱承你們如此過獎的曼奈德醫生。」

「我們剛才到你的寓處去過，」第一人說，「不幸沒有找到你，聽說你大概在這邊散步，所以我們就追踪上來，希望能趕上你。可否請你就上車？」

「兩人的態度都很專橫：當他們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兩人都稍稍移動，使我處在他們和車門之間。他們都帶着武器。我却沒有。」

「兩位先生，」我說，「對不起，不過我照例要詢問光臨請我幫忙的人是誰，而且召我去醫治的病症是什麼性質的。」

「答復這話的是第二個開口的人。」「醫生，來請教你的人是有身份的人。至於病情，我們深信你的本領能自己斷定它，比我們所能說明的更正確。夠了。可否請你就上車？」

「我無可奈何，只好服從他們的意旨，一聲不響地上了車。他們倆也隨即上了車——最後一個把踏腳板收了上來，就跳進車內。車子回轉頭去，以原來的速率向前疾駛。」

「我完全照着當時的情形複述這番對話。我相信是一字不差的。我完全照着實

際的情形描述一切的經歷，不許我的心思逸出題外。在我做着如下的破折號的地方，我是暫時停止了記述，把這捲紙放在其隱藏之所。***

『馬車駛過了那些街道，駛出北門的關卡，駛到了鄉間的大路上。在離北門六七里的地方——當時我並沒有估計這一段距離，而是後來我經過時估定的——車子突然離開了大道，不久就停在一所孤另另的房子外面。我們三人都下了車，沿着一條溼而軟的小徑穿過了一個有一乾涸的噴泉的花園，走到房子的門口。拉了門鈴，並沒有人立刻來開門；後來出來開門的人，被我的兩個領導者之一用其重實的騎馬手套打了一個巴掌。』

『這行動並沒有使我怎樣加以注意，因為我會看到平民被人毆打的事比狗還要普通。可是，這兩人中的另一個也很憤怒，同樣用其胳膊來打那開門的人：這時這弟兄兩人的相貌和狀態是一模一樣的，這時我才明白他們原來是孿生弟兄。』

『外面的園門本來是鎖着的，弟兄倆之一開門把我們放進來後又重新把它鎖住了——自我們在園門口下車時起，我就聽到有叫喊聲從樓上的一間房裏傳出來。我立即被引導到這間房裏去，我們在扶梯上一步步走上去，這些叫喊聲就愈來愈響。』

了，終於我看到一個頭腦正在發高熱的病人躺在一張床上。

「這病人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年青女子，至多不過二十歲稍多一點。她的頭髮都散亂着，她的兩臂用帶子和手帕綁在她身旁。我注意到這些綁帶都是從一個紳士的衣裳上撕下來的。其中之一是一件禮服上的一條有鬚頭的綬帶，我在其上看到了一家貴族的徽章和一個E字。」

「我在審察病人的第一分鐘內就看到了這個，因為正在不住地掙扎着的她，已覆面俯睡在床邊上，且把這綬帶的一端銜在嘴裏，勢將窒息。我的第一件事，是伸出手去解救她的氣閉；當我扯開那綬帶時，其角上的刺繡就被我看到了。」

「我輕輕地把她的身體翻過來，兩手按在她的胸脯上，使她安靜下去，不讓她掙扎起來，同時注視着她的臉。她的眼睛是睜大而狂亂的，她不住地發出刺耳的絕叫聲來，並且反復地說，「我的丈夫啊，我的父親啊，我的兄弟啊！」接着又由一數到十二，然後說道，「噓！」於是有一剎時默不作聲，她側耳靜聽着；隨即又刺耳地絕叫起來，反復地喊，「我的丈夫啊，我的父親啊，我的兄弟啊！」又由一數到十二，說道「噓！」在次序

上和態度上，都毫無變化。除了那有規律的一剎時的停頓以外，這些聲音繼續不已地發出來。

「這已繼續了多久？」我問道。

「爲要區別這弟兄倆，我將稱一個爲哥哥，一個爲弟弟；我所說的哥哥，是指那在多數場合發號司令的人。答復我這問話的是那哥哥，「約莫從昨夜這個時候起。」

「她有一個丈夫，一個父親，和一個兄弟？」

「一個兄弟。」

「跟我講話的不是她的兄弟吧？」

「他非常輕蔑地答道，「不。」

「她最近跟十二這數目發生了什麼連繫吧？」

「那弟弟不耐煩地答道，「跟十二點鐘。」

「你們看，兩位先生，」我說道，仍舊把我的兩手按在她的胸脯上，「你們這樣把我邀了來，我是多麼的無能爲力！假如我早知道我將要看到怎樣的病人，我就可以帶點應用的東西來。現在必然要耽誤時間了。在這偏僻的地方又買不到什麼藥。」

「哥哥眼看着弟弟，弟弟傲慢地說道，「此地有一箱藥。」說畢就到一間耳房裏去取了來，把它放在桌上。」***

「我打開了幾個瓶子來，聞聞它們看，又把那些瓶塞放在嘴邊試試看。假如我要用的不是有毒的麻醉藥品，我就絕對用不到箱內的這些藥。」

「你懷疑這些藥嗎？」那弟弟問道。

「你看，先生，我就要使用它們了，」我這樣回答了，就不再說什麼話。

「我費了許多的手脚，容易才使病人把我要她吃的一服藥嚥了下去。因為過一會兒我還要她吃第二服藥，而且必須觀察其效力，所以我就在病榻旁邊坐下了。房裏本來還有一個怯生生的、很拘束的女傭人（樓下的男子的妻）現在已退縮到屋角裏去了。這所房子潮濕而朽壞，裏邊擺設得很隨便——顯然是最近才住人的臨時住所。窗上釘着一些厚實的、陳舊的帷幔，以消滅那些銳利的叫喊聲。這些喊聲繼續照着它們的不變的次序發出來，先是「我的丈夫啊，我的父親啊，我的兄弟啊！」繼而由一數到十二，最後是一聲「噓！」她是這樣的狂暴，以致我並沒有解除那些束縛着她的兩臂的綁帶；但我細看過這些綁帶，使它們不致作痛。我得到的唯一鼓勵乃是，我

的手放在病人的胸脯上，竟能發生這樣的慰藉力量，使她的身體接連幾分鐘一動不動。但它並不能遏止那些叫喊：沒有一個鐘擺能比它們更有規律性。

「因為我假定我的手能發生這樣的效力，所以我在病榻旁邊坐了半小時之久——那兩弟兄一直在旁觀着，直到這時那哥哥才說道：

「還有二個病人啦。」

「我嚇了一跳，問道，「病情緊急嗎？」

「你最好來看一看，」他不介意地回答，隨即拿起了一盞燈來。***

「另一個病人躺在後面的一間樓上，那其實是馬棚上面的一個攔樓。其中一部分遮着一低低的粉刷過的天花板；其餘的地方敞開着，可以看到那瓦房的屋脊和那些橫梁。在這一部分地方貯藏着乾草和麥稈，還有柴片和一堆放在沙裏的蘋果。我必須經過了這一部分，才能走到那一部分。我記憶得很詳盡，一點也不模糊。我在被幽禁了將滿十年的今日，在巴斯底獄內的囚房中回憶着這些瑣碎的節目，歷歷都在目前，正如我在那天晚上所看到的一般。

「在舖在地上的一些乾草上，躺着一個美貌的農家少年，頭枕在一個丟在那裏

的墊子上——這少年至多不過十七歲。他仰天躺着，咬緊牙，兩眼睜大着直視上方。我屈着一膝跪在他的身旁，却看
可是我能夠看出來，他受了利刃的傷，快要死去啦。

「我是醫生，可憐人啊，」我說道。「讓我診察它一下。」
「我不要診察它，」他答道；「隨它去吧。」

「傷口原來在他的手底下，我勸慰他，讓我移開了他的受傷的時間當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時之前；即使在當時就立領的人能保全他的性命。此刻他正在迅速地死去。我回過頭正在俯視着這奄奄待斃的美貌少年，猶如他只是一只受傷，絕不把他當作一個同類的人看待。」

「這是怎樣造成的，先生？」我問。

「一頭年青的民間的瘋犬！一個農奴！他逼令我的口士似的倒在我兄弟的劍下。」

「這答話中毫無憐憫、悲哀、或仁愛之情。講話者似乎不

便死在這兒的，他應當照例死在他那些默默無聞的、卑賤的同類中間。他完全不能對這少年或其命運發生什麼憐憫的感情。

「當他說話時，那少年已慢慢地轉過眼睛來望着他，現在它們慢慢地轉過來望着我了。」

「醫生，他們是非常高傲的，這些貴族；不過我們這些民間的狗，有時也很高傲的。他們掠奪我們，污辱我們，毆打我們，殺害我們；不過有時候，我們還剩着一點傲氣。她——你看到過她嗎，醫生？」

「在這地方也可以聽到那些絕叫聲和喊聲，雖然因距離較遠而減輕了一點。他指着這些說，彷彿她睡在我們面前似的。」

「我說道，「我已看到過她。」

「她是我的姊姊，醫生呵。這些貴族對於我們的姊妹們的廉恥和貞潔享有着他們的可恥的特權，已有多年了，不過我們中間也有好女兒。我知道，而且會聽我的父親這樣說過。她是一個好女兒。她而且已跟一個良善的青年訂了婚——這青年是他的佃戶。我們都是他的佃戶——站在那兒的這個人的佃戶。另一個是他的兄弟，是——」

個 此 們 却 們 看 窺 的 測 看

愛人結了婚；以便在我們的小屋裏看護他，安慰他——我們的小屋，這人是稱之爲狗窠的。她結婚後不過幾個月，這人的兄弟瞧見了她，看中了她，就要求這人把她借給他——因爲在我們中間，丈夫算得什麼呢！他也十分願意，不過我的姊姊是清白貞潔的，她痛恨他的兄弟，正如我一樣猛烈。於是這兩個人怎樣勸誘她的丈夫來「感化」她，使她願意呀？」

「這少年的兩眼，本來是注視着我的，現在慢慢地轉到那旁觀者臉上去；我在他們的兩張臉上可以看出來，他所說的都是真話。卽在今日，在這巴斯底獄內，我也可以看到這彼此對峙着的兩種相反的傲氣：那紳士的是滿不在乎的冷淡，那農民的則是被踐踏的和亟思報復的情感。」

「你知道，醫生，這些貴族有一種特權，可以把我們這些民間的狗羈在車子上，驅使我們奔走。他們就這樣駕馭着他，驅使他奔走，你知道，他們有權利叫我們整夜守在他們的園地上，不讓那些青蛙吵鬧，使得他們可以高枕安睡。他們令他在夜間留在外面的不衛生的霧氣中，到了白天又把他駕在車上。但是他並不屈服。不有一天正午時分他被解放下來進食時——如果他有東西可吃的話——他隨着報時的鐘聲歛」

獻了十二下，就死在她的懷裏了。」

「如果不是決意要把他的冤屈全部訴說出來，沒有什麼人力是能夠維繫着這少年的生命的。他竭力屏退了那些正在籠罩下來的死之陰影，同時竭力緊握着他的右手，遮掩着他的傷口。」

「於是，得到了這個人的同意甚至助力，他的兄弟把她搶去了；雖然我知道她一定會把一件事告訴他的兄弟——這件事是什麼，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知道，醫生，你不久就會知道的——他的兄弟還是把她搶了去，供他暫時的享樂和消遣。我在路上看見她被帶了過去。當我把這消息送到家裏時，我們的父親心碎而死了；他滿肚子話一句都沒有說出來。我把我的一个小妹妹送到了這人的權力達不到的地方去——在那邊，她至少永遠不會變成他的奴婢。於是，我在這兒尋到了他的兄弟，昨夜我就爬進來——雖是一只民間的狗，可是却執着刀——攔樓的窗有在哪裏？它在這兒的附近吧？」

「在他的眼光中，這房間正在逐漸暗起來；他周圍的世界正在逐漸縮小。我向四周看了一下，看到地板上的乾草和麥稈都被踐踏得很凌亂，好像在那裏發生過一場

爭鬥似的。

「她聽見了我的聲音，就跑進來。我告訴她，在他死去以前不要走到我們身邊來。他隨即也進來了，最初拋了幾塊錢給我；於是用鞭子來打我。但我雖是一只民間的狗，却竭力回擊他，使他不能不拔出劍來。憑他把沾着我這平民的血的寶劍折成無論多少段，他終於拔出劍來自衛了——竭其所能刺擊着我，以保全他的性命。」

「在不多一會兒之前，我曾瞥見有幾段折斷的劍躺在那些乾草中。這是一位紳士用的武器。在另一個地方，躺着一把陳舊的長刀，那好像是一個兵士用過的刀。」

「現在扶我起來吧，醫生；扶我起來。他在哪裏？」

「他不在這兒，」我扶持着這少年說，心想他問的是那個弟弟吧。

「他呢！這些貴族如此高傲，他卻不敢來見我嗎？剛才在這兒的人現在哪裏？把我的臉轉過去，朝着他。」

「我把這少年的頭放在我的膝上，使他的臉朝着那個人。不料他這時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力氣，完全自己站了起來，逼得我也跟着他站起來，因為不然我就不能仍舊扶持着他了。」

「侯爵啊，」這少年睜大眼睛，舉起着右手對他說道，「等到這種事情都
得有人認賬的時候，我將召你和你那一家壞人——直到最後的一個——前來認賬。
我用血對你畫這個十字，表示我定要跟你算賬。等到這種事情都
得有人認賬的時候，我將召你的兄弟——一家壞人中最壞的人——前來一一認賬。我用血對他畫這
個十字，表示我定要跟他算賬。」

「他兩次把他的手放在他胸部的傷口上，用其食指在空中畫着十字。他豎起着
手指，又站了一瞬間；於是他的手落下來，人也跟着倒下來，我放他在地上時已經死
了。

「當我回到那年青女人的病榻旁邊時，我發見她仍舊在照着原來的次序繼續
狂叫着，跟剛才一模一樣。我知道這種情形還會繼續許多時候，大概在死的靜寂中才
會告終。」

「我又給她吃剛才給她吃過的藥，隨即坐在病榻旁邊，直到很夜深的時候。她那
些絕叫聲的刺耳性質始終沒有減弱一點，她的說話始終清晰如故，次序也一點都沒
有錯亂。它們老是這樣的：「我的丈夫啊，我的父親啊，我的兄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十二！

「自我最初看到她的時候起，這樣一直繼續了二十六小時之久。我已回去過兩次，這時又坐在她的旁邊了。她逐漸昏沉起來了。我竭盡我的微薄的能力促成這事，不久她就陷入了昏睡，好像死人似的躺着了。」

「這猶如在一場可怕的，長久的暴風雨以後，終於風停雨歇了。我放鬆了她的兩臂，叫那女傭人來協助我整頓她的身體和她所扯破的衣裳。這時我才知道她已發生了孕婦的最初的徵兆；這時我才失去了本來對她抱着的一線希望。」

「她死了嗎？」侯爵——以後我仍將稱這人為哥哥——穿着騎馬的靴子，走進房裏來問道。

「沒有死，」我說；「但距死不遠了。」

「這些平民的體內含有着多大的精力呀！」他俯視着她，有幾分希奇地說。

「在悲哀和絕望中含有着極大的精力，」我答道。

「他聽了我的話，最初笑了一笑，隨即又繃繃眉頭。他用腳拉過了一把椅子來，靠近我坐的椅子，於是遣走了那女傭，壓低着聲音說道：

「醫生，我因為發見我的兄弟跟這些種田人幫忙，你的名聲很大，而且是一個前程遠大的年青人，在這兒所看到的事情，是只能看看，不能說出去的。」

「我傾聽着病人的呼吸，避不作答。」

「你聽到我的說話嗎，醫生？」

「先生，」我說道，「在我們這一門職業中，病的。」我的答話很小心，因為我所聽到、看到的一切使

「她的呼吸很難聽到，我就細心診察她的脈搏點兒。我重新坐在原處，回頭一看，却看到那弟兄兩人

「我寫這篇東西非常困難：天氣是這麼酷寒，我的地牢中，所以我非把我的敘述縮短一些不可。我的回想到並且細述我跟這兩弟兄交談過的每一句話。

「她奄奄待斃地又活了一星期。直到最後，我才說的不多幾個字。她問我她有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了。」

她。我問她姓什麼，却問不出來。她微弱無力地搖搖她那放在枕頭上的頭，保守着她的秘密，正如那個少年一般。

「在我告訴那兩弟兄，她正在迅速地銷沉下去，再沒有一天可活以前，我絕沒有機會問她什麼問題。截至這時，雖然除了那女傭和我自己之外，絕不讓她看到一個人，但這弟兄倆總有一個坐在床頭的帳幔後面監視着我的——當我有在那兒的時候，不過現在她快要死啦，他們似乎不怕我再跟她交談什麼了；彷彿我也快要死了似的，我不禁這樣想。」

「我一直注意到，他們的自傲心痛恨着我所說的弟弟會跟一個農民——而且是一個農家少年——交過鋒這一件事。他們倆所關心的似乎只有這一點：這件事是非常有辱家聲，而且滑稽可笑的。每逢我的視線跟那弟弟的眼睛相遇的時候，它們的神情就使我想，他在深深地憎恨我，因為我知道了從那農家少年那裏聽來的一切。他比他的哥哥對待我更有禮貌而柔和，但我可以看清這一層。我又看出來，在其哥哥的心目中，我也是一種累贅。」

「我那病人死於午夜前兩小時——照我錶上的時刻看來，幾乎跟我最初看到

她的時刻一分鐘都不差。當她那稚嫩的、孤苦無依的頭輕輕地落到一邊去，而她在塵世上的切苦惱和悲哀都告終的時候，只有我獨自一人在她旁邊。

「那兩弟兄正在樓下的一間房裏不耐煩地等着，因為他們急於要走了。獨自守在病榻旁邊的我，會聽到他們用馬鞭子鞭打他們的騎馬靴子，而且踱來踱去。

「她終於死了？」那哥哥在我走進去時說。

「她死了，」我說。

「我向你道賀，兄弟，」他回過頭去說。

「他以前會送錢給我，不過我延宕着沒有收受。現在他拿了一捲金幣給我。我從他的手裏接過來，隨即放在桌上。我已考慮過這個問題，決定什麼都不接受。

「請恕我，」我說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不能受酬。」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但當我對他們鞠躬時，他們也對我鞠了一躬，我們就這樣雙方都一言不發地分別了。」

「我很疲倦，疲倦，疲倦——被悲苦消耗殆盡了。我用這憔悴的手寫成的東西，我也無力讀一遍了。」



她對我自稱是聖·埃佛雷蒙特侯爵的夫人。我把那農家少年稱那哥哥的稱呼，跟那綬帶上繡着的E字連在一起，毫不困難地就推想到這位貴人是最近被我看到過的。

『我的記憶仍舊很清楚，但我不能夠把我們當時交談的話一一寫出來。我覺得我被監視得比以前更嚴密了，我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正在被監視着。原來她一部分猜到了，一部分發見了這殘酷的故事的要點，以及她的丈夫如何參預其事，並且會請我去幫忙的事。她並沒有知道，那個少女已經死了。她本來希望——她非常困苦地說——要在暗中對她表示一個女人的同情。他本來希望他們這一久爲受苦的衆人所痛恨的人家能避免天譴。』

『她說她相信那個少女還有一個妹妹活着，她的最大願望是要幫助這個妹妹。我只能告訴她的確有這麼一個妹妹，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她私下來看我的誘因，本是希望我能把這妹妹的姓名和住址告訴她的。其實直到此刻，對於這兩點我還是茫然無知。***』

『這些另另碎碎的紙張不夠用了。昨天被他們拿了一張去，還對我下了警告。今天我非把這記錄寫完不可。』

「她是一位良善的、有同情心的女太太，她嫁後的生活並不快樂。她怎會快樂呢？那個小叔（就是我說的弟弟）猜忌她，討厭她，他的一切勢力都反對她；她害怕他，也害怕她的丈夫。當我送她下樓送到門口時，我看到她的馬車裏還有一個兩三歲大的漂亮的男孩子。」

「爲了他的緣故，醫生呵，」她含淚指着他說，「我要盡我的微薄力量來加以補救。不然，他承受了這份遺產，決不會發達的。我預感到，假如不作其他的贖罪舉動，將來有一天是會使他無辜受罪的。我所剩的可以稱爲我自己的一點東西——那不過幾顆珠寶和其他的少數錢財吧了——我將命他儘先連同他亡母的同情和哀悼一併送給這個受損害的家族，如果能找得到她那個妹妹的話。」

「她跟那男孩子親了一個吻，愛撫着他，說道，「這是爲了你自己的緣故。你會照着我的說話做吧，小查禮？」這孩子勇敢地答道，「是的！」我吻了一下她的手，她就摟抱着他，坐在車上愛撫着他，逐漸去遠了。以後我永沒有再看到她。」

「她深信我已知道了她丈夫的姓名，故而隨口說了出來；我却並沒有把它添寫到我的信裏去。我封好了信，因爲不願借手他人，就在當天親自送了去。」

「這一夜正是大除夕，在晚上將近九點鐘的時候，有一個穿黑衣裳的男子來拉我的門鈴，說要見我一面，隨即沒有聲息地跟着我的少年僕役愛爾奈斯忒·德法奇走上樓來。當我的僕人走到我跟我的妻子同坐着的房間裏來時——哦，我心愛的妻啊！我那年青貌美的英國妻子啊！——我們看到了本來以為他留在門口的這個人，一聲不響地站在我的僕人後面。

「聖奧諾雷雷街上有一急症病人，他說。這不會使我耽擱時間的，他有一輛馬車在等着。

「這馬車把我送到了此地來，把我送進了我的葬身之所。當我走到看不見我的住宅的地方時，有一塊黑布從我後面套上來，緊緊地箍住了我的嘴巴，我的兩臂也被綁住了。那兩弟兄從路旁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跑出來，作一手勢表示我正是他們所要的人。那侯爵從他的衣袋裏摸出我所寫的信來，給我看了一看，就在隨帶着的一支燈籠的火光中燒燬了它，又用他的腳踐滅了那些灰燼。他沒有說一句話。我就被送到了此地來，送到了我這活埋的坟墓中來。

「假如在這許多可怖的歲月中間，上帝會使這兩個硬心腸的弟兄中的任何一

個，想到送給我一點關於我那最親愛的妻子的消息——即使一句話也能好讓我知
道她究竟還活着抑是死了——那末我還可以想到上帝並沒有完全拋棄他們。但是
現在，我相信那用血畫成的十字已置他們於死地，他們已無福享受上帝的慈悲了。所
以，當此一七六七年的最後一夜，我這個不勝悲痛的不幸的囚人——惡歷山大·曼
奈德，謹向這種事情都得人認賬的時候控訴他們和他們的後裔，直到他們這一
族的最後一人。我向上天和下地告發他們。」

當這文件讀畢時，法庭上發生了一陣可怖的聲音。這是一種渴望着什麼的急切的聲
音，其中所能聽清楚的只有「血」一字吧了。這番敘述喚醒了當時的最激烈的報復情緒，
在這情緒之前全國沒有一個人頭不會不落下來。

在這些審判者和這些聽審者面前，很少需要說明德法奇夫婦倆怎樣沒有把這文件
跟在巴斯底獄中搜得的其他紀念品一併公佈出來，却隱藏着它以待他們的時機。很少需
要說明這被人痛恨的家族早已被聖安東尼定了死刑，將其姓氏織入了那致命的記錄中。
其美德和功績能使他在當時當地抵擋得住這樣的告發的人，還沒有生下地來啦。

更其不利於這被判定死刑的人的一點，是其告發者又是一個著名的公民，他自己的摯友兼岳父。當時的民衆瘋狂地渴望效法古代的頗可懷疑的公德，渴望大義滅親將自己的親人奉獻於人民的祭壇上作犧牲。所以，當審判長說：（不然他自己的頭也將在其肩膀上動搖了，）共和國的好醫師這樣剷除了一家可恨的貴族，將更其值得受共和國的敬愛，他這樣使其外孫和女兒成了孤兒寡婦，必然會感到一種神聖的光榮和喜悅——當審判長這麼說的時候，法庭上只有狂暴的興奮和愛國的熱忱，絕沒有一絲仁愛的同情。

「這醫生在他的周圍擁有相當大的左右力，是嗎？」德法奇太太微笑着對報仇之化身說：「現在救他出來吧，我的醫生啊，救他出來吧！」

每一個陪審員表示其意見時，聽衆都跟着大喊一陣。一個又一個地表決。一陣又一陣的大喊。

全體意見一致。在內心中和家世上都是貴族、共和國的敵人、盡人皆知的壓迫平民者。送回候審所去，在二十四小時內處死！

第十一章 黃昏

這樣被判定了死刑的無辜者的可憐的妻子，一聽到這判決就跌倒在地上了，好像被擊斃了似的。不過她並沒有發出什麼喊聲來；她內部有一種聲音正在告訴她，全世界只有她一人必須去支持那陷於悲慘之境的他而不該去增加他的悲苦——這聲音是如此的有力，竟然使她立刻從這震驚中站了起來。

那些審判者因為要去參加一場戶外的公衆示威運動，就宣告了退庭。法院裏的人紛紛地從許多過道中退出去，當這種嘈雜的聲音還沒有終止的時候，露西已站在那裏對她的丈夫伸張着她的兩臂了；滿臉都流露着愛情和慰藉之意。

「但願我能接觸他一下呀！但願我能擁抱他一下呀！哦，良善的公民啊！你們能這麼憐憫我們嗎！」

這時留在那裏的只有一個獄卒，跟昨夜去逮捕他的四人中的兩人，以及巴沙特了。人們都已擁到街上去看熱鬧去了。巴沙特對其餘的看管者提議道：「那末讓她擁抱他一下

吧；所費的不過一剎時。」他們都默默地表示了同意，就把她從法庭上的那些座位上送過來，送到一個高聳的地方，使站在被告席上的他可以俯身過來擁抱着她。

「再會吧，親愛的心靈寶貝呵。我在這臨別時爲我的愛人祝福。我們將在疲勞者安息的地方重新聚首！」

這些話是她的丈夫說的，同時他把她擁在懷裏。

「我忍耐得住的，親愛的查禮呵。我有上天支持着：不要爲我而難過。爲我們的孩子祝福吧。」

「我托你把我的祝福送給她。我托你代我吻她一下。我托你代我向她告別。」

「丈夫呵！不再等一下子！」這時他正在掙脫她的擁抱。「我們不會分離得很久。我覺得這事不久就將使我心碎；但在可能的時候，我還是要盡我的職責的，而當我離開她的時候，上帝會送朋友來給她，正如會送朋友給我一般。」

她的父親已跟着她走了過來，正要對他們兩人跪下去，却被達爾南伸出一只手去抓住了他，喊道：

「不！不！你爲什麼，你爲什麼該向我們下跪呢！現在我們知道了，你曾經怎樣奮鬥過來。」

現在我們知道了，當你猜疑到我的身世，後來確鑿地知道了我的身世的時候，你經歷了些什麼。現在我們知道了，爲了親愛的她的緣故，你會跟你那天然的憎惡心作戰，而且克服了它。我們竭誠向你道謝，以我們的全部愛情和孝心向你道謝。願上天保佑你！」

她的父親沒有作答，只是用雙手掙着他的白頭髮，悲痛地絕叫了一聲，並且扭絞着兩手。

「這是無法更變的，」那囚犯說道。「一切事情都如前定地合力造成了這結果。最初使我來接近你們的，也是這始終徒勞無益的企圖——企圖履行我那可憐的母親的囑托。這樣的惡事決不能產生好事的，這樣不幸的開端自然不該有幸福的結局。不要難過，並且饒恕我吧。願上帝保佑你！」

當他被帶走時，他的妻放鬆了他，站在那裏目送着他，兩手好像祈禱似地合着掌，臉上容光煥發，甚至帶着慰藉的笑容。當他從囚犯們進出的門裏走出去後，她轉過身來，把她的頭親愛地放在她父親的胸脯上，想跟他講話，可是隨即跌倒在他腳邊了。

於是，從那個偏僻的角落裏，始終留在那裏一動都沒有動的雪尼·卡爾登走了出來，把她抱了起來。當時只有她的父親和勞雷先生跟她在道。他的胳膊戰慄着，當它扶她起

來並且支撐着她的頭的時候。可是，他所流露出來的神情，並非全屬憐憫，而是含着一點自傲的色彩的。

『要我抱她到一輛馬車上去嗎？我是決不會覺得她重的。』

他輕輕地把她抱到門外，溫柔地把她放在一輛馬車裏。她的父親和他們的老友也上了車，他就坐在車夫的旁邊。

他們到了他昨夜會在那兒逗留過，對自己描摹過哪些粗糙的街石是她的腳曾經踐踏過的大門口，他又把她抱起來，送她到樓上他們所住的房裏去。到了房裏，他放她在一只榻上，就有她的孩子和普羅斯小姐過來哀哭着她。

『不要去喚醒她，』他輕輕地對普羅斯小姐說，『她最好如此。不要去使她清醒過來，她不過昏暈着吧了。』

『哦，卡爾登，卡爾登，親愛的卡爾登呀！』小露西跳上去，熱情地擁抱着他，悲痛地哭嚷道。『現在你既然來了，我想你總會設法幫助媽媽，設法把爸爸救出來吧！哦，你看她呀，親愛的卡爾登！在愛她的一切人中間，你忍心看到她如此嗎？』

他俯身下去，把這女孩子的紅噴噴的臉龐按在他自己的臉上。他輕輕地推開了她的，望

着她那失去知覺的母親。

「在我走以前，」他說說又停頓了一下——「我可以吻她一下吧？」

後來人家才記起來，當他俯身下去用嘴巴吻她的臉時，他會喃喃地說了一句什麼話。據當時跟他站得最近的女孩子後來告訴他們，並在她年老時告訴她的孫兒女，她聽見他說的是，「你愛的一條命。」

當他走到隔壁的一間房裏時，勞雷先生和她的父親也跟着走了出來，他突然旋轉來對後者說道：

「你在昨天還有很大的左右力，曼奈德醫生；至少再試一下吧。這些審判者，以及所有的當權者，不是跟你都很有親熱，很賞識你的勞績嗎？」

「關於查禮的事，本來一點都沒有隱瞞我。我本來極堅定地深信我能夠救他出來的；而且我也真正救了他出來。」他非常不安地，慢吞吞地這樣回答。

「再試一下看。此刻離明天下午的時間已經不多，很短促了，但還得試試看。」

「我當然要努力一試。我一分鐘都不會休息的。」

「這樣很好。我知道古今的像你這樣的精神曾經做成過了不得的事——雖然從沒

有做成過這樣了不得的事。」他微笑着嘆息了一聲說。「但不妨努力一試！生命被我們誤用時雖沒有多少價值，但還是值得作此努力的。假如是毫無價值的，那拋棄了也沒有什麼損失。」

「我立刻要去見檢察官和審判長，」曼奈德醫生說，「我還要去看見別的人，他們的姓名還是不說出來的好。我還要寫信——但是啊！今天街上在舉行慶祝，在天黑以前一個人也見不到的。」

「這是真的。但是，這至多只有一綫希望，延遲到天黑以後也沒有多少妨礙吧！我很想知道你進行得怎麼樣，雖然，請注意！我並不希冀什麼！你大概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些可怖的當局，曼奈德醫生？」

「我希望天一黑就可看到。離此刻一兩小時以後。」

「現在到四點稍多一點，天就要黑了。我們把時間放長一點吧。如果我在九點鐘前後到勞雷先生那裏去，我可以從我們的這位朋友嘴裏或你自己嘴裏得知你進行的結果吧？」

「是的。」

「祝你順風！」

勞雷先生跟着雪尼走到最外面的房門口，在他將要出去時觸了一觸他的肩膀，使他轉過身來。

「我毫無希望，」勞雷先生低聲地、憂愁地說。

「我也一樣。」

「即使這些人中間有一個，或他們全體都存心赦免他——這本是一個大胆的假定；因為對於他們，他的生命或任何人的生命算得什麼呢！——即使如此，我也懷疑他們在看到了法庭上的那番表示以後是否敢赦免他。」

「我也這樣想。我在那種喊聲中聽到了斧頭落下來的聲音。」

勞雷先生把一臂撐在門柱上，將自己的臉俯伏於其上。

「不要沮喪，」卡爾登非常溫和地說；「不要悲傷。我鼓勵曼奈德醫生去作此嘗試，因為我覺得這在將來或許會給她一種慰藉的。不然，她或許會想「他的性命是胡亂地浪擲了的，」因而心中不安。」

「是的，是的，是的，」勞雷先生揩着眼淚說，「你說得不錯。可是他將要滅亡；實際上並

沒有什麼希望。」

「是的。他將要滅亡。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希望。」卡爾登應和道。隨即以堅定的脚步走下樓去了。

第十二章 黑暗

雪尼·卡爾登在街上站住了，不知到哪裏去才好。「九點鐘到德兒勝銀行裏去。」他沉思道。「在這時以前，我到有些地方去露露面，好不好呢？我想是好的。最好要這些人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在此地，這是一種健全的戒備辦法，或許還是必要的預備手續呢。但是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讓我想個明白！」

他約束着他那本來已在向一目的地走去的地步，在那已經在逐漸黑下來的街道上來回踱了一兩趟，思索着他這主意的可能後果。他最初的想法堅定起來了。他終於打定了主意說，「最好要這些人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在此地。」他就朝着聖安東尼區走去了。

德法奇曾在這天自稱是聖安東尼近郊區的一家酒店的老板。熟悉巴黎的人，不必詢問什麼人，也不難找到他這住所。卡爾登確定了它的地點以後，就重新跑出那些窄狹的街道，到一家點心店裏去吃了飯，飯後就呼呼地睡去了，他沒有喝烈性的酒，這在他是多年來第一次的事。自昨夜以來，他只稍稍喝了一點淡性的、稀薄的酒；昨夜他曾像一個戒酒的人

似的，把一杯白蘭地傾倒在勞雷先生的火爐上。

當他精神振作地醒過來，重新走到街上去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鐘了。他一逕向聖安東尼區走去，在路旁的一家店舖的窗櫺裏看到了一面鏡子，就站住在它前面，把他那鬆弛的領帶、上衣的領頭、和散亂的頭髮的式樣稍稍變更了一下。於是，他就一直走到了德法奇的店裏去。

這時店裏恰巧只有一個顧客，就是那手指不安靜地移動着聲音、沙啞的雅各三號。這個會被他看到坐在那裏做陪審員的人，此刻正站在那小小的櫃台旁邊喝酒，同時在跟德法奇夫婦倆攀談着。報仇之化身也在那裏參加談話，好像是該店的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似的。

卡爾登走進去，坐下了，用非常淺薄的法國話要他們送一小瓶酒來；最初德法奇太太很隨便地看了他一眼，隨即却愈來愈關切地看着他，最後竟親自走過去，問他要的是什麼。他把已經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

「英國人？」德法奇太太挺起了她那些濃黑的眉毛詢問道。

他注視着她，好像一句最簡單的法國話都不能立刻聽懂似的，然後仍用強烈的外國

口音答道，「是的，太太，是的。我是英國人！」

德法奇太太回到櫃台邊去拿酒了；他隨手拿起了一份雅各賓黨^①的報紙來，假裝閱讀着它，在苦思其意義——這時他聽見她說道，「我可起誓說，活像埃佛雷蒙特！」

德法奇送過酒來，對他道了一聲「晚安。」

「什麼？」

「晚安。」

「哦！晚安，公民，」說着，他在杯子裏倒滿了酒。「啊！好酒。我舉觴祝共和國萬歲。」

德法奇回到櫃台邊去，說道，「的確，有點相像。」他的太太嚴厲地駁斥道，「我告訴你，十分相像。」雅各三號調解地說，「你老是記着他，你可知道，太太。」那溫和的報仇之化身笑道，「是呀，真的！你在十分渴望着明天再看到他一次的快樂！」

卡爾登用一根食指慢慢地指點着報上的字一個一個地讀下去，臉色顯得很專心用功。他們都把胳膊靠在櫃台上。湊在一塊兒低聲講話。他們會默默地望了他一會兒，看到他在目不旁瞬地注意着那雅各賓黨編輯的話，他們就繼續談論了。

「太太說得不錯，」雅各三號說道。「幹嗎要停止呢？這極有力量。幹嗎要停止呢？」
「唔，唔，」德法奇勸喻道，「可是我們總得在一個地方停止的問題。始終是，停止在哪裏？」

「滅絕了就停止，」德法奇太太說。

「好極！」雅各三號嘎聲喊道。報仇之化身也極其贊成。

「滅絕原是一很好的主張，妻呵，」德法奇頗不安地說。「在原則上，我並不反對這個。不過這個醫生吃過不少苦頭；你今天也看到他，你看到那一捲紙讀出來時，他的臉色是怎樣的。」

「我看到他的臉色！」他的太太輕蔑地、憤憤地說。「是的。我看到他的臉色是怎樣的。我看到他的臉色不像共和國的真正友人的臉色。讓他當心他的臉色吧！」

「妻呵，」德法奇請求恕罪地說，「你也看到他的女兒是如何悲痛，這一定使他非常悲痛的。」

「我看到他的女兒，」其太太應聲說；「是的，我看到他的女兒，已不止一次了。我會在今天看到她，我會在別的時候看到她。我會在法庭上看到她，我也會在監獄外面的街上看

到她。我只要舉起一根手指來——」那始終眼望着報紙的傾聽者，似乎看到她舉起了一根手指來，「戛」的一聲砍在她面前的架子上，好像斧頭落下來似的。

「這女公民是頂刮刮的！」那陪審員嚷聲說。

「她是天仙呢！」報仇之化身說着，擁抱了她一下。

「至於你，」德法奇太太無可和解地對她的丈夫說，「要是你做得到的話——幸而並不如此——就是現在你都要去解救這個人的。」

「不！」德法奇抗辯道。「即使像舉起這只杯子來一樣容易，我都不曾去打救他的！但我願事情做到這一步就算了。我說，在這兒停止吧。」

「那末你注意，雅各，」德法奇太太憤怒地說，「你也注意，我的報仇之化身啊；你們倆都注意！留心聽着！因為他們犯了其他的暴虐和壓迫平民的罪惡，我老早就把這一族人登記在我的記錄上，決定要加以消滅和滅絕。問問我的丈夫看，是不是這樣的？」

「確是這樣的，」德法奇不等他們問他，就承認道。

「在這大時代開始的時候，當巴斯底監獄被攻陷時，他找到了今天讀的那一卷紙，把它拿回家裏來，我們等到夜深人靜關上了這地方的門窗時，就在這塊地方，在這一盞燈下

閱讀它。問問他看，是不是這樣的？」

「確是這樣的，」德法奇承認道。

「那一夜，當這捲紙讀完時，燈油已經燃盡了，日光正在這些板窗上和這些鐵柵中間透漏進來——我在這時對他說，我有一種秘密要告訴他。問問他看，是不是這樣的？」

「確是這樣的，」德法奇又承認道。

「我把這秘密告訴了他。我用這兩只手敲着他的胸脯，正如現在這樣，對他說道，「德法奇，我是在海濱的漁人中間長大起來的，這巴斯底文件中所描述的被那埃佛雷蒙特兄弟兩人如此加以損害的農家，就是我一家人。德法奇，那受了致命的創傷躺在地上的少年是我的哥哥，他的姊姊也是我的姊姊，她的丈夫就是我的姊夫，她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那些死者都是我的親人，而跟他們算賬的責任落在我的身上了！」問問他看，是不是這樣的？」

「確是這樣的，」德法奇又承認道。

「那末，你去吩咐疾風和烈火停止在什麼地方吧，」他的太太答道：「不要來吩咐我。」

她的兩個聽者都由她的憤怒的可怖性質得到了一種可怕的享樂，兩人都大大地稱讚她的憤怒——那一個竊聽者雖沒有看到她的臉孔，却可以感到一定是十分蒼白的。德法奇成了無力的少數黨，只稍稍插嘴說了幾句話，要她記着那有同情心的侯爵夫人；可是他自己的夫人只是把她最後的一句話重複說了一遍。「去吩咐疾風和烈火停止在什麼地方吧；不要來吩咐我！」

顧客們進來了，這羣人就分散了。那英國顧客付了賬，迷惑地數着他的找頭，隨即像一個陌生人似的，詢問往「故宮博物院」去的路徑。德法奇太太帶他到門口，把她的胳膊放在他的胳膊上，指示着路徑。這時那英國顧客真想抓住了這條胳膊，把它提起來，再重重地狠命地在它底下擊一拳——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哩。

但是，他終於走了，不久就沒入了監獄牆外的陰影中。到了約定的時候，他才從那兒來到勞雷先生的寓所中。他發見這位老先生正在焦急不安地在其房間裏踱來踱去。據他說，他一直在陪伴着露西，直到幾分鐘前才離開了她，回到這兒來赴約。她的父親自從在將近四點鐘的時候離開銀行以後，就沒有見過面。她隱隱地希望他的幹旋會把查禮救出來，但這些希望也是極微細的。他已去了五個多鐘頭，他究在什麼地方呢？

勞雷先生等到十點鐘的時候，仍不見曼奈德醫生回來，他因爲不願離開露西過久，就決定回到她那邊去，到夜半再回到銀行裏來。在這期間，卡爾登可以獨自坐在火爐旁邊等候醫生。

卡爾登等着又等着，時鐘敲了十二下，可是曼奈德醫生仍沒有回來。勞雷先生回來了，並沒有得到他的什麼消息，也沒有帶什麼消息回來。他究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並且以爲他去得這樣長久或許有了一線的希望——正在這時，他們聽到了他在樓梯上的腳步聲。當他走進房裏來時，他們立刻就明白一切都完了。究竟他有沒有去見過什麼人，還是一直在街上跑來跑去，跑了這幾個鐘頭——始終不得而知。當他站在那兒注視着他們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問他什麼問題，因爲他的臉色已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了。

『我找不到它，』他說道，『可是我一定要它。它在什麼地方呢？』
他頭上的帽子沒有了，他的領帶也沒有了，當他一邊講話，一邊茫然四顧時，他又脫去了他的掛子，讓它跌落在地板上。

『我的襪子到哪裏去了？』我一直在找尋我的襪子，什麼地方都去找過了，可是却找不

到它。他們把我的工作弄得怎樣了！時間很侷促了，我非把那雙鞋子完成不可。

他們面面相覷，他們的心沉下去了。

「呀，呀！」他嗚咽地，可憐見地說，「讓我工作吧。把我的工作給我吧。」

因為得不到回答，他就像一個昏亂的孩子似的扭着自己的頭髮在地上頓着腳。

「不要磨難一個孤苦的可憐人，」他可怖地號哭了一聲，哀求他們道，「把我的工作拿給我吧！如果今夜不做好這雙鞋子，我們將成爲什麼呢？」

完了，完全完了！

顯然，跟他理論或企圖使他清醒過來是毫無希望的，所以，他們好像預先約定似的，各人用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答應立刻就把他工作拿給他，勸他在火爐前面坐下來。他坐倒在一把椅子裏，默默地望着那些餘燼，淌下了眼淚來。彷彿自從他離開那頂閣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一場春夢或一短促的幻覺似的，勞雷先生看到他又退回了他受德法奇照管時的原形。

他們兩人雖然都爲這破滅的景象所感動而非常害怕，但這時不是屈伏於這些情緒之下的時候。他那孤獨的女兒已失去了她最後的希望和靠山，正在強烈地向他們兩人求

撥。他們又像預先約好似的彼此對視着，臉上表示着同一的意見。卡爾登先開口道：

『最後的僥倖機會已消失了：這機會本來不很可靠的。是的，最好把他送到她那邊去。但在你離此以前，可否專一地聽我講幾句話？不要問我爲什麼要跟你作這些約定，或爲什麼要你答應這些事情；我自自有道理——且是很好的道理。』

『我並不懷疑這個，』勞雷先生答道。『說下去吧。』

坐在他倆之間的椅子上的那個人，始終在單調地把自己的身體搖來搖去，並且呻吟着。他們講話時所用的聲調，好像他們是在一張病榻旁邊守夜。

卡爾登彎身下去，檢起那亂堆在他腳邊的掛子來。當他這樣做時，一只小小的匣子輕輕地跌了出來，落在地板上——在這只匣子裏，醫生是慣於藏放其日常的功課表的。卡爾登把它拾了起來，看到其中有一摺好的文件。『我們該把這個看一下！』他說。勞雷先生點頭表示了同意。他就打開它來，隨即喊道：『謝謝上帝！』

『這是什麼啊？』勞雷先生急切地問。

『且慢！讓我等一會兒依次講到它。第一，』他伸手到自己的掛子裏去，摸出了另一張文件來，『這是我的證明文件，能使我離開這個城市的。看呀，你看見吧——雪尼·卡爾登，』

英國人？

勞雷先生把它攤開在手裏，注視着他那懇切的臉。

「代我保管它到明天吧。你記得，明天我還要去看他啦，我不想把它帶到監獄裏去。」

「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不願把它帶進去。現在，把曼奈德醫生隨身帶着的這張文件拿去吧。這是一張類似的證明文件，能使他和他的女兒以及她的孩子隨時出城離境的。你看到嗎？」

「看到的！」

「說不定這是他昨天去領來，以備萬一的。它是哪天填發的？但這沒有關係，不用費時去看它；你把它跟我的那一張和你自己的證明文件好好地收藏着吧。現在，請注意！直到一兩小時之前，我絕沒有懷疑他已領到或可以領到這樣的一張文件的。在被吊銷之前，它是有用的。但它或許不久就會被吊銷，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它就會被吊銷。」

「他們並沒有什麼危險啊！」

「他們非常危險。他們有被德法奇太太告發的危險。我是從她自己的嘴裏聽來的。今晚我偶然聽到了這個女人的一些話，才知道他們非常危險。我沒有耽誤一點時間，隨即去

看那密探。他證實了我的臆制的。據德法奇太太說，他會些囚犯做手勢，發信號。我們命——或許連同她的孩子到跟她同在那個地方。不要

「但願上天使我能做

「我將把這個告訴你。

在明天當然是不會實行的道，哀悼斷頭台上的犧牲者這罪，所以這個一意孤行的有把握。你在聽着我嗎？」

「我在聽得這麼注意。

事，」他指着醫生的坐椅背

「你有錢，你可以僱用

在幾天前完成了。明天一早，就令人把你的馬備好，使得它們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即可出發。」

「一定這樣辦！」

他的態度十分熱烈起勁，以致勞雷先生也興奮起來，活潑得有如年青人了。

「你有一副高貴的心腸。我不是說過嗎，我們沒有更好的人可以依賴？今夜，你當把你所知道的她的危機告訴她，這而且牽連着她的孩子和她的父親呢。你須詳述這一層，不然她是很高興追隨其丈夫於地下的。」說到這兒，他有點口吃了；但立刻就恢復了原狀。「爲了她的孩子和她的父親起見，力勸她必須在這個時候跟他們和你一道離開巴黎。告訴她，這是她的丈夫最後的決定。告訴她，許多事情——比她所敢相信或希冀的更多的事情，都有賴乎這一行動。你想，她的父親即使在這可悲的狀態中，也會順從她的意思吧，是不是？」

「我對於這一層深信無疑。」

「我也這樣想。你當悄悄地，着着實實地，把這些事情都在這兒的院子裏準備好，甚至於你自己也可預先坐在車子裏等候。等到我來到時，你就把我接進去，立刻動身。」

「你的意思，是無論如何都要我等候你吧？」

「你知道，我的證明文件也一併放在你那裏，你當爲我保留一個座位。只要等到我的座位上有人時，立刻就動身前往英國。」

「唔，這樣說來，」勞雷先生說着，握住了他那只急切而又十分堅定的手，「這事並非完全依賴在一個老頭兒身上；我將有一個熱情的年青人在我左右了。」

「藉上天之助，你將如此！鄭重地允許我，無論什麼都不會使你變更我們現在所約定的事。」

「無論什麼都不，卡爾登呵。」

「明天望你記着這些話：無論爲了什麼而改變方針或稍稍延宕，決不能救出什麼人的性命來的；那必然將犧牲掉許多條的性命。」

「我當記着這些話。我希望能忠實地履行我所担任的事。」

「我也希望能如此。現在，再會吧！」

雖然他莊重地懇切地說了這話，雖然他甚至於吻了一下那老頭兒的手，但他並不立刻離開他。他協助他扶起那在奄奄待斃的爐火餘燼前搖宕着的人兒來，替他穿上了一件外套，戴了一個帽子，並且引誘他出去尋找他仍在悲哀地索取着的槌子和工作。他走在

這人兒的一邊，護送他到她已在那兒痛苦地守候了一整夜的住宅的院子裏。他獨自在院子裏逗留了一會兒，仰望着他曾對之披露其孤寂的內心的她的窗裏的燈光。在他離開那兒之前，他對着這窗戶噓了一口氣，道了一聲「再見。」

第十三章 五十二

在候審所的陰沉的監獄中，被判定當天處死的人們正在等候其厄數目適與一年間的星期數相同。五十二條生命將在這天下午該市的生涯的永恆的海洋。在他們的囚房吐出他們之前，新的居住者已經指定了；昨天濺出來的鮮血合流之前，明天將跟他們的混在一起的鮮血已經預

在這五十二人之中，有一七十歲的包辦捐稅者，其財富不足以購買二十歲的女裁縫，其貧困和卑微也不能救她出來。起源於於人們的惡行疾病，會不分貴賤上下地侵犯一切的人，由無可言喻的受苦、不堪忍受的漠視、所產生出來的可怖的精神上病態，也一視同仁地打擊着各等的。

查禮·達爾南自法庭上回到其孤獨的囚房中以來，絕沒有用自慰已。在他所聽到的每一行敘述中，他都聽到了自己的罪狀。他十分明白，絕力量能夠打救他，他簡直是爲千百萬的羣衆定罪的，決非區區一二人所

雖然如此，這時他那心愛的妻子的容貌還活現在他面前，要他安心忍受他不能不忍受的事並不是容易的。他對於生命的執着是很堅強的，要放鬆它真是難極了；逐漸地、慢慢地勉強在這兒放開了一點，在別處却握得更緊了；等到他用盡全身之力，使這只手放鬆時，那手却又闔攏了。而且，他的一切思想都很忙亂，他的心思在暴亂地、劇烈地活動着，反對他聽天由命地就死。如果有時候，他覺得只好聽天由命了。但是他那不得不繼續生活下去的妻子和女兒，似乎立刻就出來抗議，說這是自私的事。

可是，這些都是最初的情形。不久，他就想到他將要遭遇的厄運並沒有什麼可恥，每天都有許多人冤枉地走上這同一路，而且脚步很堅定；這念頭鼓舞了他起來。接着他又想到，若要他的親人們將來心地平靜，他必須安安靜靜地就死。因此，他逐漸平靜下去了，他的心能夠昇入更高的場所去取得安慰了。

在他被判定死刑的那天，天黑以前，他已在其最後的旅途上走到這一地步。他取得了購買文具和一盞燈的許可，就坐下來寫信，一直寫到監獄裏必須熄燈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長信給露西，告訴她在她親自講給他聽以前，他一點也不知道她父親受長期監禁的事，而在那文件宣讀出來以前，他正如她一樣地不知道他的父親和叔父對這

悲慘之事所負的責任。他早已對她說過，他所以要把他已經拋棄的姓氏隱瞞着她，乃是她的父親附在他們的訂婚上的一個條件，就是在他們結婚的那天早上也一定要他這樣答應——至於爲什麼要如此，現在已可充分明瞭了。他懇求她，爲了她父親的緣故，決不要去探詢究竟她的父親已完全忘却了這文件的存在呢，還是曾被他在那個禮拜日在那株親愛的篠懸木下所講的倫敦塔的故事重新提醒了——無論是暫時或永遠記起了它。如果是明確地記得它的，那末他一定以爲它已跟着那巴斯底監獄銷燬了，因爲會對全世界公佈的在獄內找到的囚犯們遺物中間，並沒有提及這個。他請求她——雖然他註明他知道這是不用說的——用她所能想到的種種方法來慰藉她的父親，使他深信他其實並沒有做了什麼可以責備自己的事，而已爲了他們大家的緣故，完全忘却了他自己。除了要她保存着他自己的最後的感恩之情和祝福，並且克服她的悲哀，以便專心撫養他們的愛兒以外，他就要她儘量安慰她的父親。

對於她的父親自己，他也以同樣的語氣寫了一封信，不過他在其中特別囑托他顧管其妻子和女兒。他很強調地囑托他這件事，希望他能振作起來，不致陷入頹唐或危險的回想中。

對於勞雷先生，他拜托他照料他們大家，並且說明了他自己的世俗的事務。這以後又添上了許多感激的溫愛的話，一切都寫好了。他絕沒有想到卡爾登。他的心裏完全被其他人的佔有着，所以一次也沒有想到他。

他在熄燈以前寫完了這幾封信。當他在其麥稈床上躺下來時，他以為他已跟這世界斷絕了關係。

可是，這世界却從睡夢中把他召了回來，將其最光輝的事物顯示給他看。自由而快樂，不知怎麼獲得了釋放，心中非常輕鬆，他又跟露西一道在索霍區的老屋裏了。（雖然屋內一無長物，）她並且告訴他，那完全是一場惡夢，他始終沒有離開家裏。茫然地過了片刻之後，他又像受過難而回到她這裏來了，雖然死了，且很平靜，但他並沒有什麼異樣。又茫然地過了片刻，他在幽暗的晨光中醒過來，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地方或已經發生了些什麼事，直到最後他才突然想到，『這是我死的日子啊！』

這樣，他經歷了那幾個鐘頭，來到了那五十二個頭顱將要落下來的一天。現在，他似乎已很鎮定，希望能安靜地英勇地就死了，可是他的思想又重新活動起來，很難加以控制。

他從來沒有見過那將要結果其性命的刑具。它究竟離地多少高，它的梯子有多少級，

他將站在哪裏，他將怎樣被擺佈，那些擺佈他的手是否染紅的，他的臉將朝着哪一邊，他將是最先的一人抑是最後的一人——這種種問題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問題違反了他的意志，反復不已地闖入他的意識中，不知有多少次。它們跟害怕也無關係，因為他並不覺得害怕。它們的起源毋寧說是一種奇異的惱人的慾望，要知道當時該怎麼辦，這種慾望大得跟當時的極快的幾秒鐘全不相稱；這種好奇心似乎不是他自己發出來的，而是他內部的旁的什麼心靈的。

時間在他踱來踱去時逐漸消逝了，時鐘報着他永遠不會再聽見的數目。九點鐘永遠過去了，十點鐘永遠過去了，十一點永遠過去了，十二點也快要來到而消逝了。他努力跟最後煩惱着他的那些古怪思想爭鬪了一番，終於克服了它們。他踱來踱去，輕輕地反復唸着他們的名字。最厲害的一場惡戰已經結束了。他能夠往來地踱着，毫無困擾的幻想，且爲自己和他們祈禱了。

十二點鐘永遠過去了。

他已得到了通知，其最後的時刻是三點鐘；他也知道他將稍早一些被提出去，因爲那些囚車在街道上笨重地顛簸着，走得很慢。所以，他決定把兩點鐘放在心目中，當作其最後

的時刻，決意要在這時以前壯自己的胆，使得他在這時以後能夠去壯別人的胆。

兩臂抱在胸前，有規律地往來踱着，這時的他已跟那在拉福司獄中踱來踱去的囚人大不相同了：他毫不驚異地聽到一點鐘敲了過去。這一個鐘頭還是跟其他的多數鐘頭一樣長短。虔誠地感謝着上天恢復了他的鎮定，他想到，『現在只有一個鐘頭了，』就又繼續踱來踱去。

門外的石頭過道上傳來了腳步聲。他站住了。

鑰匙插進了門鎖中，旋了一轉。在門打開以前或正在打開來之際，有一個男子用英國話低聲說道：『他從來沒有在此地見過我；我一直迴避着他。你獨自進去吧；我在附近等着。別耽誤時間！』

門很快地打開來而又關上了：面對面地站在他面前，安靜地注視着他，臉上露着一點笑容，且把一根手指警戒地放在嘴邊的，乃是雪尼·卡爾登。

他的神情是如此光輝觸目，以致最初那囚犯以為他是自己想像出來的一個幻象。可是他開口了，那確是他的聲音；他握住了囚犯的手，那確是他的有血有肉的手。

『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人中間，你恐怕最想不到會看到我吧？』他說。

「我剛才不相信這是你。就是此刻，我也幾乎不能相信這事。你不是囚犯吧？」他突然發生了這一疑懼。

「不是。我偶然對於此地的一個看守人具有了一種權力，因而我得以以前來看你。我是從她那裏——從尊夫人那裏來的，親愛的達爾南。」

囚犯扭絞着自己的手。

「我從她那裏帶了一個請求來。」

「請求什麼呢？」

「一個極其懇切、急迫、着力的懇求，是你所十分熟悉、十分親切的聲音用最悽惻的聲音調對你發出來的。」

囚犯把自己的臉別轉了一點。

「你沒有時間來問我為什麼要帶這懇求來，或這是什麼意思；我沒有時間來對你說。你必須照着它做——脫掉你穿着的這雙靴子，把我的靴子穿上去。」

在囚房裏的牆邊，在那囚犯後面，放着一把椅子。卡爾登逼進一步，以閃電似的速率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則赤着腳站在他面前。

「把我的這雙靴子穿上。雙手拿着它，用勁穿上去快！」

「卡爾登啊，此地是逃不出去的；這決計做不到。你只會白白地陪着我死。這簡直是發瘋。」

「假如我要你逃出去，那才是發瘋；可是我有沒有這樣說呢？當我要你從這門裏走出去時，你可以告訴我那是發瘋而留在這裏。快把這領帶跟我的交換一下，把這掛子跟我的交換一下。當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讓我拿掉了你頭上的這條束髮帶，把你的頭髮弄成像我這個模樣！」

以一種奇妙的敏捷和超自然的堅決的行動力量，他強迫他接受了這一切的變化。那囚犯在他手裏竟像一個小孩子一般。

「卡爾登！親愛的卡爾登啊！這是發瘋呢。這不能成功的，這決計做不到的，這也有人嘗試過，但結果總是失敗的。我請求你不要把你的死亡加添在我的悲痛的死亡上吧。」

「我有沒有要你從這扇門裏逃出去，親愛的達爾南啊？當我這樣說時，你再反對吧。這桌子上有紙筆和墨水。你的手還鎮定得可以寫字嗎？」

「你進來時還是很鎮定的。」

「再使它鎮定起來，把我所口述的寫下來。快，朋友，快！」

達爾南用手按在自己的迷惑不解的腦袋上，在桌旁坐了下來。卡爾登則右手插在自己的懷裏，緊靠着他在旁邊。

「完全照着我所說的寫下來。」

「寫給誰呢？」

「不寫給誰。」卡爾登的手仍舊放在懷裏。

「要寫日期嗎？」

「不。」

那囚犯每問一句話，就抬起頭來望他一下。右手插在自己懷裏而站在他身旁的卡爾登，則俯視着他。

「如果你還記得，」卡爾登口述道；「好久以前我跟你講過的幾句話，你一到這個立刻就會明白的。我知道，你還記着這些話。像你那樣的天性是不會忘記它們的。」

他正在從懷裏抽出他的手來，不料那匆匆地莫明其妙地寫着字的囚犯突然抬起頭來望他了：他的手立刻停住了，手裏似乎緊握着什麼東西。

「你已寫好了，忘記它們的。」這幾字嗎？」卡爾登問道。

「寫好了。你手裏拿着一件武器嗎？」

「不；我並沒有帶什麼武器。」

「那末你手裏拿着什麼呢？」

「你立刻就會知道，繼續寫吧；只有不多幾句話了。」他又口述道：「我感謝上帝，因為我可以證明這些話的時機終於來到了。我這樣做了，是不足以惋惜或悲痛的。」他注視着那寫字的人說了這兩句話，同時他的手就慢慢地、輕輕地在寫字的人臉上撫下去。

達爾南手裏的筆落到了桌上去，他茫然四顧着。

「這是什麼氣味？」他問道。

「氣味？」

「那在我臉上掠過的東西？」

「我並沒有聞到什麼；此地是不會有什麼氣味的。拿起筆來寫完吧。趕緊，趕緊！」

彷彿他的記憶力受了損害或是他的精神昏亂了，那囚犯努力振作起他的注意力來。他模糊的眼睛望着卡爾登，呼吸的方式也起了變化，卡爾登則注視着他，又把自己的手

放在懷裏了。

「趕緊，趕緊！」

囚犯又俯身在紙上了。

「假如不是這樣，」卡爾登口述着，他的手又在小心翼翼地、偷偷地放下了，「我就決不能利用我所渴望的機會。假如不是這樣，」這時他的手已撫在囚犯的臉上了，「我負的責任就更其重大了。假如不是這樣——」卡爾登一看那枝筆，看到它正在畫出看不清楚的符號來。

卡爾登的手不再伸到自己的懷裏去了。那囚犯帶着責備他的神情跳了起來，可是卡爾登的右手緊緊地按在他的鼻孔邊，卡爾登的左臂攔腰抱住了他。他跟這前來爲他替死的人無力地掙扎了幾秒鐘；但不過分把鐘後，他已毫無知覺地躺長在地上了。

很快地，以跟其心一樣地忠於其事的手，卡爾登穿上了那囚犯脫下來的衣服，梳好了自己的頭髮，並用囚犯的束髮帶束縛着它們。於是，他輕輕地叫道，「喂，進來！進來吧！」那密探就走了進來。

「你看到嗎？」卡爾登抬起頭來說，這時他正屈着一膝跪在那失去知覺的人兒旁邊，

把那張寫好的紙放在其懷裏——「你冒的危險不很大吧！」

「卡爾登先生，」密探怯生生地彈了一彈手指說，「在事情如此繁忙的這兒，我冒的危險並不算大——如你能信守你的全部約束的話。」

「不用怕我。我是至死不渝的。」

「你非如此不可，卡爾登先生，如果那五十二的數目要正確無誤的話。由你穿着這服裝加以補足，我就不怕了。」

「不用害怕！我不久就不能加害於你了，其餘的人也將立刻遠離這兒，如上帝許可的話現在，叫幫手來把我扛到那車子裏去吧。」

「你？」密探不安地說。

「我是指他，就是跟我對調了的他。你將從帶我進來的門裏出走吧？」

「當然。」

「當你帶我進來時，我本是衰弱無力的；現在你帶我出去時，我是更其衰弱無力了。這番臨別的晤面壓到了我。這樣的事在此地是常有的，是極其普通的事。你的性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快叫幫手來！」

「你立誓不會背叛我嗎？」密探又站住了，顫慄着說。

「人啊，人啊！」卡爾登頓着腳答道，「我不是早已立過莊重的誓，要始終如一地做到這件事嗎——怎麼你現在還要浪費寶貴的時間呢？你親自送他到你知道的院子裏去，親自放在車子裏，親自叫勞雷先生看他一下，親自囑咐他不要給他服什麼興奮劑，只要記着我昨夜所說的話，以及他昨夜所答應的事，立刻就動身！」

密探退了出去，卡爾登就在桌旁坐了下來，雙手支撐着他的前額。密探立刻帶着兩個人回來了。

「怎麼？」其中的一人端詳着倒臥在地上的人兒說。「他的朋友在聖吉洛丁姑娘的彩票上中了獎，他竟如此傷心嗎？」

「要是一個愛國志士，」其他一人說，「看到那貴族沒有中獎，也不會比他更傷心的。」

他們扛起那失去知覺的人兒來，把他放在門口他們帶來的一張昇床上，就彎下身去預備把它扛走了。

「時間不多了，埃佛雷蒙特呵，」那密探用警告的聲調說。

「我十分知道。」卡爾登答道。「請你留心照顧着我的朋友吧，不要來管我。」

「那末來吧，孩子們。」巴沙特說道。「把他抬起來，扛走吧！」

門關上了，卡爾登就只有獨自一人留在房裏。他竭力豎着耳朵，傾聽有沒有什麼表示猜疑或驚駭的聲音發出來。沒有。鎖匙轉動着，門戶開闔着，脚步在遠處的過道上走過去；但聽不到什麼異乎尋常的喊聲或慌忙的舉動。過了一會兒以後，他的呼吸已稍稍自由了一點，他就坐在桌旁繼續傾聽着，直到鐘鳴二下的時候。

這時開始聽到了他並不害怕的聲音，因為他是明白這些聲音的含義的。好幾扇門接連被打開了，最後輪到了他自己的。一個拿着一張名單的獄吏向裏邊望了一望，簡潔地說：「跟我來，埃佛雷蒙特！」他就跟着走到了遠處的一個黑暗的大房間裏。這是一個陰暗的冬天，加以內部的暗影和外界的暗影，他只能朦朧地看到那些被帶進來將其胳膊綁住的其他囚犯。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在悲嘆，且不安靜地移動着，但這些為數很少。大多數都一聲不響，一動不動地注視着地上。

當他站在一個幽暗的牆角裏，其他的待決的囚犯跟着他被帶進來時，有一個在他面前站住了，擁抱了他一下，好像認識他似的。他生怕被看破，心中恐慌得發顫；但那個人繼續

走過去了。一剎那後，有一個本來坐着的年青女人從其座位上站起來，走過來跟他講話了——她身材細瘦，好像還是一個少女，她那可愛的消瘦的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她那雙耐性的大眼睛睜得很大。

「埃佛雷蒙特公民，」她用她那冰冷的手觸了他一下說。「我是一個可憐的女裁縫，會跟你一道被關在拉福司獄中的。」

他喃喃地答道：「不錯。我忘記了你犯的是什麼罪名？」

「陰謀。雖然公正的上天知道我絕沒有犯這樣的罪。你看像不像？誰會來跟像我這樣可憐孱弱的一個小東西陰謀什麼呢？」

她說這話時的孤苦無告的笑容，使他感動得迸出了眼淚來。

「我並不怕死，埃佛雷蒙特公民，不過我並沒有犯什麼罪。如果那將為我們貧民大大地造福的共和國，會因我的死而獲得什麼裨益，那我死也甘心的；不過我不知道它能得到什麼裨益，埃佛雷蒙特公民啊。像我這樣可憐孱弱的一個小東西！」

他的心溫暖着，溫存着這可憐的少女，作為它在塵世上最後加以溫暖和溫存的對象。「我聽說你已獲得了釋放，埃佛雷蒙特公民。我本來希望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不過，我重新被捕而判處了死刑。」

「如果我能跟你坐在同一輛車子裏，你可以讓我握着你的手嗎，埃佛雷蒙特公民？我並不害怕，不過我又小又孱弱，那樣可以多給我一點勇氣。」

當那雙耐性的眼睛抬起來望着他的臉時，他在這些眼睛裏看到了一種突如其來的疑惑的神色，隨即變成了驚駭的神色。他緊握着那些爲工作和飢餓所耗損的年青的手指，並且吻了它們一下。

「你將爲他替死嗎？」她低聲說。

「也爲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別作聲！是的。」

「哦，你可以讓我握着你那勇敢的手吧，不相識者啊？」

「別作聲！是的，可憐的妹妹呵；直到最後一刻。」

正在向這監獄上逐漸籠罩下來的暗影，在這天午後的同一時刻也在向那有許多人圍繞着的城門口逐漸籠罩下來。這時有一輛要駛出巴黎去的馬車駛過來聽候檢驗了。

「來的是誰？車內坐着什麼人文件？」

一疊證明文件遞了出來，就朗讀起來了。

「亞歷山大·曼奈德醫師。法國人。哪一個是他？」

這是他，這個被指點着的無可奈何地、含糊地低語着的失去常態的老頭兒。

「顯然，這醫生公民有點神志不清。他受不住革命的狂熱嗎？實在受不住。」

「哈！許多人因此害着病。露西，他的女兒。法國人。哪一個是她？這是她。」

「顯然非如此不可。露西，不是埃佛雷蒙特的妻子嗎？是的。」

「哈！埃佛雷蒙特將到別處去了。露西，他的女兒。英國人。這是她吧？這就是她。」

「吻我一下，埃佛雷蒙特的女兒呵。現在，你已經吻過了一個忠實的共和黨人——這在你們一家中是一樁新奇的事——記着它吧！雪尼·卡爾登。律師。英國人。哪一個是他？」

他躺在這兒，車廂的角落裏。他也被指點了出來。



說這兩句話的又是謝維思·勞雷，同時他合掌仰視着，車內有的是害怕，是哭泣，是那失去知覺的旅客的沉重呼吸。

「我們不是走得太慢嗎？能否勸誘他們走得更快一點？」依附着這老頭兒的露西問。

「那樣好像是逃走了，寶寶啊。我決不能催促得太緊；這要引起人家的疑心的。」

「看看後面，看看後面，且看有沒有人追上來？」

「路上一無所有，最親愛的啊。截至目前，並沒有人追上來。」

三三兩兩的房屋在我們身旁掠過去了，還有孤獨的農場啊，毀壞的建築物啊，染坊啊，硝皮作啊……空曠的田野啊，一排排沒有樹葉的列樹啊。堅硬的崎嶇的路面在我們底下，柔軟的深深的爛泥在我們兩側。有時候，我們駛入了路旁的爛泥中，以避免那些使我們顛簸震顛的石子；有時候，我們陷入了那裏的車轍和泥坑中。在這些時候，我們真是焦急苦悶極了，我們驚慌着急得要發狂，我們只想跳出來奔走，隱藏——什麼都好，只要不停頓在那兒。

走過了那片空曠的田野，又駛入了毀壞的建築物，孤獨的農場，染坊，硝皮作……三三兩兩的小屋，一排排沒有樹葉的列樹中間。難道這些人欺騙我們，由另一條路送了我們回

去嗎？這不是已經走過兩次的地方嗎？謝謝上天，不是的！前面來了一個村莊。看看後面，看看後面，且看有沒有人追上來！別作聲！驛站到了。

悠閒地，我們的四匹馬被解了下來；悠閒地，我們的無馬的馬車停在那條小街上，好像永遠不會再行動了；悠閒地，新的馬一匹一匹地走入了視線中；悠閒地，新的車夫跟着來了，一邊在吮吸着、編結着他們的鞭梢；悠閒地，那些鳳嶽的車夫數着他們的工資，算錯了，結果自然不滿意。在這期間，我們那些擔憂過度的心始終在急速地搏動着，其速率遠超過最快的快馬的奔馳。

最後，那些新的車夫坐在他們的馬鞍上了，原來的車夫被遺留在後邊了。我們穿過村莊，走上山，又走下山，走到潮濕的平地上了。突然間，那些車夫手舞足蹈地交談了幾句話，把馬拉住了，使它們的屁股幾乎貼在地上。有人追上來了嗎？

「嚨！坐車的人，你們講吧！」

「什麼事情？」勞雷先生望着窗外問。

「他們說有多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在剛才的驛站上。今天有多少人上斷頭台？」

「五十二。」

「我早就這樣說的！一個堂皇的數目！這位同伙的公民一定要說是四十二；還得添上十個頭顱去呢。吉洛丁姑娘幹得很漂亮。我愛她。嘻，前進吧！噫——噓！」

天色黑暗了，夜來了。他動得更多了；他逐漸甦醒過來了，講的話也逐漸可以聽懂了，他以爲他們倆仍在一塊兒；他叫着他的名字問他，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哦，哀憐我們吧，仁慈的上天，救救我們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且看有沒有人追上來？

風在我們後面疾馳，雲在我們後面飛駛，月在我們後面急跳，整個狂暴的夜在追趕我們；但截至目前，並沒有旁的人物追上來。

第十四章 編結完竣

當那五十二人正在等候其死亡的時候，德法奇太太正在跟報仇之化身和革命法庭的陪審員雅各三號舉行其陰險可怕的會議。德法奇太太跟這兩位大臣會議的場所並不在酒店裏，而是在那本是一個修路者的鋸木匠的小屋裏。這鋸木匠自己並不正式出席與議，他只是留在稍遠的地方，好像一個外圍的衛皇似的，僅在被問到的時候才發言，在被徵詢的時候才提供其意見。

「但我們的德法奇無疑地是一個忠實的共和黨人吧？」雅各三號說。「是不是？」

「在法國沒有一個超出其右的，」口若懸河的報仇之化身用其尖銳的音調斷言道。

「別作聲，我的報仇之化身呵，」德法奇太太稍稍繃了一繃眉頭，用一手按在其副官的嘴巴上說，「你聽我講。我的丈夫確是一個忠實的共和黨人和大胆的人，他理應受共和嘉獎，實際上也爲它所親信。不過我的丈夫也有其弱點，他柔弱得會對這個醫生動憐憫之情。」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雅各三號嘆聲地說，同時疑惑不決地搖着頭，並用其殘忍的手指來撫着其飢餓的嘴巴；「這不很像一個良好的公民；這是可以惋惜的事。」

「你聽我說，」德法奇太太說道，「我是一點也不顧念這個醫生的——我。無論他的頭生在其肩膀上或落了下來，在我是完全一樣的；我對他並無什麼興味。不過，那埃佛雷蒙特一家人非加以消滅不可，他的妻子和女兒必須步其後塵。」

「她的頭很漂亮，」雅各三號嘆聲說，「我會在那邊看到過蔚藍的眼睛和金黃的頭髮，當參孫提起它們來時，那真好看呢。」他雖是吃人的惡魔，講話却像是一個美食家。

德法奇太太俯視着地上，稍稍思索了一會兒。

「那個孩子也生着金黃的頭髮和蔚藍的眼睛，」雅各三號津津有味地默念着說，「而且我們在那邊難得看到孩子。這真好看呢！」

「總而言之，」德法奇太太在稍稍出神了一會兒以後說道，「在這樁事情上我不能信託我的丈夫。自從昨夜以來，我不但覺得不敢把我的計劃的詳情告訴他，而且還覺得如果我延宕下去，他或許會去通風而使他們逃走哩。」

「這是決不許有的事，」雅各三號嘆聲說，「沒有一個人應讓其逃走。我們現有的還

不足半數。我們每天應有一百二十人。」

「總而言之，」德法奇太太繼續說，「我的丈夫不贊成我設法把這一家人消滅，而我不贊成他另眼看待這個醫生。所以，我非自己動手不可。走過來，小公民。」

那鋸木匠是非常害怕地尊敬她而卑屈自己的，他手按在所戴的紅帽子上走了過來。

「關於她對那些囚犯所做的手勢，小公民，」德法奇太太嚴厲地說，「你願意即日出庭作證吧？」

「唯，唯，爲什麼不願呢！」鋸木匠喊道。「每天兩點鐘到四點鐘之間，無論什麼天氣，老是在做手勢，有時帶着那小的，有時則不帶。我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我親眼看到的。」

他在說話時做着種種的手勢，好像在偶然模倣着他從未見過的無數種信號的一小部分。

「顯然是陰謀，」雅各三號說。「透明得水晶似的！」

「陪審員方面沒有問題吧？」德法奇太太陰沉地微笑着，望着他說。

「信賴那些愛國的陪審員，親愛的女公民。我可爲我那些同伙的陪審員做代表。」

「現在，讓我想想看，」德法奇太太又沉思起來了。「再想想看！我能否把這個醫生留

給我的丈夫呢？我覺得是無可無不可的。我可以放過他嗎？」

「他也可以算一個頭，」雅各三號低聲說。「我們所有的頭實在還欠多，我覺得放過他是可惜的。」

「我那天看到她時，他正在跟她一道做手勢，」德法奇太太辯論道，「我說到這一個時不能不提及另一個；我又不能一聲不響，把這件事情完全委托給這個小公民。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拙劣的證人。」

報仇之化身和雅各三號彼此爭勝地熱烈地斷言，她是世界上最可佩服、最了不得的證人。那小公民不甘落後，竟稱她是一個天上下凡的證人。

「他必須碰他自己的運氣，」德法奇太太說。「不，我不能放過他！你們在三點鐘有正幹；你們將去看今天的行刑。——你呢？」

她問的是那鋸木匠；後者連忙作了肯定的答復，並且利用這機會來說明，他是一個最熱情的共和黨人，如有什麼事情阻止他每天午後一邊抽烟，一邊欣賞那滑稽的國家剃頭師傅的工作，他就將變成最孤寂的共和黨人了。他在這一點上是說得如此着力，使人們可以猜到有一天到晚時時刻刻都在擔心他自己個人的安全問題——照德法奇太太的輕

度地望着他的那雙陰沉的眼睛看來，她或許已猜到了這一層。

「我，」德法奇太太說道：「在同一時候也將有事於同一的地方。看過這事以後——就在今晚八點鐘吧——你們到聖安東尼來看我，我們就將在我那一區中作反對這些人的宣傳。」

鋸木匠說，他得以追隨這位女公民，實在覺得不勝榮幸。但當這位女公民望着他時，他却忸怩起來了，好像一只小狗似的閃避着她的眼光，退到他那些木頭堆中去，將其惶惑隱藏在其鋸子柄上了。

德法奇太太招呼那陪審員和報仇之化身到門口去，對他們闡述她進一步的意見如下：

「此刻她當在家裏等候她丈夫的死的時刻來到。她當在哀悼，悲傷。她的心理狀態會使她指摘共和國的公道。她會對其敵人充滿着同情。我要去看她一下。」

「多麼可以佩服的女人啊，多麼可以敬愛的女人啊！」雅各三號狂喜地喊道。「啊，我的心肝寶貝啊！」報仇之化身喊着，抱住了她。

「你把我編結的東西拿去，」德法奇太太說着，將其編結物交給了她的副官，「放在

我坐慣的位置上。
更多。」

「謹遵台命，

「我將在開

「在囚車到

她後面喊道，因為

德法奇太太

些爛泥，繞過監獄

優美的身材和優

當時的婦女

在一路走去的這

大的決心，其美麗

認這些性格——

就懷着一種被虐

變成了一只雌老虎。她毫無惻隱之心。即使她原來也具有這種品性。現在却已完全消滅了。一個無辜的人應爲其祖先所犯的罪孽而死，這在她覺得是很自然的；她所看到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祖先們。他的妻子和女兒應變爲寡婦和孤兒，這在她也覺得很自然，反而以爲這懲罰還不夠重啦；因爲她們是她的天然的敵人和犧牲品，故而沒有生存的權利。向她哀求是沒有用的，因爲她根本沒有惻隱之心——即使對她自己都沒有。假如她在她曾經參加的許多次巷戰中倒斃了，她也不會哀憐她自己的；假如明天人家要送她到斷頭台上去，她去時也不會發生什麼稍爲溫柔的情緒，不過只是猛烈地渴望跟那送她去死的人對調一下吧了。

德法奇太太在其粗糙的袍子下帶着的就是這樣的一顆心。這袍子隨隨便便地穿在她身上，倒似乎很適合；她那些深色的頭髮，在其粗劣的紅帽子底下顯得很濃密。她的懷中藏着一支實彈的手槍。她的腰裏藏着一把銳利的短劍。這樣裝束着，以這樣的人物的堅定步調和少女似的自由自在的姿態走着，如她從前慣於赤腳裸腿在那些棕色的海灘上走着時那樣，德法奇太太沿着那些街道一路走去。

且說昨夜勞雷先生策劃他所雇的馬車——此刻這馬車正在等候其最後的一個搭

客來到——如何完成其旅程時，他曾經鄭重地顧慮到帶着普羅斯小姐同行的困難。他不但渴望避免使那馬車載重過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應將檢查它和它的搭客所需的時間減至最小限度；因為他們的脫逃或許是有賴於在各處關卡上節省下來的不多幾分鐘的。經過再四考慮之後，他終於提議可以任意出城的普羅斯小姐和錢雷二人應在三點鐘左右坐着當時所有的最輕捷的車輛離開巴黎。沒有帶着累贅的行李的他們，不久就可以追上前一輛馬車，在途中超越了它，預先趕到前一站去爲它定雇馬匹，使它得以在時間非常寶貴、最怕耽擱的夜間順利地前進。

普羅斯小姐在這辦法中看到她可以爲這危急的事真正効一點力，就歡呼贊成。她和錢雷眼看勞雷先生的馬車出發了，且已知道她的弟弟所羅門送來的是什麼人；他們倆備不安地度過了十分鐘左右，此刻正在那人去樓空的寓所中作最後的商議，預備立即隨之出發了——同時德法奇太太却在一步一步地走近來了。

「你覺得怎麼樣，克倫青先生？」普羅斯小姐說道，她是激動得幾乎不能講話，或站住，或行動，或生活了——「你覺得怎麼樣，假如我們不從這個院子裏出發的話？今天已有另一輛馬車從這兒出發；這或許會啓人疑心呢。」

「我的意思覺得你是對的，蜜斯，」克倫青先生答道。「而且無論你對不對，我總跟你站在一起。」

「我爲我們那些寶貝的人兒擔憂、盼望得心亂如麻了，」普羅斯小姐大聲地哭着說，「我什麼計劃都想不出了。你能夠想出什麼計劃來嗎，親愛的好克倫青先生啊？」

「關於未來的生活方針，蜜斯呵，」克倫青先生答道，「我希望是能夠的。關於目前要使用我這個可喜可愛的頭腦，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蜜斯呵，你可以俯聽我的兩個誓願嗎，我希望能在這危急關頭把它們記錄下來？」

「哦，看天老爺面上！」普羅斯小姐仍舊大聲地哭嚷道，「立刻把它們記錄下來，然後置之度外吧，好像一個好漢似的。」

「第一，」克倫青先生渾身戰慄着，臉如土色地嚴肅地說，「他們這幾個可憐虫如能脫離這一大難，我決不再做那種事幹——決不再做！」

「我深信，克倫青先生，」普羅斯小姐答道，「你決不會再做那種事幹，不管那是什麼；我望你不必說出來，那究竟是什麼事幹。」

「不，蜜斯，」錢雷說道，「我不會對你說出它的名目來的。第二：他們這幾個可憐虫如

能脫離這一大難，我決不再干涉克倫青太太的撲倒在地——決不再干涉！」

「不管這是家庭中的什麼事，普羅斯小姐揩着眼淚說，並且竭力使自己鎮定起來，我深信最好應讓克倫青太太完全自己作主。——哦，我那些可憐的寶貝啊！」

「而且，我甚至於還要說，蜜斯呵，克倫青先生繼續說，態度極像是在講經壇上說教——望你記着我的話，親自把它們轉告克倫青太太吧——我對於撲倒在地上的見解已起了變化，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克倫青太太此刻正撲倒在地。」

「得了，得了，得了！我希望她正在這樣做，我的好人哪，」心亂如麻的普羅斯小姐喊道，「我並且希望她的期望都會實現。」

「千萬勿讓我所說過的無論什麼話或做過的無論什麼事影響到我此刻對這些可憐虫所懷抱的懇切的願望！」克倫青先生更其嚴肅地，更其迂緩地，更像說教地說。「千萬勿讓我們大家不一齊撲倒在地——如果這是方便的話——祈求他們脫離這可怕的危機！千萬勿如此，蜜斯呵！我說，千萬——勿讓其如此！」這是克倫青先生徒然苦思了好久所得的結論。

可是，正在那些街道上走過來的德法奇太太，仍在一步一步地走近來。

「如果我們有一天能回到我們的本國，」普羅斯小姐說，「你可以信賴我一定會把我所記得的、懂得的你如此動人地說的話完全告訴克倫青太太；無論如何，你可以深信我會替你作證，你在這可怖的時候是十分誠懇的。現在請你想想看吧！我尊敬的克倫青先生啊，請你跟我一道想想看吧！」

正在那些街道上走過來的德法奇太太，仍在一步一步地走近來。

「假如你先去，」普羅斯小姐說，「叫那馬車不要駛到這兒來，而在什麼地方等候我；這樣不是更好嗎？」

克倫青先生覺得這樣是更好。

「那末你在哪裏等候我呢？」普羅斯小姐問。

克倫青先生當時心中很亂，除了聖堂坊之外，竟想不到一個地名。但是啊！聖堂坊離此有幾百哩路呢，而德法奇太太實在已走得很近了。

「在那大禮拜堂門口，」普羅斯小姐說，「如在那有兩個鐘樓的大禮拜堂門前候我上車，沒有什麼不方便吧？」

「沒有什麼，蜜斯，」克倫青先生答道。

「那末，千萬請你立刻就到驛站去，作此變更，」普羅斯小姐說。

「我猶豫着，」克倫青先生躊躇地搖着頭說，「不願離開你，你知道。我們不知道會發生怎樣的事。」

「上天知道我們不知未來之事，」普羅斯小姐答道，「但你不用爲我担心。在三點鐘左右，在那大禮拜堂門口或其附近候我上車，我深信比我們由這兒出發更好。我覺得毫無疑義。呀！可愛的克倫青先生啊！不要想到——我；請你想到那些或許要我們倆加以打救的性命吧！」

說了這話，普羅斯小姐又十分苦痛地哀求地雙手抓住了他的手，克倫青先生這才打定了主意。他鼓勵地點了一二下頭，立刻就跑出去作她所提議的變更了，讓她獨自隨後趕上去會合他。

一種預防萬一的手段已在進行中了，這對普羅斯小姐是一種大大的慰藉。同時她又須竭力整頓她的容貌，使得它不致在街上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她一看錶，時候已是兩點二十分了。她不能再遷延了，非立刻準備起來不可。

心亂如麻的她，對於那些闕焉無人的孤寂的房間有點害怕，覺得每一扇打開着的房

門後面都有什麼臉孔在窺視着似的。普羅斯小姐打了一盆冷水來，開始洗沐着。她那些紅腫的眼睛，被狂亂的恐懼纏繞着的她，不敢讓她的視線被那些淋下來的水連續遮住一分鐘之久。她時時停止了洗沐，向其四周環顧，看看究竟有沒有人在望着她。在有一次她這樣環顧時，她竟嚇得一跳，大聲叫了起來，因為她看到有一個人站在房裏了。

面盆跌在地上，碎了；水淌到德法奇太太的腳邊去。這雙沾染過不少血污的腳，神奇地堅定地走來迎合了這些水。

德法奇太太冷冷地望着她，說道：「埃佛雷蒙特的妻子——她在哪裏？」

普羅斯小姐立刻就想到那些房門都打開着，會暗示人以逃走的事。她首先做的事是去關上它們。這房間一共有四扇門，她把它們統統關上了。於是她把自己的身體擋在露西住過的房門口。

德法奇太太的烏黑的眼睛望着她迅速地這樣做好了，然後注視着她。普羅斯小姐的姿態並沒有什麼美麗之處，歲月並沒有改善或軟化她那粗野的、可怕的容貌；不過，她也是一個堅決的女人——雖然性質不同——她從頭至腳仔細打量着德法奇太太。

「照你的樣子看來，你很像是魔王的老婆哩。」普羅斯小姐喘息着說。「雖然如此，你

佔不着我的上風的。我是一個英國女人呢。」

德法奇太太鄙夷地望着她，但也抱着普羅斯小姐的一部分同感，覺得她們倆相當的。她知道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結實的、壯健的、堅韌的女人，正如勞雷先生在這一個人身上看到了一個手腕堅強的女人一般。她十分知道普羅斯小姐是人的忠誠的朋友；普羅斯小姐也十分知道德法奇太太是這一家人的惡毒的敵人。

「我正要到那邊去，」德法奇太太隨便用手指着執行死刑的那個方向說，「我在那邊保留着我的座位和編結物；我順路來探望她一下。我要見她一面。」

「我知道你是不懷好意的，」普羅斯小姐說，「你可以相信得過，我是會抵擋惡意的。」

各人都講着自己的本國話；彼此都不懂得對方的話；但兩人都很注意，專心一從神情和態度上推想出那些不明白的話的意義來。

「她在此刻避不見我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德法奇太太說，「一般忠實的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讓我見她一面。你去告訴她，我要見她一下。你聽見嗎？」

「假如你那雙眼睛是一副起貨機，」普羅斯小姐答道，「而我是一張英國的



從來沒有打過一個人的普羅斯小姐這樣說着。

可是，她的勇氣是含有這樣的情感性質的，竟使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抑制不住的淚水。這種勇氣不是德法奇太太所能理解的；她竟將它誤作懦弱了。「哈哈！」她笑道，「你這可憐虫！你有什麼價值呢！我自己來叫那個醫生吧。」於是她提高了聲音喊道，「醫生公民！埃佛雷蒙特的妻子！埃佛雷蒙特的孩子！除了這可憐的傻子以外，什麼人都好，來跟德法奇女公民答話！」

也許是那隨之而來的靜寂，也許是普羅斯小姐的臉上流露出來的一種什麼神情，也許是跟這兩種暗示都沒有關係的突然發生的疑心，使德法奇太太想到他們都已走了。她迅速地推開那三扇房門來，向裏邊望了一望。

「這些房間裏都很凌亂，好像匆促地整頓過行裝，地上還散布着許多零星雜物啦。你後面的房裏沒有什麼人吧？讓我看。」

「決不！」普羅斯小姐說；她十分明白對方的最後一句話，正如德法奇太太明白她這答話一樣。

「如果他們不在這間房裏，那末他們一定是走了，我可以派人去把他們追回來。」德

法奇太太自言自語道。

「當你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否在這間房裏時，你不能確定怎麼辦才好。」普羅斯小姐也自言自語道；「只要我能夠，我決不讓你知道這一層；而且無論你知道不知道這一層，我總要竭力阻止你離開這兒。」

「我從頭就在街頭活動，沒有什麼曾經阻擋住我，我要把你撕成片片，首先我要你離開這房門口。」德法奇太太說。

「我們只有獨自兩人在一個孤寂的院子裏的一座高樓上，人們大概不致聽到我們的聲音的，我要用體力來把你留在這兒，你在這兒多留一分鐘對於我那寶寶要值黃金萬兩呢。」普羅斯小姐說。

德法奇太太向那房門口奔過去。普羅斯小姐立刻伸出兩臂來抓住了她的腰部，緊緊地抱着她。德法奇太太盡力掙扎毆打，都屬徒然；普羅斯小姐以堅韌的愛的力量——這總比憎恨的力量強得多——緊抱着她，甚至在互相掙扎之際把她從地上提了起來。德法奇太太的那手在她的臉上亂打，亂抓着；可是普羅斯小姐却低下了頭，抱着她的腰部，比一個將要溺死的人更緊地抱着她。

不久，德法奇太太的手停止了毆打，伸到自己的腰裏去摸索了。「它有在我的胳膊底下，」普羅斯小姐以被悶住的聲音說，「你拔不出來的。我比你更強，謝謝上天。我要抱着你，直到我們兩人中有一人暈倒或死去才止！」

德法奇太太伸手到自己的懷裏去了。普羅斯小姐抬起頭來一看，看到了那是什麼，就對它敲了一拳，敲出了一陣火光和爆炸聲來——被濃烟朦蔽着的她，只有獨自一人站在那兒了。

這一切都是剎那間的事。當濃烟逐漸廓清而在房裏留下一種可怖的靜寂時，它們隨風飄蕩出去了，正如那暴怒的女人的靈魂一般——她的肉體則毫無生氣地躺在地上。最初，普羅斯小姐對於自己的處境非常恐慌害怕，她儘量遠避那屍體，奔下樓去作沒有效果的呼救。幸而，她想到了自己所作的事的後果，連忙制止了自己，走回原處去。再要走到那間房裏去是很可怖的，但她終於走了進去，甚至走到那扇門口，去拿她必須穿戴的帽子等物。她穿戴了這些，走出了房間，關上了而且鎖住了房門，又把鎖匙帶走了。於是她坐在樓梯上，透幾口氣，並且哭了幾聲，然後站起來急急地走了。

幸虧她的帽子上有一幅面幕，不然她走到街上時恐怕難免要被人攔住。幸虧她的狀

貌天然生得很
來的，因為她臉
頓過，却還不見

在橋上走

那大禮拜堂附

它被認明了且

被攔住了，送到

來到了，把她培

「街上有

「不過這

怪。

「我聽不

「竟輪青年

「這就頭吧」

「現在街上有什麼聲音嗎？」不久普羅斯小姐又問道。

克倫青先生又點點頭。

「我聽不見。」

「在一小時內變成了聾子？」

克倫青先生非常不安地想道：「她遇見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普羅斯小姐說，「似乎看到了一陣火光，聽到了一聲爆炸，而這爆炸聲恐怕將爲我今生所能聽到的最後的聲音了。」

「見鬼的，她的樣子真古怪哩！」克倫青先生愈來愈不安地說。「她究竟吃了點什麼來壯胆聽哪！那些可怖的車子隆隆地滾過來了！你總能聽到這個吧，蜜斯？」

「我什麼也聽不到，」普羅斯小姐看到他在對她講話，就這樣說。「哦，我的好人哪，先是一聲猛烈的爆炸，隨卽是死也似的靜寂。這靜寂似乎是固定不變的，恐將隨着我終此一生了。」

「如果她聽不到這些可怖的車子的隆隆聲——現在它們快要達到它們的終點了，」克倫青先生回顧着後面說，「那末，我相信她真的永遠不會聽見這世界上的任何聲音了。」

她真的永遠沒有再聽見什麼聲音。

第十五章 足音絕響

那些駛向死亡的車子隆隆地、粗厲地在巴黎的街道上滾過去。六輛囚車把當天的紅酒送到吉洛丁姑娘那邊去。自從想像力能表現它自己以來所想像到的一切貪婪無厭的惡魔，都鎔化在「吉洛丁」這一現實中了。然而，在土壤和氣候變化多端的法蘭西，沒有一棵草、一張葉、一枝根、一條枒枝、或一粒胡椒，在其下生長成熟的情形，是會比產生這可怖之物的情形更其確定的。試把人類再壓制在類似的巨槌之下，使其變形，它自會扭曲而成同樣痛苦的形態。試再播種同樣的恣意妄為和壓迫的種子，那一定會結成諸如此類的果實的。

六輛囚車在那些街道上滾過去。偉大有力的魔法師——「時間」啊，試把這些都變成它們的原形，使我們會看到它們乃是專制帝王的御車，封建貴族的車馬，殘忍放蕩的后妃的禮車，不是上帝的聖殿而是賊窠的禮拜堂，千百萬挨餓的農民的小屋！但是不，這莊嚴的創造主的命令的偉大魔法師，決不肯顛倒其變形過程的。天方夜譚中的賢

明的先知們會對那些被變形的人物說「如果你照着上帝的旨意而變為這形狀的，那末永遠如此吧！可是，如果你是為偶然的邪術化成這模樣的，那末回復你的原形吧！」毫無變化且毫無希望地，這些囚車一路滾過去。

當這六輛囚車的幽暗的輪子轉動時，似乎在街上的人羣中劃出了一道犁溝來。一排排的臉孔有些被翻向了這一邊，有些被翻向了那一邊，而那些犁繼續進行着。兩旁屋裏的居民已看慣了這種景象，不以為奇，所以許多窗口並沒有人，有的窗口雖然有眼睛在觀望囚車裏的那些臉孔，但觀望者的手仍在工作不輟。有些人家在招待來看熱鬧的客人，那些主人好像博物院裏的管理員或有資格的說明者似的面有喜色地指點着一輛輛的車子，似乎說明昨天誰坐在那兒，前天誰坐在這兒。

那些囚車裏的人，有些漠不動情地呆看着這種種以及他們最後一次在路旁所見的一切事物，有些則對於那些生活和人露着一種戀戀不捨之情。有些低頭坐着，陷在沉默的絕望中；還有些則十分顧到他們的觀瞻，好像在戲院裏或繪畫中似的顧盼着羣衆。有幾個閉着眼睛在沈思，或企圖把他們的凌亂的思想集中起來。只有一個神色癡狂的可憐虫，被恐怖弄得精神錯亂了，好像喝醉了似的在歌唱着，並且想跳舞起來。全體沒有一人，用神色

或姿態來向那些人民

有一隊雜色的騎

什麼問題。所問的似乎

去。跟這輛車子並駕齊

道哪一個是他；他低着

個少女交談。他並不顧

時有反對他的呼聲喊

微一笑，並且搖一搖他

伸手到臉上去。

在一座教堂的階

輛車裏一望，沒有在其

在豁然開朗時，他心中

哪一個是埃佛

是。站在

7.5 7.3 0.2

「握着那少女的手的嗎？」

「是的。」

那個人就喊道，「打倒埃佛雷蒙特！把全體貴族送上斷頭台！打倒埃佛雷蒙特！」

「別作聲，別作聲！」那密探怯生生地懇求他。

「爲什麼呢，公民？」

「他要去受刑罰啦，再過五分鐘，他就受了刑戮，讓他安寧地死去吧。」

但是那個人仍繼續喊着，「打倒埃佛雷蒙特！」埃佛雷蒙特的臉就對他轉了過來。在這一剎那間，埃佛雷蒙特看到了那密探，就對他注視了一眼，逡自走了。

時鐘正在報着三點鐘，在人羣中劃出來的犂溝轉了一個灣，灣到了刑場上，就終止了。那被翻向這邊或那邊的一排排臉孔，現在都滾攏來緊跟在最後的一輛囚車後面，隨之走到斷頭台下去。在台前的椅子裏，好像在供大家消遣的公園裏似的，坐着許多婦女，手裏在忙着編結絨絨織物。在最前排的一張椅子上，報仇之化身正站在那裏尋找她的朋友。

「德蘭斯！」她用其尖銳的聲音喊道。「哪一個看見過她？德蘭斯·德法奇！」

「她以前從未缺席過。」一個同夥的女人說。

從來沒有今天她也不會缺席的」報仇之化身暴躁地喊「德爾斯」

「喊響一點，」那個女人勸她道。

「是啊！喊響一點，報仇之化身啊，喊得更響一點，可是她仍舊不會聽見你的。喊得更響一點吧，報仇之化身啊，還可以咒罵幾聲，可是她仍舊不會來到的。你可以派別的女人到各處去尋覓她，是否逗留在那麼地方，可是這些使者雖然做過可怖的事業，究竟會不會自動地一直跑到她所在的地方去，却是頗成問題的！」

「倒運的！」報仇之化身在椅子上頓足喊道，「你看那些囚車來了！在一轉瞬間，就將送了埃佛雷蒙特的終，可是她卻沒有來到！你看她的編織物在我手裏，她的椅子在虛位等待她。我喊得煩惱掃興了！」

當報仇之化身從她站着的高處爬下來時，那些囚車已在開始傾吐其貨物了。聖·吉洛丁姑娘的侍候者已經披掛好了。喀喇一聲！一個在一剎那前還能思想講話的頭顱被提了起來，那些正在編結的女人稍稍抬起頭來一望，數道「一」。

第二輛囚車卸完了貨，駛過去了；第三輛駛了上來。喀喇一聲！那些永不戰慄或暫停編結的女人數道，「二」。

那被認為埃佛雷蒙特的人下車了，那女裁縫跟着他被提了出來。他在下車時並沒有放棄她那只耐性的手，却照着他所答應過的仍舊握着它。他輕輕地放在地上，使她背朝着那不住地呼呼起落着的斷頭機；她注視着他的臉，向他致謝道：

「假如沒有你，親愛的，不相識者呵，我就不會如此鎮定，因為我本來是一個可憐的胆怯的小東西；假如沒有你，我恐怕也不能提高我的心思，想到那爲了要使今天在這兒的我們仍有希望和安慰而被處死的救主了。我覺得你是上天派遣到我這兒來的。」

「也可說你是上天派遣到我這兒來的，」雪尼·卡爾登說。「你把眼睛注視在我身上，親愛的孩子啊，不要理會其他的東西。」

「當我握着你的手時，我什麼都不理會。當我放鬆它時，我也可以什麼都不理會，如果他們很快的話。」

「他們是很快的。不用怕！」

兩人站在那些數目正在迅速地減少下去的受難者中間，旁若無人地講着話。他們眼睛對眼睛，嘴巴對嘴巴，手對手，心對心。這兩個本來相離很遠、大不相同的「聖母」的兒女，